

江湖夜雨十年行

第一章 江湖夜雨十年灯

灯的境界很多，也很美，尤其是在词客诗人的笔下！

“锦帐燃花好，罗帏照梦醒”，是旖旎之灯；“活火明千树，香鹿动六街”，是富贵之灯；“滩头谁断蟹，萍面认飞萤”，是打鱼灯；“红裳经幔咏，青焰梵宫寒”，是佛前灯；“十年窗下影，一点案头心”呢？应该是读书灯了。

“落月澹孤灯”，清能有味；“花落佛龕灯”，淡欲无言；“茶当影裹煮孤灯”，是风雅逸士；“静参禅语看传灯”，是方外高人；至于英雄老去，白发催人，壮士穷途，天涯潦倒，尤其是在凄凄夜雨，黯黯昏灯，独倚客窗之下，定然会把如梦如烟的往事，一桩桩幻起心头，强者抚髀与感，拔剑高歌；弱者举酒浇愁，低徊太息。这种情况，用简短的词藻，极难描述得深刻动人，但宋代的大诗人黄山谷却作到了，他有七字好诗，“江湖夜雨十年灯”，传诵千古！

大别山，在皖豫鄂三省边境，已经是很有名的大山，但山中还有一条形势奇险，名称更凄厉慑人的峡谷，叫做“幽灵谷”！

“幽灵谷”名称的由来，是因为每逢凄风苦雨之夜，这条险峭难行的峡谷以内，便有一盏绿荧荧、鬼火似的孤灯，在风雨中飞来飞去，所以一般山民，都认为谷中住着一位“幽灵”！何况谷口又时常发现一具具的死人白骨？久而久之，“幽灵谷”的名气，几乎比大别山还大，但独户山民，却对这条奇异的峡谷，望而生畏，不敢妄入谷内半步！

遥对“幽灵谷”口的山路右侧，倚着峰壁，建有一座两层竹楼。竹楼的主人，是个七八十岁、瞎了一只左眼的跛足老头，他就靠这座竹楼，卖些淡酒粗肴度日，偶而也留住一两错过大站食宿的旅人游客。

但一连两夜以来，“幽灵谷”中，突然发生极为怪异的、令人惊诧之事！

每一夜的三更至五鼓之间，总有人提着一盏盏奇形怪状的各色花灯，走进“幽灵谷”，但进去的却未再见出来！

眇目跛足老头，手里拿着他那根旱烟袋，倚着竹楼数道：“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……七个！”

跟着第二日由樵夫猎户口中，传告左近山民的惊人讯息，那便是“幽灵谷”外，发现了头颅不知被何物抓得稀烂的七具尸体！

第一夜七个，第二夜四个，如今是第三夜了，眇目跛足的胡老头，在三更刚打之际，又见从东南方驰来一条黑影，黑影手中，仿佛是提着一盏八角形的绿宫灯，进入“幽灵谷”内！

他不由轻喟一声，回头向在自己竹楼上，业已住了一夜，如今还带着满面愁容，独饮闷酒的年青英俊的客人，含笑说道：“我胡老四在此设这间小小酒楼，已有足足五年，这五年以内，每年的七月初十到七月十五之间，‘幽灵谷’总要发现一些远近来此的江湖朋友所遗的尸骨！今年仿佛更怪，今天才七月十二，连方才手提八角纱灯进谷的，已有十二人之多！邢客人，我看你这一日一夜以来，糊了又拆、拆了又糊地费尽苦心，不知想做什么奇形花灯？难道也是想要冒险进那‘幽灵谷’内一游么？”

那姓邢的青年客人，约莫只十八九岁，星目剑眉，极为英俊！但自入店以来，脸上始终罩着一层愁云，此时拈杯眼望“幽灵谷”口，但见又自东方投入一条手提红灯的人影，不由眉头越发蹙皱，向店家胡老四说道：“胡老

人家，这些事不要提它，来来来，你把酱牛肉再替我切上半斤，酒也加上一小缸，我请你喝酒！”

胡老四眼望东面山口，又现出两点流动的灯光，嘴中不觉喃喃自语说道：“连这两个，是十五个了。对，还是喝酒最妙！万事不如杯在手，一生几见月当头！又道是人生有酒须当醉，一滴何曾到九泉？像这几条提灯的人影，此时不来我竹楼之内，喝上两杯，等明天躺在‘幽灵谷’口，便想喝也喝不成了！”

一面嘟囔，一面切来半斤牛肉，捧出一小缸自酿白酒，向那邢姓青年说道：“邢客人，你这一日一夜，在我店内花费已多，胡老四休看人穷，却好交朋友，这半斤牛肉和五斤白酒，算我作东请你！”

邢姓青年惨然一笑，回手自怀中摸出十两黄金，目注这位风尘满面、目眇足跛的店主人胡老四说道：“胡老人家，你猜的不错，我至迟在七月十五的三更至五鼓之间，要进‘幽灵谷’内一行，但此去生死不知，祸福难卜，也许能遂我的苦心孤诣？也许便与其他江湖人物一般，埋骨大别山中！这锭黄金，送与老人家，去向城镇以内，设肆谋生，不必再在这等深山古道之中，与幽灵蛇兽为伍！”

胡老四目光并未注视邢姓青年送给他的那锭黄金，却在他的右手中指所御的一枚黑铁指环之上停留了片刻，然后毫不客气地接过黄金笑道：“邢客人如此好心，那住在‘幽灵谷’内的‘幽灵’，或许不会难为你，也说不定？但邢客人有何要事，非进那鬼气森森的‘幽灵谷’不可呢？”

邢姓青年苦笑摇头，胡老四也不再问，提壶替他斟了一杯酒道：“邢客人，你手上这枚黑铁指环，式样很好，是哪里买的？”邢姓青年眼望“幽灵谷”口，仿佛又投入一点紫色灯光，他眉头紧蹙，漫不经心地答道：“这枚铁指环，是我家传之物！”

胡老四仰头喝完一杯白酒，忽然狂笑说道：“邢客人，你虽然年纪轻轻，倒是久走江湖，懂得‘逢人只说三分话’！我看你大概不姓邢吧？”

邢姓少年闻言一惊，双手按桌，霍然站起，但见这位年老残疾的店家，神色安详，毫无敌意，遂又缓缓坐下，诧声问道：“胡老人家，你……你此话何意？”

胡老四哈哈笑道：“我胡老四壮年之时，也在武林中舔过刀头鲜血！直到被人弄瞎一只左眼，打跛一条右腿，才退出那步步荆棘的险峻江湖！所以武功虽然不高，见识却是不浅，你手上所戴的这种指环，是当年‘飞环铁剑震中州’韦丹大侠的成名暗器，既称家传，当然不应该姓邢了！”

少年被胡老四一言揭开真实面目，竟然眼内泪光乱转，长叹一声说道：“老人家既是武林同源，晚辈韦明远不敢再复相瞒，先父临终之际，命晚辈持他老人家这枚‘二相钢环’……”

韦明远话犹未毕，胡老四猛然瞠目问道：“‘飞环铁剑震中州’韦大侠何时弃世？”

韦明远凄然垂泪答道：“三月以前！”

胡老四眉头一皱，又复问道：“听韦老弟言中之意，令尊竟似不是善终？”

韦明远方一点头，胡老四独眼之中，精光微闪，跟着问道：“仇家是谁？‘飞环铁剑震中州’韦大侠一身内家绝艺，普通人……”

韦明远切齿恨声答道：“当然不是普通人物，西昆仑‘欧阳老怪’师徒，与北天山‘雪海双凶’，联合攻击先父一人，先父在掌震‘欧阳老怪’的弟

子‘游仙羽士’以后，终于中了‘雪海双凶’大凶‘玄冰怪叟’司徒永乐的‘玄冰毒芒’，虽仗那柄无坚不摧的古铁剑，施展两仪八卦剑术，突出重围，但仍告毒发不治！”

胡老四独眼凝光，眉头深蹙说道：“西昆仑‘欧阳老怪’，北天山‘雪海双凶’，果然是当世邪道之中的顶尖人物，稍差一点的武学，根本不足以向他们寻仇，难怪老弟想起了大别山‘幽灵谷’内所住的这位‘幽灵’！”

韦明远闻言忙向胡老四问道：“胡老前辈知不知道‘幽灵谷’中那位奇人的底细？”

胡老四干了两杯白酒说道：“老弟既然对我说了实话，胡老四也未便相瞒，我与谷中那位‘幽灵’，做了五六年的邻居，难道还摸不清他一些脾气？”

话音到此略顿，又啜了一口白酒说道：“老弟手上带着这枚‘二相钢环’，虽与谷中所住的那位‘幽灵’，渊源甚深，但他近十年来，因为被一件意外的伤心之事，刺激得理智半昏，狂性大发，不等你现在这枚‘二相钢环’，说明来历，便会中了他‘太阳神抓’，尸横谷外！”

韦明远听得愁聚眉梢，苦笑说道：“照老前辈如此说法，只有甘冒奇险，在每年七月初十到十五之间，提灯进谷，一试命运！”

胡老四点头答道：“对了，非灯不可，又非在七月初十至十五的每夜三更到五更之间，提灯进谷不可！但这多年横尸‘幽灵谷’外的屈死冤魂，他们只知‘幽灵’情性的一点皮毛，所作的灯，完全叫‘送死灯’，顶多能使他们在上鬼门关的一段路途之中，不太黑暗，并为猎户山民，留传一点神话而已！”

韦明远自胡老四语气之中，听出几分微妙，慌忙问道：“胡老前辈隐居‘幽灵谷’多年，总该知道谷中那位奇人，所喜爱的是何种式样、甚么颜色的灯了？”

胡老四独眼一眯，向韦明远点头笑道：“我不但知道‘幽灵’所喜欢的是什么颜色、何种式样的灯，并且会做！你要不要我替你做上一盏？”

韦明远立时站起身形，长揖称谢！

胡老四摇手笑道：“我胡老四如今是生意人，生意人讲究报酬，我……”

韦明远神色昂然地接口答道：“只要老前辈能令我习成绝艺，报却杀父深仇，任何赴汤蹈火之事，无不应命！”

胡老四脸上现出一种奇异的神色笑道：“我所要的报酬，只是交给你三封密柬，你在艺成出谷，每杀却西昆仑‘欧阳老怪’、北天山‘雪海双凶’以内一人之时，便拆开一封密柬，照我密柬上所说的行事！”

韦明远虽然不知道胡老四要在柬上命自己去做何事？但人家是叫自己每杀一个仇人之后，才拆阅一封，他当然点头应允！

胡老四听他答应，脸上顿时又复现出得意的笑容，因楼外村鸡已唱，曙光微透，遂与韦明远各自安寝，等到他们一觉醒来，果然樵夫猎户，业已议论纷纷，“幽灵谷”外又复横尸五具！

午饭过后，胡老四便开始替韦明远扎灯，但他所扎的，只只是极普通的一盏红纸圆灯，韦明远想起七月初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日的每日夜间，提着各型各式玲珑灯盏，闯进“幽灵谷”，而结果全变成暴露谷外的十六具遗尸之人，不由皱眉问道：“胡老前辈，难道‘幽灵谷’内那位奇人，所喜欢的就是这种灯么？”

胡老四点头笑道：“你只要在一个风雨凄凄之夜，手提这盏红灯，慢慢

直进‘幽灵谷’最好在口中再低吟一首缠绵悱恻的歌词，则谷中那位幽灵，决不会对你骤下辣手，只要他容你献出这枚‘二相钢环’。学艺复仇之事，大半即可如愿！”

话完以后，又取过一罐黑漆，在那盏圆形红灯之上，加漆了“十年”两个大字！

韦明远相信这位看来颇似江湖隐迹异人、足跛目眇的胡老店主不会哄骗自己，但听到灯虽做好，还须等一个凄凄风雨之夜，才可提灯进谷！心中不觉愁思，万一这十三到十五的三日之间，天不下雨，岂非要错过机缘，等到明年七月初十，才能再到这大别山“幽灵谷”内，一试命运？

胡老四仿佛江湖阅历极深，竟然看出韦明远心内所思，他哈哈笑道：“韦老弟不必发愁，常言道得好：‘近山知鸟性，近水识鱼情！’我胡老四在这大别山中住了多年，还看得出这‘幽灵谷’一带的风云变幻！昨日黄昏，西南有虹，今夜不到初更，必然降雨！”

韦明远听他这样说法，也只好将信将疑，独自以酒浇愁，但胡老四却兴匆匆地，写了三张柬帖，密封妥。

夜来月色，特别昏黄，萧索西风，逐渐加强，打过初更之后，果然降雨！

韦明远心头狂跳，坐待三更，胡老四忽似想起甚事，向他含笑问道：“韦老弟，你家传的那柄无坚不摧‘古铁剑’呢？怎么不曾带在身旁？”

韦明远脸上一红，嗫嚅答道：“晚辈因‘幽灵谷’求艺之事，几乎万死一生，遂把先父所遗的那柄千古神物，交与我一位世交好友，代为保管！”

胡老四点头一笑，侧耳细听远远的山村梆鼓，正打三更，遂把那三封密柬，注上先后开阅次序，交与韦明远，神色异常凝重地说道：“韦老弟，武林中人最讲究的是一诺千金，笃守信义，你本来已有极好根基，若再获谷内‘幽灵’传艺，最多不到两年，必然成就一身绝学，出谷报复亲仇，但对我这三封密柬，却不可遗忘食言，必须在每杀掉西昆仑‘欧阳老怪’、北天山‘雪海双凶’之中一人，便打开一封密柬，照柬上所说行事！”

韦明远剑眉双扬，朗然答道：“胡老前辈对我这番成全之德，刻骨难忘，粉身难报！韦明远也是热血男儿，怎会食言背信？”

胡老四拊掌笑道：“但愿你能如此！幽灵谷口，先后已投进四点灯光，加上如今雨细风微，正是最佳的进谷时机，我敬祝老弟此去，无险无凶，称心如愿！”

韦明远霍然起立，自胡老四手中，接过那盏红纸圆灯，向他深施一礼，飘身跃出竹楼，便往“幽灵谷”赶去！

离谷口约有十丈左右，韦明远便觉血腥刺鼻，发现四具天灵盖被人抓得稀烂的尸体，不由心中一凛，毛发悚然，抬头看时，只见凄风苦雨之中，“幽灵谷”内，竟有一点绿荧宛如鬼火似的灯光，漫空飞舞！

这种情况之下，极易令人心胆生寒，但韦明远父仇悬念，难顾本身安危，想起胡老四曾经说过，进谷之时，最好口中低吟缠绵悱恻的歌词，遂把手内红纸圆灯一举，凄声吟着元好问的“雁邱词”道：

“问世间情是何物？直教生死相许！

天南地北双飞客，并翼几回寒暑？

欢乐趣，离别苦，就中更有痴儿女，

君应有语，渺万里层云，千山暮雪，只影向谁去？

横汾路，寂寞当年箫鼓，荒烟依旧平楚，

招魂楚些何嗟及？山鬼暗啼风雨！

韦明远吟至此间，人已走进“幽灵谷”口！他身后远远暗随的胡老四，看得极其分明，“幽灵谷”内，那点漫空飞舞、鬼火似的绿灯，不但随着韦明远的吟声，越飞越慢，还发出一种感触伤怀的悲凉叹息！

等到韦明远红灯人影，在谷口消失，那阙“雁邱词”也唱到尾声：

“天也妒，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？

千秋万古，为留待骚人，狂歌痛饮……”

余音袅袅，渐渐成为游丝飘缈，由有而无，“幽灵谷”内，遂成一片死寂！韦明远手中的红纸圆灯，与漫空飞舞的绿色鬼灯一齐消失，听不见半声轻语，看不见半点微光，所有的只是飒飒凄风，丝丝苦雨！

胡老四看了谷口的四具遗尸一眼，眉梢微轩，脸上浮起半丝淡笑，身形闪处，哪里还像是七八十岁的跛足老人？简直快捷得宛如一缕轻烟，向自己那座竹楼扑去！

回到楼中，自行斟了一杯白酒，倚窗遥望“幽灵谷”，只见韦明远手内所提的那盏红纸圆灯，就这片刻之间，竟已高高挂在“幽灵谷”口！

胡老四心内一宽，饮尽手中白酒，喃喃自语说道：“‘幽灵谷’口，到今日才见悬灯，我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忽然内劲一发，把掌内酒杯，捏成七八碎片，以“倒洒满天星”手法，向竹楼东口，用反掌阴把甩出，并沉声喝道：“老夫不涉江湖，已约十年，哪位道上同源，夤夜来此，有何见教？”

话音方落，楼口一阵哈哈大笑，飘进一位五十来岁，一身青色劲装，肩插双钩的瘦削老者，向胡老四抱拳笑道：“胡四哥虽然一隐十载，但这手暗器之中隐含真力，却丝毫未弱，更胜当年！若非小弟近来亦有寸进，光这一把见面礼，就有点承受不住呢！”

胡老四看见来人竟是昔年好友，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，不由欣然笑道：“许贤弟别来可好，想煞你这懦弱无能的胡四哥了。”

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，脸上现出一种急切的神情，向胡老四说道：“四哥，我们且慢叙阔，你可知道‘东川三恶’业已寻得‘天香仙子’的昔年故物，来找这‘幽灵谷’内‘幽灵’，再有片刻光阴，便将到达了么？”

胡老四闻言，独目之中精光一闪，突然声震屋瓦，掀眉狂笑道：“‘东川三恶’，总算费尽苦心，居然寻得‘天香仙子’的昔年故物！但许贤弟你看，他们来迟半步，‘幽灵谷’口，业已高挂红灯，三恶纵然胆量包天，恐怕也不敢擅进此谷！”

说到此处，突然眼珠略转，露出一一种得意的笑容说道：“许贤弟，我倒想起一条妙策，来个将计就计，借刀杀人，让这平素极其凶狠毒辣的‘东川三恶’，白白寻得‘天香仙子’故物，千里远来，而一齐死在谷内‘幽灵’的‘太阳神抓’之下！”

话完，飘身出楼，向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，把手一招，又往“幽灵谷”口赶去。

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，不明胡老四怎样用计，只得随后紧跟。胡老四到了离谷七八丈远，便驻足向许狂夫尽量低声道：“许贤弟，我们小心潜进，到了离谷口三丈左右，便施展你的‘无风燕尾针’把高高挂起的那盏红灯悄悄击灭，然后急行纵退！”

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也知道谷内“幽灵”习性，谷口既已挂起这盏红灯，

即表示此谷已封，任何进谷者死！

他业已明了胡老四要把这盏红灯打灭之意，是使马上赶来的“东川三恶”，不知“幽灵谷”业已封关，定然倚仗他们身旁带有谷内“幽灵”已死爱侣“天香仙子”的昔年故物，硬闯谷中而遭毒手！

他不由暗赞这位胡四哥，自从惨遭锻羽，一隐十年，但机智武功，丝毫不减，遂点头一笑，摇手暗示胡老四不要跟来，慢慢走进四丈，屈指弹出三根自己威震江湖的暗器“无风燕尾针”，谷口高悬的红灯，果然应指而灭！

谷口红灯一灭，远远的山道以上，即已现出三盏流动极快的红色灯光，向着“幽灵谷”方向，电疾驰来。许狂夫急忙悄悄退回，与胡老四一同跃上一株巨树，藏身枝叶丛中，静观其变！

来人身法奇快，不多时已到近前，三个身穿同式玄衣的矮瘦之人，手内所提也是与胡老四替韦明远所扎一模一样的红纸圆灯，互相略打招呼，便若有所恃地闯进“幽灵谷”口。

刹那之间，谷内忽起惨嚎，胡老四与许狂夫相视一笑，便见谷中凌空飞出三条黑影！

这三条黑影，仍与先前那些遗体一般，均是头顶“百会”重穴，被人抓裂毙命！

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一见死尸抛出，正待有所动作，胡老四把他拉住，摇手示意，再候片刻。

果然跟着“东川三恶”的尸体以后，又自谷中闪出一条快得简直不似人类的黑影，在悬那红灯的崖壁之间，上下飞腾好一大会，才隐入谷中不见！

胡老四自那条黑影隐没以后，又等了一盏茶的时间，遂与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，蹑足轻身地在“东川三恶”遗体身畔，搜出了一枚黄铜圆筒，一双白玉小盒！

这时五鼓已敲，风停雨住，天空中的浓云，亦已渐渐消除，仅有星月微光，依稀可以辨出“幽灵谷”口，先前高悬红灯的崖壁之上，竟被人用一种从来罕见的绝世神功，镌出了八个盈尺大字：“此谷已封，妄入者死！”

胡老四看清这八个大字以后，与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，相顾一笑，便即各展轻功，回转酒楼以内！

许狂夫见自己这位胡四哥，精神焕发，笑逐颜开，不由也自笑道：“胡四哥，难怪你这样高兴，今夜不但假手谷内‘幽灵’，抓死与你夙仇甚深的‘东川三恶’，并又复得了‘天香仙子’的昔年故物……”

胡老四正自安排酒菜，欲与这位久别好友畅饮，此时，突然打断了许狂夫的话头，接口笑道：“许贤弟，你只把我高兴的事，说对一半，除了这两件以外，还有两件，你猜得出么？”

许狂夫举杯饮了一口，摇头笑道：“胡四哥昔年有‘铁扇赛诸葛’之称，小弟怎会猜得出你的心事？”

胡老四也就座，用箸夹了一片牛肉，一面入口咀嚼，一面笑道：“第一件好猜，我胡子玉遁迹大别山，几近十年，今日才与昔年旧友重逢，怎会不喜？第二件则比较复杂，贤弟可还记得你老哥哥这只左眼与这条右腿，是残废在何人手下么？”

许狂夫饮干杯中余酒，目注这位当年威震江湖的绿林侠盗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，诧然问道：“你我生死之交，四哥的当年恨事，小弟怎会忘怀？你左眼是被‘东川三恶’暗中设伏，以无数石灰包飞掷所伤，右腿则是残废在

‘飞环铁剑震中州’韦丹那柄无坚不摧的‘古铁剑’下！”

胡子玉好似勾起当年恨事，眉梢略蹙，但瞬即恢复了满脸得意的笑容，又复向许狂夫问道：“许贤弟，这‘幽灵谷’口，为何高挂红灯？”

许狂夫点头笑道：“这段故事，小弟知悉甚详，谷内‘幽灵’，虽极怪僻，实在确系性情中人！自爱侣‘天香仙子’，十年前初十得病，病了六日，突然去世，早就悲痛得不欲独生！不过一身绝艺，未获传人，所以才在‘幽灵谷’内，偷生十载，年年七月初十至七月十五的凄凄风雨之夜，尝尽人间天上的刻骨相思！如今谷口红灯一悬，即表示已获传人，但等一身惊世骇俗的奇特武学，完全教会门徒以后，即行追随爱妻于九泉之下！”

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听得不住点头，含笑说道：“贤弟说得一点不错，但你可知道谷内‘幽灵’的那位传人，是我教他进谷之法，并且就是用‘古铁剑’残我右腿的‘飞环铁剑震中州’韦丹的独生爱子么？”

许狂夫闻言不由愕然问道：“四哥这种举措，小弟实在莫名其妙！伤你左眼的‘东川三恶’，被你略施巧计，业已横尸‘幽灵谷’外！但伤你右腿的韦丹之子，却被你助他进谷，学习足以睥睨武林的盖世绝学！同是一样仇人，竟施以‘以怨报怨’及‘以德报怨’两种截然相反的手段，到底用意何在？”

胡子玉独目之中神光一闪，朗声答道：“‘东川三恶’，淫凶残酷，孽债如山，横尸‘幽灵谷’口；犹嫌大晚！但‘飞环铁剑震中州’韦丹却有大侠之名，何况他已死在西昆仑‘欧阳老怪’及北天山‘雪海双凶’的联合攻击之下！我如对他怀恨待复的独生爱子韦明远立下辣手，岂非将不为武林人物所谅？所以只得运用心机，另作比较合理的巧妙安排！”

说到此处，遂将留给韦明远三封柬帖之事，对许狂夫叙述一篇，然后得意地笑道：“我不杀韦丹之子，则残腿之恨难消！若杀韦丹之子，则天下之论难谅！所以决心先助他习成绝艺，报复亲仇，然后与他约定，每除去‘雪海双凶’，‘欧阳老怪’三个著名凶邪以内一人，即拆阅我一封柬帖，而韦明远的一条小命，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，丧失了三分之一！等到把这三名武林大害除完，韦明远也必中了我三封柬帖以内的巧妙安排，撒手尘环！我则既假手韦明远，替江湖造了不少功德，又复雪了当年‘飞环铁剑震中州’韦丹的残腿之仇，岂非面面俱到，天理人情，两皆不悖吗？”

说完，独目之内，神光连闪，把杯中美酒，一倾而尽，得意已极，纵声长笑！

许狂夫也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一翘右手拇指，大声赞道：“胡四哥，你这‘铁扇赛诸葛’的神机妙算，果然足可直追当年的‘卧龙先生’！但不知那柄‘七巧铁扇’，是不是雄风依旧？”

胡子玉又是一阵震天狂笑，自襟底解下一柄长约二尺的铁骨扇，轩眉答道：“我胡老四虽然在韦丹的古铁剑以及‘东川三恶’的埋伏之下，眇目跛足，惨遭锻羽！但十年遁迹，并未搁下武功，有朝一日，颇想仍仗这柄‘七巧铁扇’，会会当年一干江湖友好！”

许狂夫静静听完，突然拊掌大笑说道：“小弟知道胡四哥老骥伏枥，雄心不死，我且告诉你一件武林秘讯！”

胡子玉独目内精光连闪，觑定许狂夫笑道：“许贤弟果然还是有为而来，你不必再绕圈子，且老实说出，想打你胡四哥甚么主意？”

许狂夫摇头说道：“胡四哥千万不能这样想法，这桩秘闻，只是‘天香

仙子’昔年三件异宝，突然全现江湖！‘驻颜丹’及‘夺命黄蜂’，为‘东川三恶’所得，另一件威力极强的‘拈花玉手’，却落在当世黑道奇人，‘三绝先生’公冶拙手中！”

胡子玉神色一惊说道：“公冶拙名拙心巧，加上一身奇诡武功，确实是位难斗的人物！”

许狂夫点头说道：“就因为‘三绝先生’公冶拙自视太高，才想独占‘天香仙子’所遗三件异宝！下帖邀约‘东川三恶’于八月中秋，到他‘丹桂山庄’之中，参加‘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’，所有赴会群雄，并以‘拈花玉手’、‘夺命黄蜂’及‘驻颜丹’等‘天香三宝’，归诸武功第一之人！”

胡子玉听得“哦”了一声问道：“既然如此，‘东川三恶’为何身带‘天香重宝’，赶来大别山的‘幽灵谷’内！”

许狂夫吃了两片牛肉，含笑答道：“‘东川三恶’明知若赴这‘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’，绝斗不过‘三绝先生’公冶拙！倘拒不赴约，则不仅贻笑武林，且‘天香三宝’出世之讯，一经传扬，也决逃不过位极其眷念亡妻的谷内“幽灵”之毒手！所以再三商议，不如索性把‘夺命黄蜂’及‘驻颜丹’，送还谷内‘幽灵’，既可避免畏怯‘三绝先生’、不敢赴约之名，或许能得到谷内‘幽灵’一些甚么好处？”

胡子玉听到此处，举杯问道：“那么贤弟此来，是想邀我参加‘三绝先生’公冶拙的‘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’？”

许狂夫点头说道：“我们到会以后觅机宣告‘东川三恶’死在谷内‘幽灵’之手，‘夺命黄蜂’及‘驻颜丹’等‘天香二宝’，已归原主，则所有赴会群雄的目标，必然专注在公冶拙所得的那件‘拈花玉手’之上，四哥与小弟，观察实地情形，度德量力，若能艺压群雄，则出手夺取‘拈花玉手’，否则亦必决无所损！尤其如今‘幽灵谷’口业已悬过红灯，谷内‘幽灵’，绝不会再履尘世，只要‘天香三宝’能够全得到手中，四哥大可重振昔日雄风，与宇内群豪，逐鹿武林盟主了！”

这位昔日不可一世的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，确实被老友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说得雄心勃发、豪气如云！举起手中铁扇，刷地一开，哈哈狂笑说道：“好好好，我就听从贤弟之策，跑一趟九华山下的‘丹桂山庄’，但“飞环铁剑震中州”韦丹已死，‘幽灵谷’口又封，屈指略数当世豪雄，足与我胡子玉作对手的，恐怕也不过仅有‘三绝先生’公冶拙、‘欧阳老怪’、‘雪海双凶’，以及住在峨嵋金顶、从来不问世事的‘清心神尼’等几位人物罢了！”

许狂夫摇头说道：“胡四哥有所不知，就在你这十年归隐之间，江湖中又出了几位风云人物！如同‘黔南一凤’、‘塞北双龙’，以及另一位穷家帮内的‘酒丐’施楠，一身武学，均颇不俗……”

胡子玉听得眉梢一挑，许狂夫知道自己这位老友，性情极傲，忙又笑道：“俗语虽然有‘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尘世新人换旧人’之说，但生姜似是老的才辣！不然小弟怎会千里迢迢地找到大别山中，希望胡四哥一振昔日雄风，为我们兄弟露露脸呢？”

话完，二人相视纵笑，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，也收拾了自己这座小小竹建酒楼，结束隐士生涯，恢复了江湖豪客的本来面目！

两人虽然离开大别山，但因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所居的“丹桂山庄”，就在皖南九华山下，并不甚远，而时间距离“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”的八月中秋

秋期，却尚有一月出头，胡子玉遂与许狂夫商议，决定先到鄂南幕阜山中，探望另一位多年不见的知交好友，“飞鹰”裘逸，邀他一同赴会！

但才入幕阜山不久，便即遇上了一桩从未有、惨绝人寰，并奇异到了极点的怪事！

虽已七月，秋色尚未染至长江以南，幕阜山中，千峰聚青，万水簇碧，丹花翠水，白云青天，仍是一派仲夏景色。

山麓近侧，茅屋三楹，秋日的骄阳，将屋顶映得一片金黄，日影渐移，斜阳入窗，临窗的一张白杨木桌之上，杯盘狼藉，却无人影，店主人午睡方醒，却不知道由正午逗留至此刻的两位客人，竟已不告而别，若不是桌上的半锭官宝的银光，闪开了他惺忪的睡眼，只怕他立刻便要顿脚扼腕地失声长叹了。

幕阜山虽非峰秀山青、松奇石怪的胜境名山，但山岭绵亘，卧牛眠象，樵歌牧笛，时相可闻，山腰以下，一坡迤迤，宛转延入山深处，坡右一石岸然，凌空向人欲落。就在这山石之上，一个眇目跛足的灰衣老者，此刻正披襟当风，指点着山下林木掩映处露出一角茅屋，向身侧一个手提奇形长包、青衣黑履的瘦削老者，微微笑道：“贤弟，你看这间荒郊野店以内，是否有着几分奇异之处？”

青衫老者双眉微皱，垂首沉吟半晌，方自展眉含笑说道：“依小弟所见，这间野店除了和胡四哥‘幽灵谷’口的隐居之地，无论情况地位，都有几分相似之处外，别的就似没有什么了。”

那灰袍眇目跛足老者，自然便是十载隐姓埋名的淡泊生涯，还未能消磨去他的雄心壮志，此番重入江湖，更想在武林中逐鹿王座的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胡老四了。

此刻他闻言微微一笑，摇首道：“这又怎能算做奇异之处，贤弟错了。”

他身侧的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，沉吟接道：“那么难道胡四哥说的是那店家也和‘幽灵谷’外隐居时的胡四哥一样，是个隐姓埋名、潜心养性的武林健者，江湖奇人么？”

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哈哈笑道：“那店主人一身痴肥，两目无光，三阳不挺，四肢呆笨，哪里有半分武林健者的样子，更别说是江湖异人，贤弟，你又错了。”

许狂夫左思右想，实在想不出它有什么奇异之处，不禁摇头苦笑道：“胡四哥神目如电，事无巨细，俱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小弟是一向望尘莫及的，实在看不出那野店的奇异之处来。”

胡子玉独目一张，双眉微扬，突地正色道：“江湖之中，风波诡谲，世上人心，更多险恶，贤弟，不是愚兄责备于你，行走江湖间，若不观人于微，处处留心，那真太过危险。你看那荒郊野店，平平无奇，我看那野店，却是异处颇多，说不定这幕阜山中，此刻已是风云动荡，高手云集，是以愚兄为了观察仔细，方在山下逗留那般长久，你当我真的被十年隐居生涯，消淘得不能吃苦，连在这区区七月秋阳以下都不愿赶路了么？贤弟，那你便是大大的错了！”

这一连三句“错了”，真说得这年过知命、在江湖中闯荡已有半生的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，不禁为之俯首垂目，默默无言。

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双眉微皱，微喟一声，接口又道：“贤弟，你且试想，这幕阜山既无名传遐迩的胜境，更无香火鼎盛的寺观，游人定必不多，

那间小小野店，做的无非是一些樵夫牧子，十文八文的生意，此刻盛暑之下，食物容易酸坏，他平日准备的酒肉菜食，定必不会很多，这本是普天之下，所有荒村小店的常例，愚兄入店之时，本想如能有些鸡子豆干之类的东西下酒，就已心满意足，但贤弟你且看你我今日吃的是什么？牛楠猪首、黄鸡白鱼，一要就来，连等都无须等待，这如不是那店主人存心准备蚀本，便一定是近日来有着不少外来人经此上山，在他店中歇脚，是以他特别准备多些。”

他娓娓道来，俱是日常生活中极为平凡普通之事，但却不但观察得极为仔细，而且分析得更贴切无比，许狂夫不禁心中暗叹：“难怪江湖人称胡四哥有‘诸葛卧龙’之能，如今看来，当真是名下无虚！”

却听胡子玉又道：“起先愚兄还不能断定究竟为何，但后来却听见后园中有马嘶之声传来，而且还不止一匹，这等山店，怎会养马？此奇一也！”

许狂夫愧然笑道：“那马嘶之声，小弟也曾听得，只是未曾注意罢了。”

胡子玉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进门靠左那张白杨木桌，右侧桌沿之上，有一条长达一尺，深达寸许的刀痕，那木桌油垢甚多，刀痕中却丝毫没有，显见是新近留下的，这等刀痕乍见虽无什么异处，但仔细一看，你就可发现刀锋极薄，刀身却极厚，不但绝非柴刀菜刀，而且还不是普通一般兵刃！”

许狂夫双眉一皱，道：“难道这小店之中，不但新近有武林中人经过，而且还会有人动手么？”

胡子玉摇首道：“这个我还不能确定，但近日有着不少武林人物经此上山，却是再无疑议之事。”

语声突顿，沉吟半晌，沉声道：“贤弟，你可知道，近年来幕阜山除了裘二弟外，还有什么武林人物落脚么？”

许狂夫皱眉道：“自从十七年前，裘二哥以传自天山的‘飞鹰七十二式无敌神掌’以及掌中一对‘银花卐字夺’，囊中一条‘飞鹰神抓’，独踞‘七灵帮’，将‘鄂中七煞’，赶到大河以北，在此落脚安身之后，就未曾听过有人敢到这幕阜山来，与裘二哥争一席之地！”

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那两条微带花白的长眉，闻言皱得更紧，沉声又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班武林人物来到此间，就必定与裘二弟有关，但他们来此之目的是为了访友？抑或寻仇？却又颇为费人猜疑了！”

俯首沉思半晌，突地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瞒贤弟说，愚兄自从洞庭伤足、峨眉伤目之后，遇事确已比先前加了三倍小心，其实裘二弟将昔年‘七灵总舵’改建的‘飞鹰山庄’，就在不远山上，你我前去一看，便知分晓，又何苦在这里花这些不必要的脑筋呢？”

许狂夫其实心中早有此意，只是一直闷在心里，未曾说出来，闻言笑道：“是极，是极，我们此刻赶去，正好还可赶上晚饭，裘二哥窖藏多年的美酒，少不得又要忍痛拿出来，煞煞我的酒瘾了。”

笑语声中，肩头微晃，已向石下纵去，胡子玉方自含笑答道：“人还未去，先已要打别人轻易不舍待客的美酒的主意，我看你这‘神钩铁掌’四字，不如改做‘恶客人’还来得——”

语音未了，突见许狂夫身形方自落地，却双臂一扬，拧身上掠，嗖地一声，又窜了上来，目光遥视山道上坡，沉声道：“有人来了！”

胡子玉双眉微皱，独目之中，精光暴射，四望一眼，突地背向山道，盘膝坐下，向许狂夫打了个眼色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快哉此风，快哉此风，你我不如先在这里凉快一阵，再到山下酒家，喝上四两老酒，然后回家高卧，岂非

乐事！”

许狂夫目光一转，已知他这位素来以足智多谋、机警过人饮誉江湖的胡四哥的心意，便也盘膝坐了下去，一面笑道：“这样一来，回去晚了，今日应打的二十斤山柴，又未交卷，只怕嫂夫人难免又要发一次河东之狮吼了吧！”

一面说话，一面仰天长笑起来，只是一双目光，却不住偷偷往山下路瞧去，只见上坡密林深处，果已缓缓走出一个人来，衣冠形状、远处看不甚清，只听他随意作歌道：“劝君莫惜金缕衣，劝君惜取少年时，美酒堪饮直须饮，莫待杯空悔已迟！”

歌声清越，袅袅四散，胡子玉头也不回，沉声道：“此人话音清越，中气十足，你且看看他是何形状，是否相识？”

许狂夫口中微应一声，只见那人一面高歌，一面漫步而来，身上一袭及膝蓝衫，虽然补缀甚多，而且已经发白，但洗得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脚下白袜乌履，亦自陈旧不堪，道髻乌髻，面目清癯瘦削，却带着七分懒散之态，双目似张未张，似合未合，懒洋洋地望了石上胡、许二人一眼，又自一面高歌，一面向山下走去，歌道：“劝君饮酒莫须迟，劝君惜取少年时，但能一醉千愁去，楚汉兴亡两不知……”

人行渐远，歌声渐渺，等他走到山石以下，许狂夫方看到此人背后，竟还斜系着一个漆做朱红的贮酒葫芦，不禁失笑道：“看来此人不但是个酒中同道，而且嗜酒之深，还似在我之上，胡四哥若说他也是个武林高手，小弟看来，却有些不似！”

胡子玉直到此刻，方自转过头来，目送这高唱劝酒之歌的落拓道人的蓝衫背影，渐远渐消，微“哼”一声，沉声道：“贤弟你难道还未看出此人虽然佯狂避世，游戏风尘，但高歌时中气极足，行路时双肩不动，脚下却如行云流水，实在是个隐迹风尘的异人，只是我十载闲居，对江湖侠踪，已然生疏的很，是以不识此人究竟是何人物罢了。”

这一番话，直说得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面上的笑容，又自尽敛，默默无言地垂下头去。胡子玉见状倒也不愿使这位多年故友太过难堪，展颜笑道：“只是此人与你我井水不犯河水，我们也犯不着深查他的底细，贤弟，你还是快些赶到‘飞鹰山庄’，去喝裘老二的美酒去吧！”

许狂夫抬头一笑，两人齐地跃下山石，此刻空山寂寂，田野无人，虽因白日之下，不便施展轻功，但两人脚步之间，行走仍甚迅快。

约莫顿饭不到光景，许狂夫当前带路，转过数处山弯，山行便已极深，坡石崎岖，人迹渐渐难至。

胡子玉朗声笑道：“我已十余年未到此间，若非贤弟带路，我只怕连‘飞鹰山庄’的大门都找不到哩。”

许狂夫回首笑道：“裘二哥这‘飞鹰山庄’，本是‘七灵帮’总舵旧址，‘鄂中七煞’昔年横行湘鄂，满手血腥，建舵之地，自然选得极为隐秘难寻，不知到头仍被裘二哥找到，‘七灵帮’终于风消云散，可见天网虽疏，是疏而不漏哩！”

胡子玉面色一沉，独目之中，突地闪过一丝无法描绘的光芒，垂首微唱一声，似乎因这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”八字，引起了心中的不少感慨，见许狂夫又自朗声含笑说道：“地头已到，胡四哥可还记得入口之处么？”

胡子玉抬目望去，只见前面峰崖突起，峰脚一带，俱是壁立如削，放眼

望去，只见平可罗床，削可结屋，古树修篁，远近青葱，似乎一无通路，只有离地三、四丈处，微微内凹，但亦被壁上山藤杂树之属所掩，乍看并不明显。

目光转处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虽只十五年前，七夕乞巧佳节，正值裘二弟爱女周岁，大宴群豪之时，来过一次，但你老哥哥人虽已老，脑筋却还未失灵，上面山壁的那微凹之处，不就是‘飞鹰山庄’的入口之地么？”

笑语声中，身形突起，有如灰鹤冲天，一跃竟过三丈，暗调一口真气，右腿微曲，双臂一飞，“一鹤冲天”化为“鱼鹰入水”，凌空一翻，便轻轻地落在那壁间凹处之上！

许狂夫见他虽已残废，但身形之轻灵巧快，不但丝毫未消，比之十余年闯荡江湖之际，仿佛尤有过之，不禁脱口赞道：“胡四哥好俊的身法！”

就只这短短八字之间，他身形亦已离地而起，双掌接连虚空下按几下，便已上升三丈开外，飘然落到胡子玉身侧。

胡子玉哈哈笑道：“贤弟这一手但凭一口真气，没有丝毫取巧，正宗已极的‘旱地拔葱’，不比愚兄那些花招，还要强过多多么？”

许狂夫微微一笑，顺口谦谢，只见立足之处，果是峰腹间的一片平坦危崖，大只亩许，但前面峰腹中空，却有一个高约丈许的长洞，近口一段，虽然宽约三丈，但里面深暗黝黑，仿佛不知有着多少蛇蝎毒虫潜伏洞中，随时都会伤人。

胡子玉含笑说道：“著非我已来过一次，还真不敢相信，这里便是‘飞鹰山庄’的入口，贤弟路比我熟，还是当先带路吧！”

一面伸手入怀，取出两个比平常江湖通用略大、形状也略有差异的火折，随手交与许狂夫一个。

许狂夫微微笑道：“想不到胡四哥昔年称雄江湖时，巧手所制的‘七巧火折’，今日囊中还有……”

一面说话，一面已自己打开火折，向洞中走去，说到这里，话声突断，“咦”了一声，胡子玉双眉微皱，箭步掠去，沉声道：“有何异物？”

许狂夫抬手一指，胡子玉随之望去，只见洞内侧石顶之上，竟一排悬着四个巨型扎彩红灯，只是此刻不但灯光早熄，而且灯纸已残破不堪，胡子玉双眉微皱，纵身跃上，取下一看，却见灯笼红纸，色彩仍极鲜艳，似乎新悬未久！

查看半晌，眉峰皱得更紧，沉声道：“从此灯看来，新悬绝不超过两日，但灯纸灯架并已如此残落，显见是被人掌风暗器所毁，我看‘飞鹰山庄’，此刻必已有异变，你我此去前行，定要加倍留意才是。”

随手抛去灯笼，当头前行，三两起落，便已掠出五、六丈，火光映影中，只见前路尚深，时有钟乳下垂，又有四个和洞口一模一样的扎彩红灯，一排高悬，亦是灯纸鲜艳，灯形已毁。

许狂夫本已将方才提在手中的奇形包袱，斜悬背后，此刻脚步微顿，沉声道：“此刻看来，果似已有变故，我且将兵刃拿出，以防万一。”

伸手一触胸前搭扣，随手一扯，反手接过包袱，取出包中双钩，一手并持，一手持火，抢先掠去，火折本是“铁扇赛诸葛”特运巧思所制，不但无畏山风，而且火光特强，只见入洞愈深，前面钟乳越多，四下林列，瓔络下垂，五光十色，光怪陆离，景物之奇丽，端的不可方物。

但两人此刻心中有事，哪有心情观赏景物，只见每行四、五丈处，便有

四个扎彩红灯，全都被毁，许狂夫忍不住低声问道：“我来此间数次，都未见过此种红灯，此次——”

语音未了，胡子玉便已接道：“今日何月何日，你难道忘记了么？”

许狂夫微一沉吟，恍然道：“是了，七夕乞巧，是裘二哥爱女生辰，今日方自初九，这些彩灯，想必就是裘二哥为其爱女祝生时庆贺所悬的了。”

胡子玉微哼一声，目光动处，神色突地大变，沉声叱道：“风紧！捻短！”

他大惊之下，竟将少年时“上线开扒”所用的江湖暗语，都脱口说出，许狂夫心头亦不禁为之一凛，刷地后掠七尺，抬目望去，只见地洞两旁，前行约莫五丈之处，竟一边站着一排黑衣汉子，火光虽强，但亦不能及远，这些黑衣汉子低垂双手，肃立阴影之中，不言不动，默无声息，生像是两排猛兽，伏于暗中，待人而噬。

一阵风由后吹来，许狂夫但觉一阵寒意，自背脊升起，凝神卓立，厉声喝道：“前面朋友是谁？但望代为通报，‘铁扇赛诸葛’胡子玉、‘神钩铁掌’许狂夫，不远千里而来，拜候‘飞鹰山庄’裘大庄主！”

喝声过后，前面那两行黑衣大汉，竟仍不言不动，垂手肃立，但听四下呼喊“裘大庄主……裘大庄主……”之声，此响彼落，回应不绝，只是许狂夫自己呼喝的回声而已。

许狂夫惊疑交集，左手火折，右掌神钩，俱都握得死紧，只要这些黑衣大汉稍有妄动，他便要先施杀手，制敌死命，一面又自厉喝道：“朋友是谁？再不答话，莫怪许某要得罪了！”

哪知胡子玉突地又阴恻恻一声冷笑，冷冷接口道：“你要他们答话，只怕也休想了！”

许狂夫微微一愣，诧声道：“怎地？！”

胡子玉鼻孔中重重“哼”了一声，身形突起，一掠三丈，微一起落，便已到了那班黑衣汉子身前，许狂夫随后跟去，目光一扫，他纵然久历江湖，凶杀之事，见得极多，到此刻也不禁激灵灵打了个寒战！

原来这两排黑衣大汉，虽俱垂手肃立，却已死去多时，只见一柄看来似枪非枪、似戟非戟的精钢短刃，贯喉而入，竟牢牢钉在身后石壁之上，喉间紫血凝固，面上双睛突出，肌肉扭曲，被四下钟乳垂缨反射的火光一映，更是面目狰狞，凄厉绝伦！

最怪的是这两排一共十六个黑衣劲装大汉，死状竟都完全一模一样，像是在刹那之间，便都被人一齐制死，连挣扎还手的余地都没有，胡、许二人虽都俱为江湖老手，但几曾见过此等惨厉绝伦的奇事！

两人面面相觑，呆立半晌，胡子玉双眉微剔，一言不发地掠到右侧当头的黑衣汉子身前，伸手握住尚留喉外的五寸刃柄，暗调真气，力贯右臂，闷“哼”一声，那精钢短刃，便自应手而起，许狂夫跨前一步，右手钢钩一横，缓住这大汉笔直倒下的尸身，将之轻轻放于地面，只听一向镇静的“铁扇赛诸葛”突地一声，脱口呼道：“‘穿杨神戟’，这难道是‘八臂二郎’杨铁戈所施的毒手！”

许狂夫心头一凛，转目望去，只见胡子玉掌中，此刻正横持一柄长约尺五、通体纯钢、精光雪亮的奇形短戟！正是以掌中一对“镔铁戟”，囊中十只“穿杨神戟”成名于川陕之间的武林大豪“八臂二郎”杨铁戈之物，惊疑之下，随手又将掌中铁钩，插于背后，亦自拔起贯穿大汉咽喉的一柄“穿杨神戟”，俯首凝视半晌，方自恨声道：“果然是他！想不到他与裘二哥数十

戟相交，竟会在‘飞鹰山庄’之前，施下这般毒手！”

胡子玉目中精光流转，突地右掌一扬，掌中短戟，竟自脱手飞出，只听“铮”地一声巨响，火花并射，这柄精钢短戟，竟亦自穿石而入，戟头深没石内，却留下尺许一截戟杆，犹在石外不住颤抖！

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目光动处，面色越发阴沉，皱眉半晌，方自长叹了一口气，缓缓道：“我虽素知‘八臂二郎’之名，但与此人却无交情，只知他手下颇硬，囊中独门暗器‘穿杨神戟’，双手连发，连珠不绝，更有特别的手法，特别的准头，是以才有‘八臂’之称，不知他内家气劲，竟已到了登峰造极之境。”

语声微顿，手指没入石壁以内的“穿杨神戟”，又自沉声说道：“你看，我以八成功力发出的这枝短戟，没入石壁，不过才只四寸至五寸之间而已，而此人在刹那间，发出的十六只短戟，只只贯入咽喉，而且入石亦有四寸余，这准头尚且不去说它，单论功力、气劲，不但非我能及，只怕在当今武林中，亦是屈指难数的了！”

许狂夫双眉深皱，沉思半晌，突地身形微扭，闪电般向这地洞尽头处窜去。

洞口尽头处，石顶虽逐渐高起，但离地亦只一丈三、四，平若镜面，一道钟乳结成的璎珞流苏，宛如天花宝幔一般，自洞顶垂下，被火光一映，只觉精光闪映，幻彩流霞，眩人心目！

钟乳西侧，各有一道仅客人过的通道，许狂夫身形微闪，便已掠出，眨眼之间，但见漫天夕阳彩霞，伴着依依山风，扑面而来。

洞内仿佛山穷水尽，转出洞外，便又柳暗花明，四面危峰夹峙中，竟是一片平阳之地，芳草漫漫，好花正开，迎面一峰巍然，绝壁矗立，势若霞褰，秀山层峦，罩络群山之表，无数亭台楼阁，依山而建，一眼望去，但见曲榭飞台，纓峦带阜，为夕阳一映，更是金碧辉煌，耀人眼目，一道火红砖墙，自左而右，围楼而建，许狂夫目光四转，脚下不停，胡子玉紧随其后，只见他身形方自掠入庄门，脚步突地一顿，“呛啷”一声，手中精钢短戟，笔直地落在庄门之前石阶以上！

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目光望处，便知道“飞鹰山庄”之内，必定又出了什么惊人诧异事！身形微伏，嗖地掠入，但目光一转之下，这位素来足智多谋，深沉机警的“铁扇赛诸葛”，亦不禁心头一凛，血脉凝结，身形为之倏然顿住！

时已黄昏，夕阳如血！

漫天夕阳影映之下，这“飞鹰山庄”大厅前的前院以内，竟然亦是一片血光！而就在这满地鲜血之上的景象，更令铁石人亦不禁为之心寒掩目。

数十个发髻蓬乱，鲜血淋漓的头颅，在这一片血光的山石地上，整整齐齐排列出四个见之心悸、闻之鼻酸的大字！

“欺人者死！”

一时之间，许狂夫及胡子玉二人，但觉心胸之间，鲜血翻腾，又被一方巨石，当喉堵住！

良久良久，许狂夫突地大喝一声：“裘二哥！”闯入大厅。

胡子玉呆立当地，只听许狂夫大喝之声，在这一片亭台庄院以内，由近而远，自远而近，前前后后，左左右右，急绕一周，然后大厅厅门，“砰”地一声，四散震落，许狂夫身形迟滞，脚下有如拖着千斤重链，一步一步地

自厅内走出，漫天夕阳，将他的身影，长长的印在地上，就在这刹那之间，他似乎老了许多！

胡子玉面寒如水，眉峰紧皱，心中仍抱万一的希望，沉声问道：“里面可还有人？”

许狂夫缓缓抬目，茫然摇头，他两人方才都不敢细辨地上这些头颅的面目，直到此刻，方自硬起心肠，垂目望去。

只见这一片头颅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幼，个个面带惊恐、怨恨之色，胡子玉独目一闪，浑身一寒，垂目颤声道：“欺字头上，便是裘二弟！”

许狂夫缓缓走前两步，缓缓走落厅前石阶，缓缓走落满地血泊之中，口中喃喃低语道：“裘二哥……裘二哥……你……你死得……好惨……”

双膝一软，“扑”地跪在地上，仰首道：“胡四哥，你我与裘二哥是多年知交，我……我们要为他报仇！”

胡子玉目光凛如冰雪，满口钢牙，更是咬得吱吱作响，厉声道：“裘老二一身卓绝武功，他家中老幼，武功亦都不弱，难道那八臂二郎，真有通天本事，但凭一人之力，便能将他一家数十口杀得干干净净！”

许狂夫长叹一声，目光微一开阖，突地一跃而起，立至“欺”字头前，凝目半晌，沉声道：“此事不是杨铁戈所为！死的亦不止裘二哥一家人。”

胡子玉双眉一剔，脱口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许狂夫颤巍巍伸出手指，往“欺”字左旁一点，沉声又道：“裘二哥右侧一人，便是‘八臂二郎’杨铁戈，再下一人，那就是‘长剑飞虹’尉迟平！唉，尉迟兄须发皆白……唉！再下一人，乃是闽中侠盗，‘鬼影子’唐多智……唉，那边还有‘飞鹤’詹文，‘崂山双剑’焦氏昆仲，唉，他兄弟两人，一母双胞胎，是同日同时而生，想不到竟同日同时而死……再下面便还有‘五虎断门刀’的彭天奇，他……”

他每指一人便自瞑目长叹一声，说到这里，语声突顿，抬目道：“彭天奇的成名兵刃，便是刃薄脊厚，山下小店桌上之刀痕，想必便是此人所留，唉！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我半年以前，在洞庭之滨，还见到他与焦氏昆仲遨游于水色烟波之间，想不到今日再见，他们竟已作古！”

胡子玉一直目光凝注，全神倾听，面色越发明沉，说道：“这些人我虽不尽相识，但却知俱是武林中扬名立万的人物，当今武林之中，是谁有如此毒辣的心肠，凶狠的手段，能将这些人同时杀却？他为之又是什么？先前我还当杨铁戈乃是主脑之人，如今更是茫无头绪，只可惜只可惜……你我来迟一步，致令裘二弟抱恨终生，连凶手是谁，都无法查究！”

抬目望处，厅前檐下，结彩张灯，悬红挂绿，正是一派富贵荣华的景象，但地上血流遍地，凄惨绝伦，却又令人不忍卒睹，这“飞鹰”裘逸，少年出生入死，到晚年闯出这一片基业，想不到在自己独生爱女年方及笄，秉邀相知，共庆爱女生辰之际，不但全家上下数十口老幼一齐被人以惨绝人寰的毒辣手段杀死！而且还令得不远万里而来的知交良友，也含冤莫白地惨遭毒手！

空山寂寂，暮风中已有寒意，这“飞鹰山庄”之内，是一片红！血红！

漫天夕阳彩霞，其红如血！与地上鲜血相映，就连厅前檐下的扎彩红灯，似乎也被映得泛出一片鲜红色！

胡子玉、许狂夫默默相对，两相无言，纵是绝顶智慧、绝大勇气之人，倘若遇着这般惨绝人寰，离奇诡异，凶残到了极处的无头惨案，只怕也只得无言束手，更何况惨死之人又是自己的知交良友。

亦不知过了多久，只觉晚霞渐退，夜色渐浓，胡子玉长叹沉声道：“裘二弟惨死，复仇之任，你我已责无旁贷，但此刻你我先当将这些尸身掩埋……”

语声未了，突地一声阴恻恻的冷笑之声，顺着夜风传来，胡、许二人心头一凛，拧身错步，方待喝问，却听到一个其冷彻骨、几乎不似发自人类的语声，一字一字地说道：“好毒的心肠！好狠的手段！”

第一字语声犹在墙外，语声未了，一股寒风，夹杂着十数点银星，已自有如漫天花雨一般，向胡许二人劈面袭来！

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大喝一声，随手一抖，掌中早已熄灭多时的“七巧火折”奇形钢筒，划起一片乌光，遮身护面，右掌斜推，呼地一声，带起一股掌风，闪电般向外推出，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更是双掌齐扬，这位以“铁掌”闻名江湖的武林健者，掌上功力，端的是不同凡响，只见掌风如山，风声呼呼，那十数点银星来势虽急，但不等近身，便已被震出一丈开外！

胡子玉不等敌踪现身，便已大喝一声：“朋友留步！”

肩头微晃，灰鹤凌空般扑向墙外，这成名多年的武林高手，身手果有过人之处，就只这肩头微晃之间，手中便已多了一柄通体乌黑、隐泛精光的奇形折扇。

哪知他身形方自凌空，墙外亦自闪电般掠入一条淡黄人影，一面冷笑道：“谁还走了不成！”

迎面向胡子玉掠来，人未近身，掌风已至，一双铁掌，左击前胸，右击下腹，掌至中途，突地掌势一圈，变掌为抓，左掌抓向了胡子玉一招击来的右腕，右掌五指箕张，却疾快地点向胡子玉面前“闻香”、“四白”、“地仓”三处大穴！

凌空变招，不但快如闪电，而且招式之奇诡精妙，认穴之稳准狠辣，更足以惊世骇俗。

胡子玉真气将竭，眼看避无可避，突地长啸一声，左腕一拧，掌中火折铁筒，斜斜挑起，疾地点向对方右掌关节之处的“曲池”大穴！右掌铁扇，微一回伸，却原式不动地向对方肋下点去。

就只这刹那之间，两人身形凌空，却已各自换了三招，招招俱是一发千钧，险上加险，便连在一旁俯望，无法插手的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，亦自看得心头颤动，掌心捏出一把冷汗！

三招一换，两人心头俱都为之一惊：“此人好俊的身手！”

身形微拧，斜斜飘落，脚尖方才点地，便齐地拧身望去，刹那之时，这两人竟又齐地惊呼一声：“竟然是你！”

许狂夫目光转处，只见自墙外掠入之人，长发披肩，一身黄衫，身躯却宛如风中之竹，枯瘦无比，只衬得那件黄麻长衫，更见肥大，装束打扮，虽极丑怪，但仔细一看，面容却极清秀，顾盼之间，目光宛如利剪，许狂夫虽与此人素未谋面，但是江湖传闻，却已经听得极多，此刻一眼之下，便不禁脱口惊呼：“欧阳老怪！”

暮色苍茫之中，只见这僻居“昆仑”绝顶，脾气怪到绝顶，武林中人闻名色变、喜怒无常、善恶不定的“欧阳老怪”欧阳独霸，一声惊呼之后，突地仰天长笑起来，一面大笑着道：“我当是谁，原来‘赛诸葛’胡老四，一别二十年，故人无恙，真叫老夫高兴得很。”

语声微顿，笑容突地尽敛，面容之上，便再无半分半毫笑意，目光有如

厉电般在地上人头之上一转，冷冷接道：“除了你胡老四之外，只怕别人再也没有如此毒辣的手段！”

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自见此人之后，一直凝神卓立，面目冷然，“欧阳老怪”的狂笑冷语，他却似俱都没有听见，直到此刻，方自冷冷一笑道：“除了我胡老四外，只怕还有一人手段也有如此毒辣！”

“欧阳老怪”突又仰天长笑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除了你胡老四外，还有一人，便是我欧阳独霸！”

他忽而狂笑，忽而顿住，笑时有如乞丐拾金，怨妇得偶，纵情欢乐，难以描述；笑声一顿，面目之生冷，又有如厉戟玄冰，阎罗铁面，阴森冷酷，无法形容。

许狂夫全神待敌，凝目旁观，心中方自暗叹：“这欧阳老怪当真是人如其名，怪到极处！”

却听胡子玉冷笑一声，又自缓缓说道：“这种惨绝人寰之事，若非我胡老四所为，除了你欧阳老怪以外，想必便再无别人，有此辣手！”

“欧阳老怪”闻言似乎微微一愣，目光又自一转，亦自缓缓说道：“无论此事为何人所为，俱与我欧阳独霸无关，胡老四你大可放心，我既不会代姓裘的来向你寻仇，更无闲情将此事传扬，只要你将‘拈花玉手’借我一用，不但我今日拍手便走，而且在一年之后，我必将此物归还，还有些须好处，报答于你，如若不然，二十年前你我那场没有打成的架，今日少不得要动动手了！”

胡子玉本自奇怪，这甚少露面江湖的“欧阳老怪”，怎会到这“飞鹰山庄”中来，是以方自疑心他是此事凶手，行凶之后，潜伏一旁，此刻又来乱人耳目，但是听了他这一番言语后，心中便已恍然，冷笑道：“原来阁下是为了‘拈花玉手’，方自来到这幕阜山中的！”

“欧阳老怪”纵声笑道：“除了‘拈花玉手’之外，还有什么能引得动我欧阳独霸。”

胡子玉冷冷道：“你东西要得不错，地方却已走错，你既说此间惨案，非你所为，念在你身份地位，我也姑且相信，但‘飞鹰山庄’并非你该来之处，九华山中的‘丹桂山庄’，方是你应去之地，话已说完，你要走便请，如若要动动手，打打仗，哼哼！我胡老四虽然不才，也可奉陪！”

语声一了，独目一翻，仰天而望，再也不望那“欧阳老怪”一眼，哪知“欧阳老怪”竟又突地仰天长笑起来，大笑着道：“我不但东西未要错，地方更未走错！只是你的话却说得错了！”

胡子玉、许狂夫齐地一愣，齐声脱口道：“怎地错了？”

“欧阳老怪”笑声未绝，接道：“江湖中，人人俱道那‘拈花玉手’已被公冶老儿所得，八月中秋，还要巴巴地赶去参加什么‘丹桂飘香，赏月大会’，又有几人知道，公冶老儿那件‘拈花玉手’，只是欺人之物！”

胡、许二人，面色齐变，却听这“欧阳老怪”狂笑着又自接道：“只是公孙老儿虽然骗人，却还情有可原，只因他这番也是上了别人的当。”

胡子玉变色问道：“骗他之人，难道便是‘飞鹰’裘逸么？”

“欧阳老怪”极其得意地哈哈笑道：“公冶老儿虽然聪明一世，却糊涂一时，花了许多心血，所得的一只‘拈花玉手’，不过只是一文不值的废品，真的却叫这姓裘的不费吹灰之力，垂手而得，而且得的太太平平，安稳已极，只是……”

他又自得意地狂笑数声，接道：“这姓裘的骗得过公冶老儿，骗得过天下武林中人，却骗不过我欧阳独霸。”

仰天狂笑了数声，目光突然一转，闪电般掠向胡子玉，笑声又自突顿，语声自也又变得生冷已极地说道：“只是我欧阳独霸千虑亦有一失，想不到还有人知道此中秘密，竟先我一步，来到此间，更想不到此人竟是你胡老四！”滔滔不绝，说到此处，见胡子玉面上阵阴阵晴，时青时白，独目怒张，眉峰早已皱做一处，突也纵声狂笑起来，道：“我明白！我明白了！”

笑声凄厉，高亢入云，宛如三峡猿啼，又像是夜半枭鸣。这突来的厉声狂笑，使得“欧阳老怪”、“神钩铁掌”都不禁为之一愕，只听他笑声渐弱渐微，终归寂静，许狂夫心念默转，竟也狂笑道：“我也明白了！我也明白了！”

“欧阳老怪”双眉一扬，诧声道：“胡老四，你明白了什么？”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笑声顿后，竟自长叹一声，缓缓说道：“我明白了此间这惨案之原凶，既不是我胡子玉，亦不是你欧阳独霸！”

语声微顿，不等“欧阳老怪”诧声相询，便又自仰天叹道：“好毒呀好毒！好狠呀好狠！纵然裘逸对你不住，他全家大小数十口与你又有何冤仇？纵然裘逸骗过了你，这些武林豪客与此事又有何关系？！你又何苦将他们刀刀斩尽，个个诛绝！裘二弟呀裘二弟，我胡子玉若不替你报此冤仇，非为人也！”

说到后来，语声已自变得慷慨激昂，截金断铁！“欧阳老怪”目光一转，缓缓接口问道：“此人是谁？难道便是那公冶老儿？”胡子玉厉声道：“不错！这残忍毒狠的冷血凶手，定然便是那满口仁义道德的公冶拙！”

微抬掌中铁扇，向地上那“欺人者死”四字一指，恨声又道：“公冶拙虽然自言与世无争，淡泊名利，但普天之下的武林中人，有谁不知当今两大河岸、长江南北的黑道绿林人物，大半都是九华‘丹桂山庄’的门下，以他之为人，知道自己受骗之后，怎肯善罢干休，自便要赶到这‘飞鹰山庄’来寻仇泄恨，离去之时，还摆下这个血字，藉以扬武示威！”

“欧阳老怪”凝神倾听，不住颌首，突又仰天笑道：“不错！不错！人道你胡老四之能，不亚昔年诸葛孔明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有些道理，如此看来，‘拈花玉手’，想必真的到了公冶者儿手中，八月中秋那‘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’，看来少不得我也要去走一遭了！”语声方了，黄衫大袖微微一拂，枯瘦颀长的身躯，便已飘然掠至墙外！

胡子玉目送他的身影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之中，嘴角微微泛起一丝冷峭的笑容，俯首沉思半晌，下意识地伸手一摸怀中的“夺命黄蜂”与“驻颜丹”两件异宝，突地侧顾许狂夫道：“那‘拈花玉手’，隐没已有多年，此次怎会为公冶拙所得？经过详情，你丝毫未曾对我言及，又怎会与裘二弟有关？你亦未言及，此事其中想必大有蹊跷，不知你是否知道？”

许狂夫微一沉吟，道：“自从‘天香仙子’亡故以后，‘驻颜丹’、‘夺命黄蜂’、‘拈花玉手’，这三件异宝的下落，人言人殊，谁也不知真相，直到半年以前，江湖中方自有人传言，‘夺命黄蜂’与‘驻颜丹’，已入‘东川三恶’手中，至于他们得宝的经过，却仍无人知道。”

语声微顿，缓缓又道，“而‘三绝先生’公冶拙怎么得到‘拈花玉手’之事，武林中却是无人不知！原来‘拈花玉手’之所以隐没多年，竟是落入近年来已逐渐衰微而极少走动江湖的‘长白剑派’当今掌门人‘落英神剑’

谢一奇手中！”

胡子玉双眉微皱，诧声问道：“谢一奇得此异宝以后，自然秘而不宣，是以江湖中无人知晓，那‘三绝先生’公冶拙却又有何神通，能将之据为己有？”

许狂夫微喟一声道：“‘长白剑派’近年人材凋零，虽有‘九大剑派’之名，而无‘九大剑派’之实，年前又偏偏遇着三件极为棘手的困难之事，‘长白剑派’自身无法解决，便想求助于人，但‘长白剑派’久在关外，与‘中原’、‘江南’武林同道，素无交往，纵有一二相知，却无解此难题之力，是以‘落英神剑’谢一奇只得扬言天下，无论是谁，只要能助‘长白剑派’渡此难关，便以‘拈花玉手’相赠，他虽未曾将是何难关说出，但‘拈花玉手’委实太过诱人，是以武林中人闻讯之后，自问稍具身手的，莫不想到长白山去试试运气。”

他微一歇气，又道：“哪知等到这些人赶到关外‘长白山’时，‘落英神剑’却当众宣言，‘长白剑派’所遇难关，已在‘三绝先生’公冶拙相助之下，安然渡过，是以‘拈花玉的’，自也被‘三绝先生’，携返九华，武林中人乘兴而来，至此只得败兴而归！”许狂夫说到这，眉峰微皱，又道：“那‘三绝先生’得到此物后，便有‘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’之议，但此物又怎会与裘二哥有关，却委实令人不解！”

胡子玉俯首沉吟半晌，突地双眉一扬，似是心中突有所悟地说道：“那‘落英神剑’谢一奇是否有一师弟，便是昔年人称‘白鹰’的白冲天？”

许狂夫目光一转，突地以手击额，亦自恍然而悟地说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这‘白鹰’白冲天，虽自十五年前，恃技骄人，被‘腔峒三剑’，挑去脚筋，以致终生变做废人以后，便在江湖中销声匿迹，但人却未死，想必便是与师兄‘落英神剑’住在一处，此次有关‘拈花玉手’之事，他自也知道。”

胡子玉接口说道：“而这‘白鹰’白冲天，未曾残废以前，与裘二弟本是知交，武林中当时还有‘南北双鹰’之称，想必近年来他两人亦有来往，是以此次之事，裘二弟想必早就从白冲天口中知道，只是‘长白剑派’所遇那三件困难之事，非裘二弟力量所能解决，于是裘二弟便找到了武林中素有‘能人’之称的‘三绝先生’公冶拙，甚至这三件难事，其中有一、二件非得公冶拙出手便不能解决亦未可知，公冶拙闻及‘拈花玉手’，自也乐于相助，哪知成功之后，裘二弟与白冲天计议之下，却以废品相赠，等到‘三绝先生’发现真相，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了！”

语声微顿，长叹一声，又道：“但裘二弟呀裘二弟，你难道不知道‘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’，这句话，你若得不到‘拈花玉手’，你我兄弟今日岂非正在把臂观晤，持杯叙阔，而此刻幽明异途，你老哥哥再想见你一面，都不能够了！”

语声苍凉，言之恻然。

许狂夫见他方才分析事理，有如亲眼目睹一般，不禁大为叹服，等到胡子玉感慨发完，便忍不住一挑拇指，脱口赞道：“胡四哥你方才推论的一番事理，当真不逊于诸葛神算，依小弟所见，此事纵然不尽如此，但也绝不会相去太远！只是……”

他语声顿处，突也长叹一声，接道：“想不到事情演变，竟然复杂至此，看来这次除了‘欧阳老怪’之外，或许还有不少异人高手，要来参与此事，胡四哥想得那‘拈花玉手’，只怕已无你我先前料想的那般容易了！”

胡子玉微微一笑，缓缓抬首，仰视无尽苍穹，沉声说道：“贤弟你又错了！”

语声一顿，笑着转口说道：“你我裘二弟相交一场，好歹也不能令他的尸体身首异处，暴于山风烈日之下，掩埋之后，却要在八月中秋以前赶到九华山去，只要无什么变化，那‘拈花玉手’，八成已是我囊中之物了！”

许狂夫见他将这件本已极为困难、此刻更加难上十倍之事，竟说得如此容易，仿佛一到九华山的“丹桂山庄”，“拈花玉手”，便可垂手而得，虽然满心狐疑，也不便相询。

两人寻得“飞鹰”裘逸的尸身，将之与头颅并在一处，与其他的头颅尸身一齐掩埋之后，已是第二日清晨时分，这期间他两人似又觉得有些异处，便是这些尸身头颅之中，似无一人的年龄、装束，与“飞鹰”裘逸的爱女符合，但他两人心中各各有事，谁也没有将这件并无重大关系之事，放在心上！

约莫一月以后，朝阳方升，万道金芒，映得十里江流，幻做一片金黄。

一条乌篷江船，放棹东来，将至大通，舱中突地传出微带苍者沉郁的清朗口音，曼声吟道：“点点风帆点点鸦，风帆点点点天涯；大江一泻三千里，翻出云间九朵花！”

诗声袅袅之中，一个灰袍眇目跛足的老人——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，缓步自舱中走出，卓立船头，回首笑道：“此刻朝晕初起，江上九华，正是千古绝景，贤弟你该暂放心头事，出来随我一赏这自古骚人墨客吟咏不绝的美景！”

第二章 节中有节枝外有枝

这一月以来许狂夫惦念良友深仇，又忧心江湖风云，总是双眉带忧，愁怀不展！但胡子玉却似早有成竹在胸，怡然自安，许狂夫有时忍不住出言相询，胡子玉却都含笑不答，最多淡淡说声：“到时自知。”

许狂夫虽知他这位胡四哥多谋足智，胸中自有“诸葛”妙计，“卧龙”神算，但若教他也似这般宽心大放，却无法做到。

此刻听到胡子玉在舱外相唤，他虽无这份闲情逸致，却不得不步出舱来，目光一转，只见朝晖之中，九华群山，宛如九朵莲花瓣一般，簇开在云间天表，晨雾朝霞，掩映于群山之间，又似轻波荡漾芙蕖，临风摇曳，吹送一片天香！

许狂夫心中纵有万千心事，见着这般美景，胸怀亦不禁为之一敞。

但听胡子玉微笑道：“九华山唐时以前，本无籍籍之名，但诗仙李白一道千古绝唱‘江上望九华’，却将华山唱得天下闻名！”

许狂夫侧目笑道：“小弟与胡四哥十年阔别之后，想不到胡四哥变得这般风雅起来，老实说，有关这些骚人墨客的遗风韵迹，小弟实在是丝毫不知。”

胡子玉微唱一声，放眼千里江波，不胜感慨万千地说道：“这十年来，我由极盛而归于淡泊，起初实觉难以忍受，但后来心情逐渐平静，大半是因读书之功，唉——只是老骥伏枥，其志仍在千里，看来我之一生，也只有生为武林人，死做武林鬼了！”

许狂夫仔细体味“生为武林人，死为武林鬼”这两句话，一时之间，亦不禁为之感慨丛生，唏嘘不已。

默然良久，胡子玉突又微微一笑道：“无论如何，做人之时尚多，做鬼之时尚远，乘这有生之年，我好歹也得将一些未完心愿了却，并做几件足以留名后世之事，方不负父母生我，天地养我，贤弟，你说可是？”

话声顿处，独目之中，又隐射精光，许狂夫知道他胸中豪气又生，亦自微微一笑，方待答话，却听一阵歌声，由江波深处，隐隐传来。

“……劝君杯到莫须辞，生平唯酒我相知，钓诗扫愁须何物？碧酒金樽对饮时，但能一醉真吾友，英雄高杰我不识……”

许狂夫面色微变，与胡子玉互换一个眼色，只见歌声渐近，水波深处，早自缓缓摇来一只无篷渔舟，一人箕踞船头，正自捧着一只朱红葫芦，仰首狂饮，正是幕阜山下所见，那高歌漫步的落拓道人。

两船相隔，虽还有数十丈之遥，但晨雾已退，江面空阔，加以胡、许二人之目力，又大异常人，是以望得清清楚楚！心中不由齐地一动。

就在这刹那之间，又有一艘双桅江船，破浪而来，虽是逆风而行，但船行却极迅快，眨眼之间，便已到了那落拓道人所乘渔舟之侧，江船船首，并肩立着两个锦衣大汉，口中吆喝一声，船上水手一齐停桨摆橹，于是船行突缓，立在左侧的紫缎锦衣大汉，竟在这两船相交之际，一撩衫脚，身形微拧，“嗖”地掠至那只无篷渔舟之上。

胡、许两人见到此人轻功竟有如此不凡造诣，心中不禁暗吃一惊，要知道江面行船，流动不息，是以在江面之上施展轻功，落脚之处，便极难拿捏得准，那无篷渔舟船身不大，更是极难受力，而这紫缎锦衣汉子，竟能在这般情况下，掠上渔舟，而渔舟仅微微一晃，这份轻功，当真少见！

只见这紫衫汉子身形一落渔舟之上，竟立刻向那落拓道人躬身一礼，沉

声说了两三句话，因相隔仍远，橹声欸乃，加以语声极轻，是以胡、许二人，未曾听到！

只听那落拓道人却扬声笑道：“孙二爷，你少开玩笑，区区在下人穷志短，马瘦毛长，讨酒讨饭还来不及，哪有这份闲情逸致，去赏月亮。”

就只这几句话工夫，胡、许二人所乘之乌篷江船，与来船距离，已变得只有短短十数丈，那落拓道人语声一了，竟自似笑非笑、有意无意地向二人瞟了一眼，突又扬声笑道：“孙二爷，我说你弄错人了，要去赏月的英雄豪杰，正坐在那边船上，你跑来缠着我，一文不名的要饭道士作甚？”

胡、许二人齐地一愕，只见那紫衫汉子以及独自立在双桅大船之上的锦衣大汉，目光果然一齐向自己瞟来，四人目光相接，那紫衫汉子突地惊呼一声：“胡老前辈，许大侠！”

刷地身躯一拧，双臂微分，立时便又掠回大船之上，大呼道：“转舵！”

又自呼道：“那边船家请将船靠过来。”

胡、许二人，见这身手极高的紫衫汉子，不但认得自己，而且执礼甚恭，不禁凝目打量。只见此人身躯魁伟，浓眉大眼，狮鼻阔口，生像极为英武，但自己却不认得，心中方自大奇。

却听那落拓道人仰天一阵大笑，说道：“幸好阁下倒还识得高人，如若不然，我这要饭道士无法消受阁下的雅意！”

举起朱红葫芦，又自仰首痛饮几口内中美酒，拍膝高歌道：“但求能饮一杯酒，我于世事无所求，劝君且将名利忘，忘却名利便无愁！”

歌声悠悠，随风飘于江上，而这艘无篷渔舟，便也在歌声四散之中，飘然去远！

两船船夫，俱是久走江面的水上男儿，是以片刻之间，便已并排靠拢，那紫衫汉子果又极其轻灵巧快地掠至胡、许二人所乘江船之上，躬身施礼道：“小子孙正，拜见两位前辈大驾。”

胡、许二人，连忙还礼，但心中独自狐疑，不知道这汉子是何许人也，却见他微笑又道：“十余年前，小子跟随家师，曾在岳阳楼头，见过两位前辈一面，前辈风范，一直深存脑际，不想今日有幸，又见侠驾！”

胡子玉心念一动，恍然道：“令师莫非是‘三江渔隐’袁大侠么？多年未见，令师可好！”

孙正垂首道：“家师仙去，已有七年！”

胡子玉失声一叹道：“老夫十年未涉江湖，不想故人竟已先我而去，昔年岳阳楼头，孙世兄似还只在髫龄，想不到今日竟已英发至此，是以老夫未敢相认，唉！年老昏庸，还望孙世兄多多恕罪！”

许狂夫亦自想起此人便是昔年水上大豪“三江渔隐”的唯一传人，但见他似与“赏月大会”有所关连，又自不解，相询之下，才知道自从“三江渔隐”故去以后，孙正竟亦被“三绝先生”收罗，而此刻正担负“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”的迎宾之责。

胡、许二人，本是专程赴会而来，闻言自然大喜，便打发了自己所乘之船回去，同登双桅江船。

江湖回舵，转赴大通，路上寒暄叙阔已罢，胡子玉忍不住又自问起那高歌伴狂的落拓道人的来历，这才知道那人虽然身穿道装，却正是“穷家帮中”的特出奇人——“酒丐”施楠！

原来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，为了这“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”，早已在大通

设下迎宾之处，江湖中稍有头脸之人前来赴会，只要在这迎宾之处投柬留名，便有专人接待上山！

那“酒丐”施楠，虽未投柬留名，但却跑到迎宾之处门口，故作悠闲地徘徊徜徉，孙正负有迎宾之责，见到这种极负盛名的武林高人，自然慌忙出迎，“酒丐”施楠却也并不拒绝，含笑随入，大吃了一顿孙正为之特设的丰富酒筵，又灌了满满一葫芦美酒，便在迎宾之处，倒头大睡。

孙正知道这般武林异人，行迹大都类此，是以并不在意，哪知今日天一破晓，“酒丐”施楠竟不声不响地不辞而别。孙正年纪虽轻，行事却极慎重，是以才会派为迎宾之人，见状只当自己有失礼之处，是以即刻乘船追出，却不想竟误打误撞地遇着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以及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！

孙正详细地将此中始末全然道出，江船已临大通，众人弃舟登岸，不经宾馆，迳直上山！

九华诸峰之中，无论灵秀、雄奇，均以山势权桠的笔架峰为最。

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，少年时本是名满京华的九城才干，壮年之后，喜爱九华风物灵秀，方在这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定居，而“丹桂山庄”，便是建在笔架峰山巅之上！

因有孙正带路，自然驾熟车轻，加以众人均是武林中一流高手，轻功造诣，不但登堂入室，且已炉火纯青！孙正跟在胡子玉、许狂夫这两个前辈奇人之后，虽觉稍为吃力，但胡、许两人，仅只施出六分功力，是以也能勉强跟上。

孙正见胡子玉一足虽跛，身法犹自这般轻灵，暗中不禁大为钦服。

经化成寺，观凤凰松，过丁冬小涧，登万丈云梯，黄昏时分，便已到了笔架峰巅，远远便已望见一片亭台楼阁，建于山巅烟云飘渺之间，望去直如神仙楼阁一般，无论形势气概，俱在幕阜山中的“飞鹰山庄”之上！

胡、许二人，知道这等庄院，不知要化多少人力、物力方能建成，他二人虽对公冶拙不满，但此刻亦不禁为之赞叹！

远看庄前，原是一片坦途，但到了近前，方自发现竟有数十块高与人齐的山石，参差错落，林列庄前，看似杂乱无章，其实却是隐含玄机，暗合奇门，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既有“诸葛”之名，目光一转，便已了然于胸，但却故作茫然，毫不在意地便往“死门”之内走会！

孙正果然惊呼一声：“老前辈止步！”

胡子玉愕然回首，孙正陪笑引至“生门”，许狂夫知道他这位胡四哥胸中所学，见他这般做作，心中不禁暗笑。

到了此间，众人身形已缓，方自走出数步，忽地“铮”然金锣一响，孙正含笑道：“庄主已然亲自出迎两位前辈大驾！”

语声未了，一阵朗朗笑声，已自传来，前面山石之后，缓步转出一个轻袍峨冠、面容清癯、身形颀长、年逾知命的长髯老人来，神态极其从容地长身一揖，朗声笑道：“胡大侠小隐江湖，暂别俗世，享了似有十年清福，好教公冶拙羨煞！”

吐语清雅，神态飘逸，若非眼见，谁也不会想到，武林中闻之色变，当今黑道第一奇人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，竟会是这样一个恂恂儒者！

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哈哈一笑道：“胡子玉遍体俗骨，满身孽债，纵然逃世，亦是不得已耳，哪似公冶拙先生经年居于神仙楼阁，远离十丈红尘，这般逍遥自在！”

公冶拙朗声大笑，又与许狂夫见礼已毕，把臂肃客，许狂夫心切良友深仇，无胡子玉如此涵养功深，只是极为冷淡地略作招呼，竟连寒暄一语俱无，便面含冷笑地随众人走入！

厅堂虽大，但桌椅摆设，却极疏落有致，全然似诗礼传家，钟鸣鼎食的书香巨宅，哪里像啸傲江湖的绿林枭雄的忠义大堂！

胡子玉与公冶拙虽有一面之交，但到此“丹桂山庄”却是首度，心中不禁暗赞，这“三绝先生”的胸中丘壑，端的迥异凡俗！

寒暄数语，胡子玉方待转入正题，公冶拙突地含笑说道：“‘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’，距今日整整还有八日，两位先众而来，难道还有什么其他见教么？”

胡子玉还未答话，许狂夫已自冷笑道：“正是！”

公冶拙哈哈笑道：“公冶拙斗胆猜上一猜，两位此来，虽非为的‘赏月大会’，却仍为了‘拈花玉手’！”

胡子玉微打眼色，止住了许狂夫的变色异动，仍自微微含笑地道：“胡子玉久闻‘拈花玉手’诸般妙用，提早前来，不过仅想见识一下而已，不知公冶庄主可否让在下等一开眼界！”

公冶拙朗笑道：“别人若有此意，公冶拙倒要考虑考虑，但胡大侠么，哈哈——”

双掌一拍，回首道：“快去通知少庄主，将那‘拈花玉手’火速取来！”

一人应命而去，片刻之间厅后便已快步走出一个剑眉星目、面如冠玉，但双眉之间，却隐含冷削之意的锦衣少年来，双手捧一方外扎紫色锦缎、约有一尺见方的玉盒！

许狂夫知道这位锦衣少年，便是近年来已自名传江湖的后起之秀，也就是“三绝先生”的爱徒、养子，“玉面追魂银燕”公冶勤！不禁略多打量几眼，公冶拙早已命之向胡、许二人见礼，又道：“江湖中但知这‘拈花玉手’有诸般妙用，胡大侠自必知道，此物的诸般妙用，究竟是些什么！”

胡子玉目光灼灼，凝目这紫缎玉盒之上，闻言微笑说道：“分水辟火，香镇蛇虫，此物在掌，暗器无功，这诸般妙用，但得其一，便已足够称为人间罕有、百年难睹的武林异宝了！”

公冶拙一捋长髯，朗笑颌首说道：“胡大侠确是通人！”

自公冶勤手中，极其小心地接过那紫缎玉盒，并向公冶勤微作一个眼色，公冶勤当即快步而出，公冶拙却仔仔细细地打开紫缎，启开玉盒，双手取出一只通体莹白，精致生光，乍看似玉，细看却又非玉，拇指、食指微曲，其余三指较直，不知究竟是何物所制的武林异宝，“拈花玉手”来！

胡子玉、许狂夫眼前但觉一亮，一阵异香扑鼻而来，虽然城府深沉，面上也不禁微微变色，而此刻公冶勤又自走入，腰畔却多了只豹皮镖囊，身后并跟入四个黑衣劲装大汉，其中两人手中抬着一盆熊熊炉火，另两人手中却抬着一缸清水，放于厅中地上！

公冶拙目光一转，微笑道：“胡、许两位大侠，且看‘拈花玉手’妙用！”

突地离座而起，手持“拈花玉手”，缓步走至那盆燃烧正烈，远远已觉火势的人的炉火之前，说也奇怪，他身形每近炉火一步，火势便似减弱一分，等到他掌中“拈花玉手”，缓缓向炉火伸去，那熊熊火焰，竟突地向两旁一分，距离“拈花玉手”至少两尺开外，公冶拙手掌一晃，但听“扑”地一声，火势竟自倏然而灭！

胡子玉、许狂夫面面相觑，既惊且奇，却见公冶拙微微一笑，又自走向那满满一缸清水，伸手入缸，缸中清水，立即溢出，公冶拙一笑取出手掌，胡许二人目光注处，却见不但“拈花玉手”以上，毫无水迹，竟连公冶拙已自深入水里的衣袖，亦无一星一点水珠！

这景象委实太过惊人，胡子玉、许狂夫自幼及长，几曾见过这般奇事，几曾见过这般奇物，不禁齐地脱口赞道：“天香异宝，当真不同凡响！”

公冶拙微微一笑，缓缓道：“分水辟火，虽然奇妙，但比之摄金吸铁，暗器无功，却还要稍逊半筹！”

回首又笑道：“勤儿，座上这位‘铁扇赛诸葛’胡老前辈，与‘神钩铁掌’许老前辈，便是暗器高手，许老前辈的‘无风燕尾针’，果是允称当世独步。你且将你那不成气候的一些暗器，在这两位前辈名家之前，献一次丑，也请胡、许二位前辈，略为指点你一两手绝世奇功、不传秘技！”

语罢凝神卓立，却将“拈花玉手”，横持胸前，胡许二人，知道公冶拙虽是如此说法，但他的唯一门人养子公冶勤，发放暗器，必有独到身手，只见公冶勤伸手一正腰畔豹囊，抱拳说道：“两位前辈请恕弟子献丑。”

话声未了，身形也未见如何动作，手掌只微微一扬，便有一蓬银星芒雨，暴射而出，接着双掌连扬，脚踩迷踪，身形移动之间，又是数十道银星，有如惊虹掣电一般，击向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面门、双肩、前胸、腰肋十数处大穴以上。

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，仍然面含微笑地动也不动，眼见这数十道银星暗器，已将射在他身上，哪知这些看来去势疾快、激厉已极、方向绝不相同的暗器，到了他身前五尺之处，去势一缓，有如万流归海一般，齐地转向“拈花玉手”飞去！“叮！叮！”一阵微响，那小小一只“拈花玉手”之上，便已密集了数十件大小形状各不相同的暗器，密密麻麻，前后相黏，有如蚁附腥膻，蜂集花蜜，公冶拙随手一抖，散落遍地！

公冶勤这种能在刹那之间，同时发出数十件不同暗器的手法，固是惊人！但“拈花玉手”的这般奇功妙用却更是令见多识广的胡子玉以及许狂夫二人，相顾失色！

公冶拙含笑回座，又将“拈花玉手”极其仔细地放于玉盒以内，笑道：“这‘拈花玉手’虽是千载难逢的武林异宝，但公冶拙却无意据为己有，到了‘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’正日，两位如能艺服当场，公冶拙便将此物双手奉送！”

胡子玉独目微张，冷冷一笑道：“公冶庄主如此做法，不觉慷慨太过，竟肯将花了不知多少心血气力，又不惜染下满手血腥，方自得来的这件武林异宝‘拈花玉手’，双手奉送他人，却教胡子玉难以置信！”

公冶拙面色微沉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许狂夫目光一凛，实地长身而起，满面怨毒地厉声说道：“许狂夫此来既非为那‘赏月大会’，更非为这‘拈花玉手’，是为了幕阜山中‘飞鹰山庄’之内无端惨死的数十条冤魂，要向公冶庄主，要点公道！”

公冶拙双眉一剔，亦自厉声说道：“许大侠远道而来，公冶拙当倒屣相迎，竭诚招待，但许大侠如再说这些令公冶拙听了莫名其妙的狂言乱语，那就莫怪公冶拙要无礼逐客！”

话声微顿，不等许狂夫发言，便又厉声接道：“公冶拙数日以来，未曾离开‘丹桂山庄’一步，‘飞鹰山庄’的惨死冤魂，不但绝无关连，而且毫

不知情，许大侠如此血口喷人，为的何理？我公冶拙也要向阁下要点公道！”

许狂夫微微一愣，但瞬即更加愤恨怨毒地戟指厉言说道：“我许狂夫从不血口喷人，你公冶拙却有欺心之事，‘男儿大丈夫’自做自当，事实俱在，你此刻纵然推诿拖卸事实，又有何用？”

公冶拙大怒之下，怒极反笑，阴沉沉地冷笑一声，沉声道：“什么‘事实’？如何‘俱在’？姓许的你今日若不说个明白，便休想再出‘丹桂山庄’一步！”

许狂夫双拳紧握，钢牙直咬，方待揭穿真相，胡子玉却突地微一摆手，缓缓冷笑着说道：“人道‘三绝先生’自出道江湖以来，虽多辣手，但却从无虚言作伪、不可告人之事，今日却叫我胡子玉失望得很，‘飞鹰’裘逸，虽不该以伪易真，相欺于你，但公冶庄主你又何苦为了区区一只“拈花玉手”，竟将‘飞鹰’裘逸的大小满门，杀得干干净净，更不该将‘八臂二郎’杨铁戈、‘鬼影子’唐多智、‘飞鹞’詹文、‘崂山双剑’这班与此事毫无干系之人，也一并毒手杀死！难道你不怕这班人的良友至亲、同门兄弟，前来寻仇复恨？公冶庄主你纵有绝大势力，极强武功，只怕以你一人之力，也难逃江湖正义，武林公道！”

公冶拙本自双眉剑轩，目光凝厉地凝神倾听，听到后来，面上竟自变得微微含笑，等到胡子玉的话一说完，公冶拙突地仰天长笑起来，许狂夫心头怒火，更加大作，只道公冶拙心毒血冷，竟以杀人为乐！

哪知公冶拙笑声一顿，微微含笑说道：“我只道两位不知为了什么，如此义正词严地来责备于我，原来两位是以为我公冶拙在长白山中，着了‘飞鹰’裘逸的道儿，将一只不值一文的废品‘拈花玉手’当做真的，拿了回来，发觉以后，心有不愤，便眼巴巴地跑到幕阜山‘飞鹰山庄’之内，却寻那裘逸泄恨，是以毒手杀了数十条人命！”

许狂夫厉声道：“一点不错，正是此故！”

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目光一转，突又纵声狂笑地缓缓说道：“两位若是如此想法，未免也将我公冶拙看得太不成材了，公冶拙痴长五十余岁，别的不说，阅历眼光，自信还有几分过人之处，我一生之中，虽绝无欺人之心，但别人若要骗我，却亦非易事！在下自长白山中带回的‘拈花玉手’，千真万确地是昔年天香故物，‘飞鹰’裘逸自以为得计携回‘飞鹰山庄’的那只，才是一文不值的废品，我虽然早知他有欺我之心，但未曾说破，更不想与这自作聪明的无知之徒一般见识。”

语声微顿，又道：“闻两位言道，裘逸目前已在幕阜山中无端惨死，公冶拙亦有几分难过，此事与我虽然无关，但公冶拙以情理揣忖，想必是此事机密，不知又被何人泄露出去，那人以为‘飞鹰’裘逸真的得宝，便赶到幕阜山中恃强而夺，并将其一家大小，一齐毒手杀死！江湖中具此身手、有此毒辣之人，屈指细数，不过三、五人而已，两位若要为友复仇雪恨，只要仔细搜寻，假以时日，定然可获真相，查得真凶。两位今日无端寻来，将我痛快淋漓地大骂了一顿，我既已知道事出误会，自不会怪罪两位，但却不免为两位浪费时间、徒耗气力的做法，可惜可叹！”

他以嘲非嘲、似劝非劝，滔滔不绝地说到这里，只弄得胡子玉、许狂夫面面相觑，无言可对，他两人一心以为此事元凶，便是这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，哪知此事节中有节，枝外有枝，事情真相之曲折离奇，波谲云诡，竟远出意料之外！

一时之间，大厅中变得异样静寂，呼吸可闻。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捋须而坐，目光灼灼，面露得色，似乎在静观胡、许二人该如何回话，那知胡子玉默然半晌，突也纵声大笑起来，公冶拙不禁为之一愕，不知此人哪有心情大笑，却听他已笑道：“人道‘三绝先生’名拙实巧，如今一见，果然如此。想那‘飞鹰’裘逸不过是一个武夫，怎会骗得过公冶拙先生，胡子玉此来，实嫌冒昧，但公冶庄主若说是浪费时间，徒耗气力，胡子玉却不敢赞同！”

他此话说得似褒似贬，柔中带刚，公冶拙竟猜不出他话的真意，只得微微一笑，随口道：“胡兄过奖，却教在下好生汗颜。”

胡子玉笑声未住，接口说道：“公冶庄主领袖江南，‘丹桂山庄’名倾天下，胡子玉能在这风物佳绝的‘丹桂山庄’，见到公冶庄主这般名重当时的一代英雄，已可算是不虚此行；更何况能亲眼见到那天香异宝‘拈花玉手’的诸般妙用，听到公冶庄主亲口说出的那件长白门中的奇闻异事，这怎能算是浪费时间，徒耗气力？”

他这轻描淡写的几句恭维之言，已将他方才尴尬难堪的局面，全部化解，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闻言心中亦不禁暗赞：这才叫姜是越老越辣，就凭胡子玉这几句话，就无怪在江湖中能享如此盛誉！

口中微笑道：“胡兄如此说，更教在下过意不去了！”

转身挥手，立呼摆酒，“铁扇赛诸葛”见状暗笑：“我当你公冶拙是什么厉害角色，原来也是禁不得人家捧的。”

面上却作得越发端庄沉着，抱拳谦谢道：“如此骚扰，已是不该，怎敢再劳庄主赐酒，岂非要教我兄弟……”

公冶拙大笑接口道：“两位远道而来，在下早该摆酒洗尘，而且千万请两位在此盘桓数日，等到‘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’过后再走，江湖中人，虽多道公冶拙性情孤僻，但像两位这样的朋友，公冶拙却是极愿交上一交的。”

胡子玉目光一转，见许狂夫面容之上，似乎微带茫然不解，遂一面暗中向他打了一个眼色，一面哈哈大笑地说道：“庄主既然如此，胡子玉兄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

就只这短短数句言语之间，酒菜便已备妥，公冶拙拱手肃客，朝胡子玉含笑落座，又道：“方才公冶庄主所谈‘长白剑派’之事，以及庄主得宝经过，虽已风传江湖，但内中曲折想必仍有许多，不知公冶庄主可否让胡子玉一饱耳福！”

公冶拙含笑为胡、许二人满斟一杯色如玻璃、浓如蜜酿的美酒，并布上一箸上好羊羔，方自端起面前酒杯，含笑说道：“此事说来话长，两位有兴，公冶拙自然愿道其详，但请先用上一些酒菜，并容在下先向两位敬一杯洗尘接风之酒！”

仰首干尽杯中美酒，又夹了一块羊羔，细细咀嚼，方自缓缓道：“关外‘长白剑派’，虽然名列天下九大剑派之一，但近年来已人材凋零，这些不待在下多说，两位想必早已知道了。”

胡子玉此刻已连尽两杯美酒，一面连夸酒佳肴美，一面颌首笑道：“略知一二！”

公冶拙一笑又道：“在下少年时虽有关外之事，但与‘长白派’却素无来往，一直到去年花朝节前‘飞鹰’裘逸裘大侠，突来寒舍，说是‘长白剑派’已面临灭门危机，要在下本于江湖道义，一伸援手！”

他哈哈大笑数声，浅啜一口美酒，捋须又道：“不瞒胡兄说，在下虽非

自了汉，也极少过问江湖间事，闻言即不便使裘大侠太过难堪，又不便答应，正自为难之际，却听裘大侠又道，‘长白派’愿将秘藏多年的武林异宝‘拈花玉手’，赠与解围之人。在下考虑良久，才问及‘长白派’所遇困难之事，究竟是什么，如在下能力所及，自无话说，否则亦是无能为力，裘大侠这才将事情始末，源源本本说了出来！”

此时正值仲秋，公冶拙说话之间，家丁又端上一大盘数十只热气腾腾、紫金壳的“阳澄大蟹”！胡子玉一面持杯饮酒，一面听公冶拙详细地说出那一段往事，看来似乎已将他之来意完全忘却！

原来“长白剑派”所遇的那三件极为棘手的困难之事，一是“白鹰”白冲天，昔日游侠江湖时所结下的强仇大敌“崆峒三剑”，在联剑将“白鹰”脚筋挑断之际，三剑中的三侠“七灵剑”金振夫肋下也中了白冲天一掌，当时虽无甚感觉，事隔多年，金振夫娶妻生子以后，却旧伤复发，而且伤重不治，是以“崆峒三剑”便联结崆峒好手，大举前来长白寻仇，事先递下拜帖，日期便订在三月初一！

第二件事乃是一直与“长白剑派”不睦的关外马贼“红须帮”，近来出了一个不世的奇才，将本帮治理得强极一时，又见到“长白派”声势衰微，竟限令“长白派”在二月以内，迁出长白山外，否则便要倾全帮之力，将“长白派”门下杀得一个不留！

第三件事来得甚是冤枉，五台山、明镜崖、七宝寺突失异宝，据说盗宝之贼，事后曾留下四句似诗非诗、似词非词的短句：“长风萧萧，白浪滔滔，取此异宝，去天下逍遥！”

七宝寺方丈木肩大师，将这四句话反来覆去地看了许久，突地发觉将这四句短歌每句之首一字，联缀成句，竟是：“长白取去”四字！

遂认定此事定是“长白剑派”所为，亦远赴关外，递下拜帖，要在一月之内，前去长白山寻仇索宝！可怜“长白剑派”掌门人“落英神剑”谢一奇连七宝寺所失之宝究竟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无端蒙此冤枉，竟还百口莫辩！

此三事任凭一件，“长白派”已是极难应付，此刻竟同时而来，且时日俱在二月下旬、三月上旬不足一月之间，“落英神剑”谢一奇自是心焦意躁，不知该如何应付才好！

“飞鹰”裘逸将此三事说完以后，又道：“在下此来向庄主求助，一来自是因为庄主名倾天下，声震武林，武功威望，俱足服人，再来却是因为知道庄主昔年游侠关外之际，曾对‘红须帮’有恩，与五台山木肩大师，亦是故交，此次‘长白派’灭门之祸，普天之下，除了庄主之外，只怕再难找出一人能为他们解围了！”

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俯首沉吟半晌，算来算去，此行俱是有益无损，这才带着门下两个得力弟子，以及爱徒义子“玉面追魂银燕”公冶勤，束装就道，与“飞鹰”裘逸连夜赶向长白山去！

二月中旬，江南虽已略有春意，但关外白山黑水间，却仍是一望无际的银白世界，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狐裘白马，极其从容地指点这漫地白雪，不住赞好，一面笑道：“数十年未到关外，至此方觉江南山水虽灵秀，却嫌不够雄奇开阔，尤其少年人不到此间，怎知天地之大，此行不论如何，总算给勤儿开了眼界！”

“飞鹰”裘逸却不住焦急地催促公冶先生攒程急行，到了长白山下，虽已黄昏，裘逸依然不顾道路难行，连夜便要赶上山去。

所幸公冶先生一行人俱是身怀武林上乘绝技，是以丝毫未曾坚持在山下留宿，这才挽救了“长白剑派”一场几乎灭门的浩劫！

“长白剑派”发祥之地，乃是长白山腰处的“灵长观”数十年相传，掌门人俱留居此处，是以“落英神剑”谢一奇虽非三教门下，却也循规留居此处，好在谢一奇终身未娶，生活与一般道侣并无异处，是以也没有不便之处！

“三绝先生”一行人众，乘着满地雪光反映，极其容易地便攀上了长白山腰，“飞鹰”裘逸方自遥指着夜色中的一片黝黑墙影说道：“那边便是‘灵长观’所在之地，公冶先生到后，先饮上几杯热酒，挡挡寒气，再——”

话声未了，突有一声摄人心魄的惨呼，自“灵长观”那边传来，“飞鹰”裘逸语声一顿，面色大变，公冶拙亦自沉声道：“看来‘长白派’变故已生，勤儿，你且带他两人绕路由后入观，我与裘兄先行一步！”

最后一字落处，身形已在十丈开外，“飞鹰”裘逸虽然心中焦急惊惶，但亦不禁对公冶拙这种遇事调度之沉着得当，以及身法的曼妙惊人，暗中钦佩，一面抱拳陪笑地说道：“有劳少庄主辛苦了。”一面亦自飞身随后掠去。

“飞鹰”裘逸虽以轻功掌法驰誉江湖，但此刻与这位“三绝先生”相较之下，仍觉相差太远，不是公冶拙放缓脚步，便再难追上，只听公冶拙沉声又道：“裘兄，‘灵长观’观内灯火通明，但自那声惨呼后，便再无声息，定是局势已极为险迫，你我若是来迟一步，倒真要抱憾终身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两人已至“灵长观”外，只见观门未闭，门内却有纵横的剑气，往来相击于雪光、灯火之内，“飞鹰”裘逸大喊一声：“各位先请住手，九华山‘丹桂山庄’‘三绝先生’公冶拙在此！”

他不通己名，却将“三绝先生”名字喊出，自是深信这四字有先声夺人之力，喊声方了，观内剑气立顿，一个手持长剑、满面惶急的灰袍长髯老者，已自如飞掠身，连声喝道：“公冶拙在哪里？裘兄在哪里？想煞我谢一奇了！”

原来“长白派”此刻情势，正如公冶拙所料，正是极其险迫，“长白派”门下最为得力的四大弟子已伤其三，方才那一声惨呼，便是“长白派”当今的第二代门徒之首“玄霜”道人被“崆峒三剑”请来的武林高手“金枪银弹”董平以一招“双插梨花”的枪法绝技，当胸刺了一枪，濒死之前发出！

“落英神剑”谢一奇见到爱徒惨死，而自己盼望中的救星未至，知道只有自己动手，或许还能稍挽颓势，哪知他与“崆峒三剑”中“七绝剑”金振宇甫一交手之下，便知道“崆峒三剑”确非徒拥虚名之辈，自己纵然拼尽全力，最多也不过只能和人家打个平手，心中不禁越发惊惶，此刻“飞鹰”裘逸的这一声大喝，实不啻救星从天而降。

谢一奇目光动处，不等“飞鹰”裘逸引见，便已一把捉住公冶拙的手掌道：“阁下想必就是名震江湖的‘三绝先生’了，小弟久仰大名，真是……真是……如雷灌耳……如雷灌耳的很！”

公冶拙看见这极为沉着镇静的一派掌门，此刻不但满面惶急，言语谈吐，竟也有些语无伦次起来，知道必是因为情势危急所至，遂也不多谦让客套，仅随口说了声：“谢大侠言重了。”便当先走入观内，只见此刻“灵长观”的正殿之前、院落四侧，满插数十只松枝火把，左侧一排灰袍道人，垂手肃立，右侧檐下的一排紫檀木椅之上，坐着四个俱在中年以上的江湖健者、武林豪客，正都目光灼灼地望着自己，院中一人手提长剑，傲然卓立，虽亦近暮年，但双目有神，身躯笔直，毫无半分老年人的垂暮之气。“三绝先生”目光转处，场中情势，便已了然于胸，并知道今晚来此间寻仇之人，必是“崆

崆峒三剑”，因“长白剑派”这三起仇人之内，只有“崆峒三剑”与自己无一面之交，心念微转，抱拳朗声道：“在下公冶拙，今夜……”

哪知他话来说完，卓立院中的“崆峒三剑”之长“长绝剑”金振宇便已冷冷接口说道：“‘三绝先生’大名，天下皆闻，在下兄弟，早已久仰得很了！”

语意虽然客气，但语气却冰冷已极，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上下打量此人两眼，仍自含笑道：“岂敢，公冶拙在江湖中虽薄有微名，岂能与‘崆峒三剑’相比，阁下如此谦虚，公冶拙实在汗颜。”

“七绝剑”金振宇目光炯然一转，还未答话，“飞鹰”裘逸已自一掠而前，接口笑道：“公冶先生，你可知这位就是人称‘七绝’之剑的金振宇金大侠。”

他言语之内，故意将“七绝”二字。说得分外响亮，自是存心想以此激起“三绝”先生公冶拙的怒气！哪知公冶拙却面带微笑地不露声色，而金振宇反而沉不住气地仰天狂笑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兄弟在江湖中，确有‘七绝’之名，但我这‘七绝’，哪里比得上‘三绝先生’的半绝。”

语声顿处，笑声亦倏然而顿，冷冷又道：“不知‘三绝先生’今夜来此，是无意游山，抑或是有心前来为“长白派”架梁的呢？”

公冶拙笑容不改，捋须道：“公冶拙亦想请问，金大侠今夜来此，是无意游山，抑或是有心前来寻仇的呢？”

金振宇见他将自己所说的两句话，回敬过来，不禁狂笑起来，一面说道：“问得好，问得好——”

笑声又自一顿，沉声接道：“但阁下不用金振宇回答，想必早已知道我兄弟此来是为着什么了，我兄弟三人义同生死，在下今日，正是为我三弟复仇而来，父子兄弟之仇，不共戴天，难道我兄弟此举有什么非是之处，要劳动阁下不远千里自九华赶来么？”

江湖以内，讲究恩怨分明，有恩固必当报，有仇亦是非报不可，金振宇这一问，当真是言语锋利已极，哪知公冶拙却故作不胜惊异地，“呀”了一声，皱眉道：“公冶拙实在莽撞，不知道令弟已然仙逝，但在下还想请教一句，令弟是怎生在谢大侠手下丧生的呢？据在下所知，十年来谢大侠并没有入关一步，而‘崆峒三剑’的侠踪，亦常在中原，难道是金三侠偶动游兴，竟远游到长白山来了么？”

金振宇冷“哼”一声，心中何尝不知道公冶拙此问是在故作姿态，但“三绝先生”声名赫赫，他却又实在不愿无端树此强敌，只得将自己的满腔怒火，强自忍住，沉声接口说道：“舍弟虽非谢一奇所伤，却是死在‘白鹰’白冲天暗算之下，谢一奇与白冲天一门兄弟，白冲天是隐匿此间，我兄弟此来长白山寻仇，难道还是找错了地方么？”

这“七绝剑”亦不像老而弥辣的江湖豪客，此刻竟仍然以问话来回答公冶拙的问话，当真可说是针锋相对，丝毫不让。

哪知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却又不屑惊异地“呀”了一声，皱眉道：“依在下所知，‘白鹰’白冲天双脚已断，残废多年，而金三侠一身武功剑法，早已名动江湖，阁下若说金三侠是伤在白冲天手中，这不但更教我公冶拙不解，而且实在难以相信！”

“七绝剑”金振宇双眉一轩，面上已自现出怒容，沉声道：“金振宇久仰阁下总率江南武林，以仁义行道江湖，是以方自敬你三分，而你此刻却如

此以言语戏弄于我，金振宇倒要请问是何道理！？”

却见公冶拙竟仍不胜惊异地“呀”了一声，又自皱眉诧问道：“在下心中有不解之处，是以好言望金大侠释我疑团，哪有半分以言语戏弄金大侠之心，金大侠这一问，却是问得大大地错了。”

金振宇轩眉怒道：“舍弟多年前被白冲天暗算一掌，伤势至今方自发作，不治而死，今日我兄弟此来，便是要取白某人头，至我三弟灵前相祭，若有人阻挡，无论是谁，俱是我兄弟不共戴天之仇！”

他两人的言语，句句相接，丝毫不给别人插言之余地！说到这，金振宇更是语声激昂，字字截金断铁！檐下四人，此时亦早已长身而起，双拳紧握，目光炯炯地逼视着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。

一时之间，院中死般静寂，只有风吹火把，呼呼作响，人人心中俱都知道，此时此刻，敌我双方都是箭拔弩张，一触即发，心中各各充满戒备之意！

哪知公冶拙一手轻撚长须，一手微抚腰畔丝绦，仍然含笑说道，“金大侠你乃久走江湖之人，此刻怎地说出这般话来？”

金振宇一击掌中长剑，怒喝道：“在下的话，字字句句，俱是实言，难道还说错了么？”

公冶拙仍自好整以暇地一笑说道：“想你我一生之中，与人交手，何止千百次，说不定此刻你我身上，都带有难觉察的内伤，又怎会知道究竟是被何人所伤？是以——”

金振宇大怒接口道：“舍弟伤势重发之时，我兄弟早已仔细推敲，断定必是白某所为，我兄弟一生行事，敢说件件光明磊落，老来难道还会含血喷人么？”

公冶拙微笑道：“贤兄弟如何断定，公冶拙愿闻其详。”

金振宇大喝一声，随手一抖，掌中长剑，抖起朵朵剑花，口中并大喝道：“金振宇再三相让，公冶先生切莫逼人太甚，只要阁下今日袖手不管此事，我兄弟日后必报大德，否则我兄弟纵然——”

语声未了，突有一条人影，自檐下掠来，一手托着金振南手肘，沉声道：“大哥，我等就将此事为何断定乃白某所为的经过说出又有何妨？也好教天下人得知，我兄弟不是多生闲事、含血喷人之徒！”

公冶拙始终面带微笑地撚须卓立，此刻非但未将此人指桑骂槐的讥讽之言，放在心上，面上笑容，反而更加开朗，说道，“阁下想必就是金二侠了，此话当真说得中肯已极，想你我俱已是知命之龄，怎会再做出那些含血喷人的无聊闲事！”

“七修剑”金振南鼻中微“哼”一声，冷冷道：“公冶先生好厉害的眼力，在下正是金振南，舍弟的死因，亦是在下断定，公冶先生如不嫌费事，在下自当详细说出。”

语声微顿，沉声又道：“八年前我兄弟剑下留情，放了白冲天一条生路，哪知他却乘舍弟不备，在舍弟大横肋外，季肋之端，骨尽处，软肉边，脐上二寸，两旁六地的‘章门穴’上，击了一掌，是以我兄弟方自挑断他两足筋络，当时见舍弟伤势不甚重，又念在同是武林一脉，终究还是未曾将之击毙，反而好好送上长白山来，只教他今后不要再往中原为非作歹……”

谢一奇冷“哼”一声，金振宇不等他开口说话，便又接道：“今年舍弟发作的伤势，不但正是在季肋之端的‘血囊’之处，而且伤发时全身冰凉，足心却发烫，正是‘长白派’贯用的‘雪云掌’之特征，舍弟濒死之际，不

住惨呼白某人之名，再三要我兄弟为他复仇，公冶先生，若你换了我兄弟，请问你又当如何？”

公冶拙双眉微皱，似是甚表同情地长叹一声，缓缓说道：“在下近年颇少下山，江湖中事亦有许久未曾过问，是以令弟死讯，直到今日方知，竟未曾亲去灵前致祭，实是憾事，还望二位恕罪！”

金氏兄弟对望一眼，他兄弟虽亦老于江湖，却仍不知这老奸巨猾的武林梟雄，此刻究竟在弄什么虚玄，只听他接着又道：“只是金二侠如何便断定金三侠的死因定是被白冲天所伤，小的却不敢苟同，一来是八年前所受之伤，直到八年后再发，此事虽非绝无可能，但毕竟可能极少，再者那‘章门穴’本属厥阴肝经，不但与左右‘期门穴’一经相同，与属手厥阴经的‘天地穴’，以及属肝经的左右‘膺窗穴’，左右‘乳根穴’等十数穴道，亦有经脉相连，由此可知在‘血囊’附近发作的伤势，并非一定是直接击在‘章门’穴上，三者凡是被内家绵掌、辰州‘阴冥掌’等一类阴柔掌力所击中之人，伤势发作时，俱有全身冰冷，足心发烫的现象发生，若单凭此数点，贤兄弟便来长白寻仇，委实稍嫌冒昧，公冶拙虽非好生闲事之徒，也少不得要伸手管上一管了。”

金振南始终凝神静听他滔滔而言，此刻突地纵声狂笑起来，一面说道：“江湖之上，艺高者强，强者之言，便是真理，原无是非曲直之分，阁下又何必这般费事地说上半天，只要阁下真有让我兄弟以及那边三位朋友口服心服的惊人绝技，我兄弟立时拍手便走，如果不然，像阁下这般强词夺理，再说三天，亦是无用！”

公冶拙面色一沉，朗声道：“公冶拙自知人微言轻，只是不忍在此名山上的方外之地，见到流血之事，是以才不惜良言相劝，却想不到阁下竟将我一番苦心婆口，视作强词夺理！既然阁下如此说，公冶拙亦不能教好友失望，此刻我就在此地，练上三样浅薄功夫，只要贤兄弟以及那边的三位朋友能练得一样，那么拍手便走的就是公冶拙，而非贤兄弟了！”

金振南哈哈一笑道：“这才叫快人快语，这才是好汉行径，我兄弟久想一睹‘三绝先生’的盖世绝技，只要阁下能在轻功、内力以及剑法上俱教我心服，我兄弟绝不在此多留半刻！”

暗中一拉金振宇衣襟，兄弟两人齐地脚跟微蹭，后退一丈，“落英神剑”谢一奇缓步走到公冶拙身前，恭身一揖，无言地退到一边，“飞鹰”裘逸却在公冶拙耳畔低语道：“公冶先生千万小心，长白派数十年声名，此刻全落在先生身上了。”

公冶拙微微一笑，并自沉声道：“难道裘兄信不过在下么？”

裘逸垂首无言，退到一旁，只见公冶拙双掌一抱拳，朗声笑道：“公冶拙就此献丑。”

语声未了，长衫飘飘，颀长的身形，已自凌空掠起，肩头、腿弯，丝毫未曾作势，一掠却已笔直上拔二丈，突地双臂一分间，竟由“一鹤冲天”化作“玉女投梭”，闪电般投入大殿。众人方觉眼前一花，公冶拙已从殿中掠出，手中却多了四只巨烛，身形方一出殿，口中暴喝一声：“起！”又自凭空上掠二丈，双手交替，竟将掌中的四只巨烛，一排立在大殿檐头，身形方自飘飘落下，眼看离地不及一丈，双臂突又微一划动，本应下落的身形，竟变做平飞，飘飘飞向院中，缓缓落到雪地上，却又恰巧落到他方才驻足的两只脚印之中。

立在左侧的长白群道友以及“飞鹰”裘逸，已被他这种足以惊世骇俗的轻功绝技，惊得目定口呆，半晌过后，方自震天价喝出彩来！

右檐下五人对望一眼，亦不禁相顾失色！却见公冶拙目光凝视檐头红烛，一阵风吹过，四支红烛，灭了三支，只剩最左一支，烛火摇摇，将熄未熄，仍在风中挣扎！

公冶拙微微一笑，缓缓伸出手掌，虚空向檐头一招，那风头中烛火，火光突地大盛，公冶拙左掌往外一切，只听“波”的一声轻响，尺许火焰，竟自中分为二，公冶拙右掌一挥，半截火焰，竟缓缓落在第二只红焰以上，他左掌再次往外一切，第二只烛头火焰便又应掌中分为二！

刹那之间，这武林怪杰竟以绝顶的内家真力，将遥隔几达七丈的四支红烛一齐点燃，众人屏息而观，至此又不禁一齐喝彩。

公冶拙微微一笑，左掌斜伸，护住檐头烛火，身形微动，掠至谢一奇身前，接过他手中长剑，突又一掠而起，但见青光一溜，笔直投向檐头，有如惊虹掣电般一闪而没，公冶拙再次飘落地上，檐头烛火仍自无恙！

众人方在暗中惊诧，不知他这一手剑法有何奇处，突地又是一阵风吹过，公冶拙长袖一拂，檐头四支红烛一齐落到地上，竟断做四七二十八截！断处整整齐齐，显见是乃利剑所削，众人这才知道，公冶拙方才那一闪剑，已在这四只红烛之上，各各削了六剑。

“落英神剑”以剑法成名，此刻心中不禁又是喜悦，又是失意，喜悦的是今日危机，看来已可安然渡过，失意的是自己苦练数十年的剑法，此刻拿来和人家一比，当真是有如皓月之与萤火。

公冶拙缓缓抬起地上的断烛，随手一抛，只听“噗”地一声，雪地之上便已多了一团红线，断烛抛去虽有先后，落地之声只有一声，这种暗器手法，又何尝不是足以傲视武林的惊人绝技，他虽说只练三样武功，其实已露了四种。

金振宇目睹四种绝技，心中但觉万念俱灰，黯然长叹一声，拂袖走出观门，他兄弟请来的三位武林高手，亦自面容灰白地颓然走出门外，金振南呆望着他们的背影，暗中一叹，强自抱拳道：“公冶先生神功绝世，金某兄弟自愧不敌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”

公冶拙哈哈一笑，接口说道：“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你我后会有期，贤兄弟日后若来‘丹桂山庄’，公冶拙自当竭诚招待，只是人死不能复生，但望贤昆仲能将这段梁子，从此揭过。”

“七修剑”金振南呆立当地，愣了半晌，突又一声长叹，叹声未了，身形已自掠出观外，霎时之间，便已消失在夜色之中。

“落英神剑”谢一奇身为一派掌门，见到自己这件不能解决的浩劫，竟被“三绝先生”兵不血刃地消弭于无形，心中亦是感慨良多，目送金振南身影消失，方自缓步走到公冶拙身前，恭身道：“公冶大侠及时赶来，不但救了敝兄弟一条蚁命，也保全了我‘长白派’上下数十门人，大恩不敢言谢，只有永铭心中！”

公冶拙连忙谦谢，“飞鹰”裘逸已哈哈笑道：“‘崆峒三剑’本定于三月初一至此，他们提前半月，想必是为了怕谢兄邀集帮手，只是区区在下早已料到这一着了，是以连夜与公冶先生赶来此间，这只怕不是‘崆峒三剑’料想得到的了！”

谢一奇连忙又自恭身道：“裘兄跋涉万里，为友奔波，高情厚谊，更是

没齿难忘！”

语声方了，突又一声厉叱：“是谁！”

公冶拙微微一笑，缓缓道：“檐上只是小徒，他已在那边守望许久了。”

谢一奇面颊微微一红，只见三条人影，自檐头闪电般落下，却正是那由后路入观的“银燕”公冶勤以及“丹桂山庄”的两个得力门徒！

“飞鹰”裘逸为谢一奇引见已毕，又自抚掌大笑说道：“‘崆峒三剑’已去，另外两起仇敌俱与公冶先生有旧，看来长白派已可逢凶化吉，谢兄也该弄些酒来，为公冶先生洗洗征尘了！”

又是一阵风吹过，本来已将燃尽的火把，便熄了数枝，但此刻东方已现曙色，纵无火把，也不妨事了。

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，把酒持杯，将自己如何得到那件武林异宝“拈花玉手”的经历，一口气说到这里，方自长叹一声道：“如果以人论人，‘崆峒三剑’金氏兄弟，胜则胜，败则败，倒的确不愧是条没遮拦的好汉，‘长白派’的谢一奇兄弟，反而显得有些奸诈，再加上白冲天与‘崆峒三剑’昔年那场恩怨，是非曲直，直到此刻，我还不知真情，不瞒两位说，等到长白事了，我竟然有些后悔，不知道是否应该伸手帮‘长白派’的忙！”

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独目眯成一线，似笑非笑地望了公冶拙一眼，心中暗笑：“管他谁是谁非，反正你只要得到‘拈花玉手’，便心满意足，如今却又在我面前说出这番假仁假义的话来作甚！”

暗中虽在讥嘲暗笑，口中却含笑赞道：“如果以人论人，依胡子玉所见，只有阁下才能算做英雄人物，挥手笑语之间，便将‘崆峒三剑’那等桀骜不驯的角色惊退，试问当今天下，除了‘三绝先生’以外，还有谁人？”

公冶拙面带得意笑容，口中谦谢不迭地将杯中之酒，一干而尽，酒意更浓，豪情更盛，酒酣耳热之中，他又接着说那一段往事。

天未近午，公冶拙已用完了“落英神剑”为他摆下的迎风洗尘之酒，谢一奇却从自己所住的丹房之内取出了三方作得完全一样，只有盒外所缚的三条彩带颜色不同的锦盒，并恭声说道：“公冶大侠不远千里而来，救我等于水火之中，侠义之心，足资流芳武林，传诵江湖，谢一奇本该立将‘拈花玉手’奉送，但是在下昔日得到此宝之时，共有两伪一真，分放三方一式一样的锦盒之内，在下才知浅薄，一时无法试出此宝的真假，如随意相赠一个，只怕以伪做真，又变得好像有意欺骗阁下，经在下与敝师弟商量结果，只有将这三方锦匣，一齐取出，放在这大殿神龛之内，此刻先请阁下随意取去一盒，等到三事俱了，阁下便可将此三盒俱都取去，三盒之中，只有一盒属真，好在阁下学究天人，定必可以分出真假！”

公冶拙微微一笑，知道他这番说话做作，无非是生怕自己不等将“长白派”三起仇敌完全解决之后便取宝先走，沉吟之间，突地瞥见“飞鹰”裘逸面目之上，竟露出焦急希冀之色，心念一转，面上丝毫不露神色，非但不揭穿他话的漏洞，反而故作大方地说道：“公冶拙此来旨在本着江湖道义，为贵派略效绵薄，何敢望谢大侠以武林异宝‘拈花玉手’相赠，但谢大侠既然如此厚爱，公冶拙不收，亦显矫情不恭，至于如何处理此事，公冶拙自然一切全凭谢大侠作主！”

说话间眼角微瞟，“飞鹰”裘逸早自露出喜色，公冶拙不禁暗中冷笑，心道：“你如想在老夫面前弄什么花样，当真是有如痴人说梦！”

只见裘逸已端起酒杯，频频欢饮。一日度过，到了晚间，谢一奇将之引

入三间布置得极其精致雅洁的丹房跨院以内，道劳过后，便告辞先走。

“飞鹰”裘逸却仍停留房中，不住嘘劳问暖，百般照料，“三绝先生”是何等人物，见状腹中冷笑，口中却含笑说道：“公冶拙此次不过略尽绵力，便可得到‘拈花玉手’这般武林异宝，一来自是因为谢大侠慷慨厚爱，再来却是全靠裘兄不远千里前来报讯之功，公冶拙人虽愚昧，却最知恩，裘兄若是还有什么事需要公冶拙之处，只管说出便是，公冶拙无不从命。”

“飞鹰”裘逸微微一愣，目光虽然不可遏止地露出喜色，但神色间却又有三分被别人料中自己心意后的窘态，嗫嚅着道：“在下的确有个不情之请，但亦自知……”

公冶拙目光一亮，接口道：“无论什么事，公冶拙无不答应。”

只见“飞鹰”裘逸凝视着自己，面上半惊半喜，似是想不出自己的心意，面上遂越发露出令人信任的和蔼笑容，裘逸果然忍不住道：“在下的请求，对别人说来，虽似过份，但对公冶先生说来，却另当别论，谢大侠将两伪一真三只‘拈花玉手’，分贮三方锦匣之中，其中真假，虽然谁都无法知道，但公冶拙先生的神通能力，却不难猜出八九，是以裘逸想请公冶先生事完之后，取走两方锦匣，留下一匣，作为裘逸的纪念之物。”

他语音微顿，似是不胜委屈地叹了一口气，仰天缓缓叹道：“在下虽与‘长白派’略有交情，但交情并不深厚，此次万里奔波，幸好还能得到公冶先生的了解与赐与，否则真是……”

他又自长叹一声，结束了自己的话，公冶拙暗中冷笑，口中却毫不迟疑地笑着说道：“裘兄古道热肠，此次为着江湖道义，不忍见到‘长白派’的灭门之祸，所受辛苦艰难比公冶拙何止超过百倍，谢一奇纵将‘拈花玉手’赠与裘兄，亦不为过，公冶拙心中只会觉得赞同，绝不会觉得不公，如今裘兄既如此说，公冶拙焉有不遵之理。”

“飞鹰”裘逸大喜道：“公冶先生慷慨大度，实非常人能及公冶拙微笑接口道：“不过裘兄若命公冶拙先取两匣，公冶拙不敢从命，如果裘兄不以公冶拙为贪得之辈，还是请裘兄先取一匣，方是正理！”

“飞鹰”裘逸大喜之下，似乎还待谦谢两句，公冶拙已是摇手道：“公冶拙平生行事，言出必行，从无更改，裘兄不必再推辞了！”话声顿处，突地以手加额，长长打了个呵欠，又自歉然道：“连日奔波，加以年老病疾，是以稍感倦乏，还望裘兄恕我失礼之罪。”

“飞鹰”裘逸纵然笨到极处，此刻自也知机，一面千恩万谢，一面告退。

夕阳西下，暮色已临，九华山上“丹桂山庄”的大厅之内，烛影摇红，菜香酒热，公冶拙说到这里，仰天笑道：“那‘飞鹰’裘逸当真是将我看成了无知小儿，可以随便戏弄，我既无未卜先知之能，亦无隔物透视之力，却怎知盒中物之真假，他们若是先就弄了手脚，我纵然先取两匣，又有何用，是以我不如叫他先取，如此一来，他必定要在匣上弄些标志，一拿就拿个真的，将两个无用的废物，留下给我，可是……”

胡子玉微微一笑，接口道：“可是他这番妙计纵然骗得过别人，怎能骗得过公冶拙。”

公冶拙哈哈笑道：“在下心中其实早有算计，眼见他自以为得计地出了房门，我却尾随其后，他回房以后，满面喜容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我在窗外见到他的人影，不住地在房中打转，我心中也不住地暗笑！”

话声微顿，布菜施酒，忙了一会，接着又道：“我知道他必有花样要弄，

是以耐心等待，过了一会，更深人静，他果然悄悄推开窗户，一掠而出，我暗暗跟在身后，他竟毫无察觉……”

无星无月，万籁俱寂，“飞鹰”裘逸施展身形，在重重屋面上极其小心留意地不住飞掠，稍闻声响立刻伏下身形，似是尽量要躲开“长白派”门人的耳目，公冶拙不觉暗中奇怪：“难道他此举并未与‘长白派’串通么？”

却见倏忽之间，“飞鹰”裘逸的身形，似乎已至“灵长观”外，他游目四顾，查看半晌，突地微伏身形，向左侧一个孤零的小院中掠去。

公冶拙不禁又自微皱长眉，暗中奇怪：“他去这孤零院落作甚？这院落之内，住的又是谁人？”

“灵长观”前后内外，一片寂然，只有这座孤伶院落的窗纸之内，还有黄昏的灯光映出！只见“飞鹰”裘逸掠至门前，轻声扣门，门内立刻有一个嘶哑的口音，沉声问道：“是谁？”

“飞鹰”裘逸回头四望，确定了四下并无入迹，方自轻声道：“是我！裘逸！”

房门立刻“呀”地一声，开了半线，“飞鹰”裘逸一闪而入！远远伏在屋脊阴暗之处的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遂也微张双臂，掠至这座孤伶院落的屋脊以上，心中却暗中思忖：这院落之内，住的绝不会是“落英神剑”，看院中荒草漫漫，似未经常打扫，就连房门，似乎亦非经常开启，是以开门时方会发出“呀”地一声，难道里面住的，便是那双足已残的“白鹰”白冲天么？

思忖之间，只听屋内那嘶哑的口音，又自低叱一声说道：“棋儿，出去，如有人来，无论是谁，都不许放他进到院中！”

又是“呀”地一声门响，一条小巧的身影，快步而出，掠至院门之外，屏息仁立于暗影之中，显然是在守望，公冶拙沉吟半晌，自恃绝技，竟施展绝技，躬身曲在屋后滴雨长槽以内。

长檐窗户，面北而建，正是当风之处，凛烈山风，将窗纸吹得缝隙甚多，公冶拙不禁暗暗感激这天助方便。他极为容易地便找着了一条缝隙，凑眼望去，只见房内陈设简陋，一几数椅，箫然而列，向门之处的一席木榻之上，斜倚着一个发髻蓬乱，全身白衣、鹰鼻鹞目的瘦老者！榻边并放两只乌黑拐杖，在灯光下毫无光泽，绝非铁制，这老人须发苍白，面上皱纹却并不甚多，显见他头上苍苍白发的由来，小半是因为岁月侵人，大半却是因为胸怀痛苦，心情寂寞！

公冶拙目光动处，便已知道自己猜测不错，屋内木榻上的白衣老者，必定就是昔年曾纵横江湖一时的长白高手“白鹰”白冲天了！

只见白冲天目光如鹰，四下一转，沉声道：“裘兄，你此来可曾留意查看，身后有无缀尾跟踪之人！”

“飞鹰”裘逸微笑摇头道，“小弟别的不说，难道连这点能力都没有么？白兄未必过虑太甚！”

公冶拙听得不禁心中暗暗好笑，只见白冲天缓缓抬起手来，微抚须间的白发，长叹了一口气，沉声说道：“岁月消磨，倏然八年，裘兄，你如也像我一样侷居斗室八年，只怕你也会像我一样多虑了！”

语声微顿，又自长叹一声，突地抬起头来，轩眉朗声问道：“昨夜发生之事，我已完全知道，公冶拙既然已到，可曾答应我师兄的条件，分三次——”

“飞鹰”裘逸不等他话说完，便已满面喜色地接口说道：“事情出于意

外的顺利，公冶拙不但答应了令师兄的条件，而且还答应将那三方锦匣，分我一匣！”

白冲天目光一亮，但却冷哼一声，沉声道：“也算这厮知机，不然他只怕连性命都无法带下山去了！”

公冶拙闻言心头一凛，既惊且怒，却听白冲天又自沉声接道：“我木榻之下，早已备妥一方与那三方一式一样的锦匣，里面也放着一只伪制玉手，你可将之取出，立刻到大殿神龕以内，将那缚有紫色段带的锦匣换出，然后……”

“飞鹰”裘逸又自微微摇手，截断了他的话，含笑说道：“人助你我，连这重手续，都不用多费，那公冶拙故作大方，居然叫我先选一方锦匣，到时我就径直将那缚有紫带的锦匣取来，公冶拙回山以后，纵然发觉玉手属伪，最多也不过只能暗叹自己倒霉，非但怪不得你‘长白派’，也怪不得我，而且此人一生行事，倒的确是言出必行，永无更改，他既然已答应我先选一匣，恰巧而又被我取去真品，以后也不致再向我取回，白兄妙计，当真是超人一等，好教小弟佩服！”

他满面喜色，滔滔不绝地说到这里，目光动处，只见白冲天的两道目光，正自利剪般望向自己，语声立顿，干笑一声，又道：“就是他日后还有追悔之意，那只‘拈花玉手’，也不在小弟处了，白兄，你说是么？”

白冲天目光如箭，默然凝视半晌，突又长叹一声，缓缓说道：“小弟残废八年，食于此，寝于此，有如待死之囚，今后是否重返天日，报复深仇，所有希望，全在裘兄一人身上了。”

“飞鹰”裘逸目光一凝，含笑说道：“你我数十年过命交情，白兄之事，岂非就如同小弟之事一样，小弟一将那‘拈花玉手’得到手中，立刻就兼程赶赴‘须弥境琅玕洞’，寻访白兄说的那‘无名老人’，凭这‘拈花玉手’，去问他讨一瓶‘再造灵祭’，再赶回来医治白兄之伤。”

白冲天长叹接口道：“只要小弟伤能够痊愈，非但日后为牛为马，必报裘兄大恩，而且一定将小弟昔年所藏的一份珍宝，赠与裘兄，万万不会食言，裘兄放心好了！”

裘逸又自一笑，转开话题，向白冲天谈起昨天“崆峒三剑”寻仇的经过。

说到这，公冶拙又自朗声一笑道：“他两人在屋内打得满腹如意算盘，却不料我在檐下听得清清楚楚，等到裘逸转开话题，我便悄然掠至‘灵长正殿’，将殿中神龕以内的三方锦盒之上彩带，重新换过，然后回房蒙头大睡。未出十日，那帮关外马贼，果然纠众而来，为首之人，竟是我昔日浪游关外时在黑龙江畔救起的一个孤儿，就连他的姓名‘于弃’，亦是我取，见了我自无话说，声言从此绝不再犯‘灵长观’，而且苦苦哀求我等到长白事完之后，到他那去逗留数日！”

他极其得意地微笑了一下，接着又道：“又过了两日，我那方外至交，五台山明镜崖七宝禅寺的‘木肩大师’，竟领着座下四大护法，以及十大弟子，专程而来，见到我竟在‘灵长观’中，自然甚是惊喜，我便将此中误会，向他一一解释，他仔细分析之下，亦觉极有可能是他人嫁祸，与我抵足长谈一夜，便下山他去。而直到那时，我才知道，七宝禅寺中的两件异宝，竟也是昔年天香故物！”

胡子玉、许狂夫对望一眼，胡子玉神色不变地淡然问道：“那两件天香异宝，可就是江湖传说的‘夺命黄蜂’与‘驻颜丹’么？”

公冶拙颌首道：“正是此物，是以‘木肩大师’才会不惜劳师动众地远赴关外，他临走之时，曾对我说，真正盗宝之人，已被他猜中几分，我问他究竟是谁，他只是莫测高深地回答我：‘到时自知’，并说等到擒得盗宝之人以后，定必押到‘灵长观’来交付谢一奇发落！”

胡子玉微微一笑，暗忖道：“那盗宝之人，只怕世上再没有任何一人能擒捉得到了！”

口中却含笑说道：“在下久闻五台‘木肩大师’之能，想那盗宝贼纵有三头六臂，也未见得能逃脱‘木肩大师’的手掌！”

公冶拙仰天笑道：“正是，正是，我日日夜夜都在为‘木肩’默祷，只望他能重得——”

说到这，语声戛然而顿，似是生怕下面的话，会泄露自己的心意，微微一笑，转口说道：“第二天我便向‘落英神剑’告辞，他又替我摆下饯别之宴，这时我已知道他并非存心骗我之人，是以亦对他无甚恶感，后来‘飞鹰’裘逸果然满面喜色地将那上缚紫带的锦匣取去，而且一下长白山，立刻便与我分手道别，我想到他如将这礼品带到那‘须弥境’去，而被那‘无名老人’发觉时的情况，心里实在好笑！”

语声又一顿，突地以手一拍前额，口中道，“是了！‘欺人者死’！‘飞鹰山庄’中所发生的惨案，难道就是那‘无名老人’发觉自己灵药被他所骗，是以便杀之泄愤么？”

“铁扇赛诸葛”独目微张，许狂夫却已拍掌大呼地说道：“极是，极是，除此以外，别无他途！”

突地许狂夫浓眉一皱，沉声道：“正是——那‘无名老人’的名字，我怎从未听说过，‘须弥境，琅玕洞’这个地名我也是首次听到！”

公冶拙亦自皱眉沉声道：“在下少年时虽也曾浪迹四海，但这‘须弥境，瑯玕洞’是在哪里，却实在不知道，不过此事既有这条线索可寻，只要找到‘白鹰’白冲天，真相大约便可知，两位如要为友复仇，想必亦非难事。”

他长笑一声，端起面前的酒，一饮而尽，胡子玉独目内，光芒流转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却又忍住，只是不住地饮酒，一时之间，大厅内又复默然！“飞鹰山庄”内的无头血案，至此又似略现端倪！

是夜胡子玉、许狂夫二人，自然便留宿在“丹桂山庄”以内，翌日清晨，许狂夫便嚷着要到长白山去，寻那“白鹰”，公冶拙再三挽留道：“两位既到此间，好歹也要等到‘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’过后再去！”

而胡子玉竟也答应，许狂夫唯他马首是瞻，见状亦无话说。数日之后，陆续便有一些江湖枭雄、武林豪士，结伴到九华“丹桂山庄”来，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一律竭诚招待，此刻胡子玉在留意观察之下，已对公冶拙的心性为人，略有了解，但对他此次举办“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”的真相，越发奇怪，若说他是真的想将“拈花玉手”公诸天下，让武林群豪，公平竞争，胡子玉实在难以相信，若说他是想以此引诱武林群豪来到“丹桂山庄”，然后加以陷害，则又无此必要。

若说他本意是想将盗得“夺命黄蜂”以及“驻颜丹”之人诱来，那么以“三绝先生”的心智，难道不会想到，那人纵然来了，也不会将此两件异宝取出——这就正如胡子玉不会将之取出一样！

胡子玉心念数转，也想不出此事的原因头绪，只有静观待变。

八月十日，“丹桂山庄”之内，已是群豪毕至，但胡子玉冷眼旁观，却觉公冶拙似乎还在期望着某一人的到来，但此人是谁，公冶拙既不说出，胡子玉亦也不便动问！

九华山上，丹桂果已飘香，胡子玉负手丹桂枝下，仰望明月，只望这一日快些过去！因为他心中有许多疑团，都要等到明日——八月中秋才能释然！但是这一日却似偏偏过得分外缓慢！

第三章 江湖风涛

一日辰光，有时觉得分外悠长缓慢；两年的时日，有时却会觉得似在弹指间溜过！

银蟾皎洁，又是中秋，但时隔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所办的“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”，却已有整整两年！

这两年以内，波谲云诡，瞬息千变的江湖风涛，自然已不知翻涌起多少泡沫，最为武林中人津津乐道的事，大略说来，不外以下数件。

“塞北双龙”南游东土，两条“金丝龙舌剑”，横扫太湖八寨。双龙之首，“蓝龙”龙振天，竟然被“太湖八寨”中的千余水上健儿，拥为太湖之首，永远落脚江南，“双龙”头上的“塞外”二字，从此就变得有名无实了。而双龙中的“玉龙”龙倚天，却遇着了一段天作奇缘，在黄山南麓，与“滇南一凤”冷翠比剑千合，不分胜负，竟比得情投意合，结成连理，为当今武林之内，平添一段韵事佳话！

昔年名震江湖的侠盗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，归隐多年以后，据闻又已重返江湖，但行踪诡异，两年来竟不知走向何处！

“天香三宝”，亦都重现武林，但得主究竟是谁，却是人言人殊！

“幽灵谷”口已封，自因谷中奇人已得传人，传人是谁？又引得江湖中人人注目！

“酒丐”施楠脱离“穷家帮”皈依“三清教”下，但行径不改，依然是游戏风尘，高歌狂饮，武林中不时可以见到这位风尘异人的侠踪。

此外，“飞鹰山庄”中的无头惨案，至今不知凶手是谁，“飞鹰”裘逸、“八臂二郎”等人的生前友好，两年辛苦，却仍一无端倪。

但这件事却只不过是江湖中人，茶余饭后的闲谈资料而已，在这两年中，最令武林中人惊奇、诧异，始终耿耿于怀的，却是……

“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”的经过如何？结果如何？武林中人虽然千方百计地打探，却始终没有一人能够知道。

当时远赴九华，参与此会的武林豪杰，人数算来共有七十余人之多，而且其中不乏颇享盛名的一流人物。

金陵“京都镖局”总镖头“恨福来迟”雷明远，闽中大豪“闽中一剑”林法尧，洞庭“五湖龙玉”萧之羽，鲁东一霸“崂山金眼神雕”向天飞等一流高手不算，此外成名英雄，更不知凡几，奇怪的是这些早已成名立万的武林高手，自从“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”归来以后，不是金盆洗手，归隐江湖，便是消声匿迹，偃旗息鼓，就有几个事业太大，一时放手不开的人物，也多半检束行藏，少在江湖行动！

这还不算奇怪，最怪的是，这些人归来以后，竟对“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”的经过结果，讳莫如深地一字不提，纵然有人问起，他们也只是以一声叹息，或是一丝微笑答复，有的甚至一提此事，便畏如蛇蝎地远远躲开，有些多事之人，当时未能赶到九华参与此会，忍不住心中好奇之心，事后跑到九华一看，方到山腰，便被“丹桂山庄”的弟子门人劝请留步，说是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已自闭门谢客，“丹桂山庄”从此再无一人能入一步！

这种事当真是自古未有，从来少见，武林中人人惊奇，个个诧异，虽已时过境迁，此事却仍经常挂在人们口边！

至今又是中秋，万丈清波以下，洞庭湖一碧千顷，波光水色，与天相连，

倘若置身此间，当真有如人间天上，不知是真是幻！

但今日这有如人间天上般的胜境以内，却像弥漫着一种笔墨难描的紧张气氛！四侧芦花荡中，船影幢幢，人影重重，平日惯有的渔歌高唱，此刻一概不闻，但见四下水面静寂如死，只是不时吹过的晚风，搅碎满湖的星光月色！

突地一声欸乃，岸边荡来一艘小小渔舟，一个蓑衣笠帽的渔人，背船而坐，缓缓摇橹，虽在这满笼清辉的月夜中，仍然不辨面貌。

船首却负手卓立着一个剑眉星目、风神飒爽、极其潇洒出众的青衫少年，目光四盼，意甚悠闲，口中曼声吟哦道：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！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！”

烟波万顷的洞庭湖上，今夜不但只有这一艘游船，而且也只有一人有此雅兴，哪知他将这首家传户晓、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千古绝唱“水调歌头”吟至一半，右侧芦苇之内，突地水箭一般驶出一条乌篷湖船！

青衫少年星目转处，吟声一顿，那乌篷湖船已在水花飞溅中驶近前来，船首并肩站两个黑衣劲装的彪形大汉，浓眉大眼，满面水锈，一望而知是出没湖面的水上豪客。

两船相隔，尚有十数丈时，青衫少年目光微辨，便已望清来人，剑眉一轩，回过头去，竟然仍自曼声吟道：“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，不应有恨，何事偏向此时圆！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！”

吟声清朗，丰神如玉，再视着这满湖秋水，一点君山，令人望来，有如图画。

但那两个黑衣劲装大汉，浓眉轩处，已甚不耐，勉强等到他将这东坡名词念完，右侧那身量尤高，神情尤暴的大汉，已自喝道：“此处非你吟诗之处，朋友，你还是快回家休息吧！”

青衫少年负手遥望明月，却连望也不望此人一眼，黑衣大汉双目一张，怒喝道：“朋友，你可听得懂人话！”

青衫少年剑眉微扬，缓缓转过头来，冷冷道：“你是在对谁说话？”

黑衣大汉手掌一紧腰畔斜插的“分水峨嵋钢刺”，大怒喝道：“不是说给你听，难道是说给——”

他身侧那环目大汉，行事似乎较为慎重，见这黄衫少年虽作文士之装束，看来文质彬彬，但神色之间，却自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高华之概，遂悄悄一拉黑衣汉子衣襟，接口道：“今夜良辰佳节，朋友理应去寻欢作乐，何苦到这里来惹些无谓烦恼，依兄弟良言相劝，朋友还是早些回去的好！”

青衫少年衣袖一挥，回首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就此荡开些好了！”

哪知环目大汉却立刻接口喝道：“那边更去不得，朋友怎地不听我良言相劝，真要——”

他下面的“自讨难看”四字尚未说出，青衫少年已自倏然回转头来，目中神光凛然地朗声说道：“八百里洞庭，居然禁人游舟，这倒是我听所未听，闻所未闻之事，我倒要请教阁下一句，这倒是为的什么？”

环目大汉浓眉一皱，方待答话，黑衣汉子却已失声惊道：“方老二，你只管和这厮废话，你看是谁来了，乱放闲人入湖，这罪名我可担当不起！”

话声未了，已有两道强烈的孔明灯光，笔直照来，随着灯光，一艘三桅

大船，无声无息地破浪驶近！乌篷船上的两个黑衣大汉，立刻噤若寒蝉地垂下头去，像是对这艘大船之上的人，极其畏惧！

灯光连闪二闪，三桅大船已自驶至近前，青衫少年剑眉微皱，举目望去，月光之下，只见这艘三桅大船，竟然通体漆做粉红，就连桅帆桨橹，亦是粉红颜色，这已是极其少见的异事，更怪的是，这艘粉红大船之上的拥桨使舵之人，竟一色都是身穿粉红衣裳的妙龄少女，船首造的还特别宽阔，甲板当中，一张覆以粉红软缎的紫檀木椅上，却端坐着一个星眸流波、门鬓高挽、春山为眉、琼鼻贝齿，亦自穿着一袭非丝非绢、看似一片轻纱般的粉红衣衫的绝色少女！

船是粉红，人是粉红，再被舱门外所悬的八只粉红宫灯中的粉红灯光一映，使得这一船人物，看来竟像是银河仙女！

黑衣大汉一见这绝色少女，神情越发惶恐，垂首恭身道：“二姑娘您好？”

船上少女冷冷“嗯”了一声，一双秋波，却闪电般向那青衫少年一转，转首道：“此人是谁？难道你们没有将今夜禁湖之命告诉他么？”

黑衣大汉抢着道：“小的怎会没有告诉他，只是他说八百里洞庭，人人可以来得，反将小的们骂了一顿，小的们若不是常常将二姑娘不准随便出手的教训记在心里，早就要给他一些颜色看了！但我们没有如此做。”

绝色少女冷“哼”一声，秋波再次转到那青衫少年身上，只见他仍然负手而立，不但毫无惊慌之态，而且神色从容已极，只是用一双灼灼有光的星目，凝视在这绝色少女身上！

这绝色少女有生以来，从未有人敢向她这般刘桢平视，此刻秋波一转，竟然避开一双闪电般的眼光，沉声道：“你是谁？到此来做什么？”

青衫少年微微一笑，缓缓道：“八月中秋，泛舟洞庭，除了赏月之外，难道还能作别的事么？”

绝色少女柳眉轻蹙，目光似已泛出怒意，但突又轻叹一声，似是自己在对自己劝解，又似对那青衫少年说道：“八百里洞庭，本来人人可游，但今天有些不同，你不知道，自也怪不得你！”

青衫少年满面虽已泛出笑意，但眉间锋锐之气，丝毫未减地问道：“有何不同之处？在下愿闻其详！”

绝色少女缓缓摇首道：“你不是江湖人，纵然说出，只怕你也不会知道。”

语声微顿，轻瞟少年一眼，又接道：“今夜普天之下的水上英雄，都在洞庭集会，我们今夜禁人游湖，倒不是强梁霸道，只是怕刀枪无眼，误伤游客而已！”

她口中虽说不说，但终究还是说了出来，那两个黑衣大汉对望一眼，似乎在奇怪一向冷若冰霜的“二姑娘”，今日怎会变了常态。

态。

只见那青衫少年仍然神态潇洒，气度从容，似笑非笑地缓缓说道：“刀枪无眼，误伤游客，那是游客自身有欠小心，怨不得别人，在下虽一介书生，但却最仰慕江湖游侠之士！”

绝色少女微微一笑，伸手轻轻一掠鬓间乱发，只听青衫少年又道：“在下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姑娘是否答应？”

绝色少女放下玉掌，微笑道：“你想看热闹，是么？”

青衫少年含笑道：“姑娘当真是小可的——不错，在下久慕游侠之名，从未见过游侠之面，姑娘如肯俯允，让在下一观今日群雄聚会，实在感激不

尽。”

绝色少女缓缓站了起来，在甲板上缓缓走了半圈，轻轻道：“你如要看热闹，要不声不响地静坐一旁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。”突地停下脚步，伸手一掠云鬓，转身又走了两步，回首轻叹道：“其实是真的没有什么关系！”

黑衣大汉又自对望一眼，忍住心中的惊诧之情，向青衫少年叱道：“二姑娘已答应了你的要求，还不快快谢恩！”

青衫少年面带微笑地负手而立，像是根本没有听到黑衣大汉的叱声一样，目光缓缓自绝色少女身上移开，回首向那蓑衣渔夫笑语道：“我等今日眼福不浅，好生摇橹，随着这位姑娘的大船而行，去开开眼界！”

黑衣大汉黝黑的面膛泛起一阵紫红之色，虽有满腔气恼，却又不敢发作，偷偷望了犹自婀娜立在船首的绝色少女一眼，却见她衣袂飘飘，秀发轻拂，面容上哪有半分怒意？

她平日不但冷若冰霜，脾气最是暴躁，便是她嫡亲兄长，总领洞庭群豪的水上大豪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，亦不敢稍拂其意，黑衣大汉见到她今日性情竟似突地变得十分温柔，心中又惊又奇，呆呆地愣了半晌，垂手躬身道：“二姑娘如无吩咐，小的们就回到卡中去了！”

绝色少女一双秋波若有所思地凝视水色波光，轻轻挥手，算做回答，那黑衣大汉已自躬身一礼，转船而回，眨眼之间，便又驶入那片芦花荡中，绝色少女凝思半晌，突又轻轻说道：“你若想看热闹，还是到我这艘船上来看的好。”

两船相隔并不甚近，她语声却说的极其轻微，像是本来不愿说出此话，却又忍不住说了出来似的，青衫少年含笑说道：“既蒙宠召，敢不从命！”

欸乃一声，渔舟摇至大船之侧，一排立在舱前的四个妙龄少女，面带轻笑地放下一道绳梯，八道目光，却眨也不眨地望在他身上，只见他缓缓爬上绳梯，既不惊惶，但身手也不特别矫健，那绝色少女却满怀关切地凝注着他，只等他登上甲板，微拂衣袖，方似放心地嫣然一笑，并招手命人取来一方粉红锦墩，放在自己椅边，含笑说道：“切勿多言，更莫妄动，你只要好好坐在这里，我一定负责你的安全。”

青衫少年微微一笑，缓缓坐下，大船后一阵燕语莺声，便已转首破浪而行！

船行半晌，湖面上仍然静寂无声，突地一阵号角齐鸣，响彻云霄，孔明灯光连闪数闪，湖面又归寂静！

青衫少年剑眉微扬，似待说话，刹那之间，湖面之上突地亮如白昼，数十道孔明灯光，笔直向天射起，在碧空中织成一道光幕。

接着又是一阵号角齐鸣，东、南、西、北四面，各自驶来一排一桅大船，东边一排，船有七艘，当中一艘的主桅之上，一面金黄锦旗，随风招展，上写：“洞庭萧”三字！

西边一排大船，亦有七艘，七艘大船，满引白帆，俱都绘有一条张牙舞爪、天矫生动的蓝色飞龙！武林中人一见便知是“太湖八寨”的总舵主“蓝龙”龙振天之特殊标志！

南面一排大船，船只较多，标志不一，有的帆上绘着一具淡墨骷髅，有的桅上挂有数条七色彩带，有的甚至一无标志。

北面一排五艘大船，却显得甚是特别，原来这排大船，船舱俱已拆去，铺上白杨木板，五船之间，各以儿臂粗细的巨大铁链，缚在一起，十六个黑

衣大汉，垂首肃立，分站四角！

四排大船，乘风破浪，直往湖心驶来，绝色少女柳眉微扬，长身而立，微一挥手，这艘粉红大船，便缓缓向东面那排大船靠去，那只渔舟，也随风从容地跟在船后，只见四排大船，越驶越近，转瞬会合一处，首尾相连，连成一片四方船阵！

突地又是一阵响彻云霄的号角吹起！

东、南、西、北四面大船的船舱之中，各自缓步走出一群人来，在船首早已备好的紫檀木椅之上落座。

此刻孔明灯光虽已熄灭，但四面大船上却各亮起数百只灯笼火把，将这一片湖面，照得亮如白昼，各各俱能将对方船上人物，看得清清楚楚！只见东面主船船首的一张黄金交椅上，端坐一位锦袍玉面、颊下略有微髭、双目神光闪闪、看来不怒自威、神态极其威严庄重的中年豪客，身后雁翅般垂手肃立着两排高矮不一，体态各殊的劲装大汉，此人自然便是总领洞庭水上群豪的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！

西面主船之上，船首端坐一个全身蓝色软甲、剑眉朗目，骤然望去，十分英俊的少年，此外六船船首，亦端坐六个老少不一的水上豪雄，至于南面大船之上，人物更见杂乱，但却都默然，毫无声响，屏息而坐，一时之间，偌大的湖面之上，但听呼吸相闻，除此而外，竟然别无声息！

青衫少年端坐锦墩之上，对此等惊人的声势，既不十分惊奇惶恐，亦无半分畏怯之态，只是微微含笑地静坐而观，突听第四声号角响起，东面一排船后，万点烟火，冲天而起，一时之间，俱闻“劈拍”之声，不绝于耳，满天银花火树，与银蟾清辉相映，星星点点落入一碧万里的湖光水色之中。

绝色少女嫣然一笑，缓缓回过头来，轻轻说道：“普天之下的水上英雄，此刻已全聚于此处，昨夜你有没有想到，今夜会在这种地方，看到这种情形、这些人物？”

青衫少年微笑摇头，默然半晌，突地叹息一声，似是无限感慨地说道：“人生际遇变幻无常，有许多事，的确不是人类智力所能预料！”

绝色少女秋波一转道：“听你这番说话，像已经过了许多事似的？”

青衫少年目光遥视那点最后落于湖中的火星，微喟又道：“人生如此复杂，生命偏又这般短促，极我有生之年，所经之事，比起宇宙万物的生机变化，又能算做什么？”

绝色少女秋波凝注半晌，突地垂首道，“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”

她一连说了三个“你”字，下文还未说出，语声竟已倏然而住，只听湖面上突地响起一阵中气极足、音节锵然的语声，一字一句极其清晰地说道：“各位远道而来，在下未能得尽地主之谊，心中实觉惭愧，但在下亦不愿以无谓谦虚客套，浪费如此明月良夕中的大好辰光，所幸你我俱是武林中人，也不会在乎这些世俗虚伪礼节，还是乘着这大好月色，按照我等所商办法，将我等水上讨取生活之人数百年来都未能解决之事，快些解决为是！”

话声方了，四面立刻响起了一阵轰然喝彩之声，青衫少年剑眉微皱，忍不住沉声问道：“此人是谁？他所说数百年俱未能解决之事，究竟是什么？”

绝色少女轻笑说道：“他便是江湖中人称‘五湖龙王’的萧之羽，也就是家兄。”

青衫少年“哦”了一声，只见这锦袍冠带的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又自说道：“数百年来，水上英雄的势力，总不及陆道豪杰，此乃我等无可讳言之

事，这原因大半是因为我等水道中人，势力太过分散，有时甚至自相排挤，是以在下才想到，若是你我能团结一致，由一人总领指挥，如遇外侮，一致相抗，便不致发生有如上次‘鄱阳之变’一类的不幸之事。”

青衫少年忍不住又自轻声问道：“什么叫做‘鄱阳之变’？”

绝色少女秋波中光芒微闪，似乎在奇怪这少年文士，怎会对武林中事，发生如此兴趣，但口中却仍轻轻答道：“昔年武林大会，本定下陆道中人，上线开爬，不得侵入水路范围，但年前江西白马山‘白马七雄’，却将一帮红货客商，一直追至鄱阳湖，等到鄱阳湖上的水道朋友，要向这帮客商下手，‘白马七雄’，竟帮助他们，将鄱阳十二舵的水道朋友，一齐打退，说是保证行旅，哪知等到这帮客商一到岸上，‘白马七雄’立刻又向他们下手，不但劫财，而且伤人，‘鄱阳十二舵’大怒之下前往理论，哪知‘白马七雄’反而全然不理武林规范，而且连下毒手，将‘鄱阳十二舵’，伤了八个，并强词夺理，说是自己这般做法，丝毫没有不对之处。”

她在满湖群豪的轰然喝彩中，一口气说到这里，语声倏顿，嫣然笑道：“无论做什么事，都该有规矩，盗亦应该有道，你说是么？”

青衫少年不置可否地微微一笑，却听“五湖龙王”一俟彩声静寂，便又接着道：“在下虽然作此提议，但在下却丝毫没有僭妄之心，是以将各位请到这里来，你我既然全是刀头舔血、枪尖剔牙的人物，遇上这等重大之事，除了也以武功强弱解决以外，实无他途！”

这一次群豪喝彩，更是声震云霄，彩声过后，卓立船头的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，微微一笑，又自朗声说道：“今日来到此间的，除了‘太湖八寨’的龙总舵主之外，还有‘洪泽湖’的公孙寨主、‘高邮湖’的易大舵主、‘黄河三套’的‘五行帮主’，可惜长江帮早已星散，但今日之会，仍可说是群雄毕至，天下水路英豪，齐集于此了，是以任何事今日已可定夺，但我等人数这般众多，要想公平较技，实在不易，只有先随便遣人应战，胜者为强，最胜者便为天下水道总舵主！”

语声微顿，不等喝彩声起，便又接道：“但为避免消耗实力以及对人数较少的帮派不公起见，任何人胜得一阵，便为那人所属帮派，记上一分，而且每帮最多只能派出五人，哪帮先满十分，便为最胜，换而言之，便可总领天下水上英雄，若有抗命之人，其他帮派，亦得全体加以制裁。”

一阵历久不绝的彩声过后，“五湖龙王”面上首度现出一丝笑容，接着又道：“这些事大家早已商量定夺，但在下唯恐尚有人不尽明了，是以再说一遍，繁文已了，便请各位到在下特地准备的水上擂台之上，一显身手！”

长袖一拂，又是一阵烟花，自船后射起，并有六艘快艇，分由七个精悍的赤着上身的彪形大汉，自船后摇出，双桨翻飞，但却不溅一丝水花。

这六艘快艇，分为三拨，依次在四列大船围成的湖面之内，缓缓划动，突地南面那一艘桅上飞扬五色彩带的大船船首，站起一个面如黄蜡，但双目神光却极其充沛的颀长汉子，四下抱拳一揖，朗声道：“有先抛之砖，方能引玉，是呆笨之鸟，才会先飞，今日之会，金钦自知技浅艺薄，是以先来献丑，还望高明赐教。”

“刷”地掠上一艘快艇，艇上拥桨大汉，双桨连划，摇至北面铁链连成的大船前，“太湖八寨”中立刻也一声不响地跃下一人，乘船掠上“水上擂台”，罗圈一揖，口中嘶声说道：“江得仁先来献丑。”

面向金钦微一抱拳，突地手腕一反，掌中已多了一条银光闪闪的“链子

银枪”，随手一抖，迎风伸得笔直，金钦却从背后撒下一对判官笔，口中方自说道，“但望兄台手下留情！”

眼前银光一闪，“链子银枪”枪尖已自笔直向他前胸跳来，金钦拧身、退步，反腕一招“连消带打”，眨眼之间，两人便已打作一处。

这两件兵刃一长一短，一软一硬，长的占“强”，短的取“险”，十数照面过后，乍眼看来“链子银枪”招式虽仍有如狂风怒飙，但却已被金钦闪身而近，绝色少女轻轻一笑，转首道：“这一阵看来是‘黄河三套五行帮’的‘金鲤’金钦赢定了。”

语声方落，只听金钦一声低叱，以笔一分、一绞、一扬，一道银光，冲天而上，“扑通”一声落入湖水之内，“太湖八寨”中的江得仁掌中兵刃，已被他绞落水中。

“金鲤”金钦双掌一并，阴把“判官双笔”隐于肘后，抱拳道：“江兄承让了！”

江得仁呆了一呆，转身掠下小船，青衫少年面带微笑地沉声赞道：“姑娘见识果然高人一等，料事如神！”

绝色少女伸手一掠被夜风拂乱的鬓间如云秀发，嫣然笑道：“你若稍会武功，你也看得出来的，这又算得了什么？”

青衫少年含笑转目望去，只见一艘桅上悬有彩带飞扬的三桅大船支桅之上，已自升起一面小小红旗。

月渐西移！

洞庭湖心，时而剑气腾霄，时而拳风微荡，时而水花翻涌——

群集于此、共争盟主之座的水道英雄，已在那独出心裁、从来未有的“水上擂台”之上，较过十四阵，除了“洪泽”大豪公孙胜，以及“高邮”舵主易飞，各凭水上的绝技，分胜一阵以外，那十二面红旗，竟极为均匀地分悬“洞庭”，“太湖”，以及“黄河三套”的三艘主船高桅之上！

环顾当今水路群豪，“洞庭”、“太湖”两帮，本已稳稳分操牛耳，但黄河“五行帮”却也毫不逊色地赢得四面红旗，却是大出众人意料以外之事！

但这三帮看来虽是平分秋色，其实却是洞庭湖众稍占优势，因“五湖龙王”仅只派出两人，便已赢得了四阵！“高邮”、“洪泽”两帮，自知实力非是旁人之敌，早已弃却争胜之心，静坐旁观，“黄河五行”来时虽然雄心勃勃，但此刻帮中高手，已损四人，尤其武功最高的“金鲤”金钦，亦已败在“太湖八寨”中“紫霄寨主”梁启一手下，是以此刻正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看来亦将前功尽弃！

是以今日盟主之争，已只不过是“洞庭”、“太湖”两家天下。

此刻太湖“青灵寨主”，方将洞庭连胜三阵的“海底捞月”叶亭，以一招“龙翔凤舞”击下擂台！但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，却仍声色不动地端坐如故，似乎早有成竹在胸——又似乎根本未将胜负放在心上！

又是三阵过后，“洞庭”、“太湖”，竟仍是互不逊色地不分胜负，萧之羽神色不变，龙倚天眉目之间，却已现出焦急之色，但见“五湖龙王”门下首座弟子、“小龙神”古北书一掀风篷，倏然纵身，脚尖微点第一艘快艇船首，立又藉势而起，左足在第二艘快艇之上又自轻轻一点，右足虚空踢出，“嗖”地三个起落，竟施展武林罕睹的轻功绝技“寒蝉曳枝”，以湖面的四艘快艇为藉力落足之处，掠至“水上擂台”之上！立即气定神闲，不丁不八地凝神卓立，就只这一手身法妙到毫颠、姿态极尽潇洒的轻功绝技，便已将

四下群豪一齐震住！呆了一呆，方自轰然喝起彩来，而“太湖八寨”中武功最高的“白雪寨主”张明却被这夺人先声所震！气势先已弱了三分，几乎想来个虎头蛇尾，不战而退！

这一阵自是气弱者败，不出数合，“小龙神”便已占尽先机，极其从容潇洒地便在第二十招上，以一式“石破天惊”夹以“龙尾挥风”的“拳掌双攻”，将张明劈落湖水之内。

这一阵胜负定后，本已微露焦急之态的“蓝龙”龙振天便再也沉不住气，霍然长身而起，隔着一段湖面，便已朗声说道：“古少侠绝技果然惊人，龙振天先来领教领教古少侠的暗器功夫。”

说声来了，颀长的身形，便有如一只蓝翎长箭，冲天而起，双掌微扬。“小龙神”古北书虽然远隔在十丈开外，但听这近来在江湖中以硬手著名的人物，既然已说出要领教自己的暗器功夫，此刻必定有极其霸道的暗器射出，于是身形略带惊惶地向旁一闪，哪知龙振天双掌扬处，是空空无物。

龙振天一掠冲天，几达三丈，但身躯凌空，仍挺得笔直，微一停顿以后，突地变得头下脚上地斜斜冲下，眼看已将冲入水中，突又凌空一个翻身，脚尖恰好找着一艘快艇，艇上操桨之人，猛觉一股大力袭来，快艇竟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出数丈，而“蓝龙”龙振天却已飘落至“水上擂台”之上。

这一手轻功的曼妙惊人，又何止比方才“小龙神”的“寒蝉曳枝”高明百倍，一阵彩声过后，龙振天却负手朗声笑道：“古少侠功夫虽佳，临事却欠镇静，试想龙某方才纵然发出暗器，但世间又有何种暗器能相隔十丈伤人，暗器功夫，首在目力，龙某方才所说要领教古少侠的暗器功夫，亦是此意。”

这一番听来轻描淡写，其实却是讽刺入骨的语言，直说得古北书面颊发红，作声不得。默然半晌，突抱拳道：“弟子不必和前辈再切磋功夫，就单只这口舌之能，已比前辈差得太远，弟子自认不是前辈敌手，是以甘拜下风。”

长身一揖，转首掠下快艇，居然就要认输而去，这不但大出龙振天意料之外，竟看得四下群豪莫测高深地纷纷议论。

有的自然会暗中盘算古北书懦弱无能，不战而降，但大半久走江湖的武林豪杰，却不禁挑起拇指，大力赞他这一手露得聪明已极，不但让龙振天赢得毫不光彩，甚至有些哭笑不得。

但“蓝龙”龙振天走南闯北，既能统率太湖群豪，岂是简单人物，微微一愣以后，突地仰天长笑起来，大笑着道：“古少侠目力镇静虽然较差，但就凭这份聪明机警，龙某断言将来必非池中之物，年青人若都有古少侠这份聪明，不知要少吃多少苦头！”

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剑眉微剔，正待长身答话，哪知船侧不远处竟传来一阵咯咯的娇笑，萧之羽转目望去，却见他那虽因自小娇纵，是以略嫌孤傲，但聪明委实超人一等的妹妹娇笑着道：“龙舵主当真口若悬河，若是武林中人，都有龙舵主这般口舌功夫，只怕世上再也没有一个愿意去苦心学武的了。”

不但立刻还以颜色地反唇相讥，而且语意之尖刻，更在龙振天之上。

龙振天剑眉一轩，目光闪电般掠到她身上，只见漫天清辉以及亮如白昼的灯光映影之下，一个满身粉红衣裳的绝色少女，正自面向自己含笑凝睇，不禁将胸中怒火，十中化去八九，但一时之间，却仍不知该如何回答人家的话。

绝色少女一笑又道：“舵主若论口舌功力，我也自叹不如，但龙舵主如

有心比比功夫，我倒愿意奉陪，只不过不知道舵主是否肯赏光？”

以“太湖八寨”的总舵主之尊，和一个妇人女子动力相斗，自然是胜之不武，败之蒙辱，这番话说得龙振天更加不知如何答复。

绝色少女轻轻一笑，缓缓走到船头，口中仍慢条厮理地娇笑着道：“龙舵主若是不愿和我一比真实功夫，我自也不便勉强，因为我既不算水道上人物，更没有龙舵主那么伶牙俐齿。”

她自己口齿犀利得已是令人难以作答，却反而说别人“伶牙俐齿”，青衫少年听在耳里，不觉忘形一笑。

笑声虽然轻微，但却已足够使龙振天将难于发泄的满腔羞惭和怒气，转移到他身上。他目中几乎喷出火来地厉声叱道：“你笑的什么？”

青衫少年仔细望了他一眼，随即转动目光，就似望他一眼，都觉得甚为不值似的，绝色少女“噗哧”一笑地说道：“难道人家连笑都不能笑么？”

龙振天不但武功高，平日素以口才便捷自负，但此刻与这绝色少女对话，却似每讲一句，都要经过一番思索。

满湖群豪，数百道目光，都凝注在他们身上，要知道此刻大会虽然已近尾声，但却是最慑人心弦的紧张之时，是以此刻无论有何举动，都当真可说是人人关心，个个注目。

木然半晌，龙振天方自十分勉强地仰天大笑起来，一面口中说道：“在下问的是他，姑娘是他什么人，怎地竟代他说起话来？”

绝色少女秋波一转，笑道：“我在对你说话，他与你何关，你怎地会找他说起话来。”

青衫少年目光仰视天上明月，似乎他们所说的话，根本与自己毫无关系似的。

一时之间，龙振天面上阵青阵白，几乎已被气得浑身颤抖地有口难言，却又不便当着满湖的群豪发作。

哪知就在他心中空有满腔怒火，却自发作不得，极其尴尬的情况下，群豪之间突然发出一阵惊讶的骚动之声，引得大家一齐转目望去，却见远处湖中，如飞驶来一艘大船，乌桅白帆，白帆之上，却写着斗大三个黑字：

“雪海杜”！

月光之下，不但这三个斗大黑字，极其清晰，就连船首卓立的一个身材高瘦如竹、长发披肩、顶束银箍，打扮得极其诡异的白衣人影，也依稀可见。

船方驶近，这白衣怪客已自喋喋怪笑地戟指萧之羽说道：“萧舵主你聚会群雄，共选水道盟主，怎地偏偏忘了区区在下？”

话声方落，枯瘦的身躯，竟自有如一截寒竹般笔直掠起，双腿一跃、一纵，但见白衫飘飘，长发飘动，便已落在“水上擂台”之上。

这白衫怪客不但装束诡异，面容更是生得无法描模的丑怪难言，高颧削腮，鹰鼻鱼口，偏偏未语先笑，笑声更是令人听得毛骨悚然。

群豪虽都久闯江湖，但却十之八九，都不知此人来历，只有那青衫少年一眼瞥见白帆上的：“雪海杜”三字时，目光似有光辉闪过。

“蓝龙”龙振天正自一腹怒气，无处发泄，轩眉怒喝道：“今日请的英雄豪杰，朋友是何身份，如此闯来，难道将我等全没有放在眼中么？”

白衫怪客喋喋一阵怪笑，上下打量了龙振天两眼，阴恻恻地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在下不算英雄豪杰，是以根本不该参与此会了。”

龙振天少年扬名，本就有几分狂傲之气，再加上此时心情本就极其恶劣，

那还耐得这白衫怪客如此轻蔑的说话态度，冷冷道：“在下自入江湖以来，的确还未曾听说水道英雄中有阁下这么一号人物。”

白衫怪客仍自喋喋怪笑不绝，亦看不出他究竟是喜是怒，双眉斜扬，双肩一耸，喋喋笑道：“在下虽然算不得英雄豪杰，但此刻已经来了，阁下又当如何？”

龙振天目光一凛，厉叱道：“来了就请你回去。”

话完掌到，右手食、中二指，并指如剑，疾点向白衫怪客前胸“乳泉穴”。

这一招看来平平无奇，其实意在掌先，含蕴不尽，一招之后，正不知藏有多少厉害后着，无论对方是招是架，立时便可转势变化。

哪知白衫怪客笑声不断，全身亦似一无戒备，并丝毫没有闪避之意，只等龙振天一双铁指，已堪堪点到他胸前乳下，枯瘦如柴的胸膛，方自向后微微一缩，龙振天的一双铁指，不但部位已只差寸许地够不上，而且前力已尽，新力未生，连变化都不可能。

此刻只要这白衫怪客一加还手，便可制得先机，龙振天大惊，仰身“金鲤倒穿波”，刷地向后掠去一丈，心却已被吓得砰砰直跳。

哪知这白衫怪客竟仍喋喋怪笑地负手而立，丝毫没有还击之意，口中并极其轻视地说道：“孺子无知，虽然言语无状，我也该暂且先让一招，免得武林同道说我以强凌弱，以大压小。”

人高志傲的龙振天怎能受得住这般讥嘲笑骂，大喝一声：“大胆狂徒，与本舵主纳命来！”

喝声之中，身形顿起，右手化指为掌，斜肩带背，一掌劈下，掌风虎虎，掌势威猛，哪知掌到中途，突地化直劈为拉切，“万里飞帆”竟变做“横江铁索”，左掌本自才动，此刻却斜斜一掌，当头向这白衫怪客的肩颈之间劈下。

这一招两式，当真是变幻莫测，快如闪电，要知以“塞北双龙”成名之速，崛起之快，岂有幸致之理，方才若非太以大意，也不致那般狼狈。

哪知白衫怪客仍然轻轻化开，口中并极尽挖苦之能事，说道：“这一招还真有几分路数，但掌未发，气已浮，如此临敌，岂有制胜之理，我看你还是好好再回去学上两年才是。”

众人虽然对这白衫怪客的来历奇怪，举动不满，但见到方才还自凭着口舌制胜一阵的龙振天，此刻竟被人刻薄挖苦得怒发如狂，心中又不禁觉得有些可笑。绝色少女回转秋波，方待向身侧的青衫少年说话。

哪知秋波望处，见他玉面之上，神色已不似方才安详，而且剑眉微皱，似正深思，遂也不便打搅，依旧回首去看擂台上的大战。

哪知就在她这目光微转之间，台上情势，已自大变。

月光之下，但见白衫人影，满台游走，竟将龙振天的蓝影，困在当中，连招式都无法如意施展。

“蓝龙”龙振天，不到三十招，便被对方困住，虽然因他已被那白衫怪客激得怒火如狂，心情暴躁，心不定、神不静、气不稳，正是犯了武林交手过招时大忌中的大忌。

但这白衫怪客武功之高，身法之奇，招式之怪，却仍令四下群豪耸然动容，相顾失色，就连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方才本存私心，想教龙振天在天下水道英豪前丢人现眼，但此刻却已不禁暗中盼望龙振天能反败为胜，脱困而出。

他心中虽作此想，但情势岂能如他之意，武林高手过招，一失先机，便是败象，何况龙振天的武功无论内力、招式，俱稍逊这白衫怪客一筹，交手时间越长，他便越发不支，眼看已将不支落败，但他毕竟不是庸手可比，在如此危急之中，犹能作一次最后挣扎。

突听一声清啸，龙振天竟自冲天而起，双掌一分，头下脚上地直扑而下。这一招“云龙探爪”，威力之大，果自不同凡响，与武林常见的“云龙探爪”之式，相去何止千里。哪知白衫怪客大袖微拂，身形竟如凭虚凌风一般，飘然飞跃，与凌空扑下的龙振天，正好一上一下地交错而过，而就在两人身躯相距不及一尺的刹那之间，龙振天突地一声惨叫，斜飞三丈，“噗”地一声，落入湖中，溅起满天水花。

群豪一声惊呼，“太湖八寨”门下舵主，有的甩长衫，抽兵刃，有的连衣跃下湖中，但龙振天落入湖中以后，竟自始终踪影不见。群豪一齐大哗，但一来畏惧这白衫怪客武功委实太过高强，再来这些自幼在水上为生的人物，与半路出家的“蓝龙”龙振天，其实并无深交，是叫嚷尽管叫嚷，却无一人真的肯掠上擂台，与这白衫怪客动手。

只见白衫怪客飘然落下以后，喋喋怪笑又起，又自若无其事地道：“萧舵主此次水上大会，湖、江、河三道豪杰，俱已到齐，但若没有海上之人前来凑数，似乎有些美中不足，是以在下方自兼程赶来，又听说会中将以武功高下，争取水道盟主，在下虽无这般雄心壮志，但心痒实在难抓，如不试上一试，只怕当真要寝食难安。”

怪声微顿，喋喋怪笑道：“高邮、洪泽、洞庭、太湖、长江、黄河的英雄，再加上我这‘雪海’来客，可说是湖海江河，各色人物一齐来尽。天上月圆，地上人聚，如果再能选出一位武功真能压倒群豪的人物作为水道盟主，这倒当真是武林中一段佳话。”

他旁若无人般地放肆言笑，却惊得四下群豪，一齐神色大变，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双目一张，极其惊诧地失声说道：“朋友大驾，来自‘雪海’，难道便是‘雪海双——凶’两位前辈的门下么？”

白衫怪客拊掌笑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萧舵主果真好眼力，在下杜灵，家师正是‘雪海双凶’！”

众豪一听此人便是“白衣无常，笑面追魂”杜灵，心中更是大惊，只听他语声微微一顿，接着又道：“各位既已订下以武功高下定水道盟主究竟谁属，而且订下千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以‘记分’来定胜负之法，在下自应一力赞成，此刻在下已胜了一阵，还有哪位前来赐教，在下于此恭候！”

语声落处，竟缓缓在这“水上擂台”之上踱起了方步来，群豪竟为其声威所慑，要知道海上豪杰参与“水道同盟之会”，本是天经地义之事，没有一人，能说出辨驳之言，“五湖龙王”俯首沉思了许久，似乎在暗中比较，自己是否此人敌手！半晌方自抬起头来，却听他那妹子已又娇声啼啼、莺喉婉转地说道：“雪海可算‘水路’，难道‘木鱼’也可以算做‘鱼’么？不通不通，不通已极，你若想来争这水路盟主宝座，最好还是等到‘木鱼’变做‘鱼’以后！”

“笑面追魂”杜灵双眼一翻，仍然怪笑道：“人道好男不和女斗，在下却无这想法，男女俱都是人，本应一样地位，姑娘你说的是么？”

绝色少女心智虽然玲珑剔透，一时之间，却也猜不出他语中真意，只得等他语声微顿后接道：“是以姑娘若要和在下动手，自管来和在下动手，在

下甚为欢迎，但这种无知废话还是少说为妙，

‘雪海’不算做‘海’，难道还能算做地么！黄河结了冰，难道就不再算做‘河’么？”

他一口气说到这里，直说得绝色少女微微一愣，四座群豪，见这伶牙俐齿的绝色少女，如今也算遇着了敌手，而且竟是这般离奇怪异的角色，却又不禁暗中吃惊！

哪知当场情势，发展至此，已是瞬息千万，就在绝色少女这一愣之间，湖面水花，突地往上一涌，湖水中竟随之涌出一个直径约有一丈二三、表面漆得五色斑斓的木球！

“笑面追魂”杜灵与绝色少女的对口好戏，虽然极其精彩引人，但群豪此刻目光，却仍不由自主地移至这五色木球之上！人人心中俱惊诧奇怪，这突由湖水中冒出来的木球，究竟有何用途？是何来历？

这期间众人心中自有千百种不同的想法猜测，却再无一人能够猜到，木球出水以后，顶上竟自掀开一盖，球中竟突地钻出一个发髻蓬乱、身上亦穿五色彩衣、身材长得肥顿如猪、怪得不能再怪的怪人！

一头钻出木球以后，他随即仰天吐了一口又粗又重、几乎震得众人耳鼓“隆隆”作响的长气！双手微按木盖两侧，肥胖的身形便已离球而出，却恰似在这五色巨球以内，又钻出一枚五色圆球来！

这枚大球凌空一“滚”，便已落到“水上擂台”上，“嘻嘻”一阵怪笑，张开有如鳊鱼般的肥厚嘴唇，却用尖细有如女子般的声音说道：“谁是‘五湖龙王’？快来向我东郭胜鱼道歉，否则我就一口大气，将你们这些帆船，统统吹到北海以外！”

已将大功告成的水上大会，被那“笑面追魂”一搅，已将本自稳拥胜券的“五湖龙王”搅得三神暴跳，七窍生烟！

哪知此刻又凭空钻出这样一个怪人，无头无脑地说出这般一番怪话！萧之羽自恃身分，虽然不肯失态，但已气得满面通红地说道：“萧之羽有何失言失礼之处，要向阁下道歉，还请阁下指教！”

那自称东郭胜鱼、腹部突起如蛙的彩衣怪人，笑嘻嘻地伸出一双又肥又短的手掌，指着自己鼻子怪声笑道：“你聚集群豪，召开大会，怎地不送一份请柬给我？我那‘井底虽无水’，难道我‘井底灵蛙’，便不是水路英雄？”

众人看他神态举动，本已觉得他极似青蛙，此刻听他自报姓名，果然是蛙！而且还是“井底之蛙”！不禁又奇，又怪，又觉好笑。

但“雪海来客”之外，居然又来了个“井底中人”，理直气壮地自称水道英雄，却不禁将个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气得有苦难言，哭笑不得，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！心中直在着急，水上大会此刻被搅得七荤八素，等会若再钻出个如此怪人来，只怕一切计划，都要告吹！

哪知事情果然被他不幸猜中。他念头尚未转完，湖面突地又有一大一小，两艘船只，破浪而来，大船在前，小船在后，两船相隔约有数十丈遥，小船来势极缓，大船来势却极速，眨眼之间，便已来到近前，船上掠下一个黄麻布衣、头戴高冠、神态极其清奇飘逸的灰发者者。

到得擂台之上，便四下长身一揖，不等别人发话，便已连声说道：“抱歉，抱歉，失礼，失礼，萧总寨主召开‘水上群雄大会’，在下竟然毫不知情，一步来迟，有劳各位久候！”

哪知又走来这样一位人物，而且亦是水道中人，众人心中已在奇怪，却

听他语声一顿，又道：“在下檀清风，久居花溪，承蒙朋友抬爱，赐我‘花溪隐侠’之号，‘侠’之一字，在下愧不敢当，英雄豪杰，在下亦自愧不如，但既忝为‘水’上之人，是以赶来凑凑热闹，至于‘水道英雄盟主’之位，在下却是从来未敢妄想的！”

言语说得极为客气，却教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更加烦恼。哪知他话未说完，那艘小船已驶近，拥桨之人，不但似乎根本不谙水上操作，而且脚步亦站立不稳，但轻功却极高妙，轻轻一掠，便已纵上擂台，身形连晃，哈哈笑道：“湖海江河池溪井，同属水道，在下‘砚池醉客’，既属水路中人，不敢不来参与这‘水上群豪大会’，只是来迟许久，恕罪，恕罪！”

又来一位“水上”人物，但“砚池”是在何处，谁都未曾听过，哪知道“砚池醉客”却已不等别人发话，便已自动解释道：“各位或许要问，‘砚池’是在何处，不瞒各位，‘砚池’便在这在下身上！”

“砚池”居然在他身上，群豪不禁俱是大感不解地为之一愕，萧之羽却在自我宽慰地暗问自己：“湖海江河池溪井外，只怕不会再有第八种水了吧？”

群豪一听这“砚池醉客”自称砚池在身上，一愕之下，“太湖八寨”之一，“紫霄寨主”梁启一，性子暴烈，在群豪愕然之中，大声叱道：“身上何有砚池？若是一派胡言，莫非欺水上无人么？”

“砚池醉客”“嘻嘻”一笑，双眼斜视，当是醉态可掬，向“井底灵蛙”东郭胜鱼一指，道：“这位朋友，虽然自称井底之蛙，见识似乎比阁下略高一筹，砚池虽小，但却是水！弱水三千，取一瓢饮，水多何用？”

说着，衣襟无风自动，“刷”地掀起，一探手间，已然自身上取出了一方宽有三寸、长达六寸的端砚来，那端砚形式极为古朴，中心凹陷，却储满了浓得发光的墨汁！

“砚池醉客”在取出那方端砚之际，并非是砚池向上，却是向下，池中墨汁，尽管流转不定，却没有一滴滴下来。湖上群豪，俱都见多识广的人物，一见这种情形，便知道“砚池醉客”，确然不是等闲人物，这一手玄门上乘“无极气功”，已然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。

“砚池醉客”“哈哈”一笑道：“砚池之中，水固然不多，但却春来不干，冬至不冻，任我横扫千军，仍是不变，难道我算不得水路上人物？”

他这一番似疯似癫的话，听得人人皆是愕然！

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心中已然怒极，但是却不露声色，反倒纵声高笑，道：“阁下说得妙，但今日我们互争水道盟主，每一帮俱派五人出场，新来的几位，只是一人，未免吃亏了些？”

“砚池醉客”也是一笑，道：“只在艺胜，岂在人多！”虽是寥寥八字，但是语气极旺，群豪莫不耸然动容！

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城府颇深，一见杜灵、东郭胜鱼、檀清溪、“砚池醉客”四人，全部在擂台之上，心中暗付，这四人个个身怀绝技，但看来他们也未必相识，何不令他们先自相残杀？心念转动，已然大笑道：“好一个只在艺胜，不在人多！”语声微顿，继道：“适才正在比试，是雪海‘笑面追魂’杜朋友胜了‘蓝龙’龙振天，请三位以到达次序，继续动手！”

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一出此言，众人已知他的心意。本来，什么雪海、花溪、井底、砚池，哪里算得上是水路人物？

若是真叫他们当了水道盟主，是个什么局面，简直无法想像，因此太湖、

洪泽、黄河、高邮诸帮水路英豪，虽然正在各争盟主，倒也同意萧之羽的办法，让他们来的人先动手。

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一声长啸，立有一人，手持红旗，飞身而上，萧之羽一手接过，朗声道：“适才杜朋友已胜一场，这面红旗，理应归杜朋友所有！”

手臂倏地向下一沉，食中二指，夹着了旗柄，突然向上一扬。“飒飒”风声，应指而生，那面红旗，竟被他一扬之间，化成一缕红虹，直飞向空，在三丈高下的半空中顿了一顿，带起一阵锐利的嘶空之声，直向杜灵来船之上，电射而出。

“噗”地一声，正好插在那艘船的乌桅之上，白帆红旗，相映得色彩鲜明，刺目已极！

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坐处，离那乌桅，少说也有二三十丈，但是他弹指之间，便将轻飘飘的一面红旗，送到了桅顶！

这手上乘已极的功夫一露，满湖之上，尽是彩声，很久才静了下来。

“笑面追魂”杜灵扬声一笑，道：“多谢主人所赐，在下已得一分，这位东郭先生——”

手一指，便指住了自湖底泛起的“井底灵蛙”东郭胜鱼，东郭胜鱼身形微挫，突后退一步，发出“哈哈”两声怪笑，宛若蛙鸣，噙起肥唇，声细却如女子，道：“请赐招！”

“笑面追魂”杜灵见对方身形如此怪异，也是不敢怠慢，衣袖一束，一声长啸，啸声未毕，湖水竟起涟漪，眼看两人将要动手，忽然远处，又有啸声传来。

其时，“笑面追魂”的啸声，还在半空荡漾不绝，震得人耳鼓发响。

那啸声虽然从极远之处传来，细如游丝，但是才一入耳，却反比杜灵所发啸声，还要惊人！

杜灵将已扬起的衣袖，突然一收，向后一退，东郭胜鱼也是“咯”地一声怪叫，向后一跃，看他身形，极是缓慢，而且落在擂台之上，还带起“蓬”地一声，像是丝毫不会武功的人一样，但当他跃在半空之际，却是载沉载浮，犹如纸扎的一样，身法怪异之极，根本看不出是何门何派的功夫。

那啸声一起，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心中又是一凛，知道又有高手赶到。

萧之羽心中啼笑皆非，事起之初，做梦也料不到自己这个水路英雄大会，会引来这许多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的怪客！

但他随即又心中自我安慰，因为除了湖海江河池溪井外，只怕不会再有第八种水了。

群豪听得啸声，也是心中愕然，只听啸声乍起之际，若隐若现，若断若续，细若游丝，但晃眼之间，便如万马奔腾，展布极速，只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。

群豪放眼望去，只见湖水荡漾之中，一个身披青衫、身材中等、面上笼着青纱、看不清面目的人，竟然踏水而来，湖面在他脚下，宛若为利箭所射一般，疾分而开，而那人来到擂台之旁，突然身子一跃，人已跃上了擂台，看他足下，确是没有任何物事的凭藉，的的确确，是踏水而至！

此际湖面之上，何止数百人之多，但那青衫怪客一到，却立时寂然无声。

他那“凌波飞步”的绝顶轻功，在场的所有人，除了听说以外，谁也没有见过！

如今一见，人人皆被震慑，哪里还说得出话来？

只见那青衫怪客仰面发出两下笑声，道：“可笑！可笑！”

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身为洞庭湖主，又是发起此次大会的人，心下虽是惊骇，却不得不勉为应付，道：“朋友何来，有何可笑？”

那青衫怪客突然一个转身，青纱面罩之内，射出两道冷电，直逼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。

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身为洞庭湖主，一生厕身于武林争霸残杀之中，什么样的阵仗未曾见过，是个身临刀林剑池，也不会皱一皱眉头的人物，但被那青衫怪客目射冷电地一扫，竟然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颤。

青衫怪客目光不眨，道：“阁下想必就是此次大会的发起人！”

萧之羽道：“朋友猜得不错，在下萧——”

青衫怪客竟不等萧之羽将姓名报出，便又是一阵狂笑，将萧之羽的语声，全都盖了下去。

湖上群豪，一见那青衫怪客作出如此不合江湖规矩的行动来，尽皆愕然，萧之羽虽然刚才曾亲见来者之能，也不禁脸色一沉。

那绝色女子眼见哥哥被辱，也是秀眉微轩，脸现怒容！

但青衫怪客却根本不给人以发声的时间，笑声甫毕，已然声如鹤唳，朗声道：“我来问你，天下之水，从何而来？”

这一问，令得人人均是一呆。

萧之羽无法回答，满湖群豪，也是无从答起，一时之间，静到了极点，只有那青衫怪客的“嘿嘿”冷笑之声，刺荡着每一人的心灵。

静了片刻，那绝色少女，突然站起，娇笑一声，慢声道：“这位朋友问得好！但却也易答，天下之水，不论江、河、海、湖、井、池、溪，自然都是天上雨水，集汇而成的！”

绝色少女轻轻巧巧，便将那青衫怪客的问题回答了，群豪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
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也趁势道：“舍妹所言不差，不知阁下为何有此一问？”

青衫怪客倏地纵声长笑，道：“你们既知天下之水，皆从天上而来，为何还要争什么水道盟主，夺什么水路英雄的领袖？”

萧之羽沉声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青衫怪客道：“你身为此次会发起人，却不请我来主持此会，就水道盟主之位，可知见识孤陋，区区正是‘天雨上人’，家居昆仑绝顶，天雨峰上，难道作不得水道英雄的盟主？”

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再也未想到，除了江河湖海池井溪之外，还有人人皆知的第八种水——雨！

而居然还有人叫作“天雨上人”，身在天雨峰上！

他立即勉强一笑，道：“阁下既然来此，自然可以一争盟主，但如果想不动手与众人见一高下，只怕无此容易之事！”

“天雨上人”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好哇！”

他此时站在那水上擂台中心，一声甫毕，身形便动，群豪看来，只觉他突然不见，化为一蓬青烟，在水上擂台四角，疾如旋风地转了一转，只听得“噗通”、“噗通”四声响，站在擂台四角的“笑面追魂”、“花溪隐侠”、“并底灵蛙”、“砚池醉客”四人，全已跌入水中，只剩他一人在擂台上，

负手傲立！

四人落水之后，略一沉没，“笑面追魂”杜灵首先跃出水面，奋身一跃，便到了他赶来的那艘船上，其余檀清风和“砚池醉客”，也相继爬起，到了船上，东郭胜鱼身作蛙跃，仍回到了那大彩球之内，四人一言不发，立即远离了开去！

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，这四人之中，旁的三人，名不见经传，还不怎样，那“白衣无常，笑面追魂”杜灵，却是近年来名震江湖的人物，也是一个照面，便被这自称“天雨上人”的怪客迫入水中，连怎样落水的也未看清，如果不是亲眼目睹，这种事简直不能够为人所信！

“天雨上人”负手傲立半晌，又“嘿嘿”冷笑几声，道：“照这次大会规定，胜得十场的，便可以为水道盟主，但不知若是无人再敢下场，又该如何算法？”

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心下暗中着急，本来，他自信水路英雄之中，自己的武功，虽已是顶儿尖儿，但二妹萧湄，却更胜一筹，只要她一出场，水道盟主之位，便可稳稳落在洞庭身上，所以才有恃无恐，可是眼前这个“天雨上人”，不但自己胜他，毫无把握，连萧湄能否胜他，也是难说！

心中一面想，一面斜斜地向萧湄望去。萧湄艳比芙蓉的脸上，杀机隐现，扬声娇笑，道：“湖上英豪，何止数百，人人皆想争雄，焉有就此算数之理？”

“天雨上人”目射冷电，直迫萧湄，道：“姑娘是哪一帮人物？”

萧湄“格格”一笑，道：“我是洞庭湖的，上人可要和我动手？”

“天雨上人”衣袖微拂，群豪全都看得清楚，就在他衣袖漫不经意地微拂之际，水上擂台的周围，便已激起无数水柱，一时淅淅沥沥，像是下了一场小雨！

这种内家无上气劲，也是只听人说，谁也没有见过！

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心中暗叫一声：“罢了，只怕今日争雄取胜，已无可能。”

“五湖龙女”萧湄见了，芳心也自暗惊，正在紧张万分之际，忽然听得那青衫少年“呀”地一声，道：“萧姑娘，像你这样冰肌玉骨的佳人，也要置身杀戮争夺之中，岂不是有负上天一番苦心？”

这时候，湖面之上，虽然极是平静，山光水色，风景佳绝，但是却隐含着杀机，人人都知道一个不好，湖水不难被染成血红！

可是那青衫少年却在这个时候，讲出这种酸气冲天的后来！

一时之间，人人都向他望了过来，青衫少年一双明目，却仍是注在萧湄身上，萧湄展瓠微笑，娇艳欲滴，道：“你只管看热闹好了！”

青衫少年却自绣墩之上，站了起来，拍了拍衣衫，道：“萧姑娘，在下去，对那位先生说一声，叫他不可向萧姑娘动手，萧姑娘意下如何？”

看他行动言语，全像是丝毫不知武林规矩的人，但萧湄却在他讲话之际，和他目光相接触，只觉得他双目之中，精光内蕴，整个眸子，像是涂着一层银辉，心中不禁一动，暗忖这迂腐青年，身处这样武林罕见的场面之中，竟然毫无惊疑之色，莫非正是身怀绝技的异人？

她“格格”清笑，道：“也好，恐怕他会听你的话也说不定哩！”

那青衫少年的话，奇到了极点，可是萧湄竟然答应他的请求，也可以说，奇到了极点！

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甚至不顾身份，道：“二妹不可乱来！”

但萧涓却只是倩笑不已，道：“哥哥，人家效毛遂自荐，自动请缨，难道我好意思拒绝么？”

青衫少年在船上摇头晃脑，道：“言之有理哉！言之有理哉！”

背负双手，竟然大踱其方步起来，众人俱都看着他，忽然见他一步踏向舷外，一个踉跄，便向湖中，直跌了下去！

虽然情势严重，但见了这等情形，众人也不禁哄笑，那大船船头到湖面，约有丈余，众人哄笑未毕，青衫少年已将触及湖水，眼看要遭没顶，但突然间，竟而一个翻身，人已站在水面上！

哄笑之声，突然停止，就像是刹那之间，发出笑声的人，都突然死去一样。

刚才见过“天雨上人”“凌波飞步”，群豪已然叹为观止，但“天雨上人”也不过是如飞驰来，如今这青衫少年，却是一动不动地站在水面上！

虽然同是“凌波飞步”绝顶轻功，但相形之下，却是青衫少年，胜出多多！

但是这青衫少年确是恂恂儒雅，无论你具何等慧眼，都只可能当他是一个读书公子，而无法知道他是身怀绝技的武林中人！

“五湖龙女”萧涓，是何等冰雪聪明的人，也只不过是刚才和那青衫少年四目交投的时候，发现青衫少年眼中有一层异样的光辉，所以才想到他可能是武林中人，但是也想不到他一身功夫，俊成那样！

湖水盈盈，群豪寂然无声，“天雨上人”两眼如电，罩在那青衫少年身上。

青衫少年却仍是着无其事，轻轻巧巧，向前踏出一步，高吟道，“芳草连天暮，斜日明汀洲，懊恨东风，恍如春梦，匆匆又去，早知人病酒，酒更添愁！”一面高吟，一面又向前跨出了几步，跟着来到水上擂台边上，身形突然拔起，恍如风拂垂柳，摇摆不定，已然站在水上擂台边上。

那“天雨上人”实际是武林中极其有名的一个人物，只因他此时青纱蒙面，是以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，还当他真的是“天雨上人”。

但这时候，“天雨上人”心中也是大为犹豫，自己隐居极荒，数十年苦练之功，才练成了人间罕见的“凌波飞步”绝顶轻功，只当从此天下独步，怎知这看来二十左右的一介书生，不但也会这“凌波飞步”功夫，而且尚在自己之上！

照那青衫少年的功力来看，若没有四五十年苦练，根本不可能达到，但他却是如此年轻……

“天雨上人”心中，立刻想起一件事：昔年“天香娘子”所遗的三件异宝！

那三件异宝，一是成为两年来武林中的大疑问，谜一样的“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”的主角“拈花玉手”。另外两件，是“夺命黄蜂”和“驻颜丹”。

这三件异宝，究竟落在何处，人言人殊。

这个青衫少年，功力与年龄这样不相配，难道是“驻颜丹”的功效？

闻说那“驻颜丹”，只要连服三枚，便可永驻青春！

如果是依靠了“天香娘子”三件异宝之一，“驻颜丹”的功用，才使得他变得如此年轻的，那么对方又是什么人呢？难道他便知那三件异宝的下落？

“天雨上人”心中迅速地想着，青纱面罩之内的一张怪脸，已然隐露杀

机。

但是那青衫少年，却仍是那么从容，向“天雨上人”轻轻一揖！

“天雨上人”只当他乘机偷袭，身形掣动，一溜青烟，便后退丈许！

但是青衫少年却轻飘飘地，毫无劲力发出！

“天雨上人”青纱面罩之内的两道浓眉，倏地一竖，但未待开口，青衫少年已然发话，自己处处均被对方制住了先机。只听得青衫少年缓缓地道：“阁下自称来自昆仑‘天雨峰’，那‘天雨峰’名不见经传，想必一定是世外桃源，洞天福地，又何必来此争夺什么水路英雄盟主？若阁下不是来自‘天雨峰’，那自然又当别论！”

青衫少年讲来轻描淡写，但他的话却令得群豪心中一亮！昆仑山“天雨峰”？“天雨上人”？

这都是闻所未闻的地名和人名！

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“嘿”地一声，道：“原来阁下易名而来，莫非是另有苦衷么？”

“高邮湖”的易大舵主，也“哈哈”大笑道：“这可新鲜透顶！想不到我们水上人物聚会，还会将其他人物，都引了来！”青衫少年淡然一笑，道：“水道盟主之位，能够统率天下水路英雄，自然难免有人覬覦，这又何足为怪！”

“天雨上人”冷笑连声，笑声冷峻，在湖面上迅速展布，道：“然则阁下又是何人？”

“天雨上人”如此问法，分明已然承认了他根本不是来自“天雨峰”，也不是什么“天雨上人”！

萧之羽叱责一声，立时有四五十艘小船，划了出来，将水上擂台团团围住！

青衫少年却视若无睹，道：“我么？随风飘流，身如转蓬，既无姓名，亦无住址！阁下若肯听我一劝，离开洞庭，我们便可作个朋友，阁下若不肯听我所劝，我也无能为力！”

这几句莫测高深的话，更说得“天雨上人”心中怦然，眼中精光陡盛，道：“要将我请出洞庭，只怕没有那么容易，你既上了擂台，为何还不动手？”

青衫少年摇手道：“要动手么？”

那情形像是十分害怕。“天雨上人”身躯一拧，双臂微分，身子倏地移前丈许，双掌连扬，狂飙骤生，水上擂台四周，立时水柱连天，声势之猛，无以复加！

在水柱激升，化为水烟之际，群豪只见那青衫少年，身形向旁一侧，在水烟之中，蓦地起了一股无形大力，将“天雨上人”激起的无数水柱，全都撑在那无形的力幕之外！

并还将水珠纷纷震出去，犹如突下骤雹，水滴落在湖面上，“铮铮”有声！

“天雨上人”一招得手，脚踏迷踪，身形疾转，右掌似砍似削，卷起狂风怒飙，重又飞到。

青衫少年行动仍极是从容，向后微微一侧。

“天雨上人”只觉得他一侧之间，似有一股无形大力，将他的掌力，向旁牵引开去。

“天雨上人”心中猛怔，自己的掌力，已然达到裂石开山的地步，若是

对方硬以真力和自己对掌，事情还不足怪，但对方竟能在随意转身之间，将自己的内力牵引过去，莫不是淹没已久、只听传说的无上绝顶神功，“震天千引神力”？

“天雨上人”立即收掌，身形后退，他此来本是想夺得水路英雄盟主。这样，可以在他纵横江湖，无恶不作这一点上，有极大的帮助。

但是眼看盟主之位紧握，却又不明又白地闯出了这样一个青衫少年！

身形后退之后，“喋喋”怪笑，道：“想不到昔年独步天下的无上神功，‘震天千引神力’重见今日，阁下究竟是何人，难道竟一吝相告么？”

那青衫少年的面上，一直淡雅无比，像是与世无争一样，就算他和“五湖龙女”萧湄对相之际，也只不过眼中射出异样的光彩而已。

但此时一听得“天雨上人”道出了他所使武功的名称，脸上却突露惨厉之极的神色，好一会才平复了下来，刹那之间，判若两人，道：“你既能识得我所使是‘震天千引神力’，敢问你是何人？”

两人在水上擂台上，虽然只动手过了两招，但是双方所使，却全是惊世骇俗、见所未见的绝顶武功，但他们却全不知和自己动手的是谁，而要努力地去探测对方的来历，以作应付！

“天雨上人”青纱面罩内的脸色一惊，心中暗道：“不好！自己一时口快，道出了他‘震天千引神力’，并世武林中人，能知道这个名称的并不多……”

念头一转，立时哈哈大笑，道：“‘铁扇赛诸葛’之名，你可曾听说过？”

“天雨上人”这句话一说，群豪立时愕然，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“啊”地一声，道：“你是‘铁扇赛诸葛’胡子玉？”

“天雨上人”却是不置可否。

青衫少年纵声大笑，道：“‘铁扇赛诸葛’胡子玉一目已眇，一腿已跛，腿跛许遇名医，得以治愈，但这眇去的一目，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复明，阁下敢将罩面青纱，挑起一看！”

讲到后来，语气冷峻已极。

青衫少年在习那“震天千引神力”之际，传他“震天千引神力”之人，曾说如能在一招之中，便认出这“震天千引神力”的，并世之间，只有寥寥数人！

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虽是其中之一，但还有两人，却是他不共戴天的杀父大仇，是以青衫少年，才面容突转惨厉，逼问究竟！

“天雨上人”一听青衫少年要他挑起面罩一看，“喋喋”怪笑声中，突然向前跨出两步，手掌微微一扬，便有一蓬紫星芒雨，暴射而出，众人只觉眼前一片紫光闪映，那一蓬紫星，已然结成一片光幕，去势迅快激烈已极，向青衫少年，当头罩下！

变生肘腋，那蓬紫星才现，群豪之中，已有不少人发出声声惊呼！

那些惊呼声，倒不是为这青衫少年的安危而发，而是悟出那蓬紫星，正是“雪海双凶”，大凶“玄冰怪叟”司徒永乐的“玄冰神芒”！

那天山“雪海双凶”，大凶“玄冰怪叟”司徒永乐，二凶“雪花龙婆”华青琼，这两人在江湖上享有何等名声，如今突然“玄冰神芒”在洞庭湖上出现，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这样的人物，叫了一声以后，也瘫在金交椅上，出不了声！

眼看那片紫幕，在青衫少年头顶，电簇飘急地转了两转，“轰”地一声，

如正月里的花炮也似，突然爆了开来，向青衫少年直压下去！

“五湖龙女”萧涓倏地站了起来。

可是晃眼之间，急压而下的“玄冰神芒”，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眼光快的，也只看清紫光突然收敛，向青衫少年右手飞去。

而青衫少年手上，则持着一双通体莹白、闪闪生光，乍看似玉，细看却又不是，拇指、食指微曲，其余三指较直的玉手。

在玉手之上，如蚁附腥膻，蜂集花蜜，密密麻麻，黏满了寸许长短，细如牛毛，紫光闪闪的“玄冰神芒”！

这一刹那间的变化，惊得人人目瞪口呆，连假冒“天雨上人”之名而来的北天山“雪海双凶”，大凶司徒永乐在内！

静了好一会，才有人叫道：“‘拈花玉手’！‘拈花玉手’！分水避火，暗器无功！‘拈花玉手’！”

此次聚集在洞庭湖上的水路豪杰，武功尽管不算太高，但全都见闻广传，武林异宝，“天香娘子”所遗的“拈花玉手”，更是人人皆知。

为了这只“拈花玉手”，两年前，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曾在丹桂山庄召开“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”，声言谁的武功最高，便可持有这双“拈花玉手”。

可是结果，丹桂山庄上的“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”，经过情形，究竟如何，除了曾经参加这次大会的人以外，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。

这是武林中最大的谜！

同样地，“拈花玉手”的下落，也成了一个谜，但如今却突然在这个谁也没有见过、来历不明的青衫少年手上出现！

众人哄闹声中，“玄冰怪叟”司徒永乐尽管心中吃惊，但是却依然发出震人心魂的怪啸声，将众人的呼叫之声，尽都压了下去，道：“想不到‘天香娘子’所留的‘拈花玉手’，原来落在你的手中，拿过来！”一言甫毕，五指如钩，荡起一阵锐利已极的嘶空啸声，直向青衫少年的脉门抓到！

青衫少年竟如懵然不觉，两眼定注在“拈花玉手”上的玄冰神芒上，突然发出了一阵惨厉已极的笑声，笑声未毕，司徒永乐五指已将要触及“拈花玉手”，青衫少年手腕随意一震，突然激起千旋玉光，在司徒永乐五指隙缝之中，“刺”地穿过！

第四章 雪海双凶

司徒永乐心中一凛，立即改抓为掌，如排山倒海，疾涌而出，居然将青衫少年“腾”地震退一步！

但同时也听得“嗤”地一声，他的蒙面青纱，也已被“拈花玉手”撕了下来。

两道浓眉，一张马脸，脸色阴沉之极，正是青衫少年做梦也见不到的、不共戴天的仇人，“玄冰怪叟”司徒永乐！青衫少年哈哈大笑，语音凄厉无比地道：“想不到不用我北上天山跋涉，便与你在此相见！”

在船上的“五湖龙女”萧湄，只见青衫少年被蒙面怪客司徒永乐一掌震退，极其关心地问道：“你，你受伤了没有？”青衫少年却像聋了一样，双眼精芒四射，停在“玄冰怪叟”身上。

萧湄美丽的脸上，露出一丝失望之色，她心中暗念：我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，对他那样关心作什么？他会领你的情？默默地叹了口气，又坐了下来。

司徒永乐仰天一笑，道：“你身中我‘玄冰神掌’，尚敢自夸？”萧湄心中刚决定不要对这个青衫少年太关心，可是一听“玄冰怪叟”之言，又是一凛，武林中传言：“‘玄冰神掌’，见子不见午！”立时涌上她的心头，她娇秀的脸上，不禁浮起了焦急的神色……

青衫少年却毫不在意，只是喃喃地道：“我终于找到他了！”

随手一抖，粘在“拈花玉手”上的“玄冰神芒”，立时散落，纷纷跌落湖中。伸手入怀，取出一只铁指环来，套在右手中指之上。

“玄冰怪叟”司徒永乐浓眉“倏”地一竖，道：“我当是谁，原来是你！”

青衣少年抬起头来，道：“不错，是我！”

只听得“铮”地一声龙吟，悠悠不绝，他左手上多了一柄形如锈铁，色作漆黑，形式奇古的古剑！

“玄冰怪叟”司徒永乐面色又变，青衫少年顺手一抖，手中古铁剑幻出点点墨星，向司徒永乐当头罩下！

每一点墨星，俱都激起嘶空之声！

司徒永乐大袖飘扬，身子一转，已然脱出了古铁剑的那一招“满天星雨”，厉声道：“小子，看你身后的是谁？”青衫少年猛地一怔，北天山“雪海双凶”，向称焦不离孟，行坐起止，绝不分离，难道二凶“雪花龙婆”华青琼已然悄没声息地掩到了自己的身后？

“拈花玉手”向后一撩，玉光千旋，古铁剑剑尖向上一挑，宛如手中起了一条墨龙，“独挑天梁”刺向司徒永乐。

青衫少年两招甫一使出，只听得身后“格”地一声怪笑，身形立时一退，只见一个满头白发飞舞、握着一根九曲十弯墨形拐杖的老太婆，已然站在自己的身后，拐杖微一摆，已然封住了“拈花玉手”的进势！

同时，只听得一声娇叱，道：“两打一，好不要脸！”一条娇小人影，飞掠而下，正是“五湖龙女”萧湄。

也就在此际，却又发生了一件谁也意料不到的事情！

月色清辉，再加上灯笼火把，洞庭湖上，本来如同白昼一样。

萧湄语声甫毕，眼见一片乌云，已将月华掩住，同时，满湖上千百盏灯笼火把，却在同一时候倏地都熄灭了！

突然之际，湖上变得漆也似黑！

天上乌云盖月，当然是巧合，但湖上千百盏灯笼火把，同时熄灭，却不能说是巧合，虽然有些清风，但还不致于将千百火把，一齐吹熄，何况事起非常，事先根本一点迹象也没有！只有手执火把灯笼的那些人，感到有一阵劲风袭来，眼前便是一黑。其他的人，一点迹象也未曾看出！

顿成漆黑世界之后，群豪立时大乱，只听得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、易大舵主等首脑人物的声音，大声呼喝：“掌灯，快再掌灯！”

群豪的喧闹之声，也渐渐地静了下来，不一会，若干火把灯笼，重又燃着，乌云飘开，明月重现，湖上重又如同白昼，但当众人一起向湖面上看去时，个个全都张大了嘴，合不拢来！

“五湖龙五”萧之羽别出心裁、亲自督造的那座水上擂台，竟然已不知所踪！

只是在原来是水上擂台的湖上，飘着不少木材，而刚才在水上擂台上面的那青衫少年、“五湖龙女”萧湄、以及北天山“雪海双凶”司徒永乐和华青琼，也全都没有了踪影！

从飘浮在原来水上擂台周围的那些木材来看，显然水上擂台已被人拆去。

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满腹疑惑！谁能在片刻之间，将那么坚实、全用铁箍箍起的一座擂台拆去？

湖面之上，一时间静到极点，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想起妹妹也失踪，大声道：“快派五十小艇，一百潜水人，搜寻二小姐的下落，不论死活，找到为止！”

洞庭湖水寨中的人，平时就训练有素，萧之羽一声令下，立即出动。只见五十只小艇，飞也似地划了开去，一百以潜水功夫见长的人，也全都穿上鱼皮水靠，跃下水中，满湖搜寻。

但是直到天明，青衫少年、“雪海双凶”和萧湄四人，还是踪影全无，只在岸边上发现那“砚池怪客”，在呼呼大睡！

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垂头丧气，他怎么也未曾想到，为了要做“水路英雄”盟主，结果会闹出这样的大事来，甚至将武林中谈虎色变、久已隐居不出的大魔头“雪海双凶”引到！

当时若不是那青衫少年出头的话，只怕事情要更难办，但那青衫少年究竟是谁？何以两年之前，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在“丹桂山庄”上所举行“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”，成了神秘的谜之后，那武林异宝“拈花玉手”，竟会突然在那个青衫少年手上出现？

怀有这些疑问的，不只是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一人，而是所有参加大会的人全都在内。

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闷闷不乐了一天，突然拍案而起，吩咐备船，他心中已然有了决定！

几天之后，朝阳方升，金芒万道，映得千里江流，幻成一片金黄。

一条江船，放掉东来，船头上站着一个人身穿华服、貌像威武的中年人。

他正是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，九华山遥遥在望，萧之羽心情沉闷。

他在洞庭湖中，那次“水路英雄争夺盟主”大会，毫无结果，不了了之之后，一直未曾得到妹妹萧湄的信息。他想起当时奇怪的情形，蓦地忆起了两年前的“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”。

那次参加“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”的，全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。除主人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以外，其余为“京都镖局”总镖头“恨福来迟”雷明远，闽中大豪“闽中一剑”林清尧，鲁东一霸“崂山金眼神雕”向天飞等，连他自己，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在内，也全是武林顶尖儿的人物。

那次大会，突然成为武林中的谜，别的参加大会的人，可能知道，但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，却是一点也不知道！他参加了那次大会，却不知道那次大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

一点也不错，事实正是如此。

两年来，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用尽心机，想向人打探那次大会的情形。

但是参加过“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”的人，不是避不见面，便是拒不肯言。

别人以为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，也是从九华山“丹桂山庄”回来的人，他一定知道那次大会大概情形，也有人不断地向他打探，但他倒不是不愿说，而是切切实实地不知道，为了这件事，他妹妹“五湖龙女”萧湄还和他吵了好几次。

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站在船头上，身沐朝阳，望着浩浩江水，回忆着两年前的事。

那一天，正是八月十五日。

各方高手，已然齐集，每一个人来到，都引起一番热闹，连久已隐迹江湖的侠盗，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也在内。

各人面上虽都是客客气气的，但是每个人的心中，俱都怀着鬼胎。

谁都知道，这次大会，名堂虽然是“丹桂飘香赏月”，但主人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却有言在先，武林异宝，天香娘子所遗的“拈花玉手”，已然在他手中，参加大会的人，不妨比试，谁武功最高，便可以得到那“拈花玉手”。

本来，若能够在“丹桂飘香赏月”大会上，武功第一的人，天下本也罕有其敌。

但是“拈花玉手”，却是武林中人人争夺的奇宝，武功高了还想再高，人人俱都觊觎这件异宝，希望仗着这件异宝，为自己带来更崇高的地位和武功。

所以表面上各人寒暄客气，心中却将每一个人，全当作自己的敌人。

而且，来参加大会的人更知道，“三绝先生”名拙实巧，极工心计，“拈花玉手”既然落在他的手中，他还肯以武功定得主，说不定其中另有诡谋，但是却没有一人，识得透他究竟是什么用意。与会客人，俱各住在“宾馆”，有专人招待。正式的时间是在月华上升之后，地点则是在“丹桂山庄”的广场之中，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已命人在广场周围，无数株桂枝上，挂起了各式各样的纸灯。当天黄昏，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出了宾馆，在山间信步而行。九华山风物灵秀，“丹桂山庄”本是在笔架峰山岭之上，萧之羽信步走去，走的正是上山的道路，不知不觉间，已然到了半山。萧之羽一望天色，夕阳西挂，红霞满天，有几朵乌云，周围金蛇乱窜，天色已将黑，若再不上山，只怕赶不上“丹桂飘香赏月”大会！

正待上山，忽然听得附近林子之中，传来一阵凄怆欲绝的吟哦之声。

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文武兼修，听出那声音吟的，正是一阙“八声甘州”：

“寒云飞万里，一番秋一番搅离怀，向清堤跃马，前时柳色，今度葛莱。锦缆残香在否，枉被白鸥猜，千古扬州梦，一觉庭槐。歌吹竹西难问，拚菊边醉着，含寄天涯。任红楼踪迹，茅屋染苍苔。几伤心桥东风月，趁夜潮流

恨入秦淮，潮回处引西风，恨又渡江来！”

此时此地，这样凄怆的吟哦之声，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听来，也大感异样，面对林子，朗声发话道：“何方朋友，豪兴如此，可容萧某人打搅清兴么？”

语毕，只听得林子中“悉索”一声，像是有人迅速离了开去，却并没有人回答自己的话。

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，为人极是自负，“哈哈”一笑，道，“朋友不屑相见么？”

身形如箭，足尖点处，“飏”地掠到了林子之中。

林子中却是静寂无人，只是在两颗松树的树干上，发现了两只手印——指甲长得出奇的手印。

萧之羽一抬头，只见林子尽头，一条人影，快得几乎不像是人，正向外掠去。

萧之羽雄心顿起，喝道：“朋友止步！”真气连提，也如飞赶了上去，那人影只是绕着林子打转，口中仍然是吟哦不绝，看那情形，他并不是在逃避萧之羽的追踪，而只是在自在地踱方步。或者，萧之羽的追踪呼叫，根本不曾听在他的耳中！

萧之羽心中“哼”地一声，突然一转身形，横空一掠，兜头迎了上去，喝道：“数次相唤，朋友何以不——”

话未讲完，那人疾电也似，迎面扑到。

夕阳西下，天下昏暗，以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那样的眼力，也未曾看清那人究竟是什么模样，只觉得那人尚在三丈开外，但一股劲风，已然当头压到，力赛千钧，势如奔马！

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连忙真气一凝，沉胯坐马，手腕翻飞，“呼呼”两掌拍出。

可是他的掌力，才与对方身形疾飞所带起的那股大力相碰，便全被撞了回来，腕骨欲折！

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心中猛地一凛，知道自己运了八成功力的掌劲，既然被对方如此轻而易举地挡了回来，那股劲力要是压到身上，不粉身碎骨者几稀！

尚幸他极见机，见身旁有一枝老粗的石笋，比人还高，疾忙身形飘动，向石笋旁飘了过去，才隐身在石笋之后，便听得“轰”地一声，一股狂飙压到，石笋四面的树木，纷纷摧折，那么粗大的一枝石笋，也像是摇摇欲坠！

萧之羽鼓定全身真气，以待迎敌，又听得“叭”地一声，起自头顶。

抬头一看，只见一只瘦骨嶙峋的手，五指如钩，正抓在石笋顶上！

那手，肤色如火，指甲长约两寸，也正是刚才萧之羽在林中看到的那只手印的形状。

那石笋在那只手一抓之下，碎石如骤雹也似地射了出来，萧之羽正隐身在石笋下面，一块碎石，呼啸飞到，正撞在他的“肩井穴”上。

萧之羽全身真气早已鼓定，体逾金钢，但那枚石子一撞到，真气略散，“肩井穴”已被封住！

萧之羽此刻，已然知道那人功力之高，简直匪夷所思，而自己穴道已被封住，怕就要丧生在这九华山笔架峰上！然而那人突然长啸一声，萧之羽只见一溜黑影，电射而出，已然不见了踪影。

萧之羽翻眼看时，那石笋经那人一抓，约莫有尺许长短的一节，已成粉碎，这一抓，要是抓在头上……萧之羽简直不敢设想。以“五湖龙王”之名，前来参加“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”，但是却被封住了穴道，定在这里，被人看到，以后还怎么见人？因此萧之羽运转真气，冲击穴道，但也直在两个时辰之后，才将穴道冲开！

其时，明月高悬，“赏月大会”只怕早已开始，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急急向上飞驰而去，然而到那广场，不由得一呆。

挂在桂枝上的各式纸灯，全都破烂不堪，灯火熄灭，只有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手上，拿着一枝比寻常火折大些的火折，发出光芒，但也显得暗淡无比。

在正中一张八仙桌上穿了一个大洞。

参加大会的人，全都呆若木鸡地或站或立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

萧之羽虽然不知道曾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也知道是发生了极不寻常的事！

他没有出声，也僵立在广场上。

不一会，胡子玉手上的火折，倏地熄灭，只余明月清辉。照在广场上，照在残破的纸灯上，照在每一个面如上色的武林高手身上！

静！死静！

好一会，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才长叹一声，道：“‘拈花玉手’，既已不在，在下这个‘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’，也就此结束，各位请回宾馆，休息一晚，明日公冶拙当在江边送客！”

萧之羽听得莫名其妙，只有他一人，不知道曾发生了什么事。忙踏前一步，道：“公冶先生……”

但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竟然双眼无神，衣袖一拂，身形如飞，首先离开了开去，众人也纷纷而散，一时之间，广场上孤零零地，只剩下了萧之羽一个人！

萧之羽只听得远远又有凄怆欲绝的吟哦声传来，激灵灵地打了一个寒战，也不敢再在广场上逗留，回到了宾馆中。

第二天，他起得迟了些，起来一看，其余人早已在清晨离去。

萧之羽欲向公冶拙辞行，但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托病不见！

这就是两年前所发生的事，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，参加了“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”，但是却不知大会发生了什么事情！

日头渐渐正中，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心头的疑惑，依然未解。

他必须见到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，因为他在洞庭湖召开的那次大会，结果也是这样的离奇，莫不是和上次“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”，有什么连带的关系？事关妹妹的下落，他非要弄个明白不可！

九华山影，已越来越明显，“大江一泻三千里，翻山云间九朵花”，诗仙李白所形容的景象，再贴切也没有，萧之羽却是满腹心事，无心欣赏这如画风景！

蓦地，橹声欸乃，一艘小船，破浪而至，船上一个衣衫破烂的落拓道士，手捧大红葫芦。那无篷小船，来得极快，一眨眼便掠过了大船！

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向那无篷小船望了眼，只见那落拓道士，也正向他望来，目光如电，萧之羽心中一怔，只听得那落拓道士击舷高歌：“两只拳头握古今，到头来终需放手，一条扁担肩天下，又岂能永久不休息？哈哈，

劝君莫求名与利，且与我放棹中流，对酒高歌！”

歌声悠扬，随着江上轻风，四下飘散，入耳轻越，宛如龙吟！

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心中一动，暗忖这个落拓道士，一定也是武林异人！吩咐船家，赶了上去，但只赶出一里许，便见对面一艘大船，放了下来，船头上一个紫袍锦衣大汉，突向那艘无篷小船迎了上去，朗声道：“公冶先生仍然闭门谢客，施前辈请回！”

萧之羽心中，又是一动，暗忖原来那落拓道人，竟是江湖所传的“穷家帮”的“酒丐”施楠！

但不知他来找公冶拙做什么？

只听得落拓道人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孙二爷放心，区区在下，只求日日有酒，哪管什么春夏秋冬，‘天香三宝’！要求见公冶先生的不是我，孙二爷又弄错人了！”“哈哈”大笑之声，传了过来，又转过头来，似有意，似无意地向萧之羽一望。

萧之羽本就吩咐船家，追赶那无篷小船，此际，正当无篷小船在那大船一旁，疾擦而过之际，萧之羽的船只，也已向那艘大船迎去。

来得近了，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已看出那锦衣大汉，正是两年前在江上专司迎宾之责的孙正。

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一向自恃身份，见了孙正这样的人物，更是态度傲然，微微地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公冶先生可在庄上？”

孙正正打发“酒丐”施楠，突然听得有人问公冶先生，声音洪亮，虽然在这辽阔的江面之上，也震得人耳鼓嗡嗡发响，一听便知是内家高手。

抬头看时，只见来船上一人，锦袍玉面，颌下略有微须，双目神色闪闪，看来不怒而威，神态极其威严庄重的中年豪客，认得是水路上赫赫有名的高手，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。

忙在船头躬身道：“萧龙王，公冶先生吩咐，谢客不见！”

萧之羽此次前来，志在必得，岂是孙正那么两句话便能打发得去的？

“哼”地一声道：“公冶先生不见他客，却需见我！”

孙正又躬身道：“公冶先生确是任何人也不接见！”

萧之羽“哈哈”大笑，道：“难道有人来告知他‘拈花玉手’的下落，他也不见么？”

孙正一听，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孙某人不敢作主，只敢奉吩咐行事！”

萧之羽的船，此时正好和孙正的大船，交擦而过，萧之羽一撩锦袍，身形微拧，“嗖”地一声，已然落到了孙正的船上，道：“姓孙的，见不见不在你，你责任只是通报，多废话作甚？”

孙正猛地一怔，面上神色微变，道：“公冶先生曾言，未得他应允者，敢带人求见立即处死，阁下何必逼人太甚？”

萧之羽一声冷笑道：“我就直上九华山庄，看他如何说法！”

“萧龙王，那我们却有阻拦之责！”

“你敢！”萧之羽“哼”地一声，双掌一挫，手掌平翻，“呼呼”两掌，已然向孙正拍出！

孙正侧身让过，萧之羽足踏迷踪，右手五指如钩，向外一挥，挥到一半，突然改挥为推，狂飙陡生，当胸推到！孙正刚才让过他两掌时，人已然到了船舷，眼看再避，人便要跌入江中，固然以他的水性而论，跌下江中，毫不要紧，但却也不甘心，两脚不丁不八站定，一掌迎了上去。“叭”地一声，

双掌相交，萧之羽觉出对方内力不弱，立即一挥手，“腾”地一声，竟将孙正挥出丈许，直向船舱之中跌去！

眼看跌进舱门，突然孙正像是被一堵无形的墙，挡住了去路，倏地停在舱门之旁，而舱门上所挂的门帘，也微微扬起。

萧之羽是何等人物，一看这等情形，便知道舱中另有高手！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舱中朋友，何不到舱外来，阻止萧某人到‘丹桂山庄’？”

一言甫毕，只听得船舱中传来两声咳嗽，一人道：“萧兄远道来此，本当相迎，怎奈公冶拙已然下定决心，不再见外人，萧兄请回吧！”发话的正是武林中闻声色变，黑道上第一奇人公冶拙！

萧之羽再也想不到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，就会在船舱之中！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公冶先生，萧某此来，除奉告‘拈花玉手’的下落以外，尚有一事请教！”

公冶拙静了片刻，道：“公冶拙已对武林中事，不闻不问，萧兄不必再多讲了！”

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见公冶拙一再谢客，眼眉一竖，身形微拧，带起一股劲风，欺到舱前，手伸处已将孙正推开一边，一撩舱帘，进了舱中，停睛一看，不禁大吃一惊！

船舱中坐着一个轻袍鹅冠，面容清癯，身形颀长，年逾知命的长髯老人，看来简直是一个恂恂儒者，正是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，但是在他身后，却还站着一个人！

那怪人长发披肩，一身黄衫，身躯却宛如风中之竹，枯瘦无比，衬得那件黄衫，更显肥大。但装束打扮，虽是奇特，面容却甚清秀，顾盼之间，双眼神光闪闪，宛若利剪！

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陡地一呆，因为那个怪人右手，持着一件奇形兵刃，乃是一把蓝光隐隐的大铁钩，正好勾在“三绝”先生公冶拙的颈上！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想不到以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的神通，竟会受制于人。略呆一顿，身形微拧，“呛啷啷”一声，抖出了四长五短，变幻莫测的奇门兵刃九节棍来，“刷”，地一声，长足有七尺的“九节棍”已然抖得笔也似直，直点那怪人右半身“气门”，“曲泽”，“肩井”三穴，使的正是一招“三曲还珠”！

那怪人发出一声比冰还冷的冷笑，左掌突发，发至一半，突然掌势一圈，变掌为抓，五指箕张，反向“九节棍”抓到，变招之快，快如闪电！

萧之羽那一招“三曲还珠”，中含无数变化，但是对方一招使出，指影如山，已将九节棍的变化，完全封住！萧之羽心知遇到了绝顶高手，猛地想起一个人来，大吃一惊，真力一送，九节棍“呼”地一声，曲了回来，总算那人因要制住公冶拙，未赶向前来，但萧之羽已出了一身冷汗，道：“欧阳老怪？”

他口中的“欧阳老怪”，便是僻居“昆仑”绝顶，脾气也怪到极点，武林中人，闻名色变，喜怒无常，善恶不容的“欧阳老怪”欧阳独霸！

那怪人突然仰天长笑，道：“原来还认得老夫，当真叫老夫高兴得很！”

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心中转念，这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和“欧阳老怪”欧阳独霸两人，全是出了名的难惹。自己来求见公冶拙，还可以说是来告诉他“拈花玉手”的下落，再问他两年之前，“赏月大会”的经过，但和这个欧阳独霸，却是绝不能有半分纠葛！

一想及此，身形微晃，已想退出舱去，但只听“欧阳老怪”“唻”地一声怪笑，语音极冷彻骨，几乎不似发自人类，一字一字他说道：“萧朋友此时若走，只怕洞庭湖中，血染湖水！”

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吃了一惊，知道他说得出，做得到，脚步便不由自主地，停了下来。

欧阳独霸道：“萧朋友请坐，待我问完了‘三绝先生’，还要向萧朋友请教‘拈花玉手’的下落！”

萧之羽倒抽一口冷气，心想原来欧阳独霸早已在船舱之中，自己可以说得是“天堂有路不去走，地狱无门闯进来”！

此时，如果不听他的吩咐，他要与公冶拙为敌，暂时可以无碍，但只怕事后，自己在洞庭湖数十年经营的基业，便要毁于一旦！

而两年前“飞鹰山庄”中的无头惨案，“飞鹰”裘逸，“八臂二郎”等惨死一案，据说也有“欧阳老怪”的份儿！

萧之羽想至此处，更是不敢离去，暗忖反正“拈花玉手”不在自己手上，武林中如许高手也轮不到自己占有，又何妨等上一等！

重将“九节鞭”围在腰间，在离开两人六七尺处的一张椅子上，坐了下来！

欧阳独霸冷冷一笑，道：“‘三绝先生’，我们讲至何处了？”

公冶拙长眉略转，面上隐现怒容，但是他颈在欧阳独霸，喂有剧毒的“九毒钩”之中，只要欧阳独霸对“九毒钩”略一移动，划破些皮肤，三个时辰之内，若找不到千年雪参，万载冬青这一类灵草仙药，便魂归西天，因此尽管他心中暴怒，面上却还仍持平静，冷冷地道：“讲到赏月大会，月华高升，便已开始，独不见了‘五湖龙王’萧之羽一人！”

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一听，原来“欧阳老怪”已是在逼“三绝先生”道出两年前“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”的经过，这时，便叫他走，他也不肯走了。

欧阳独霸冷然道：“请说下去。”

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“哼”地一声，道：“当时也无人主张等他，我便取出了‘拈花玉手’，置在正中八仙桌上，重将赏月大会，可在月下比试，谁武功高的，便可得‘拈花玉手’，并还即席试演一遍，证明真而不伪，但是过了一个多时辰，大家却还是高谈阔论，没有一个人肯出手取这‘拈花玉手’！”

“欧阳老怪”“嘿嘿”冷笑，道：“难道与会群豪，忽生礼让之‘心’？”

公冶拙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只怕‘欧阳老怪’你在那时，也一定不会出手！”

“欧阳老怪”冷然道：“我向来不讲礼让，也不信‘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’这一套！”

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“哈哈”大笑，说道：“‘欧阳老怪’，只怕你如果出手，也得不到那‘拈花玉手’！”

欧阳独霸秀眉一挺，道：“莫非除你而外，会上另有高手？”

“三绝先生”虽然已被他制住，但想必欧阳独霸得占上风，纯属偶然，因为他言语之中，对公冶拙仍是相当尊重，推许他为唯一堪与自己为敌的高手！

公冶拙冷笑道：“你先出手，武功虽高，也不能战遍群雄，只怕到最后，‘拈花玉手’，也为他人轻易取得！”

“欧阳老怪”冷笑道：“原来‘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’，这样高雅的一个

集会，与会者却全是些工于心计只求拣现成便宜的小人！”

其实，即使欧阳独霸在那赏月大会上，他也像他人一样，绝不会最先出手，但此时他却乐得如此说法，以显出高人一筹。

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长笑一声，说道：“说得好！”

“欧阳老怪”正欲启唇，忽然听得舱侧一人接口道：“什么人说得好啊，再讲来听听，若当真说得好时，穷道士为他浮三大白！”

语音清晰，宛若起自身侧。

“欧阳老怪”面色微变“哈哈”一笑道：“发话自称穷道士的莫非是‘穷家帮’中人物么？”

那声音道：“正是！”舱侧的窗子，忽被打开，只见探进一个蓬首垢面的人头来，嘴旁兀自滴酒，醉眼乜斜，向舱中一看“啊呀”一声，道：“咦？昆仑山上赫赫有名的‘欧阳老怪’，什么时候改行，做起剪径的小贼来了？”

欧阳独霸长眉轩动，道：“你这醉不死的化子，满口胡诌什么？”

探进头来的，正是“酒丐”施楠！

施楠向他手中那柄“九毒钩”一指，道：“从来只见剪径的小贼，将刀搁在人颈上，要人拿出买路钱来，你如今行径，岂不有五分相像？”

欧阳独霸冷冷地道：“我七上‘丹佳山庄’，‘三绝先生’均不肯将两年前赏月大会经过相告，不得已出此下策，岂是心愿？”

施楠拍手道：“原来是请‘三绝先生’讲讲两年前赏月大会的经过，想当年穷道士也曾骗得一顿酒饭，只不过未曾有这等雅兴，倒也不知道为何那些人一个个都变成锯了嘴的葫芦，也要来听听！”

竟从窗中爬了进来，来到萧之羽身旁坐定。才一坐定，又摇其头，道：“‘欧阳老怪’，你这样子，我看了总不顺眼，快将‘九毒钩’拿开些！”

欧阳独霸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这却不成，‘九毒钩’一拿开，赏月大会的经过，便听不到了！”

施楠笑道：“‘欧阳老怪’，你未免有点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！”

施楠一进来，便对“欧阳老怪”，冷嘲热讽，“欧阳老怪”已然心中大是不愉。

但他却知道施楠武功，有独到的造诣，并不是易惹的人物，就在这船上，若是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，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和“酒丐”施楠，三人一齐对付自己，自己便占不了便宜，因此才始终不发作。

施楠讲完，捧起葫芦“咕嘟”喝了一口酒，将朱红葫芦，转向“欧阳老怪”，道：“今日有酒今日醉，莫使金樽空对月！来，‘欧阳老怪’，你也喝上一口！”内家真力一逼，“轰”地一声，满舱皆是酒香，从那朱红葫芦之中，射出一股酒箭，直向“欧阳老怪”射去！

那股酒箭，去势如电，才一射出，便轰轰发发，宛若从朱红葫芦之中，飞出一条蛟龙！

“欧阳老怪”想不到施楠会突然出手，那股酒箭，尖梢已化成万千酒点，一起洒到，只得手向前一送，将‘九毒钩’松开了“三绝先生”的头颈，“呼呼”两掌，掌风如山，将那股酒箭逼住。

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早已趁机逸出，那一股酒箭，“轰轰”地爆散，滴滴穿舱而出，落在江面上，还激起尺许高的无数水柱！

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见这两人，功力之高，远在自己之上，枉自洞庭称王，但和他们一比，却大大不如，心中不禁感慨万千！

只听得公冶拙一声长笑，已和“欧阳老怪”四目相对。

两人一动也不动地望了半晌，公冶拙朗声大笑，道：“‘欧阳老怪’，你若是嫌舱中太小，我们便去舱外，见个高下！”

欧阳独霸为了想探听“天香三宝”——“拈花玉手”、“驻颜丹”和“夺命黄蜂”，曾七上“丹桂山庄”，找寻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，但毫无结果。

这一日，欧阳独霸在江中棹舟，无意中碰到那艘大船，却听出舱中有叹息之声传出，认出是公冶拙所发，这才悄没声地掩进舱中。

本来，以公冶拙的武功而论，也不致于一上来便为“欧阳老怪”所制。

但两年来，公冶拙根本没有在“丹桂山庄”居住，欧阳独霸七上“丹桂山庄”寻不到公冶拙也因为这个道理。

公冶拙在船中住了两年，从无人知，根本未曾想到会被欧阳独霸发现，正在假寐，待到觉出有人进入舱中，欧阳独霸的‘九毒钩’，已然勾住了他的头颈！

直到“酒丐”施楠，突发酒箭，公冶拙才立即脱困，要与“欧阳老怪”，见个高下。

“欧阳老怪”向“酒丐”施楠恶狠狠地瞪了一眼，施楠却仍然自顾自地捧起葫芦饮酒。

“欧阳老怪”也是“哈哈”一笑道：“便在这舱中见个高下如何？”

公冶拙道：“好！”语音未毕，手中已然多了一柄长剑，手腕抖处，剑花朵朵，满舱剑影，如山压下！欧阳独霸心中一凛，心中暗叫：“好剑法！”‘九毒钩’当胸一横，迎了上去！

这两人俱是当世之间，一流高手，一出手便见不凡，但见剑气钩影，刹那之间，“叮叮当当”七八响，两人才倏地由合而分，各自退后一步。

刚才，公冶拙一出手便是一招“大雪纷飞”。当年他在长白山上，一剑将四枝巨烛，削成四七二十八段，用的便是这一招。

而“欧阳老怪”使的，乃是他“震天烁地九毒钩法”中的一招“天摇地动”。

这两招全是博大精深，一流武术，是以钩剑相交之声，宛若以轮指奏乐，连续不断，惊心动魄！

两人只交手一招，便已各知对方功力，与自己在伯仲之间，若欲求胜，切不可操之过急，因此只以神光炯炯的眼光，罩住对方，一时之间，倒静到了极点。

正在此际，只听得“酒丐”施楠大声道：“公冶拙先生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！”

公冶拙心无旁骛，只是顺口答道：“老夫怎么不是？倒要请教！”

施楠笑道：“公冶先生，三绝冠天下，刚才‘九毒钩’加颈，一定是不小心着了‘欧阳老怪’的道儿，穷道士好意将‘欧阳老怪’弄开，原是为了要公冶拙先生详细讲述‘赏月大会’的经过，却不是要看你们两人，各展神通！若是公冶先生无意讲述，只顾动手，穷道士只好仍请‘欧阳老怪’将‘九毒钩’加在先生的颈上了！”

那一番话，施楠讲时，摇头摆脑，一如嘻戏。

但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不免心中寻思，刚才施楠那一度酒箭，力道之强，惊世骇俗，若是他和“欧阳老怪”合力来与自己作对，只怕难讨公道！

他名拙实巧，心思缜密，略想了一想，便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两位既要听

两年前‘赏月大会’的经过，公冶拙又何吝详告？”

他眼向“欧阳老怪”一斜，又道：“‘欧阳老怪’，我们这一场比试，暂且押后如何？”

“欧阳老怪”“哼”地一声，道：“悉听尊便！”

“酒丐”施楠拍掌笑道：“这才是啦！待公冶拙先生讲完之后，你们两人尽管动手，穷道士与这位萧龙王，只作壁上之观，谁胜谁负，‘穷家帮’兄弟遍天下，一定要为胜者颂扬！”

“酒丐”施楠虽然是突梯滑稽，游戏风尘，但是却胸怀浩然正气，明知公冶拙和“欧阳老怪”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还唯恐他们事后罢手不打，因此特以言语相讥，令他们不得不见个你死我活！

公冶拙和欧阳独霸两人，也明知施楠之意，但是却只有“哑子吃黄莲”，总不能服软认输？

两人一齐“哼”了一声，坐了下来。

施楠道：“便请公冶拙继续讲下去！”

公冶拙面色突趋严肃，道：“其时，老夫见无人出手，便道‘拈花玉手，乃天香三宝之一，老夫无意自珍，公诸天下同好，未料到各位如此谦让，倒有失老夫原意了。’话刚讲完，忽然听得远处传来一阵悲吟之声，令人毛骨悚然！”

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听到此处，心中猛地一动，想起当日黄昏，自己漫步山间，所听到的那阵低吟声来。

公冶拙面上像是犹有余惊，道：“那低吟之声，自远而近，瞬息即至，疾逾闪电，众人只觉耳际‘嗡嗡’乱响，恰好此时乌云遮月，只见一条人影，绕林而走，片刻之间，桂枝上所挂各灯，尽皆熄灭！”

船舱中施楠、萧之羽、“欧阳老怪”三人，全都屏气静息，一言不发。

公冶拙续道：“那人将所有挂灯，尽皆弄熄后，突然一阵狂笑，立于‘拈花玉手’之旁，黑暗中只见他长发披肩，身材瘦长，双手指甲，更是长得惊人，一探手，竟向‘拈花玉手，抓去！”他顿了一顿又道：“他一出手，立时有三四人一起扑出，便被他双臂一振，一股极大的内家罡气，震了出去，跌倒在丈许开外！”

施楠点头砸脑，突然插言道：“这三个人，可是赏月大会后不久，便内伤骤发的‘江南三杰’，褚氏兄弟么？”

公冶拙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当时褚氏兄弟，以为自己兄弟三人，练就‘天、地、人’三才掌法，必可操胜券，将‘拈花玉手’抢到，趁黑逃去，怎知他们尚未出手，便已被绝顶内家罡气震成重伤，自己还全然不觉，回到家中，方伤重而亡！”

欧阳独霸道：“公冶先生，这来者是谁？”

公冶拙并不理他，自顾自道：“非但褚氏兄弟被那股内家罡气挡出，所有与会之人，也俱感到一股大力涌来，身不由主，连人带桌椅，一齐被拥出三尺！然而桌上酒水，却又半滴不曾外溅！”

施楠“咦”地一声，道：“此人武功之高，只怕天下无双！”

公冶拙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我们方自错愕间，那人已然冷冷地道：‘拈花玉手，为拙荆遗物，岂容你等争夺？’”

施楠、欧阳独霸、萧之羽三人，听到此处，异口同声道：“啊！来的竟是‘幽灵谷’的那个‘幽灵’，‘天香娘子’之夫？”

公冶拙接着道：“正是这位传说之中，日日在‘幽灵谷’悲啼的‘幽灵’，不知他何以突然来到了‘丹桂山庄’！老夫忝属主人，当时便道：‘在下无意玷辱天香娘子遗物，不意阁下来到，自然物归故主！’那幽灵‘嘿嘿’两声怪笑，道：‘尚有驻颜丹及夺命黄蜂何在？’一面说，一面头部缓缓转动。其时天虽已黑，但见他双眼绿光闪闪，掩映于长发之间，却是令人股慄，众人无一出声，那‘幽灵’突然一掌，‘轰’地一声，击在桌上，道：‘念在我今天重得亡妻遗宝，不予追究，在此之人，若敢将此次会中，我曾到来一事讲出，定叫连听到的人一起死于我太阳神爪之下！’”

公冶拙讲到此处，突然停了下来。

萧之羽、施楠、“欧阳老怪”三人，不由得尽皆一怔，难怪那次“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”，竟会成为武林中大谜，原来“幽灵谷”那个“幽灵”，曾发下警告，无论说出或是听到的，都难免死在他“太阳神爪”之下！

公冶拙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那‘幽灵’说完之后，便如飞而去！全部经过，便是如此，我已将此事说出，你们三人，均已耳闻，哈哈，如今我们四人，已然同一命运了，哈哈！”

“欧阳老怪”和施楠、萧之羽三人，不由得面面相觑，再也想不到，听到“赏月大会”的秘密，便等于和那个武功通天的“幽灵”，结下了怨仇！

隔了半晌，萧之羽才道：“公冶先生，这其中怕有误会。”

公冶拙道：“倒要请教。”

萧之羽道：“久闻‘幽灵谷’中，那位‘幽灵’，自从爱妻‘天香娘子’死后，便隐居大别山中，声言此身已同死去，只是一身绝艺，未得传人，故而忍痛偷生，所以才自号‘幽灵’，在一身绝艺，得到传人之后，便自杀而死，生前绝不可能出‘幽灵谷’半步，然而当日突在会上出现的那人——”

公冶拙道：“兄台的意思，可是以为那人不是‘幽灵谷’主人。”

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颌首。公冶拙道：“但不知除了那‘幽灵’以外，天下尚有何人，擅‘太阳神爪’之法，倒要请教！”

萧之羽猛地一怔，想起两年之前，自己躲在石笋之后，那通红的手掌，威力无比的一抓来，不由得哑口无言！

公冶拙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那位‘幽灵’，可能是闭关日久，以致性情乖戾，是以才作出如此事来，他临行之际，曾留下一句话，说谁敢不听他的话，褚家三杰，便是榜样！”

萧之羽、“欧阳老怪”、施楠三人，更是激灵灵地打了一个寒战。江南武林中，盛传剑法超群，内功精湛褚家三杰之名，三人也全是武林中一流高手，但是却同一时地，重伤“丹桂山庄”之内，可见这位“幽灵”的武功，确是震古烁今，无人能敌！三人均感到背脊上起了一阵凉意，尤其是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，更觉得那只通红的手掌，随时随地，可以向自己罩下来一样！公冶拙却“哈哈”强笑，道：“‘欧阳老怪’，你可算是遂了心意？”

欧阳独霸“嘿”地一声，不言不语，半晌方道：“萧龙王，你适才说曾得‘拈花玉手’的下落，乞道其详！”

萧之羽便将在洞庭湖开水路英雄大会，比武共推盟主一事，详细说了。

公冶拙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两年间江湖盛传‘幽灵谷’已封，‘幽灵’，已得传人一事不虚，那青衫少年，不知是何人？又不知那‘幽灵’曾否依言自杀？”

只要那“幽灵”果然依言自杀的话，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可以说了无所

惧了！

但“五湖龙王”却道：“只怕不会！若是那位‘幽灵’，已经自杀，何人有此能耐，尽灭湖上灯火，刹那之间，折了坚固无比的水上擂台？”

船舱中重又静了半晌，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只觉得如芒在背，深悔自己多此一举，立即告辞，而“欧阳老怪”也无心与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再斗，也告别而去。只有“酒丐”施楠强作镇定，“哈哈”大笑，高歌道：“生死何所忧？但求日有酒！”自窗中窜出，落在那无篷小船之上，迳自去了！

这几人的事情，暂且搁下不表，却说时光易过，转瞬之间，秋尽冬来，在长江下游，江苏芜湖境内忽飘下了一只小船。

小船之中，坐着两个人，一个是神态威猛的中年人，另一个则是一目已眇，一足已跛，看来神态甚是萎顿的老者。

那中年人望着来往客船，忽然长叹一声，道：“胡四哥，两年多来，我们东走西奔，到处逃避，但是却未曾听得那‘幽灵’再次出现的消息！”

那眇目跛足的，正是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，而那神态威严的，便是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了！

胡子玉叹道：“贤弟，那幽灵在搜寻‘驻颜丹’与‘夺命黄蜂’的下落，我们身怀——”说到这里，突然四面一望。

许狂夫笑道：“胡四哥，常言道隔墙有耳，我们的独处江心所讲的话，难道还怕被人听去不成？”

胡子玉苦笑一下，续道：“我们身怀这两件异宝，不得不到处走避，本来，算来两年之期已满，韦明远习艺已该成功，那‘幽灵’也该自杀，但是那‘幽灵’却又在江湖出现了！”

许狂夫面现讶色，道：“两年多来，小弟与你不离左右，何以小弟不知那‘幽灵’重在江湖上出现一事？”

胡子玉一笑道：“贤弟，你可还记得，半个月前，我们在高邮湖上，听得易大舵主的两个得力帮手，谈起洞庭湖中，争夺水路英雄盟主一事？”

“当然记得！”许狂夫点头道。

胡子玉道：“贤弟，那次大会，不了了之，也和两年多前，赏月大会一样——”

许狂夫接口道：“胡四哥，你说灭幻折台，也是‘幽灵’所为？”

胡子玉沉吟道：“八成是他，但我尚有一些问题未明，因此不敢肯定。”

许狂夫道：“你向有‘赛诸葛’之称，难道还有什么事可难得到你？”

胡子玉笑道：“‘赛诸葛’之称，不过是江湖朋友的称誉而已。你想，当年‘拈花玉手’既被那‘幽灵’取去，如今又出现在一个青衫少年手中，那青衫少年是谁？”

许狂夫略想了一想，道：“自然是‘飞环铁剑震中州’之子，也是你胡四哥教他进入‘幽灵谷’的韦明远了！”

胡子玉赞道：“贤弟猜得不错，但问题就在这里，既然那手持‘拈花玉手’的少年是韦明远，便也是‘幽灵’的唯一传人，那‘幽灵’为何又要突然出现，而韦明远以及‘雪海双凶’等人，又何以突然没有了踪迹？难思难解之处，便在这里！”

许狂夫想了片刻，摇头道，“胡四哥你也想不出，小弟更是无能为力了！”

两人说话间，船已然靠了岸，那芜湖久是江南第一大镇，出名的鱼米之乡，人物荟萃之地，两人弃舟登岸，走了不远，便来到了一所筑得极是巍峨，

画檐飞栋的大宅面前。

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装着毫不在意的神气，但是却在宅旁徘徊有顷，还着实仔细地打量了那大宅几眼。只见那大宅门庭冷落，朱漆剥离，想是主人家境况不顺，反显得十分凄凉。

胡子玉在门口逡巡久久，才又和许狂夫向前走去，许狂夫不明所以，低声道：“四哥，芜湖地当要冲，三教九流的人物极多，就不怕被人看出我们的行踪么？”

胡子玉“哈哈”一笑，道：“贤弟，愚兄自有道理，这所大宅，晚上有好戏可看，咱们切莫轻易地放过了！”许狂夫不知他何所据而云然，但知他这位胡四哥智高才丰，所说定有道理。

两人一路来到一客店门口，刚跨了进去，忽然觉得眼前一亮。

只见一个全身粉红色衣着的妙龄少女，正站在柜台面前，道：“掌柜的，给我留一间上房！”

“当”地一声，抛了黄澄澄的一锭金子，便转身走了出来，恰好和胡子玉、许狂夫两人，打了一个照面，两人一齐望去，只见那少女星眸流波，云鬓高挽，青山为眉，琼鼻贝齿，竟一个绝色美丽少女！

两人呆了一呆，只见那绝色少女出了客店，迳自去了，可是她那莺莺啁啁的语声，还像是不断在人耳际萦回。许狂夫想要说什么，可是却给胡子玉使眼色止住，两人也笑到柜台旁边，只见帐房先生，拈着那锭金子发怔，胡子玉正要开口，忽然听得背后，有人发出极是冷峻，“哼”地一声冷笑！

胡子玉斜眼看时，只见店堂中零零落地坐着不少人，也不知笑声是何人所发。

但“铁扇赛诸葛”是何等样人，刚才那一下冷笑，声音虽低，但他也已将方向辨明，循声望去，只见东北角上，坐着一个灰袍男子，面墙而坐，却是看不清脸面！

胡子玉连忙回过头来，道：“掌柜的，我们两人，要一间上房！”

帐房先生“噢”地一声，收起了那锭金子，一叠连声地道：“有！有！有！”

立即差店小二将两人引到了院落中，进了一间布置得居然甚为雅致的房间。

两人一进了房，胡子玉便将门关上，侧耳一听，只听得帐房先生道：“这两位客官的隔壁一间，留给一位姑娘，千万小心伺候！”

胡子玉面上略露笑容。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实在憋不住，低声问道：“胡四哥，你锦囊之中，究竟卖的是什么关子，小弟实在难明！”

胡子玉“哈哈”一笑，道：“贤弟，愚兄刚才停留的那所大宅，是什么人的，你可知道？”许狂夫道：“我若是知道，也不用费这多心思去猜想了！”

胡子玉道：“近年来江湖上传说的一段佳话，‘塞外双龙’中的‘玉龙’龙倚天，和‘滇南一凤’冷翠，在黄山比剑，竟结连理，你可知道？”

许狂夫道：“此事人人皆知——胡四哥，你可是说刚才那绝色女子，便是‘滇南一凤’冷翠？”

胡子玉笑道：“贤弟，刚才那少女，二十不到，冷翠却已是少妇，怎会是她？”

许狂夫更如身处五里雾中，道：“然则那大宅主人又是谁？”

胡子玉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就是两年多前，在‘丹桂山庄’，中了那‘幽

灵’内家罡气，归来便死去的‘褚家三杰’所有！”

许狂夫“噢”地一声，道：“那宅主人早已死去，宅中还有什么大事？”

胡子玉道：“贤弟你有所不知，我与‘褚家三杰’，是打出来的交情。早年，我在芜湖作了一件大案，劫了芜湖首富，李百万家的两样传家之宝。却不知李百万为人甚是侠义，也结交了不少江湖豪侠，‘褚家三杰’，既在芜湖，李百万立即请他们来商量，他们三人一见墙上所留铁扇标志，便知事情是我所为！”

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讲到这里，略停了一停，那是他眇目跛腿之前的事，算来已将有二十年的时光了，因此他不得不发出了轻轻的喟叹。

顿了一顿，才道：“不是愚兄自夸，谁见了愚兄这铁扇标志，怕也不敢强出头。但一则李百万不是心疼银子，而所失的两件，乃是传家之宝，不愿失去，宁愿以银子交换，只要追回原物。而‘褚家三杰’在武林中崭露头角，也想斗一斗我这‘铁扇赛诸葛’胡子玉，以扬名天下！”

许狂夫不由听得出神，他、胡子玉、裘逸三人，虽然结义，情同兄弟，但这位胡四哥早年许多事，他却并不知道！

胡子玉又道：“我们约定了在黄山脚下比试，到时，他们三人，展开‘天地人三才剑法’，围攻我一柄铁扇，从早晨到午，不分胜负。我也深服他们武功，出言讽刺，说他们年纪轻轻，武学上已有此造诣，但却甘心为富家护院！”

“他们三人，立即停战，三柄长剑，搭在一起，道出李百万之意，并问我劫此传家之宝何用。我本是为了黄河决堤，灾黎哀鸿，是以才为那些嗷嗷待哺的灾民做几件大案，便开口要二十万两银子，怎知他们三人竟代李百万一口答应！”

“从此我们便成了相识。贤弟，你可还记得他们三人，在‘丹桂山庄’，被那‘幽灵’以内家罡气震出之后，曾说什么话来？”

许狂夫略想一想，道：“记得，当时群豪大哗，褚老大叫道：‘是好汉，两年零五个月后，敢到芜湖一行么？’是也不是？”

胡子玉道：“不错，褚老大叫出这句话后，那‘幽灵’，便表露了自己的身份，从此便寂然无声，事后，我们正与‘褚家三杰’，一齐离开‘丹桂山庄’。‘褚家三杰’已自知内伤甚重，性命难保，绝不能拖到两年零五个月之后！”

许狂夫道：“是啊，那他们又约那‘幽灵’，两年零五个月后到芜湖来作什么呢？”

胡子玉道：“他却和我说了，原来隐居峨嵋山顶，向不问世事的‘静心老尼’，却和‘褚家三杰’家中有些瓜葛，至于什么关系，我却也未曾细问，不甚清楚。‘静心老尼’每隔五年，方下山一次，定要到芜湖诸宅来走上一遭，探望他们。”

许狂夫道：“是了，他们想借静心大师太之手，为他们报仇？”

胡子玉道：“‘褚家二杰’的意思，正是如此，算来事至今晚，正好是两年另五个月！”

许狂夫道：“胡四哥，这便是你的不是了！”

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一笑，道：“愚兄怎的不是，贤弟请说！”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道：“我们两年多来四处飘荡，为了就是要避开那‘幽灵’，如今明知他可能会在芜湖出现，避开去还来不及，为何反倒送上门来？”

胡子玉道：“贤弟有所不知，我们以前，四处隐避，为的是怕那——”
说到此处，突然压低了声音：“为的是怕那‘天香三宝’之中，倒有两件在我们处，被那‘幽灵’知道，但如今听得江湖上说起，“拈花玉手”，已然重现，‘夺命黄蜂’和‘驻颜丹’的下落，却绝无人知，我们又何必再躲避？”

许狂夫仍是不以为然，道：“胡四哥，那也犯不上和‘幽灵’见面。”

胡子玉道：“贤弟，裘二弟满门老小的血海深仇，你已忘了？”

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须发猬长，满面通红，道：“胡四哥，你也太小觑小弟了！”

胡子玉道：“这便是了，裘二弟的仇人是谁，我们虽然未知，但此人武功之高，一定可想而知，合我们两人之力，未必能胜，要为裘二弟报仇雪恨——”他拍了拍靴子，道“全在这‘夺命黄蜂’身上！”

许狂夫暗暗点头，赞许胡子玉心思缜密。

胡子玉又道：“那‘驻颜丹’，我们垂垂已老，要来无用，但“夺命黄蜂’的威力，想来你也曾听说过，‘天香娘子’昔年曾言，不发则已，发而不取人命，绝不收回，但‘夺命黄蜂’究竟是什么东西，贤弟你可曾见过？”

许狂夫笑道：“胡四哥莫开玩笑，小弟若是见过‘夺命黄蜂’，早已魂归西天了，还能与你在这里促膝长谈么？”

胡子玉道：“我们自从在‘东川三恶’身上，得了那‘夺命黄蜂’之后，为了怕露面，引人觊觎，因此轻易也不取出。你也见过，只是一枚黄铜圆筒，内有何物，如何用法，却是不知，虽然身怀至宝，但却如怀着废物一样？”

许狂夫道：“岂止废物，若给人知道，还有无数麻烦哩！”

胡子玉接道“所以我今日要到芜湖来，见一见那位‘幽灵’，一则，希望能够弄清‘夺命黄蜂’的黄圆筒之内，究竟有些什么事物，如何用法；二则，还想弄清一件怪事！”

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急问道：“什么怪事？”

胡子玉沉吟片刻，道：“便是那两年零五个月前，曾出现在九华山上的那位‘幽灵’——”

许狂夫道：“那位‘幽灵’又有何怪？”

胡子玉道：“他曾发誓一身绝艺，有了传人之后，便追随爱妻‘天香娘子’于九泉之下，如今青衫少年手持‘拈花玉手’，传人已有，他却重现江湖，未免与他为人不合！”

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失色道：“胡四哥，你难道说出现在‘丹桂山庄’的那‘幽灵’是假的？如此说来，害死裘二哥的，也必是他了？”

胡子玉面色神肃，道：“这事如今却还难肯定，不过也有此可能。——嘘，禁声！”

只听门外传来帐房先生的声音，道：“小姐，就是这间，请看看是否喜欢？”

一个娇美已极的声音道：“好，就这儿吧！”

胡子玉倏伸中指，在墙上一戳，整个中指，立时陷入墙内，这“金刚指”功夫，练至这般程度，武林中会者，确然不多。

胡子玉随即将手抽出，那墙的厚度，自然不止一个手指，但是他这一戳，在自己房间这面墙上，出现了手指大小的一个孔，在邻屋的墙上，却出现了米粒大小的一个小孔！

在客店的墙上，有那么一个小孔，可以说是谁也不会加以注意的事！

胡子玉凑过去看时，只见那绝色少女，进了房间，却取出了一面粉红色的旗子，平放在桌上，旗上绣着“洞庭箫”三字。

胡子玉以指蘸茶，在桌上写道：“那少女是洞庭湖‘五湖龙女’，传说她与那青衫少年相好，好戏正在后面！”

又见那绝色少女嘴唇掀动，像是讲了几句什么话，可惜无法听到。

胡子玉见了这等情形，心中不禁一动，暗忖难道邻室已然早有人在？

一想及此，胡子玉不由得心中发寒，因为刚才他和许狂夫的一番话，若是隔墙有耳，被人听了去，那还了得？

胡子玉一动也不动，更是用神细看，由于那孔眼甚小，望了过去，只能够看到邻室的一部分，只见“五湖龙女”萧湄，软语倩笑，分明是和人在讲话说笑！

胡子玉忙又以耳凑在墙孔上一听，只听得萧湄的声音，道：“你已经来了很久了？芜湖可真热闹，你看，这是我叫人赶工绣出来的，多精致！”

胡子玉脸上骤然变色，心中暗叫：“不好！”一拉许狂夫，低声道：“快走！”

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莫名其妙，道：“四哥，你看到了什么？”

胡子玉附耳低声道：“刚才一时不察，原来邻室早已有人，我们刚才的话，若是被他们听了去，只怕从此武林异人，将要对我们两人，日日追踪，虽然不怕，究竟防不胜防！”

许狂夫也是吃惊，补了一句，道：“而且还有那身份未明的‘幽灵’！”

胡子玉本来已身形微拧，来到房门口，却突然止步，一咬牙，低声道：“贤弟，若是我们刚才的话，已被人听到，只怕此时已然难以走脱，我们岂可惊惶失措，错过了能探听到‘夺命黄蜂’用法的大好良机？”

许狂夫道：“四哥，我们与裘二哥昔年誓同生死，他虽死去，我们不能不为他报此深仇，自己虽死何妨！”

豪语干云，胡子玉不由得叫了一声：“好！”

随着一声叫唤，肩头微晃，手上已多了一柄通体乌黑，隐泛精光的奇形折扇，这柄折扇，正是十余年前，江湖人无人不知的“七巧铁扇”！

许狂夫也手在腰际一抹，只见精光一闪，他手中也多了一件奇形兵，乃是一条通体红色，细如手指，半透明的蚊筋，长约四尺，末端带着一只寒光闪闪，铁锚也似，共有三个铁钩，锋利无比的兵刃！

两人相对一笑，心中俱都暗想，这两件兵刃，俱都多年未用，今日若能遇上劲敌，倒可以一展所长！

胡子玉低声道：“贤弟，你守住门窗，一有动静，立即出手！”

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答应一声，双目神光炯炯，全神贯注。

胡子玉又来到那小孔处，凑上眼去，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望着他。

胡子玉向邻室一看，只见“五湖龙女”萧湄，仍是在和人说话模样，但是却苦于那洞大小，无法看清她说话的对象是谁。

耐着性子，等了片刻，忽然见“五湖龙女”萧湄，伸过手去，隔着一张桌子，接过一件物事来，胡子玉定眼一看，不由得大惊失色，饶是他智高才博，生平遇事，极是镇静，也不禁发出极是轻微的“噫”的一声，只见萧湄突然转过头来，想是已然听到了胡子玉的声音！

胡子玉立即后退，许狂夫看出情形不好，手腕一抖，“蚊筋神钩”已然

抖得笔也似直。

胡子玉身形微拧，道：“快走！”“刷”地一声，一溜灰烟，便从窗中窜了出去，他虽然一腿已跛，但行动之快，却仍是惊世骇俗，快疾绝伦！

许狂夫手腕一沉，“神钩”在地上一点，就着那一点之势，跟在后面，一先一后，出了窗户，胡子玉伸手在许狂夫肩上一按，两人便伏在窗下。

刚一伏下，便听得“砰”地一声，房门已被人打开，同时传来“咦”地一声，道：“湄妹，刚才你说房中有人声，何以竟然空无一人，难道他们身法如此之快？”

讲这话的，乃是一个年轻男子口音，胡子玉一听，紧张的面色，便显得缓和了许多。

接着，便听得一个女子道：“我岂有听错之理，只怕人家也是老江湖，一发觉自己出了声，便躲起来了！”

那年轻男子又道：“他们若是覬觐‘拈花玉手’，岂非自讨苦吃？”

胡子玉以肘一碰许狂夫，附耳道：“收起兵刃来！”

许狂夫依言做了，却不知胡子玉葫芦里卖里的是什么药？

原来胡子玉刚才在那墙孔之中，看到萧湄伸手接过的，正是“拈花玉手”！

胡子玉早已知道“拈花玉手”，重现江湖，也不至于那么吃惊，他大惊之故，而是为了“拈花玉手”之上，还附着几枚暗器。

而那几枚暗器，却不是别的，正是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的另一绝学，“无风燕尾针”！

那“无风燕尾针”打造得极是特别，乃是三棱形，长约两寸，尖端作燕尾开岔的钢针，发时不论用力多大，了无声息。

胡子玉与许狂夫数十年交情，自然一看便认得，而且立即想起一件事来，所以才大惊失色！

如今，他伏在窗下，听出那声音，正是两年多前，自己为他扎灯，指点他进“幽灵谷”去的韦明远，心中便放心了许多。

因为韦明远并不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份，“五湖龙女”萧湄年纪也轻，自己也是看到了“洞庭萧”三个字后，才想起是她来的。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，近来也不大在江湖上走动，因此他们两人，可能根本不会知道究竟是何等样人！

心念转动，咳嗽一声，竟然站了起来！

许狂夫大吃一惊，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？

但已然听得胡子玉道：“韦老弟！韦老弟！想不到当年大别山一别，已有两年多了！”

在屋中的一男一女，一起抬起头来，那男的一领青衫，剑眉星目，风神飒爽，潇洒出众，正是两年多前，在“幽灵谷”中，愁容满面的韦明远！

韦明远一见是当年引导他进入谷中的胡老四，也不禁满心欢喜，道：“原来是你！”

胡子玉一拍许狂夫，许狂夫纵使聪明才智，不如胡子玉，也知胡子玉碰到了熟人，站了起来，但是一见韦明远手上那只“拈花玉手”上面，附着三枚自己的成名暗器，“无风燕尾针”，心中也不禁为之一凛！

只听得胡子玉哈哈笑道：“韦老弟，两年多不见，益发英姿飒爽了，不知韦老弟血海深仇，可曾报得？”

韦明远剑眉一扬，沉着声音道：“多谢老前辈关心，本来晚辈已可将仇

报去，但如今却还未能杀敌泄恨！”

胡子玉爬进了窗户，装得行动极是迟缓，道：“韦老弟，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，这位是我把弟，姓杨，排行第五！”

许狂夫听得胡子玉说他名叫“杨五”，不由得奇怪，但却并不分辨。

韦明远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老前辈，适才在邻室的便是你们两人？”

胡子玉道：“不瞒韦老弟说，我们两人，想作一宗买卖，却看错了人！”

“五湖龙女”萧湄“咯”地一声，笑了起来。韦明远剑眉略皱，道：“老前辈，黑道上生涯，总是不齿于人，在下对前辈昔年指引之德，万不敢忘，才敢直言！”

胡子玉道：“韦老弟说得是！韦老弟手中，可便是传说中的‘拈花玉手’？”

韦明远道：“不错！”

胡子玉装出伸手欲取的样子，但又立即缩回手去，道：“韦老弟，不知可容在下一看么？”

韦明远道：“胡老前辈使我得遇明师，报仇有望，恩同再造，焉敢推辞！”

胡子玉将“拈花玉手”取在手中，对着这样一件异宝也心中不禁“怦怦”乱跳。加上现在在他处的“夺命黄蜂”和“驻颜丹”“天香三宝”不是全了么？

但是眼前这两人，年纪虽轻，在武学修为上，却全都有极高的造诣，尤其是韦明远，既已得“幽灵”所传，则“太阳神抓”，两丈之内，抓人头顶一发必中，自己只要稍露不规之意，只怕就难讨公道！

因此只是略看一看，便还给了韦明远，并还指着上面所附的那三枚“无风燕尾针”用极不经意的口气道：“这三枚暗器，韦老弟从何处而来，倒像是传说中的燕尾针！”

韦明远道：“老前辈见识果然高人一等，这是‘无风燕尾针’乃是‘神钩铁掌’许狂夫的独门暗器。”

胡子玉“噢”地一声，望了许狂夫一眼，道：“此人名头，我也曾经听过，不知韦老弟和他有何瓜葛？”

韦明远忽然长叹一声，道：“他是什么样人，我也未曾见过，但是如果我遇上了他，却非取他的性命不可！”

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一听韦明远要取他性命，浓眉一竖，便待发话，但是却被胡子玉用极巧妙的一个眼色止住，问道：“闻听说‘神钩铁掌’许狂夫其人，一生行侠仗义，在江湖上名声颇好，不知韦老弟何以要取他性命？莫非他竟是个浪得虚名之徒么？”

韦明远道：“我曾在各处打听，这位许朋友，的确可以当得起一个‘侠’字而无愧！”

胡子玉转弯抹角，就是要套出为什么韦明远的“拈花玉手”上，会有“无风燕尾针”，和为什么韦明远要取许狂夫的性命！因此又道：“既然此人可称侠义，韦老弟莫怪我多口，你就不该取他的性命！”

韦明远面上现出了极是矛盾不决的神色，道：“但是师命难违！唉！师傅呀师傅，你老人家何以反而禁我下手将“雪海双凶”除去，而要我切不可留下许大侠的性命？”

胡子玉心中的吃惊程度，真非言语所能形容，那“幽灵”不许韦明远报父之仇，其中有什么纠葛，胡子玉并不清楚，但许狂夫和“幽灵”却绝无半

点瓜葛，何以“幽灵”会吩咐韦明远务必要取他的性命？

只听得韦明远又道：“老前辈，你可还记得，两年多前，你教我手提红灯，于风雨凄楚之夜，进‘幽灵谷’去？我进谷不久，便见到了师傅也悬起三盏红灯，表示此谷已封，但那三盏红灯，居然被人打熄，而打熄那三盏红灯的，便是这‘无风燕尾针’！”

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心中叫了一声：“果然！”向许狂夫看了一眼，道：“却不知是为了什么，但依我所见，令师胸怀宽阔，早年极得武林中人钦仰，似乎不应该小题大做。”

韦明远道：“我也是如此意思——”

萧湄在一旁打断他的话头，道：“你别说了，若是给他老人家听到，只怕又要不高兴。”

韦明远道：“湄妹，我杀父深仇，不能不报。叫我枉杀素有侠义名之人，我也下不了手！”说话之间，神情显得异常苦痛！萧湄双眼水盈盈地望着他，道：“如今且不去说他，我们还有事呢！”

韦明远像是倏地省起，道“前辈请便，我有事在身！”胡子玉忙道：“两位请便！”

韦明远向胡子玉微一颌首，便与萧湄相偕离去，胡子玉望着两人远去的背影，不禁生出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！

第五章 幽灵谷之谜

两人离去之后，胡子玉一拉许狂夫，两人便出了客店，来到一家酒楼之上，看清了周围并无武林中人，方拣了一副雅座，坐了下来，要了酒菜，胡子玉举箸道：“贤弟，听了韦明远那一番话，我更信我所疑不假！”

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知道他说的“所疑”，乃是指“幽灵谷”中的这位“幽灵”而言，便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胡子玉道：“其一，此人言出必行，他既然发誓要追随‘天香娘子’于九泉之下，定然不会半途变卦，此人胸怀宽大，绝不会因那三支燕尾针，便令徒弟取你死命！”

许狂夫道：“那也不见得，‘幽灵谷’未封之前，每年死在‘幽灵谷’中的武林中人，不分正邪，又有多少？他若不是行事残忍，又何以致此？”

胡子玉道：“那是他在爱妻死后，深受刺激，进谷去的人，又不合他心意所致，虽已大悖情理，但他讲过不再出谷，我总不信他会出来，我们在此等到夜晚，再去褚家大宅，一探究竟！”

许狂夫虽然觉得此行甚是凶险，但是只考虑了一下，便自答应！

两人在酒楼上，等到了初更时分，便自会帐离开，也不再回客店，径向褚家大宅而去，来到宅外，远远地一看，只见宅内黑沉沉地，像是一个人也有的模样。

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身形略拧，和许狂夫两人，一起来到了宅后，各展轻功，“飕”地上了围墙。

两人刚一在围墙上站起，便见大宅正中，灯火一亮，眼前现出一圈红光。

两人连忙屏住气息，伏在围墙上，只见亮起一圈红光之处，乃是一个大厅，那圈红光，乃是一只彩扎红灯所发！

两人互望一眼，那彩扎红灯，给两人的印象极深，在“飞鹰山庄”上，“飞鹰”裘逸以及江湖上一干好汉，惨遭杀害，也与彩扎红灯有关！而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更是深知那“幽灵”最喜欢的，便是这样的彩扎红灯！

不一会，眼前又是一亮，大厅中又悬起了一盏彩扎红灯，片刻之间，共是七盏红灯高悬，然后，才听得大厅之中，传来了一阵阵幽幽地叹息！

那叹息声轻微之极，声如游丝，简直不像是人所发出，而像是幽灵所发一样！

胡子玉和许狂夫两人，伏在墙头，却看不到大厅内的情形，只看得到那七盏微微摇摆的彩扎红灯，当然也看不到那发出如此幽怨叹息的人。

两人伏在墙上，好半晌不敢动弹，连气息都屏住。除非是那“幽灵”不在屋中，否则，即使是极为轻微的呼吸声，也不免为他发现！

过了片刻，忽然叹息声大浓，眼前突然多了一条人影，正站在大厅之外。

那人是怎么来的，以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的眼光，居然未曾看清！

只见那人长发披肩，在大厅门口站了一会，身形微拧，快得难以想像，竟然凌空飞起，直向丈许高的围墙射去，一眨眼，已然出了围墙！

胡子玉和许狂夫两人，心中俱皆骇然，若不是“幽灵谷”中的那位“幽灵”，谁还有这份震世骇俗的绝顶轻功？

但胡子玉的心中，却也产生了一个怀疑，因为在那人突然向围墙之外，飞射而出的时候，也像是依稀听得“叮”地一声。

那一下声音固然轻微之极，但是却逃不过胡子玉的耳朵。

然而那一下声响是为何而生的，胡子玉心机虽巧，却也猜想不透！

那“幽灵”飞射而出不久，胡子玉和许狂夫两人，立即跃下围墙去。两人身形之快，也是迅疾绝伦，一在大厅窗下隐定，便自窗户中向内张望去，只见七盏彩扎红灯之下，韦明远和萧湄两人，正在交谈。

韦明远道：“湄妹，师傅出去了，看他样子像是在等人，不知道是等谁？”

萧湄秀眉微蹙，道：“明远，你对你师傅，是不是……很

讲到此处，略顿了一顿，似在思索如何措词，韦明远道：“很什么？”

萧湄向外探头望了一望，压低了声音道：“是不是很不满意？”

韦明远英俊的面色，倏地一变，道：“湄妹，你，你怎么讲这样的话？”

韦明远虽是否认，但不要说聪明绝顶的“五湖龙女”萧湄，便是胡子玉和许狂夫两人，也已经看出，萧湄正道中了他的心事！

萧湄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向韦明远走近一步，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，道：“明远，我们本来处于天南地北，但是上天却叫我们相识了。正像你第一次在洞庭湖上见到我时所说的，人生是如此的短暂，在这短暂的人生中，能够有一个知己，岂不是值得最宝贵？”

萧湄这一番话，讲得极是诚恳，韦明远本是性情中人，听了不禁大是感叹，低喟一声，道：“人生得一知己，死而无憾。湄妹，你讲得不错！”

萧湄双眼水盈盈地望着韦明远，道：“那你为什么不肯对我讲你的心事？”

韦明远面色再变，低声道：“湄妹，此处不是讲话之所！”

萧湄眼珠转动，已自会意，笑道：“明远，当年武林中不知多少人，为了想学一身绝艺，于每年七月中旬，到‘幽灵谷’去，但人人均死在‘太阳神抓’之下，你是怎么能得到他老人家青睐的，其中经过，你一直没有和我说过，如今反正无事，你能不能和我说一说？”

韦明远望着窗外，窗外黑沉沉地。胡子玉和许狂夫知道韦明远年纪虽轻，但是他本来家学渊源，武功已不会弱，这两年多来，又得“幽灵”传授绝艺，自己只怕不是他的敌手！

因此屏住了气息，一声不出。韦明远缓缓转过头来，又向那七盏彩扎红灯，发了一会怔，才道：“两年多前，我父亲死在昆仑‘欧阳老怪’与‘雪海双凶’之手，我悲痛欲绝，誓报父仇，但是又知道以仇人的武功之高，除非我能得到‘幽灵谷’中那位异人的传授，此生此世，只怕难报深仇！所以我才到了大别山的‘幽灵谷’口！”

“我在‘幽灵谷’口中，等了三天，每天只见谷口出现尸身，唉！若不是得到日间相见的那位胡前辈的指点，只怕我也成了谷口游魂！”

萧湄奇道：“和日间所见那姓胡的，又有什么关系？”

韦明远道：“那时，他在‘幽灵谷’口，设了一家小店，我便在他店中住宿，是他认出了我指上的‘二相钢环’，为我扎了一盏红灯，我持灯进入谷中——”

韦明远那晚手提“胡老四”为他所扎的红灯，在风雨中，口中唱着哀艳的词句，向谷中缓缓走去，四周围又黑又迷漫着浓雾，一草一木，一石一花，皆如鬼怪所幻化，随时可以复活，向人扑噬一般！

韦明远身怀父亲血海深仇，了然无惧，向谷内缓缓走去，仍是不断翻来覆去地唱着那一首哀艳的词句，越走越深。

几年来，从来也没人走到“幽灵谷”中去过，也没有人知道“幽灵谷”

内的景象。韦明远此时的感觉，只感到自己已然不复身在人世，而是在幽冥之中！

人世间哪有这样的凄迷？哪有这样的幽静，哪有这样的阴沉？

韦明远渐渐地感到“幽灵谷”主人的心情，也懂得了他为什么拣中这个地方！

因为这个地方，正是最适宜于“幽灵”居住，不类人世之处！韦明远的心情越来越向下沉，他口中的词句，也更悱恻缠绵了，他不断地吟哦着，终于自己的双眼中，也滴下了真正伤心欲绝的眼泪！

他想起了父仇，也想起了自己这次进谷，连胡老四也只是说，只要谷中“幽灵”，能够容他献上“二相钢环”，便可蒙他收留，但是历来到“幽灵谷”来送了性命的人，只怕连一句话也未曾说出，便自死在幽谷中的“太阳神抓”之下！

自己能不能有机会献上“二相钢环”，蒙谷中“幽灵”收留，实是渺茫之极！

若是第二天自己横尸“幽灵谷”口，血海深仇，也就此罢休了！

韦明远的脚步，渐趋沉重，他自己也不知道，已然到了什么地方。

正当准备停下脚步来，察看一下周围的情形时，忽然听得了一声长叹。

韦明远一颗心顿时跳了起来，那叹息声，正起自他的耳际，以韦明远的判断力来判别，发出叹息声的人，离他绝不会在三尺以外！

他竭力地装着镇静，并不回头去观看。

只听得叹息声之后，又传来一个幽怨欲绝的声音，低声吟哦道：“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！”

两种声音，分明全是一个人所发，但是一近一远，却已相去数十丈！

韦明远知道除了谷中“幽灵”之外，在这“幽灵谷”中，再也不会有人有这等身手！

成败在此一举，韦明远高提红灯，红灯已然被细雨打得湿了，但灯光却仍未熄灭，双膝跪下，朗声道：“弟子韦明远，身负血海深仇，特来‘幽灵谷’，恳求前辈收容！”

一言甫毕，只听得约在里许开外，一个声音，随风飘到，道：“你姓韦么？”

韦明远听得“幽灵”开口，心中一喜，道：“弟子姓韦，先父韦丹！”

那声音静默了好一会，韦明远心中七上八落，不知是吉是凶。

然而那声音并没有沉寂多久，便道：“好！”接着又长叹了一声，倏忽之间，空中突然出现了一盏红灯，和韦明远手中的那一盏，一模一样！

韦明远的心几乎在那一刹间停止跳动，他实在太兴奋了！

红灯升起，便表示“幽灵谷”已得传人，“幽灵谷”从此已封，妄入者有死无生！

韦明远正呆呆地在等待指示，突然那盏红灯，又倏地熄灭！

韦明远错愕不已，此时，他只当是谷中“幽灵”，忽而反悔，却不知道那灯之熄，是谷外许狂夫和胡子玉两人，为了要使“东川三恶”前去送死，而以“无风燕尾针”射熄的！

正当韦明远不知所措之际，黑暗中只见一人，如飞向谷口扑去，身法之快，简直如一只苍鹰，在这风雨迷漫之中，贴地掠过！

韦明远仍是站在当地，不敢动弹。

不一会，那黑影又如箭射至，在韦明远身旁掠过，但是却并不停留，笔直地向前投了过去！

黑影隐没不见之后，韦明远才又听得声音随风飘到：“你一直向前走，切莫转弯，便可以与我相见了，手中红灯，勿令熄去！”

韦明远听出他口气甚善，又放心了些，一直向前走去。约走了半个时辰，只见迎面一块方方整整的大石，石上一人，盘腿而坐。

韦明远尚未说话，那人已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在谷中，与世隔绝已久，你刚才说韦丹大侠已死，是死在何人手下？”

韦明远提到了父仇，又热血沸腾，道：“昆仑‘欧阳老怪’，以及‘雪海双凶’围攻家父，家父中了‘玄冰神芒’而死！”

那人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当世大侠，天不永年！你自称是韦丹之子，有何证明？”

韦明远忙从手上，除下“二相钢环”，道：“家父‘二相钢环’，现在此处！”

那人略一欠身，袍袖一拂，韦明远只觉得一股柔软已极、热烘烘地，像是五月薰风一样的大力，已然将自己凌空托起，平平稳稳，托到了那人存身的那块大石上面，稳然站定！

韦明远心中，又惊又喜。大石离地，少说也有一丈高下，那人竟能一托将自己托起，武功如此之高，简直已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，自己若能拜他为师，何愁大仇不报？

一到石上，连忙跪下，将“二相钢环”递了上去，一面打量那人时，只见他面色苍白瘦削，长发披肩，若不是双眼之中，神光蕴然，只当他是一个体弱多愁的书生，再也想不到武林之中，闻名丧胆的“幽灵”，竟会是这个样子！

那“幽灵”将“二相钢环”把玩一会，叹道：“我自爱妻死后，立即隐入此谷，令尊本是我生平唯一好友，惜乎我们皆先后要入幽泉了！”

韦明远想起父亲正在壮年，便自惨死，咬牙切齿之余，也不禁心中惻然！

那人又道：“以你年龄，可能只知我是谷中‘幽灵’，还不知我姓甚名谁，因为自我隐居谷中之后，武林中人，大都不敢提起我的名头，本来，你已是我的传人，理应知道才是，但我偷生十年，并非为了怕死，我本来的姓名，早已与爱妻同死，你只叫我师傅好了，也不要问我的往事！”

韦明远诺诺以应，他此时，对谷中“幽灵”的心情，实是了解得极其透彻！

“幽灵”讲罢，又叹息了几声，伸出手来。韦明远只见他手指甲老长，掌心红润之极。道：“令尊所习武功，与我不同，但天下武学，殊途同归，你受我传授‘太阳神功’及‘太阳神抓’之后，再以你本身智慧，与你父所授，会合一起，不难从此身兼两家之长，练成绝世武功，报仇一事，更不在话下！”

韦明远心中狂喜，重又叩谢。

“幽灵”缓缓地站了起来，手掌平伸，向外缓缓扬去，突然反手一抓，“轰”地一声，丈许开外，一株碗口粗细的大树，突然凌空断折！

韦明远失声道：“师傅，‘太阳神抓’功夫，竟然如此神奇！”

“幽灵”点头道：“我住在谷中多年，武功仍是与日俱进，两丈以外，已全在我‘太阳神抓’威力笼罩之下！但你却要在两年之中，至少练到一丈

之内，‘太阳神抓’威力能达到三尺以外的程度，因为我至多再待两年，便要与我爱妻在地下相会！”

韦明远想起这样身具绝世武功之人，两年之后，便要自杀，心中不知会是什么滋味！

人生在世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韦明远不由得心中自己发问！

“幽灵”将手慢慢地缩了回来，叹道：“只可惜我爱妻三件宝物，因爱妻死后，我痛苦异常，只感到天地之间，再也没有什么值得留恋，因此只抱了爱妻的尸体，来到此谷，那三件异宝，却流落江湖，不知所踪，不然，只以其中一件，‘驻颜丹’给你服上两颗，不但容颜长驻，且能平添六年功力！”

韦明远道：“徒儿也不敢奢求，只盼两年之内，能将恩师一身武功习成大概，也不负恩师收容之德，可令恩师死而无憾！”

“幽灵”连声赞道：“好！好！说得痛快淋漓之极，人生在世，孰无一死？只要死得心中安乐，便可以无憾了！”

言下竟对韦明远大表同情！

韦明远也长叹一声，想起父亲之死，却是死而有憾！

“幽灵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五天之后，我开始授你武功，这五天之内，你可以随意游玩，不必以我为意！”

韦明远答应，当晚两人便在大石上露天而卧。韦明远在谷中玩了五天，第六天开始，便由“幽灵”传授，学那惊世骇俗，天下无双的“太阳神功”以及威力无匹的“太阳神抓”功夫。

秋去冬来，冬逝春至，时间易过，一晃眼间，便已是两年了！

在这两年之中，“幽灵”已将“太阳神功”和“太阳神抓”的精髓，全都传给了韦明远。

韦明远虽功力未逮，不能和“幽灵”相比，但他身兼两家之长，也已然登堂入室，武功之高，绝不在任何一流高手之下！

又是七月中旬了。

从七月初十起，“幽灵”便在那块大石附近，挂起一盏一盏的红灯。

两年来，韦明远每见“幽灵”在大石附近，长吁短叹，泫然流泪，已然知道那是“幽灵”的爱妻，“天香娘子”的埋骨之所。

这时，他见“幽灵”在大石附近，挂起了红灯，便已知道“幽灵”自杀之期已近。

七月十一，七月十二……一连四天，“幽灵”都一步不离，守在大石之旁。

韦明远也守在恩师身旁，一步不离。

到了七月十五的夜晚，乌云四合，牛毛细雨，阵阵凄风，正和两年前，韦明远得到“胡老四”的指点提红灯，进入“幽灵谷”那时，一样的天气！

天色一黑，“幽灵”便低声吟哦，吟的全是倾诉相思，哀艳欲绝的词句。

韦明远也忍不住泫然泪下。“幽灵”将他叫了过来，道：“明远，你追随我两年，已尽得我之所传，只要悉心苦练，二十年之内，便可和我今日相若！”

韦明远听了，心中又是高兴，又是凄怆，久已藏在心中的一句话，脱口而出，道：“师傅，师母死已多年，师傅你又何必悲怆太甚？”

他并不敢劝“幽灵”不要自杀，追随“天香娘子”于九泉之下。

他只是以这样的话，试图打开劝解“幽灵”之门！

“幽灵”长叹一声，道：“明远，你年纪还轻，又未曾知道情爱一词，对人的重要，自然难以明了我此时的心情！”

略停一停，又长叹一声，道：“自爱妻死后，我已然性情大变，多年来，在‘幽灵谷’中，死在我‘太阳神抓’下的，不分正邪，不知有多少人。他们之死，全是因为他们手提的灯，不合我意！”

这个疑问，韦明远存在心中也已多时，趁机回道：“师傅，何以你独独喜欢这样的红灯？”

“幽灵”长叹一声，道：“‘天香娘子’突生奇病，病发之际，正值中元将至，为恐她病中寂寞，我日夜守候在她的病榻之侧。爱妻扶病，扎了这样的一盏红灯，悬于榻前，唉！唉！灯在人亡，夫复何言！”

讲到最后两句，语言凄厉已极！

韦明远本来还想问他，何以他的心意，武林中人人不知，前去送命，但是谷口那个“胡老四”，却能知道？一想到胡老四，他又摸了摸怀中那三封密柬，如今复仇有望，只是不知胡老四那三封密柬，要自己做的，是些什么事情！

“幽灵”讲完之后，厉声道：“明远，你远远离去，切不可近我，子时之后，方可进来，只要将两枝小柏，植于大石之前，便可以了！”

韦明远与他师徒两年，在这“幽灵谷”中，朝夕相处，如今却眼看他要自杀而死，心中大是恻然，但知他萌死志已有多年，绝非自己所能劝解，目中含泪，道：“师傅再造之德，徒儿没世不忘，不知师傅还有什么吩咐，徒儿一定做到！”

“幽灵”侧头想了一想，从怀中取出三枚“无风燕尾针”来，道：“此针主人，人称‘神钩铁掌’许狂夫，你见他之后，可将这三枚针，还了给他。”

韦明远接过针来，“幽灵”一拂衣袖，劲风骤生，将韦明远送出两丈，道：“去吧！”

韦明远一连几个起伏，已然逸出了里许开外，痴痴地站立。

起先还听得叹息之声，阵阵传来，但不久便没有声息。

待到过了子时，韦明远急回到大石旁边时，陡地一呆，眼前发现的怪事，简直使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！

原来那大石仍然兀立，但是他师傅却并未死去，仍然负手站在石上，昂首向天，韦明远一走近，便回过了头来，双目神光炯然！

但是面上，却已然多了一重面纱！

韦明远大是错愕之余，不知说什么才好，呆了半晌，道：“师傅，你怎么……”

但那句话却是问不下去，因为韦明远天生至情至性，当“幽灵”决定追随“天香娘子”于九泉之下的时候，他心中已极是难过，但是却无从劝止。

当下见到子夜已过，师傅未死，心中半是奇怪，半是高兴，那句话若是问了下去，便是“师傅你怎么未曾死？”

但他心中却是不想师傅死去的，所以问了一半，便改口道：“师傅，你……决定不死？”

一言甫毕，只见“幽灵”眼中，像是露出了一股极是凶恶的神色，但转眼即逝，“嗯”地一声，道：“你且走开些，别来理我！”

韦明远心中极是奇怪，但是却不敢违命，只得唯唯以应，走了开去。

他心中只觉得师傅的情形有异，但是却想不出在自己刚才离开之后，到

午夜的这一段时间内，曾有什么事发生，因为他在这“幽灵谷”中两年，除了他和“幽灵”之外，根本没有第三个人出现过！

韦明远走开之后不久，一个人在林子之中发怔，过了一会，忽又听得一声长啸，接着，便又听得“幽灵”叫道：“你过来！”

韦明远在“幽灵谷”中苦练两年，已得了“幽灵”一半真传，武功之佳，已然登堂入室，入于第一流高手境界，一听得师傅叫唤，连忙展开轻功，三个起伏过去，已然来到了那块大石附近。此时，已然雨过天晴，月色皎洁，韦明远只见“幽灵”手中，拿一只玉光闪闪的玉手，韦明远一见，心中更是一惊。当他身怀血仇，冒险来到“幽灵谷”口，只待到时进入谷中，向谷中“幽灵”，学成本领，去报父仇之际，也曾听得武林中人说起，昔年“天香娘子”所遗三件异宝，已然相继出世。而“天香三宝”之中，最令人瞩目的，正是“拈花玉手”！如今看“幽灵”手中所持的那只玉手，正像是“拈花玉手”，因此心中惊异。

韦明远这两年来，只是在“幽灵谷”中勤学苦练，对于世上所发生的事，一点也不知道，当然也不知道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曾为这只“拈花玉手”，在他“丹桂山庄”上召开过别开生面的“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”一事，只当“幽灵”既然是“天香娘子”的丈夫，则“拈花玉手”在他手中出现，自然也不是什么奇事。所以他心中的惊异，已是一闪而过，道：“师傅呼唤徒儿，有何吩咐？”

“幽灵”半晌不语，才一扬手中玉手，道：“此是何物，你可认得？”

韦明远道：“莫非昔年‘天香三宝’之一的‘拈花玉手’？”“幽灵”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！”手一扬，那只“拈花玉手”，竟然向韦明远飞了过来！

韦明远连忙接住“拈花玉手”，尚未待发问，“幽灵”已然道：“这只‘拈花玉手’，分水辟火，暗器不侵，我赐与你，你却要善自保存！”

韦明远听出师傅的口气，像是玉手一赐，师徒便要缘尽今宵！在他之意，却是宁愿不要这只人人梦寐以求的武林至宝，而维持师徒的关系，因此急忙道：“师傅，你以后……”

“幽灵”不等他讲完，便仰天一阵怪笑，道：“你倒真是聪明绝顶之人，我刚才忽转心意，已决定再多活十年，在这十年之中，依你的武功修为，不难达到和我一样的程度，我只怕人心难料，到时你反而以我为忌，倒不如我们师徒缘份，至此为止的好！”

韦明远听了这一番话，当真如同五雷轰顶，呆住了说不出话来。

一时之间，也未及细想，两年多来，师傅虽然对人冷漠，但是待人却极是至诚，从来也不曾这样对人猜疑过，何以忽反常态，惶急之余，“扑”地一声，跪倒在地，叫道：“师傅！”

“幽灵”衣袖微拂，虽然两人一上一下，相隔丈许，但韦明远已然觉得出，有一股大力涌到，只听得“幽灵”道：“你且起身！”

韦明远仍然跪在地上，道：“师傅，徒儿若不是两年之前，蒙恩师收留，如今只怕已被仇人寻到，斩草除根，尸化飞灰，何有今日？师傅如果疑虑徒儿将来会叛变恩师，徒儿宁愿罚下重誓！”

“幽灵”冷冷地道：“也好，你罚什么誓？”

韦明远想了一想，毅然道：“徒儿若有违师命，不但不能报父亲的血海深仇，兼且身死仇人之手！”

韦明远当年不顾危险深入“幽灵谷”，便是为了要报“雪海双凶”与“欧阳老怪”的杀父之仇，这个誓言，可以说罚得极重。而韦明远在罚此毒誓之时，的确是诚心诚意，因为他虽然知道，当“天香娘子”未死之际，“幽灵”是介乎正邪之间的武林第一异人，但是却正多邪少，他也永远不曾想到过自己会对师傅有所背叛之动机！

“幽灵”又是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则我们师徒情份尚在。今晚你且先出谷去，自去行事，我们在江湖上，另有见面之日！”

韦明远站了起来，两年多来，朝夕相处，一旦分手，韦明远心中，不免恻然，但是师命难违，只得拜了几拜，黯然而别！

韦明远离了“幽灵谷”之后，仍是作少年书生打扮，轻易不露武功，人家也只当他是一个读书士子，却不知他身怀绝技，是谷中“幽灵”，唯一传人！

他一面打探杀父仇人，“雪海双凶”与“欧阳老怪”的下落，一面又寻访昔年自己父亲的至交，大侠“金铜银尺”严灵峰的踪迹。

直费了两年多的时光，他才找到了“金铜银尺”严灵峰，但是严灵峰却已然一身武功，尽皆失去，并且双目已盲！

但是“金铜银尺”严灵峰，却还将韦明远两年前托他保管的那柄古铁剑，小心地保存着。

韦明远问出了“金铜银尺”严灵峰之所以会受伤，以致一身惊人武功，全都失去，竟也是为“雪海双凶”所害。“雪海双凶”为了怕严灵峰为好友韦丹报仇，所以夤夜来犯，出其不意，“金铜银尺”严灵峰苦战脱身，但也仅以身免！

韦明远听严灵峰讲完了经过，心中对“雪海双凶”的仇恨，又增加了几分！

他别了严灵峰之后，便浪迹江湖，在八月十五日之夜，泛舟洞庭湖上，却巧遇“五湖龙女”萧湄，并还参加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所主持的水路英雄争夺盟主大会。那个“天雨上人”一上场，他便觉得情形有异，是以前去会他一会。

哪知狭路相逢，“天雨上人”竟正是“雪海双凶”的大凶“玄冰怪叟”司徒永乐！

紧接着，二凶“雪花龙婆”华青琼也已赶到。韦明远正待施展两年所学绝技，替父亲和严灵峰报仇之际，整个洞庭湖上，即在刹那之间，变得漆也似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！

那时候，“五湖龙女”萧湄，也已然到了“水上擂台”，欲与韦明远双战“雪海双凶”。萧湄武功虽高，但是却极少在江湖上行走，眼前突变漆黑，眼前敌人又是两个手段狠辣，武功绝顶，出了名的邪派中人，心中不免有点发慌。

怔了一怔，立即低声道：“喂！你在那里？”

其时萧湄尚不知韦明远的来历，是以只好如此称呼。

话刚讲完，突感到自己一只纤手，已然被人握住！此时半尺之内，不辨物事，是敌是友，全然不知。萧湄一觉出手被人握住，心中一惊，用力一挣，竟然未曾挣脱，更是大惊，左手反手一掌，向外拍出，但那一掌只拍到一半，便听得一人低声道：“萧姑娘，是我！”

萧湄一听，便认出是青衫少年的声音，赶紧收掌，想起自己柔荑，在对

方掌中，俏脸飞霞，心头小鹿乱撞，竟讲不出话来！

正在发怔中，忽然又听到另外有一个人的声音，低声道：“你们两人，还不快走，更待何时？”

同时听得青衫少年道：“师傅，这两人……”

但他话未讲完，那声音便道：“这两人与我昔年，略有渊源，你不可伤他们！”

韦明远一见满湖灯火，倏地熄灭，便知道普天之下，除了自己的师傅“幽灵”之外，再也没有人能有这样的手段。

而师傅之所以能令得满湖灯火，一齐熄灭，也一定是以绝顶内家罡气，拂起湖水，化成万千水滴，所以才能在片刻之间，将满湖灯火，尽皆打熄！

但是韦明远却万万料不到，师傅出现之后，竟会不准他伤害“雪海双凶”！当下他还想争执，但是“幽灵”已然再次出声，道：“你快跟我离了此地！”

韦明远只得答应，道：“是！”放开了萧湄的纤手，待要离去。

萧湄的芳心之中，对这个青衫少年，已然有了极深刻的印象，一觉出他要离去，心想从此天涯海角，人海茫茫，不知何日方得相逢？

因此急道：“你……你要上哪里去？”

韦明远心中，也有点不舍得就这样便和萧湄分乎，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萧湄道：“我与你一起，你到哪里，我也到哪里！”

韦明远心中，自然是千情万愿，但是却又怕师傅不同意，正待出声，“幽灵”已然道：“你们两人，快去湖边等我。”

韦明远心中一喜，重又握住了萧湄的纤手，顺手一掌，砍下一段木头来，手一扬，便将那段木头，飞出丈许，落于水中。

虽然此时湖面之上漆黑，但韦明远和萧湄两人，武功全都极佳，一听得那段木头落水之声，便飞身跃至，丝毫不差，立在木上，径以“登萍渡水”绝技，向湖边而去。

不一会，便已然上了岸，乌云散去，明月重现，两人四目相对，半晌无话，萧湄才低下头去，“嗤”地一笑，道：“刚才我还以为你只是个迂书生，一点武功也不会的哩！”

韦明远也笑道：“萧姑娘，你不将我逐出洞庭湖，我心中感激万分！”

萧湄抬起头来，明如秋水的眸子，望了韦明远半晌，道：“你，你就是近两年来，武林中传说，‘幽灵谷’中那位‘幽灵’的传人么？”

韦明远道：“萧姑娘猜得是。”

萧湄秀眉略轩，奇道：“那位‘幽灵’，不是说有了传人之后，便追随爱妻于九泉之下，何以又突在洞庭湖上现身？”

韦明远其时以未深知萧湄为人，只得含糊应之。萧湄是何等聪明伶俐的姑娘，自然明白其中另有曲折，也就不再问下去。

两人在湖边互道姓名，款款深谈，韦明远想起师傅不准自己伤害“雪海双凶”，也等于是难报父仇，心中极是郁闷，背负双手，在湖边踱了几步，望着浩浩湖水，曼声低吟道：“乱山如浪未曾流，静水无波不暂留，湖上惜秋秋欲暮，胸愁寄在一帆舟！”

吟声甫毕，只见湖面之上，一艘小船，飞也似疾，掠向岸边，离岸三丈，一条黑影，已然倏地飞起，落在岸上。

韦明远连忙迎了上去，叫道：“师傅！”

萧湄知道是那位名震武林，虽然近十年来，他身在“幽灵谷”中，但一提起他的名字，仍不免令人色变的“幽灵”到了，忙行了一礼，道：“今日得遇前辈，实是三生之幸！”

抬起头来，却见“幽灵”面上，蒙着一层黑纱，心中便是一呆。

只听得“幽灵”道：“明远，你可是心中对我，有所不满？”

韦明远道：“师傅，那‘雪海双凶’，乃是家父大仇人，徒儿拜师之际，曾……”

“幽灵”却打断他的话头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除非你不认我这师傅，否则却非听我的话不可！”

韦明远怔了一怔，想起自己在“幽灵谷”中，所罚毒誓，不由得长叹一声，再无言语。

但是韦明远却绝不不甘心，就此便不报父仇，只是他想着如何才能说服师傅，容自己下手！

当下“幽灵”又向萧湄打量了一阵，道：“你们两人，若是不愿分开，可于日后到芜湖褚家大宅之中等我，到时我自然回来！”

话才讲完，已然如飞驰去！

韦明远怔了半晌，遥见湖上灯火复明，便道：“萧姑娘，令兄必以你失踪为念，你还是回湖上去吧！”萧湄眼中略现幽怨之色，道：“刚才你不是答应我的么？”韦明远知道她指的乃是灯火乍熄之际，所说“你到哪里，我也到哪里”一语，心中一阵激动，眼中深情流露，道：“好！两人竟不再赴湖上，以致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，为了寻觅萧湄的下落，走访“丹桂山庄”，听得了两年之前，“丹桂飘香大会”的秘密！

却说两人一路遨游，到了约定的时间，便来到了芜湖。那“幽灵”果然出现，吩咐他们夜间在“褚家大宅”中相会。但到了大宅不久，“幽灵”却又走了出去。这些日子来，韦明远和萧湄两人之间的情感，已然大增。萧湄见韦明远望着那七盏彩扎红灯，长嘘短叹，因此才问起他投师学艺的经过来。而韦明远也就一字不留地，讲给了萧湄听，却未料到隔墙有耳，他所说的一番话，也被胡子玉和许狂夫两人，听在耳中！许狂夫虽然不如胡子玉那样，心思灵巧，但究竟也在武林中奔走多年，也已然听出了韦明远的叙述中，有不少蹊跷之处。因此忍不住附耳低声问道：“胡四哥，韦明远所说的，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胡子玉也附耳答应道：“他对‘五湖龙女’叙述过去，料不到我们会在旁偷听，自然不会假的。他武功已然在你我之上，我们还是尽量不要交谈的好！”

许狂夫心中刚在想胡子玉实在是顾虑过份，但韦明远已然转过头来。

许狂夫双眼和韦明远精光四射的眼睛一接独，便吓了一跳。只听得韦明远问道：“是师傅回来了么？”

胡子玉向许狂夫望了一眼，那意思是说：“你看我所料如何？”许狂夫这才知道自己虽是附耳低语，声音低到了极点，但是却仍不免被韦明远觉察到了情形有异，心中方自骇然，只见韦明远已向自己隐身之处走来！

许狂夫不禁大是沉不住气，想要向旁逸出，但是却被胡子玉一伸手，用力按住。

眼看韦明远将要来到窗前，只要他探头一看，定然可以发现匿在窗外的胡子玉和许狂夫两人，但就在此际，忽然听得宅外，传来“笃笃笃”三下，

清脆已极，异样刺耳的木鱼声！

接着，便听得一个老妇人的口音，高宣佛号：“阿弥陀佛——”四个字每字之间，均拖上长长的尾音，末一个“佛”字的尾音，兀自在空中摇曳不定，大厅中人影一晃，已然多了一个人。

那人身法之快，虽不如那“幽灵”刚才自大厅中向宅外射去之时，但是优游潇洒，却一望便知，是内功极为精湛的好手！

大厅内外，四人一起定睛看时，只见来人乃是一个年纪甚老的比丘尼。

身穿一袭灰色袈裟，隐隐生光，左手托着一只老大的木鱼，作深紫色，宝光隐泛，右手拿着一只木鱼槌，长得出奇，约有二尺，杆处碧光油绿，宛若新竹，槌和木鱼一样，亦作深紫。

那比丘尼进来之后，又轻轻地敲了三下木鱼，目光如电，向韦明远和萧湄两人，望了一眼。

韦明远刚才确是听得窗外似有人声，本来想去看个究竟，但转眼之间，那比丘尼已然进来，便也放过，问道：“师太何来？”

那比丘尼语音极低，但是却讲得很清晰，反问道：“你们是谁，在此作甚？”

韦明远一怔，暗忖自己只知道此处叫作褚家大宅，也不知原主人是谁，一来这里，便是空宅，正在不知如何作答间，忽见那比丘尼抬头一看，望见那七盏红灯，面色陡变，道：“姬子洛姬先生，也在此处？为何不见？”

韦明远听她忽然问起“姬子洛”其人来，更是莫名其妙。

但是在窗外的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，却是猛地一怔，因为他知道，那“姬子洛”正是“幽灵”的姓名，数十年前，“天龙”姬子洛“天香娘子”魏四娘两人，名震武林，无人能敌。

这个比丘老尼，一见彩扎红灯，便能叫出如今更名“幽灵”的姬子洛的姓名，则除了闻名已久，素未谋面，一向不问世事，佛门高人，峨嵋金顶，清心老尼之外，尚有何人？

“褚家三杰”，在“丹桂山庄”上，被“幽灵”姬子洛以内家重手法震伤，又约了“幽灵”来此也正是希望清心老尼，能为他们报仇！

胡子玉和许狂夫对望一眼，两人皆知道有一场好戏可看！

清心老尼一言甫毕，只听得大厅之外“喋喋”怪笑，令人毛发耸然，已经踱进一个人来，面蒙黑纱，正是“幽灵”！

清心老尼一个转身，喝道：“你又是谁？”

“幽灵”仰天大笑不已，说道：“刚才你一见红灯，便知我是何人，为何如今见面了，反倒不识得？”

清心老尼面上飘过诧异的神色，道：“姬檀樾，多年不见，你为何突然间蒙起面来了？”

“幽灵”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等心胸，岂是你所能知！”

这话对佛门高人来说，已然不敬之极，但清心老尼一向与世无争，本来根本不下峨嵋山来，三年一度下山，也只到芜湖来转上一转，便自算数。因为“褚家三杰”，本是她俗家亲人。

她虽然身入佛门，但是却还不免对亲人有所关怀，是以每隔三年，一定要来探视一次。当下只是淡然一笑，道，“姬檀樾，闻得你自‘天香娘子’逝世之后，痛不欲生，当时贫尼便有渡你入佛门之愿，不知姬檀樾意下如何？”

“幽灵”仰天大笑，道：“贼尼，你还在大梦未醒哩！”

清心老尼猛地一怔，“天龙”姬子洛，为人虽是介乎正邪之间，但是文武兼修，情操极高，绝无开口骂人“贼尼”之理！

怔了一怔之后，口宣佛号，道：“善哉！本宅主人，难道不在？”

想将话头岔了开去，见到了“褚家三杰”，便自离去，不再多管闲事。

“幽灵”道：“不错，他们三人，俱都出了远门。”

清心老尼心中更是奇怪，因为“褚家三杰”，明知自己三年一次，来到芜湖，绝不会外出，若真是外出，只怕便有什么不寻常的事！因此便问道：“他们三人到何处去了，不知姬檀樾可知道？”

“幽灵”语音冰冷，道：“自然知道，他们已然在枉死城中，等候尊驾！”

清心老尼面色微变，道：“善哉，姬檀樾休得取笑！”

“幽灵”又是“喋”地一声冷笑，说道：“姬某人向不说谎，你也该知道，两年之前，他们妄想争夺‘拈花玉手’，是被我以内家重手法，震成重伤的，我念他们在武林中多少有些名声，又和你有些渊源，是以手下留情，未曾令他们立时丧命，使他们回家才死，你可要为他们报仇么？”一面说，一面冷笑不已。

一旁韦明远见了师傅这等态度，心中极是难过，早在他入“幽灵谷”投师习艺之际，却已然知道峨嵋金顶，清心老尼，是佛门高人，早年更曾行侠江湖，有“仁心侠尼”之称。只当师傅和她见了面，一定如逢故交，怎知师傅的体态言语，竟全然不似世外高人，只如黑道上的邪派人物一样！

当下只见清心老尼面色一沉，“笃笃笃”地敲了三下木鱼。

那三下木鱼声，清脆响亮，绝非刚才在门外的那三下可比，只震得人耳鼓，嗡嗡发响，木鱼声好半晌不绝。接着，便听得清心老尼沉住了声音道：“姬檀樾即知他们与贫尼有渊源，应当手下留情，为何出手便置人于死地，毫不容情？”

“幽灵”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非但我对他们出手毫不容情，便是对你，也是一样！”

清心老尼身上袈裟，无风自动，如为狂风所拂一样，簌簌抖之不已，显见她全身真气鼓荡，心中激怒，已然要为“褚家三杰”报仇！

“幽灵”更是大笑不已，道：“久闻得清心老尼，一十三式降魔掌，和左手木鱼，右手木鱼槌，那一手神妙无方，阴阳并施的点穴手法，举世无匹，我既然复出，却由不得你称豪，倒要向你领教领教！”

清心老尼心中虽怒，却不失风度，略略退后一步，道：“贫尼降魔掌及这两件法物，自然比不上姬檀樾的‘太阳神抓’，请姬檀樾赐教！”

“幽灵”嘿地一声冷笑，道：“凭你这类人，何劳我出手？明远！”

韦明远在一旁，突然听得师傅叫唤，忙道：“师傅有何吩咐？”

“幽灵”道：“这位清心师大，武功卓绝，成名多年，你随我学艺两年，只知武功精进，却未知已到何种程度，清心师太在此，你可以‘古铁剑’及‘太阳神抓’功夫，与之对敌！”

韦明远一听师傅要自己和佛门高人清心师太对敌，心中不禁大是愕然。

当“幽灵”将三枚“无风燕尾针”交给他，要他将针主人杀死，而他调查出针主人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，在武林中颇有侠名之际，韦明远的心中，已然有意违抗师命！

如今叫他和清心老尼对敌，他更是不愿！

倒不是他心中以为自己可以必定胜得过清心师太，而是“太阳神抓”，威力无穷，自己虽然只学得五六成功夫，但是一发之后，却是杀伤之力，大得出奇，而且即使当场不死，只要受了伤，七日七夜之内，一定死去，无药可治！

韦明远的父亲，更是侠名远播，他自小深受熏陶，怎肯行此不义之事？因此答道：“师傅……”

顿了一顿，想要设法，如何措词，但“幽灵”已然盛怒，语音如铁，冷冷地道：“明远，你可是不能从命？”

韦明远道：“师傅，徒儿确是难以应命，清心师太佛门高人，我们何必与之成仇！”

“幽灵”突然“嘿嘿”冷笑，道：“好一个曾罚毒誓，誓从师命的徒弟！”

韦明远一听此言，心中苦痛之极！叫道：“师傅，你老人家

“幽灵”立即道：“不必多言，你不动手，我也会亲自出手！”

韦明远不知道师傅的性格，何以一变若是，暗忖以师傅的武功而论，他若出手，清心老尼更是处境危急，而且自己也要应了毒誓，倒不如自己和清心老尼动手，还来得好些。

想了一想，便应道：“徒儿遵命。”

“幽灵”“哼”了一声，韦明远“唿”地一声，便已然擎了“古铁剑”在手，剑尖向下，略略摆动，剑尖不断地划着小圆圈。内家眼中，一望便知，那起势虽然是随随便便，但实则上，内中已然蕴有极大的变化，如不是博大精奥的剑法，绝不可能有这样的起势！

但清心老尼虽然看出眼前这个青衫少年，年纪虽轻，功力已然不凡，但是她成名数十年，怎愿和他动手？沉声道：“姬檀樾，你将贫尼，当作何等样人？若不亲自出手，莫怪老尼无礼！”

“幽灵”冷笑不答，目视韦明远。韦明远手腕一沉，突然抖起了“古铁剑”！

只见大厅之中，突然生出数十朵黑黝黝的剑花，宛若满天星雨，已然向清心老尼，当头洒下！

“幽灵”则在一旁，冷冷地笑道：“贼尼，你敌得过我徒儿，再来找我动手不迟！”

清心老尼一见韦明远出手，便是昔年大侠，“飞环铁剑震中州”，韦丹“流星剑法”中的一招“星雨蔽天”，而且已然将那一招使得了无声息，境界之高，竟在韦丹本人之上！

心中不免一怔，左手木鱼，向上托，荡起一道紫微微的光华，已然将那一招“星雨蔽天”化开，道：“且慢，你是韦丹何人？”

韦明远一听清心老尼及父亲名字，连忙收住了剑势道：“那是家父！”

清心老尼道：“令尊听说已被‘雪海双凶’，‘欧阳老怪’害死，你如今既具这等身手，可曾为父报了大仇？”

韦明远心中一阵内疚，向“幽灵”望了一望，道：“尚未曾！”

清心老尼道，“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，这三人又是武林之毒，切不可因循！”

这几句话，直说得韦明远的心坎之中，连忙恭恭敬敬地答道：“晚辈省得！”

话才讲完，“幽灵”一声冷笑，道：“韦明远，你持了‘拈花玉手’，

带了萧湄，速速远去，从此莫再叫我遇上！”

韦明远见师傅忽然旧事重提，心中痛苦已极，若是照“幽灵”近日来的行事而论，他当真愿意依他之言，从此离去，但是他身受“幽灵”大恩，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，却又绝无离去之理，道：“师傅，徒儿听命便是！”

“幽灵”面露不愉之色，叱道：“还不动手，多废话作甚？”

韦明远无奈，脚踩迷踪，重又抖起“古铁剑”，剑势斜走，“星划长空”，一道黑虹，直点清心老尼左肩！清心老尼仍是左手木鱼，向上一托，身子向后一缩，就是刚才一托，将那招“星划长空”略阻了一阻之机，右手木鱼槌，轻轻一摆，只听得“铮”地一声，已然与“古铁剑”相交。

韦明远倏地退身，他虽然心中极不愿意和清心老尼动手，但是却逼于师命，无可奈何，一退之后，连环三剑，疾刺而出，剑势如虹，剑气缭绕，宛若三条黑龙，盘旋飞舞而出！

清心老尼脱口赞道：“好剑法！”却并不退避，踏步进身，木鱼槌荡起劲风，也在刹那之间，向韦明远连点三点！用的是一招“三佛升天”，木鱼槌的尖端，本作紫色，而柄却碧也似绿。这一招“三佛升天”一使，碧紫两色光华，竟然交相缠结，看来那柄木鱼槌，竟像是一件软兵刃一样。由此可见清心老尼，盛名之下，必无虚传！韦明远一连三剑，本就攻守咸宜，清心师太攻势陡盛，韦明远便回剑以守，就在此际，只听得“幽灵”斥道：“速用‘太阳神抓’！”

韦明远心中，着实不愿使用威力无比的“太阳神抓”，可是师傅既已吩咐，若是不用，只怕更要身受重责！

韦明远心中，实是委决不下，当下并不理会师傅的责斥，仍以古铁剑与清心老尼，周旋了七八招，谁都看出，韦明远武功虽高，但如果要凭一柄“古铁剑”，便胜过清心老尼的话，那几乎是不可能之事！

在大厅之外，许狂夫和胡子玉两人，两眼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厅内的动静，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看了许久，又俯耳低声道：“胡四哥，看情形今晚不能得到什么信息，咱们走吧！”

胡子玉却摇了摇头，也低声答道：“且等他使出了‘太阳神抓’再走！”

许狂夫心中一怔，道：“胡四哥，你说会使‘太阳神抓’？”

胡子玉略一侧头，目露嘉许之色，道：“贤弟，你也看出韦明远心中，实是不愿使‘太阳神抓’了？但是我看他却是非使不可！”

正说话间，只见“幽灵”姬子洛踏前一步，反手一掌，击在一张紫檀木桌子上，“叭”地一声响，那张桌子，立被击坍，木屑四飞，呼啸有声，厉声叱道：“逆徒，我传授你的功夫，你难道都忘了么？”

韦明远听师傅称他为“逆徒”，心中难过至极，回头一看，师傅已然目中精光四射，虽然他面上蒙着面纱，看不出脸色来，但也可以从他的目光中，看出他心中已然怒到了极点！

但是韦明远仍然不愿对清心老尼这样的正派中人，骤使“太阳神抓”！

他“刷刷刷”连环三剑，疾削而出，足尖一点，身子便倒窜了出来，一转身，叫道：“师傅，我……我实在……不能！”

“幽灵”“嘿嘿”冷笑，突然之间，由冷笑声，变成了凄厉已极的大笑声，直震得窗棂廊椽，簌簌发响！

韦明远面色如灰，伫立不动，“幽灵”笑声未毕，突然踏前两步，倏地一伸手，左手已然搭到了“五湖龙女”萧湄的肩上。

萧涓骤出不意，也是俏脸色变，但是“幽灵”的那一只手，却有千百斤重，压得萧涓根本无法挣扎，而且萧涓即使有力挣扎，也是不敢，因为“幽灵”姬子洛，谁都知道是天下第一高手，若是与之相抗，激得他性发，何异送死？

韦明远一见师傅出手，已将萧涓制住，不由得大惊失色，失声道：“师傅，涓妹并无过犯，你老人家何必对她出气？”

“幽灵”“喋”地一声怪笑，道：“我怕你将所学的‘太阳神抓’功夫忘了，是以想使一遍给你看看。”

他这话，分明是说，要以“太阳神抓”功夫，来对付萧涓！不但萧涓一人听了，一身冷汗，便是韦明远听了，也是额上汗珠，滚滚而下！他和萧涓相处日久，两人已然日久情生。韦明远本是多情之人，若是萧涓骤然死去，他也决难以一个人在世上偷生！

一时之间，大厅之内，静到了极点。在大厅之外偷窥的胡子玉，心中猛地一动，暗忖“幽灵”姬子洛，在未入“幽灵谷”之前，已经是武林中第一人，行事有时虽不免邪狂，但是却处处不失一代宗师身份，像这种要挟手段，只怕是刀加颈上，他也绝不肯为！但如今竟然做了出来，他心中的思疑，不禁又加深了一层！

正在想着，只听得清心老尼高声道：“姬檀樾，想不到多年未晤，你性情居然一变若是，可叹，可叹，韦小檀樾，‘太阳神抓’固然威力盖世，但贫尼自信尚可抵敌，你尽管使吧！”

韦明远转过身来，面对清心老尼，只见清心老尼左手木鱼当胸，右手木鱼槌微微向上，站在那里，渊停岳峙，气势非凡，道：“前辈，我……”

清心老尼不等他讲完，便道：“师命难违，你只管施展好了！”

韦明远心中又是一阵难过，若不是清心老尼促他施展“太阳神抓”，只怕他仍然不肯使，如今他听得清心老尼如此说法，心想或者她能够抵挡得住，也未可知，后退一步，道：“如此说，后辈有僭了！”

缓缓地扬起手拿来，扬至平胸，手掌突然向外一翻！

这时候，胡子玉与许狂夫两人，虽然匿在墙外，但是却正好和韦明远相对。韦明远手掌一翻，也等于是掌心对住了两人。

许狂夫和胡子玉两人，只见眼前突然现出一圈精光，几乎连眼都睁不开，不由得一齐大吃一惊。许狂夫正待出声相问，但已然被胡子玉握住了手，向外扯去。两人身形如烟，绕住墙一转，已然转到了大厅的另一面。胡子玉作了一个手势，不令许狂夫出声，两人再一齐向厅中看去。

只见韦明远仍是站立不动，虽然已经到了他的侧面，但是韦明远掌心的那股异样精光，仍然极是眩目。清心老尼面色森严，“幽灵”双睛一眨不眨，停在韦明远的身上。

双方僵持了一会，只听得韦明远道：“前辈小心！”

清心老尼高宣佛号，左手木鱼，荡起一股其强无比的劲风，“呼”地向前推出！

但也就在此际，韦明远手臂一扬，五指如钩，也已然一抓抓出！

只听得修忽之间，“轰”地一声巨响，惊天动地，两条人影，电也似疾，由分而合又由合而分，一圈紫影，直向上飞出“哗啦”一声，撞穿了屋顶，向外飞去，另有一条人影，电射而出，撞在墙上，又是一声巨响，竟然将墙撞塌！

电光石火之间，胡子玉和许狂夫两人，根本没有看出，发生了什么变故！
只见砖石纷飞间，清心老尼在破墙洞旁站定，面色惨白，左手木鱼，已然失去，右手木鱼槌，也已然齐腰断折！

只听她厉声道：“‘太阳神抓’之威力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姬檀槌，贫尼自度不敌，后会有期！”

一言甫毕，身形一晃，便自墙洞之中，疾窜而出，如飞驰去。

但“幽灵”却大叫一声：“贼尼别走！‘太阳神抓’既发，岂容生还？”

如流星泻地，一缕黑影，跟踪追出！

大厅中，只余韦明远呆呆地站着，好一会，才翻过手掌来，掌心仍有精芒流转未隐，惨声道：“想不到我受了绝顶武功，未能为父报仇，却先伤了正派中人！这……这……绝顶武功，要来何用？”

面现痛苦之色，话讲完，才猛地向后一摔手，距他手掌，约有丈许的一张椅子，应声破裂！

萧涓连忙迎了上去，道：“远哥哥，你别难过了，他老人家只怕是一时想不过来，清心师太刚才自己叫你动手，只怕你不动手，她也是难逃此劫，你又何必自责太甚？”韦明远仰天长叹一声，不再言语。

胡子玉看到此处，向许狂夫一使眼色，道：“咱们走！”许狂夫道：“我们到何处去？”

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道：“去追清心老尼，和那个蒙面人！”许狂夫一怔，道：“哪一个蒙面人？”

随即醒悟道：“你说是那个‘幽灵’？”

胡子玉点了点头。许狂夫心中，暗暗奇怪，何以胡子玉不称他为“幽灵”，而称之为“蒙面人”？但此时却不容得他多问，两人展开轻功，向清心老尼和“幽灵”逸出的方向，直追了下去。跑出了里许光景，已然出了镇外，胡子玉才道：“贤弟，你刚才未曾看出什么破绽来么？”

许狂夫心中茫然，不知胡子玉所指何事，道：“什么破绽？”胡子玉道：“贤弟，两年多前，你在‘丹桂山庄’上，见那‘幽灵’一掌将放‘拈花玉手’的桌子，拍出了一个洞，当时你心中，如何想法？”

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想了一想，道：“当时我心想，‘太阳神抓’功夫，名不虚传！”

胡子玉道：“只怕当时在场的高手，全是这样想法，但我们却全都上了他的当！”

许狂夫奇道：“咱们上了谁的当？”

胡子玉道：“那人是谁，我们如今还不知道，但只怕‘飞鹰山庄’上的惨案，袭二哥的血仇，也大有关系！只等事情弄清，便有分晓！”

许狂夫心中，仍是莫名其妙，不知道这位有“赛诸葛”之称的胡四哥，心中突然想到了些什么，忙问道：“胡四哥，你快将你所想的，和我说说，不然，要闷煞小弟了！”

胡子玉笑道：“你不要心急，等追上了清心老尼他们两人再讲！”

两人轻功造诣，在武林中已允称一流，话说之间，已然驰出了十余里，只见月色之下，江水隐泛银光，已然来到了长江边上。

抬头望去，只见两条人影，一前一后，正在沿江飞驰，前面一人，袈裟飘飘，正是峨嵋金顶，清心老尼，后面一人，不问可知，正是“幽灵”！

看两人奔驰情形，清心老尼已然将被“幽灵”追上！胡子玉忙道：“咱

们快去，迟则不及了！”

许狂夫知道自己这位义兄，足智多谋，既然如此说法，定有计较。两人各提一口真气，四五个起伏间，已然窜入一丛竹林之中。

两人一入竹林，便听得清心老尼一声惨笑，道：“姬檀樾，当真要赶尽杀绝么？”

胡子玉连忙止步，和许狂夫两人，隐身在浓密的竹林之内，向外看去。

只见清心老尼单掌当胸，却用的是左掌，右臂下垂，看情形刚才韦明远的“太阳神抓”，不仅将她的那双紫金木鱼震飞，而且还令她的右臂，受了重创，以致不能动弹！

“幽灵”站在离清心老尼丈许远近处，好整以暇，背负双手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也成名多年，自应明白，‘太阳神抓’威力无穷，既然已经发出，便不能有人生还，是以多年以来，从来也没有人知道‘太阳神抓’使出之时，具有何等威力，这样人人皆知的事，你难道还不知道么？”

清心老尼惨笑三声，道：“好！好！‘太阳神抓’本来只是对付奸邪之徒，如今却想不到竟会用来对付老尼！姬檀樾，常言道水满则溢，贫尼既已身心归佛，死何足惜？只盼你行事多加小心，莫要令得一世英名，付诸东流！”

“幽灵”冷冷地道：“多谢你关照！”

踏步进身，双手齐出，漫天掌影，径向清心老尼全身罩下！

清心老尼右臂确已受伤，不能多动，但左臂仍能挥动如意，勉力还了三掌，两人免起鹞落，斗在一起，以快打快，晃眼之间，已然斗了七八招，只见清心老尼步履不穩，显然已落下风。

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义愤填膺，目射怒火，好几次待要冲了出去，助清心老尼一臂之力，但俱被胡子玉死命止住。

片刻之间，两人又各发了三招，只觉得“砰”地一声，清心老尼被震退几步，身子晃了几晃，才得站稳，但已然“哇”地一声，喷出一口鲜血来！

“幽灵”“哈哈”大笑，身形一拧，赶向前去，但清心老尼在重伤之余，却用力一跃，径向江中跃去！眼看要跌入江中，突然身形向上一浮，接着，江边冒起两条人影，已然将清心老尼接住。

那两人一将清心老尼接住，便已然跃上岸来，异口同声，“咦”地一声，道：“清心师太，何以身受重伤？”

那两人身形长大，月色之下看来，俱届中年，气度昂然，一望而知，是武林豪客！

清心老尼一声长叹，道：“两位莫管闲事，趁早快走！”

那两人“哈哈”一笑，道：“什么人暗算师太，金某人既知，绝无放过之理！”

抬头一看，见“幽灵”挺然而立，“飕飕”两声，自腰际拔出两柄长剑，两剑相交，如同十字，动作一致，一齐踏前三步，道：“阁下是谁？崆峒‘七绝剑’‘七修剑’，要向阁下领教！”

原来那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“崆峒三剑”中的“七绝剑”金振宇，“七修剑”金振南！

“崆峒三剑”，本是弟兄三人，但老三已然身死，早两年，他们曾上长白山，要为老三报仇，是被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逼走。

迫走之后，两人深感技不如人，立即回到崆峒，精研前数代崆峒掌门人所留下的剑法。崆峒派本以剑术著称，自创派祖师以来，十余代掌门中，不

乏剑术超群之士。

两人苦心钻研寻找，终于给他们在崆峒山勒奇峰顶，发现了一块石碑，碑上刻着第七代掌门人，石翠英所创的一套，博大精深，无可比拟的剑法，名曰“天星剑法”，那石翠英原是一个女子。在创出这套剑法之后，便不知所踪，是以近二百年来，崆峒弟子，也不知本派之中，有这样奇妙无穷的一套剑术。

金振宇、金振南两人，发现了这套剑法之后，喜出望外，就在勒奇峰顶，结庐而居，足足费了两年光阴，才将剑法学会！

他们自觉学会了这套“天星剑法”之后，已足可与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一较长短，是以才联袂下山，到“丹桂山庄”去寻“三绝先生”。

但是闯上“丹桂山庄”，公冶拙却已然不知去向，两人乃顺江而下，本是在江边欣赏夜色，恰好遇上清心老尼和“幽灵”争斗，两人走到，便见一人向江心跃来，是以飞身托住，一看是峨嵋金顶，清心老尼，伤得如此狼狈，心中便是一怔，但总仗着自己这一套“天星剑法”，已然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，而且，一路南下，在湖南瑶山之中，还得了两口好剑，若是能将清心老尼的仇敌退去，不难立即名扬天下！是以长剑出鞘，立即挑战！

“幽灵”一见两人，像是突然间怔了一怔，可是随即迸出一阵狂笑声来，笑声是如此高亢愤恨，倒像他和那两人，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一样！

金振宇、金振南两人，也不禁一凛，道：“阁下是谁？”

“幽灵”尚未答话，清心老尼已然长叹一声，道：“两位，我劝你们莫管闲事，你们不肯听，这位便是江湖夜雨，十年红灯，隐居“幽灵谷”中，近又复出，昔称‘天龙’今号‘幽灵’，的姬子洛！”

金振宇、金振南两人，一听得清心师太如此说法，明知她佛门高人，不会说谎，不由得面如死灰，刚才的豪气，立时消失！

只听得“幽灵”冷冷地道：“贼尼既已代报了我的名头，你两人意欲何为？”

金振宇、金振南两人对望一眼，心想本来欲待寻事扬名，却料不到反而惹祸上身！自己“天星剑法”固然玄妙，但“幽灵”姬子洛的“太阳神抓”，岂是自己所能抵挡？两人俱是一般心思，后退了一步，金振宇道：“原是姬前辈！”

“幽灵”冷冷地道：“不必客气！”

两人听出口气不善，心中又是一阵吃惊，金振宇又硬着头皮道：“姬先生，我们两人偶然路过，不知先生在此，多有得罪，就此告辞！”

“铿铿”两声，将剑收起，竟欲就此离去！

“幽灵”陡地大喝一声，道：“别走！”

金振宇回过头来，道：“姬前辈不知尚有何事吩咐？”“幽灵”道：“你们若要保住性命，可自挥利剑，断去双腿！”两人面色，立即大变，金振南怒吼一声，道：“姬前辈请莫逼人太甚！”

“幽灵”哈哈笑道：“我逼你太甚，你又准备怎样？”两人并肩站定，手按剑柄，“幽灵”道：“不断双腿，便难免一死！”

第六章 崆峒双剑之死

金振宇道：“姬先生，我们崆峒派与你，向无纠缠，为何如此相逼？”

“幽灵”怪笑数声，道：“好一个向无纠缠，亏你们讲得出！”一言未完，飞身扑上！

金振宇、金振南两人，长剑立即出鞘，荡起两片光幕，将身子护住。

但“幽灵”在扑向前去之际，手中却扣了两枚暗器在内，两人长剑光幕虽密，可是“幽灵”那两枚暗器，去势更疾！

只听得“铮铮”两声，光幕已然露出隙缝，“幽灵”飞身自隙缝之中穿进，双臂一振，便向金振宇、金振南两人肩头抓到！

两人心中，本就发虚，再加长剑被暗器弹中之际，虎口隐隐发麻，可见对方内力之深，实非本身所能抵敌，连忙撤剑回招，总算仗着剑法神妙，由“天雨如花”，化为“星光流落”将“幽灵”的那一抓，勉强避了过去。

“幽灵”一抓不中，一声长啸，重又踏中宫，走洪门，扑了上去，反手倒扣金振宇脉门，左脚飞出，却向金振南踢去。

这两招一招用手，一招用脚，招式怪异绝伦，两招一齐使出之际，整个人几乎已然凌空。金振宇只当有机可趁，反手一剑，向“幽灵”手腕削出，但“幽灵”在电光石火之间，已然改抓为拍，“叭”地一掌，正拍在剑脊之上，只听得“嗡”地一声，金振宇一柄长剑，已然脱手飞出老远！

同时，金振南见“幽灵”一脚踢到，后退一步，一剑向“幽灵”小腿斜削而出。

剑锋如虹，正是“天星剑法”中的一招“流星飞渡”，“幽灵”此时单足支地，这一剑看来万万避不过去，而且看他情形也绝不躲避。金振南心中暗喜，刚在想自己“天星剑法”神妙，竟连“幽灵”姬子洛，也难免伤在自己剑下！

手腕一加劲，剑去如电，已然削中了“幽灵”的小腿！但是这一剑，却不但未将“幽灵”的小腿削断，反而剑锋向下，陡地一滑！

金振南、金振宇那两口新得宝剑，虽然未到削金断玉的地步，但也是锋利无比，坚韧之极的野猪皮，也是一削便入，如今用足了九成劲力的一剑，竟然不能伤“幽灵”分毫，心中这一惊，当真是非同小可，略呆了一呆，“幽灵”一脚，已然已踢中心窝，五脏翻腾，大叫一声，向后便倒！

“幽灵”趁机一探手，将他手中宝剑，劈手夺过，反手一剑，正好和金振宇一剑相迎，“铮”地一声，冒出一串火花，两柄宝剑，虽然是一样质地，但是“幽灵”的内劲无比，顺剑而发，金振宇的那柄剑，“拍”地断成两截。“幽灵”手中长剑一摇，击向断落的剑尖，一溜黑虹，电射而出，直穿过金振宇的咽喉。金振宇连声都未出，便自气绝！

金振南身受重伤，一见自己哥哥，死得如此惨法，大叫一声，鲜血狂喷，亦自身亡！

“崆峒三剑”，本来纵横江湖，颇有名声，自习得“天星剑法”之后，正想再度扬威江湖，却不料就此死在长江边上！

“幽灵”将两人齐皆了结之后，再回过头来看清心老尼时，只见清心老尼，面上神光湛然，正待出声，已听得清心老尼长吟一声，道：“武林大劫重临，武林大劫重临！”

连叫两声，语音悠悠不绝，足可传出三五里开外！叫毕，便自音响绝然，

竟然自断经脉而亡。“幽灵”顺手一掌，将她尸体，直向江心挥去，“扑通”一声，跌入江中，顺波而去！

这一幕惊心动魄的争斗，竹林中的胡子玉和许狂夫两人，看得清清楚楚，两人虽然一身武功，但是三个名冠一时的武林高手，霎那之间，俱都命丧江边，也不禁感到了阵阵凉意！

只听得“幽灵”长叹一声，接着又“哈哈”大笑，道：“想不到十载深仇，一旦在此得以报去！”一举起手中长剑，在金振宇、金振南两人身上，一阵乱砍，手腕一抖，又将手中长剑，震成两截，在两人身旁，一阵盘旋，便如飞离去！

胡子玉和许狂夫两人，看着他跑远了，才松了一口气。许狂夫埋怨道，“胡四哥，你说追上了他们两人，事情便有分晓，如今眼看‘崆峒双剑’，清心师太，命丧江边，我们却袖手旁观，若是给江湖豪杰知道，却是见不得人！”

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苦笑一下，道：“贤弟，愚兄岂是愿意如此，但是为了揭露这一个武林中的大秘密，却不得不如此。”

许狂夫道，“胡四哥，你说了半天，究竟是什么大秘密？”

胡子玉道：“就是这位‘幽灵’！”

许狂夫道，“胡四哥，你还怀疑这位‘幽灵’，并不是昔年‘天香娘子’之夫，‘天龙’姬子洛？”

胡子玉得意地一笑，道：“岂止怀疑，简直已可肯定！”

许狂夫神色严肃，道：“胡四哥，兹事体大，我们却是不能乱来！”

胡子玉道：“贤弟放心，愚兄一生行事小心，断腿眇目之后，隐居多年，更是小心翼翼，岂能有错，更不会乱来！”

许狂夫道：“胡四哥，那你是何所据而云？小弟倒愿一闻。”

胡子玉抬头向天，道：“我问你，十年之前‘天龙’姬子洛何在？”

许狂夫苦笑道：“武林中人人皆知，十年之前，姬子洛已隐居大别山，‘幽灵谷’中！”

胡子玉道：“这便是了，刚才他临走之际，指着金振南、金振宇两人说：‘想不到十载深仇，今日得报’。试想，‘天龙’姬子洛昔年，谁人敢与他有仇，既与他有仇，又何必等十年之后才报？”

一番话说得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哑口无言。

胡子玉又道：“刚才在褚家大宅之中，‘幽灵’一定要叫韦明远以‘太阳神抓’，对付清心师太，那是他知道清心师太，一身佛门内功，非同小可，若不以‘太阳神抓’对付，万难取胜！”

许狂夫仍是不懂，道：“这又和他硬迫韦明远出手，有何关连？”

胡子玉道：“你难道未曾看出来，那‘幽灵’根本不会使‘太阳神抓’？”

许狂夫吃了一惊，道：“竟有此事？”

胡子玉道：“自然，韦明远的‘太阳神抓’功夫，至多不过五成火候，但是一使出来，掌心精芒流动，以目对之，如对烈日，但是在‘丹桂山庄’上，那‘幽灵’可曾露过这一手？”

许狂夫固然觉得胡子玉所说甚有道理，但是这件事情，实是非同小可，如果胡子玉所料属实，则是武林中最大的隐秘！

因此又犹豫道：“或是他轻易不施展‘太阳神抓’功夫，也说不定，否则韦明远怎肯叫他做师傅，而又有什么人有这样高的武功？”

胡子玉沉吟道：“这也是我最弄不明白的两点事。此人武功之高，几乎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，‘崆峒双剑’用的那两柄宝剑，一出手便墨光隐隐，显非凡品，但是金振南一剑削在他腿上，却反向下滑去，他当真练成了金刚不坏身法？”

许狂夫道：“就算真有金刚不坏身法，血肉之躯，也定无不畏利剑之理！”

胡子玉想了一想，道：“断剑尚在，我们何妨去拾起来，看上一看？”

说着，两人便步出竹林去。才一出竹林，两人还未及俯身拾剑，已然各自怒吼一声，一跃丈许，来到了金振南、金振宇两人的尸体之旁，呆了一呆，一齐叫道：“裘二弟！”

声音之中，充满了悲愤！这时候，江边上静悄悄地，除了他们两人以外，便是“崆峒二剑”的尸身，何以他们突然会叫起“飞鹰”裘逸的名字来？

原来就在“崆峒二剑”的尸身的空地上，写着四个方圆尺许的大字：“害人者死！”

那四个字虽是写出，但除了“害”不同以外，其余“人者死”一望而知，和“飞鹰山庄”上以人头排出的“欺人者死”那几个字，是出于一个人之手，绝不是第二个人所为！

许狂夫和胡子玉两人，自从在“飞鹰山庄”上，埋了裘逸等一千高手之后，无时无刻，不在寻觅凶手，要为裘逸报仇。

但是两年多来，音讯全无。武林中一千邪派中人，如“雪海双凶”，“欧阳老怪”，“三绝先生”等，均不是真正的凶手。两人只当此世，“飞鹰”裘逸只好冤沉海底，却万万料不到会在此处，发现了线索！

两人一齐呆了半晌，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一声怒吼，“喋喋”两声，抖出腰际铁钩，怒吼道：“胡四哥，咱们不赶到芜湖城中，去为裘二哥报仇，更待何时？”

胡子玉语音沉痛，道：“贤弟，我们仍不能操之过急！”

许狂夫双眼如似喷出火来，道：“胡四哥，什么事我俱都唯你马首是瞻，然而这一件事，我却不能听你的主意行事！”

身形一拧，突然疾跃出三丈开外！

胡子玉肩头一侧，竟将折扇握在手中，足尖一点，跟踪而至。

许狂夫知道胡子玉一定要出手阻拦，反手便是一钩，但胡子玉武功在他之上，铁扇到处，“叮”地一声，竟然将铁钩荡开，两人一齐落到了地下，胡子玉厉声喝道：“贤弟，你如今向城中去，为裘二弟报仇雪恨，是也不是？”

许狂夫道：“咱们既知仇人踪迹，自然不能放过！”

胡子玉冷笑一声，道，“我们就算冲进了褚家大宅，你自认可是仇人敌手？”

许狂夫猛地一怔，胡子玉又道，“你我两人，死在芜湖之后，还有谁能再为裘二弟报仇？”

许狂夫半晌作声不得，才虎吼一声，道：“难道血海深仇，就此作罢？”

胡子玉长叹一声，道：“贤弟，我们与裘二弟，誓同生死，我想代他报仇之念，绝不在你之下，但如果莽然行事，却只是送死，眼下，愚兄已然想到，只有三条对策可行！”

许狂夫急问道：“是那三条对策？”

胡子玉却并不回答，又细细看了一眼那“害人者死”四个字，踏开两步，拾起了一截断剑，轻轻一抛，“拍”地一声，那断剑便深深陷入树干中。

许狂夫见他只是不说话，急道：“胡四哥，你快说，有哪三条对策，即使赴汤蹈火，小弟若皱一皱眉头，便不是英雄，便不是英雄好汉！”

胡子玉面色神肃，抬起头来，刚待说话，忽然瞥见了远处七点红星萤火也似，向前移动，快疾无比，正向江边而来！

胡子玉心中一惊，沉声喝道：“贤弟，咱们快到竹林中避上一避，有人来了！”

许狂夫固然不愿，但也知事关重大，两人闪入竹林之中时，也已看清，那七点红星，是有人提着七盏彩扎红灯，疾向此处驰来！

胡子玉和许狂夫两人，立即再隐入竹林之中，定睛看去，只见那七点红星，移动得快疾无伦，晃眼之间，便已到了眼前。

两人也已同时看清，那七点红星，竟是七盏彩扎红灯！每一盏灯下面，系着一根长长的竹竿，而持灯的不是别人，正是“幽灵”！

胡子玉只是眦眦欲裂，知道此际一冲出去，万不是“幽灵”之敌，除了江边多两具尸首之外，于事无补益！

因此用力握住了许狂夫的手臂，不令他妄动。只见“幽灵”一来到近前，身形如飞绕着金振宇、金振南两人尸体，旋风也似，转了一转。

一转转毕，那七盏红灯，已然绕着两人尸体插成了一个圆圈，接着，“幽灵”倏地退后三丈，“哈哈”一笑，手掌扬处，已然将七盏红灯，一齐击熄，灯也被掌风击得支离破碎！

“幽灵”将灯击碎之后，重又走向前去，顺手在地上，拾起一截断剑来。

胡子玉在竹林之中，一见“幽灵”拾起了断剑，心中不禁吓得“怦怦”乱跳！

因为他刚才曾将一截断剑，射入树干之中，如果“幽灵”稍为细心一点的话，便可以发现，两柄断剑，只剩了三截。

也等于说，在他去而复回的那一段时间中，另有人来过，而来人也不会走得太远！而只要他略事搜寻的话，自己便会无所遁形，非和他对敌不可！

胡子玉向许狂夫合了一个眼色，已将铁扇拿在手中。许狂夫会意，手在怀中一探，早已抓了一把“无风燕尾针”在手。

只见那“幽灵”仰天一笑，将断剑托在手中，左手中指一弹，铮地一声，将那截断剑幻成一溜墨虹，直向江心射去，跌入江中！

接着，又发出一阵凄厉无比的笑声，一转身，便疾驰而去！

两人见他离去，才松了一口气，许狂夫跨出竹林，惨叫一声，道：“四哥，你看，此情此景，和‘飞鹰山庄’上惨象，有何分别？”

胡子玉抬头看去，只见月色黯淡，红灯破碎，又衬着“害人者死”四字，确是和“飞鹰山庄”上的悲惨气氛，一模一样！

许狂夫呆了半晌，闷声道：“四哥，裘二哥的血海深仇，难道就此算了？”

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苦笑道：“贤弟，你也太将愚兄看小了！”

许狂夫道：“四哥，你刚才说我们有三条路，可为裘二哥复仇，是哪三条，你且说说，赴汤蹈火！绝不皱眉头！”

胡子玉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贤弟，我对杀害裘二弟仇人的痛恨，绝不在你之下。我想，‘夺命黄蜂’和‘驻颜丹’二宝，既是‘东川三恶’，自五台山，明镜崖，七宝寺中偷来，七宝寺方丈，木肩大师，乃是当今佛门之中，数一数二的高手，他既保有二宝，便极可能也早已知道那‘夺命黄蜂’的用法。第一条路，便是我们上七宝寺去，向木肩大师询明‘夺命黄蜂’的用法，

别看那‘夺命黄蜂’只是一个黄铜圆管，既然名列‘天香三宝’之一，当然有神妙之处！”

许狂夫沉吟片刻，道：“木肩大师当年失宝之后，便兴师动众，去寻‘长白派’的晦气，只怕我们向他询及‘夺命黄蜂’的用法，他疑心到我们身上，非但得不到结果，还徒自结一强敌！”

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点头道：“贤弟，你料得不错。”

许狂夫道：“第二条路呢？”

胡子玉叹道：“第二条路，更是渺茫。听‘三绝先生’公冶拙说，当年裘二弟和‘白鹰’白冲天议定，取得了‘拈花玉手’之后，便向须弥境，‘琅玕洞’，去寻访一个‘无名老人’，以“拈花玉手”，去换一瓶‘再造灵祭’为白冲天治伤。想那‘无名老人’和‘再造灵祭’，我们全都闻所未闻，如果我们也能找到他，宁愿献上‘夺命黄蜂’和‘驻颜丹’，请那‘无名老人’出世，也许可以代我们为裘二弟报仇雪恨！”

许狂夫叹道：“胡四哥，你可知道‘须弥境，琅玕洞’，是在什么地方？”

胡子玉皱紧双眉，道：“我们弟兄两人，闯荡江湖，名山大川，无所不至，但的确未曾听说过有这样两个地方，但此事不难，只要上长白山去，向‘白鹰’白冲天一问，便可明白！”

许狂夫道：“倒也不失可行之道，但是那‘无名老人’，第一未必肯下山出世，第二，也不知他是否是那‘幽灵’之敌！胡四哥，你且说一说第三条路，我们又该如何行事？”

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双眼突射精芒，道：“贤弟，你我两人，俱是铁血男子，贤弟，你说愚兄说得是也不是？”

许狂夫一怔，不知子玉何以突然发出这样奇异的问话来。

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当然是！为朋友，断颈沥血，在所不惜！”

胡子玉道：“这就是了，最后一个办法，便是我们要使得韦明远这小子相信，如今的那个‘幽灵’，已然不是他的师傅！”

许狂夫吃了一惊，因为这个计划，实在是大胆到了极点！

胡子玉显得异常兴奋，道：“据我在褚家大宅中所见，那‘幽灵’一开始，不敢自己对清心师太动手，必是他自知武功虽高，但是要战胜清心师太的话，实无把握，所以要借重韦明远的‘太阳神抓’功夫，先将清心师太震伤，然后再追赶出来，在江边将清心师太结束。由此可知，韦明远的‘太阳神抓’功夫，连‘幽灵’也必忌惮三分，若然他知道‘幽灵’并不是他的师傅，我们便有机可趁，借韦明远之手，报仇雪恨！”

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喜道：“好计策！胡四哥，你真不愧是‘赛诸葛’之称！”

胡子玉苦笑一下，道：“贤弟，我们全是自己人了，还何必捧愚兄的场！”

许狂夫道：“小弟确是由衷之言，但不知四哥如何说服韦明远？”

胡子玉双目直视许狂夫，道：“贤弟，这便要你出头行事了！”

许狂夫愕然道：“我？”

胡子玉道：“不错！”附耳过去，低声说了一番话，许狂夫面色严肃，不住点头。胡子玉说毕，两人身形拧动，仍向芜湖城中，疾扑而去！

第二天，江边的“崆峒双剑”，金振宇、金振南两人的尸体，便为人发现，立时在武林之中，传了开来。自然人人立即想到两年多前，“飞鹰山庄”上的凶案，但是却没有人知道是谁下手的。

只有几盏残破的红灯上，推测到事情可能和“幽灵谷”中那位“幽灵”有关，但是却谁也不能肯定，是他所为。

“崆峒双剑”和“飞鹰”裘逸、“八臂二郎”等人一样，也全是武林中的高手，竟会同时死去，人人皆感到自危，尤其是曾在九华山下，船舱之中，听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讲起“赏月大会”经过的西昆仑“欧阳老怪”，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，“酒丐”施楠等人！

武林之中，笼罩着一种极是不安的气氛！

半个月后，清心老尼的尸体，又在长江下游，为“长江帮”帮主，“翻江蛟”童人威发现，这层不安的气氛，又浓密了许多！

知道一连串令人不安的事，是谁做的，除了“幽灵”之外，只有许狂夫、胡子玉和韦明远、萧湄等几个人。韦明远自从以“太阳神抓”击伤了清心师太之后，心中实是内疚之极！

当他听到了清心师太的死讯，更是难过。这时候，他正和萧湄在黄山脚下，奉“幽灵”之命，要在黄山诸峰绝顶，寻找一种艳黄色的异果。连韦明远也不知道那种异果叫什么名称，有什么用途，既是师傅之命，当然不能违抗！

他想到了自己虽然已经练成了一身武功，但是父亲的血海深仇，依然未能得报。“雪海双凶”，已然遇到，又被师傅制止，西昆仑“欧阳老怪”，则音讯全无，去向不明，难以寻找！

他摸了摸怀中的三封密柬，想起“幽灵谷”口，眇目跛足的胡老四，曾要他每杀一个仇人，便开一封密柬，但是不知何年何月，方能应愿！

又想到自己非但未能为父报仇，反倒以“太阳神抓”功夫，伤了峨眉清心老尼！

面对如血残阳，心中感慨万千，长叹一声，道：“湄妹，我们人生，是如此短暂，照理应如流星划空，一闪即过，怎知就在如此短暂的人生过程中，也会有如许烦恼！”

萧湄在这几日来，已然习惯了心上人的长吁短叹，她芳心如结，可是又无法劝慰韦郎，只得也跟着轻叹一声道：“远哥，你一定又想到父亲深仇了，是也不是？常言道，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，你师傅只说再偷生十年，十年之后，我们要设法报仇，也不算太迟，远哥，你说是不？”

韦明远叹道：“湄妹，事情若只是父仇，也就好了，我只是怕，在这十年之中，不知道要在师傅的严命之下，做出多少我不愿意做的事来！”

萧湄完全可以领略到韦明远的心意，纤手搭在他肩上，香腮微仰，吐气如兰地轻声道：“远哥哥，你身受他老人家大恩，只要不太过份，就听他的话，又怕什么？他老人家心中实在十分疼爱你，否则，何以肯将‘拈花玉手’，这样的异宝给你使用？”

韦明远眼望夕阳，眼神忧郁，并不回答。

萧湄又道：“远哥哥，我们实在也必须要原谅他老人家，你想，若是你我两人之中，突然间有一个，忽然去世，剩下的一个，难道能不大受刺激，因而行动类如疯狂么？”

韦明远紧紧地握住了萧湄的手，道：“湄妹，千万别这样说！”

他们两人，两心相印，实已到了寸步难离的程度，是以韦明远一听萧湄如此说法，大是不吉，才立即制止，不让她再说下去。

本来，韦明远和萧湄，全是侠义儿女，自然不会效愚夫村妇，求什么吉

祥的话头，但正因为他们两人，相爱之深，感到自己绝难失去对方，而独自生存，所以才会产生了这样的感觉。

两人一面说，一面走入了黄山境中。黄山胜境自古闻名，遥望天都、始信、莲花诸峰，诡异光怪，在晚霞之中，更显得出奇的美丽。两人正拟觅地休息，忽然听得“吱”地一声，从道旁草丛之中，飞也似窜出一只野兔子来。

同时，又听得一声暴喝，道：“小畜牲，看你再往何处逃！”

“飕”地一声，一丝黑线，闪了一闪，那野兔一个打滚，便不再动弹。

韦明远和萧湄两人，一看这情形，便知道有武林高手，以暗器射中了那头野兔。

看那枚暗器的来势，发射暗器之人，还绝不是泛泛之辈！

“五湖龙女”萧湄首先娇躯一拧，越前两丈一俯身，将那只野兔提了起来，只见那枚暗器，正射在野兔的背脊之上。

萧湄一见那暗器形式，甚是奇特，而且又极是熟悉，心中便是一动，顺手拨出一看立即叫道：“远哥哥，你快来看！”

韦明远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赶过去一看，不由得心中一怔！

原来萧湄拈在手中的一枚暗器，正是那“无风燕尾针”！

韦明远猛地一抬头，只见林中窜出一个大汉来，见了两人，像是一怔。

韦明远定睛一看，认得是曾在芜湖客店中，见过一面，和跛足的“胡老四”在一起的那人，不由得问道：“阁下尊姓大名，何以会使这种暗器？”

那丛林中窜出的大汉，正是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，一笑道：“这暗器名唤‘无风燕尾针’，是在下三大绝学之一，在两位高人面前，自然不足多言，尚祈两位，多加指教！”

韦明远吃了一怔，道：“阁下莫非便是武林中人，称作‘神钩铁掌’的么？”

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道：“贱名何足挂齿，在下正是许狂夫！”

韦明远道：“你……可是曾在两年多前，以三枚这样的无风燕尾针，射穿了‘幽灵谷’中的一盏彩扎红灯？”

许狂夫假作记不起，侧头想了一想，道：“不知韦小侠如何知道，当年确然有这样一件事！”

韦明远苦笑一下，道：“你就为这一件事，惹下了杀身大祸了！”

许狂夫愕然道：“韦小侠何出此言，却是令在下莫名其妙！”

韦明远手在怀中一探，取出那三枚“无风燕尾针”来，道：“我便是‘幽灵谷’传人，奉师傅之命，要取此针主人的性命！”

许狂夫“哈哈”大笑道：“幽灵谷‘太阳神抓’，举世无匹，许某人自然不是敌手，韦小侠既奉师命，在下岂能令韦小侠为难！”向前踏出几步，“玲”地一声，撒出腰际铁钩，顺手一挥，“叭”地一声，嵌入一块大石上，昂然而立，豪气凌云！

韦明远的心中，本就打听出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其人，在武林之中，颇具侠名，在未遇到他之前，奉师傅的命令，已然不满。此时见许狂夫，果然是条好汉，而且行事如此之爽，简直置生死于度外，他更是下不了手！呆了半晌，长叹一声，道：“阁下请去，不必多言了！”

许狂夫突然在此出现，本非偶然，而是胡子玉半月之前，在江边议定的妙计。

胡子玉的这条计策，实在极是危险，只要韦明远心中，略作小人之想，

许狂夫便必然死在韦明远的手下！但胡子玉博的便是韦明远是一个十足的侠义之士，而果然给他估中！当下许狂夫哪肯便行，仰天一阵大笑，道：“韦小侠此言差矣，令师乃天下第一异人，他命你来取我性命，许某虽自思并无取死之道，但令师或则自有道理，韦小侠岂可违命？”

他越是要韦明远下手，韦明远越是下不了手，长叹一声，低头不语。

许狂夫大声道：“韦小侠，以你为人而言，令师既收你为徒，成为‘幽灵谷’唯一传人，自然应该意味相投，何以你们师徒两人，行事大相径庭，迥然不同，许某实是心中难明。”

这几句话，句句如刺，直说进韦明远的心坎之中。以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为人，本也说不出这样的话来，但这是胡子玉早已教好了的，他侃侃而谈，流利气壮，听得韦明远发了半晌呆，作声不得。

“五湖龙女”萧湄唯恐韦明远性子执拗，因这一番话而生出事来，忙道：“许铁掌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为何挑拨远哥哥师徒感情？”

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讶道：“萧姑娘此言何意？许某人只是照事论事，试想，‘崆峒双剑’，心地窄小，或许尚有取死之由，‘飞鹰山庄’上一千人，难道都非死不可？清心师太，一向与世无争，许某人只以针射灯……”

才讲到此处，韦明远实在忍不住，大声道：“你……你别说了！”

顿了一顿，才道：“阁下所言，只怕是江湖上传言有误。自从我两年多前，进入‘幽灵谷’后，我师傅从来未离开过‘幽灵谷’半步，‘飞鹰山庄’惨事，如何扯得到我恩师的头上？”

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不由得猛地一怔，在他和胡子玉商量好的对话中，绝未防到韦明远会有这样的一句话，许狂夫不由得瞠目不知所对。

许狂夫虽然怔住了说不出话来，但是匿身林中的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，却是一阵狂喜！

因为韦明远意外的对话，证明了他所揣想的，正是事实！

“飞鹰山庄”上的血案，是谁造成的，因为“飞鹰山庄”上所有人，尽皆死去，只有裘逸的一个小女儿，未发现尸体，但是也死活难料，所以已成了一个谜。胡子玉虽然肯定是“幽灵”所为，但是总没有事实，可以证明是他所做的。

但是，“丹桂山庄”上，出手伤了“褚家三杰”，并夺走了“拈花玉手”的人，却是人人皆见，是那个“幽灵”亲自出手而为的！

如果依照韦明远所说，他师傅从来也未曾离开过“幽灵谷”的话，则在“丹桂山庄”自称“天香娘子之夫”的人是谁？

可惜当时人人均被他“天香娘子之夫”一言镇住，否则当时高手如云，只怕那假“幽灵”也不能那样顺利，便将“拈花玉手”抢去！

此事的关键，只在于韦明远的话是真是假。如果韦明远的话是真，则如今的“幽灵”，一定是假的。如果韦明远说的不是真实的话，则情形就还可以斟酌，未能绝对肯定！

可是韦明远即使在严命之下，也不肯伤害清心师太，此时，更不肯加害许狂夫，可知人实在是一个一丝不苟的正人君子，当然也没有对着许狂夫来撒谎之理！

胡子玉一想到此处，再也忍耐不住，趁许狂夫无言以对之际，一跃而出。道：“韦小侠，令师既然一步也未曾离开过‘幽灵谷’，现在你身上的‘拈花玉手’，你是从何而来的？”

韦明远见林中倏地又窜出一人，定睛一看，正是当年指点自己进入“幽灵”的“胡老四”。

韦明远本来不知“胡老四”的身份，只知他也是武林中的异人，此时一见他飞身掠出之际，身形快疾异常，哪像是一个跛脚之人，又见他和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并肩而立，心中一亮，道：“胡前辈真人不露相，后辈今日方知，前辈原来便是号称‘铁扇赛诸葛’的胡子玉胡四侠！”

“铁扇赛诸葛”知道韦明远此时身怀“太阳神抓”绝技，武功已在自己之上，但是对自己仍是极为谦恭有礼，心中不禁好生钦佩，苦笑一下，道：“韦小侠英姿勃发，前途无量，我们已成老朽，又何值一提。”

韦明远叹道：“胡四侠，我当年蒙你指点，进入‘幽灵谷’，满怀技成之后，为父报仇，并代你完成三件事，如今只伯——唉！”

讲到此处，一阵叹息，欲语又止！

胡子玉正色道：“韦小侠，如今有一件极大的大事，关系着整个武林的命运，已经落在你的身上，你自己可知道？”

韦明远一怔，见胡子玉讲得严重，也正色道：“晚辈不知，要请胡四侠指教。”

胡子玉道：“你先说，那‘拈花玉手’，令师是从何处得来的；你可知道？”

韦明远道：“这……我倒不知道，但‘拈花玉手’，既是‘天香娘子’遗物，在我师傅手中出现，想也不是什么奇事。”

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道：“韦小侠，我说的话，你信不信？”

韦明远极为诚恳地道：“胡四侠在武林中，侠名远播，晚辈焉有不信胡四侠所说之理？”

胡子玉道：“好！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令师现在何处？”

韦明远道：“我们芜湖分手，他吩咐我遍寻黄山诸峰，寻找一种黄色异果，但却没有说他去何处！”

胡子玉知道那“幽灵”不可能在此突然出现，便道：“说来话长，韦小侠、萧女侠，我们坐下再详细说上一说如何？”

萧湄此际，也已看出事情有异，便点头答应，四人一齐来到林子之中，找了一块平整的大青石，坐了下来，韦明远道：“胡四侠请说！”

胡子玉叹一口气，道：“说来话长，还得从两年多前，‘三绝先生’公冶拙召开‘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’一事说起。”

“五湖龙女”萧湄“啊”地一声，道：“和那次大会，又有什么关系？我哥哥也曾参加过那次大会，只是他不肯和我说会中情形！”

胡子玉道：“本来与会之人，皆曾受过极是严重的警告，不论说出会中情形，或是听到会中所发生情形的人，皆难免一死！”

胡子玉一面说，一面注视着韦明远面部的变化。

只见韦明远秀眉略轩，道：“竟然有这等事？不知发出警告之人是谁？”

胡子玉双目精芒四射，直视韦明远道：“韦小侠，就是令师，不然与会之人，连我胡老四在内，岂有一个随便受人恐吓之人在内？”

韦明远一怔，随即笑道：“胡四侠说笑了，两年之前的八月中秋，我师傅正在‘幽灵谷’中，对月浩叹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！”

胡子玉道：“韦小侠，事情结症，便在此处。两年前的‘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’上，确然出现了一个自称为‘天香娘子之夫’的人，将‘三绝先生’

公冶拙的“拈花玉手”抢走，并还以绝顶内功，将芜湖的‘褚家三杰’，震成重伤，从容而去！”

接着，便将会上的情形，向韦明远和萧湄两人详细讲了一遍。

两人听胡子玉讲完，诧异得张大了嘴，合不拢来！好半晌，韦明远才道：“胡四侠，如此说来，难道……难道……”

他一连讲了两个“难道”，也无法将那一句话讲完，因为事情实在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！

胡子玉见韦明远已被自己说动，心中一喜，道：“韦小侠，令师昔年号称‘天龙’，为人如天神下凡，光风霁月，一言既出，言重如山。当年他入‘幽灵谷’之际，公然声称一有传人，便追随

‘天香娘子’于九泉之下，绝无到时再偷生之理，其中曲折经过，除韦小侠外，无人能知，尚祈韦小侠三思！”

韦明远耸然动容，道：“我师傅与我约在一月之后，在黄山始信峰上相见，到时，我一定要将这件事弄个明白！”

韦明远讲这两句话时，正气凛然，但“五湖龙女”萧湄却秀目斜视，显见她心中并不同意。

胡子玉和许狂夫两人，站了起来，道：“韦小侠，若是有人假扮令师，其人武功之高，亦必惊世骇俗，韦小侠一切小心！祝你顺利报得父仇，并勿忘我当年所付的三封密柬！”

韦明远也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后辈省得！”

胡子玉一拉许狂夫，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两人飞身下了青石，便自离去！

林中只剩下韦明远和萧湄两人，两人俱都心事重重，半晌不语，萧湄才道：“远哥哥，你真相信这姓胡的话？”

韦明远剑眉紧蹙，道：“不可不信，但又不可全信！”

萧湄急道：“远哥哥，我说全不可信！”

韦明远道：“他说得活龙活现，而且师傅不准我伤害‘雪海双凶’，行径怪诞怎说全不可信？”

萧湄道：“远哥哥，你秉性耿直，哪知人心险恶？这姓胡的在江湖上虽然略具侠名，但他号称‘赛诸葛’，却也是个鬼计多端之人！”

韦明远道：“就算他鬼计多端，我胸怀坦然，他也算不到我的头上！”

萧湄道：“远哥哥，你不知道，当年为了‘拈花玉手’，武林中多少人出力争夺？如今那件武林异宝，落入了你的手中，你又是‘幽灵’的唯一传人，什么人不想算计你？若你和姬前辈翻脸，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，焉可听他瞎说？”

韦明远听萧湄讲得有理，道：“湄妹亏你提醒我，但……但是

萧湄心中，只怕生出事故来，其实，她对胡子玉所说的，也有七分相信。但是她知道若是韦明远听信了胡子玉的话，势必掀起一场轩然大波！弄得不好的话，韦明远可能和她永别！

所以她才要竭力说服韦明远，如今眼看韦明远已相信自己所说，忽然又生变卦，急道：“但是什么？”

韦明远道：“但是胡四侠当年指点我如何进入‘幽灵谷’，却是一片好意！”

萧湄“哼”一声，道：“此一时，彼一时，安知他如今动的是什么脑筋？”

韦明远道：“如今争辩也没有用，且等一个月后，在始信峰顶，与师傅

见面之后，再见机行事不迟！”

萧湄见他仍未死心，心中又怨又恨，暗忖反正还有一个月的时间，只要自己日日进以说词，不怕他不听自己的话！

是以暂时也不再提起，两人就在青石上并头而卧，只等明日一早，便寻遍黄山诸峰，去找那艳黄色的异果，以待一个月后复命。

如今且搁下韦明远和萧湄两人，次日在黄山之中又有极奇的奇遇一事不提。却说胡子玉和许狂夫两人，当夜直驰出了黄山，到了青阳镇上，才停了下来。

许狂夫竖起拇指，道：“四哥，小弟当真是服了你了，因为你这一番话，只怕一个月后，黄山始信峰上便要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！”

但是胡子玉却是面有忧色，道：“贤弟，只怕事情未必如你我所料！”

许狂夫奇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胡子玉道：“你刚才难道未曾注意，‘五湖龙女’萧湄脸色大是异样，我们走后，她必然劝韦明远不要信我们之言！”

胡子玉料事如神，此时他离韦明远和萧湄两人，已有三十余里，可是萧湄的言行，却被他料中，丝毫不差！

许狂夫急道：“四哥，那我们如何是好？”

胡子玉像是胸有成竹，道：“我们不妨双管齐下，一个月后，我们势必到黄山始信峰顶，观看情形，要到长白山去时间不够，但是到五台山明镜崖七宝寺一行，时间却还绰绰有余！”

许狂夫道：“四哥说得是，咱们这就动身！”

胡子玉道：“事不宜迟，但我们宁可夜晚多赶点路，日间却不可露出仓皇之色，以引起武林中人的注意！”两人计议停当，立即向北而去。

路上行了七八天，并无什么意外发生，已然来到了河北境内，再向西去，便是山西境界，那五台山在山西五台乡境，已然只有两三天的路程。

两人仍然是趁夜赶路，又走了一夜，第二天，算计路程，天明时分，便可赶到明镜崖前。

这一晚，两人更是各展绝技，向前飞驰，行到午夜，正拟稍事休息，忽然看见前面，有数十点红光掩映林间！

两人心中一惊，立时停止了脚步。许狂夫惊问道“四哥，那是什么？”

胡子玉极目望去，辨出前面，乃是一个密密的松林，相隔还远，却辨不清那红光是何物事，但是两人心头，皆有一个感觉，那便是：彩扎红灯！

呆了半晌，胡子玉低声道：“我们再走向前去看看！”此时，两人已然身在五台山中，山路险峻，罕有人至，沿着一条小径，又向前驰出了里许，只见一块高可及人的石碑，竖在小径中心，碑上赫然刻着八个字：

“此径已封，妄入者死！”

当下胡子玉、许狂夫两人一见“此径已封，妄入者死”八个字，不由得齐皆抽了一口冷气！

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，在大别山“幽灵谷”口，隐居多年，当韦明远进入“幽灵谷”后不久，谷口大石之上，便出现了八个字，乃是“此谷已封，妄入者死”，和如今这八个字，口气一模一样！

而且，小径前面的林子中，红灯掩映，难道“幽灵”也来到了此处？

两人心中不禁大是犹豫，胡子玉虽然足智多谋，但一时之间，却也委决不下，究竟应该如何？若是前进，则可能与“幽灵”相遇。

但是如果那“幽灵”也在此间的话，则不问可知，他也是来寻木肩大师的。

“幽灵”来寻木肩大师，毫无疑问，当然是为了“天香三宝”中的“夺命黄蜂”与“驻颜丹”，而这两件宝物如今在胡子玉的身上，被他秘密地藏靴底之中。胡子玉和许狂夫两人此来，便是为了要探明“夺命黄蜂”的用途！

所以说，如果冒险前进的话，只要不被人发现，却又是一个极佳的机会！许狂夫本是有勇无谋之人，更是想不出主意来，双眼望住胡子玉。

胡子玉背负双手，在那块大石碑面前，徘徊片刻，心内仍是委决不下。

正在此时，忽然听得明镜崖上，“”，一连传来了十七八下极是急骤的钟声。那钟使人一听到便可料到，七宝寺中，发生了极是紧急的大事！

此时，天色已黑，暮色苍茫，阵阵急骤的钟声，更令人觉得惊心动魄。胡子玉心中猛地一动，低声道：“贤弟，七宝寺中，钟声乱传，必是警号，恐怕那‘幽灵’已然到了寺中，我们不妨效褚家大宅中的故智，隐身一旁，偷窥经过！”

许狂夫道：“四哥，小弟唯你言是从！”

胡子玉道：“好！只要小心从事，怕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的！”

两人身形，一齐疾掠而起，落地无声，地上更是不留丝毫痕迹，已然越过了那块镶有“此径已封，妄入者死”的石碑，直向前扑去！

两人身法，何等快疾，不消一盏茶时，已然来到了那条小径的尽头，就星月微光，抬头看时，只见眼前一座峭壁，镜也似滑，隐隐发光。

两人一望，便知那峭壁，一定便是“明镜崖”了。

再抬头向上望去，只见峭壁顶上，灯光掩映，钟声连连，正是“七宝寺”。

两人轻功虽好，但是对如此陡峭滑溜的“明镜崖”，却也是无法可施。

许狂夫急道：“四哥，咱们冒险来到了明镜崖下，若是上不了崖，岂非多此一举？”

胡子玉沉吟道：“七宝寺住持木肩大师，固然内外功造诣，已臻绝顶，但未必寺中僧人，个个皆和木肩大师一样，一定另有通道，我们只要细心寻找一遍，便不难发现！”

说着，身子一转便向崖侧转去，刚一转过两人又是一楞！

原来在峭壁之侧，从崖顶上，直挂下一副绳梯来。那副绳梯，少说也有数丈之长，顺风飘荡，虽然有梯，但如果不是轻功有了相当造诣，只怕爬到一半，便头昏目眩，难以支持。

但既有绳梯，自然难不倒许狂夫和胡子玉两人。两人之所以发怔，是在那绳梯上，每隔丈许，便挂着一盏彩扎红灯！

一路向上看去，数百盏红灯，直上直下，蔚为奇观，但是也阴森可怖，诡异诡怪，到了极点！

胡子玉一怔之后，低声道：“好厉害的手段，贤弟，只怕我们迟到一天，便不能见此奇景，而只见红灯残破。上得崖去，也只见满寺死僧而已！”

许狂夫也是心中骇然，道：“四哥，如今那‘幽灵’正在崖上，似已毫无疑问，但是七宝寺中，住持木肩大师，武功已属惊人，而且听说木肩大师，还有一位师叔，早已闭关不出，若论年岁，至少已在百岁开外，内功精湛，更是不可思议，未必见得满寺僧人，都会一一死在‘幽灵’之手吧？”

胡子玉苦笑一声，道：“木肩大师本身武功，和我们差不许多，寺中僧人虽多，但亦无济于事，他那位师叔，江湖影影绰绰，已传了四五十年之久，但是谁也未曾见过。我想‘东川三恶’，固然轻功独步，但能在七宝寺中，从容盗宝留字而去，以致令得木肩大师连是谁盗宝，也不知道，是否真有那么一位高僧，还是木肩大师故作神秘，还真是令人可疑。”

许狂夫半晌不语，良久方道：“四哥，我们难道就此退缩不成！”

胡子玉冷然一笑，道：“既然来到，当然没有退缩之理。”

许狂夫手一探，已然抓住了绳梯，“刷”地便窜高丈许，胡子玉跟在后面，两人身形，疾如猿猴，迅速向上攀去。

转眼之间，已然攀上了一大半，忽然一阵风过，许狂夫身形一个不稳，向侧转了一转，急忙双手紧握绳梯时，已然碰到了一盏红灯！

纸扎红灯，自然一碰即破，灯中烛火，向上冒起，转眼之间，已然将灯烧毁，而且火舌也已然舐到了那道绳梯上面！

那绳梯自七宝寺建寺以来，每五十年一换，自从上次更换至今天，已有二十余年，干燥易燃，火舌才一舐便能熊熊着火！

这一切，全是电光石火之间，晃眼间所立即发生的事！

两人虽然各具一身武功，但是仓皇之间，也不禁手慌足乱，无法应付。

胡子玉在许狂夫的下面，只来得及在百忙之中，一提真气，硬生生地将身形拔起六尺，和许狂夫一起抓住了一格绳梯。

接着，两人双掌风过处，将火头压熄，但就在那一刹间，火也已将绳梯烧焦，火焰虽熄，但是已然被火头烧焦的绳梯，被两人的掌力一逼，却也齐焦处断了开来！

百千丈的一截绳梯，便直向下，掉了下去！

胡子玉和许狂夫两人，不由得面面相觑，作声不得。因为这样一来，不但“幽灵”下山之际，可以猜到曾有人上明镜崖来过，而且，那道绳梯，看来是上下明镜崖的唯一通道，如今一大半已然烧断跌落，自己也是一样地下不了山！

眼前的情势，可谓凶险到了极点！

许狂夫为人正直，一想到造成目前这样的困境，全是自己不小心的结果，心中大恨，反手一掌，“叭”地向自己脸上打去。

胡子玉拦阻，已然不及，忙低声喝道：“贤弟，你这是作甚？”

许狂夫恨恨地道：“我自己死不足惜，咎由自取，但害得四哥你也和我一样，小弟心中，实是痛如油煎，难以言语！”

胡子玉心中苦笑一下，正色道：“贤弟，你我结交多年，为何你还会讲出这样不够交情的话来？别说如今我们未死，就算真的将到死境，愚兄岂会有丝毫责怪你的意思？”

许狂夫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四哥，我自然知道你的心意，但仍不能灭我心中内疚之念！”

胡子玉“哈哈”一笑，道：“人生千古孰无死，贤弟也太婆婆妈妈了，如今我们，后退无路，只有上了明镜崖再说了！”

许狂夫心中感激之极，道：“四哥，你无论智谋武学，皆在小弟之上，若是有什么危急情形发生，小弟拼掉性命不要，也要护你脱险，好为裘二哥复仇！”

胡子玉笑道：“贤弟，你将愚兄当作何等样人了？别多耽搁了，快走吧！”

两人向下面望了望，只觉黑沉沉地，那千丈长的大半截绳梯，早已跌到崖底，红灯也全都熄灭，两人知道在绳梯上久留，只有更加危险，真气连提，身形如飞，不一会，便已然攀到了绳梯尽头，一式“细翻巧云”，已然脚踏实地！

两人一上了明镜崖，立即身形晃动，隐身在一块大石之后。

身形快绝，就像有人对住了他们注视，只觉眼前一花，像是有两个人也随后上了崖顶，一闪便自不见而已！

两人在大石后面藏定，再探头出来看时，只听得寺中钟声，仍是响个不停，但每一下之间，已然隔了不少时间，在崖顶上听来，更是觉得钟声沉重洪亮，震得人耳际“嗡嗡”作响。

首先触入眼帘的，乃是一座亭子，但是却已然倾塌。那亭子四根石柱，每根皆有一抱粗细，皆是当中折断，而一块匾额，跌在地上，犹可看出上面写着，瘦硬挺拨的三个瘦金体字：“迎客亭”。

两人见了亭子倾塌的情形，心中也是骇然，心想那石柱断折之处，参差不齐，分明是被掌力生生震断，而其人掌力之强，也实是不可思议！

匿了片刻，未见有人前来，站起身来，打量四周围的情形。

只见崖顶平整光滑，竟是一个数十亩大的石坪，在三四丈开外，一溜庙墙，正门上面，写着四个擘窠大字：“七宝古刹”。

大门紧掩，而寺中除了钟声之外，似乎也已然静到了极点。

两人心知既然来到了明镜崖上，而且绳梯已断，有进无退，身形晃动，只一闪，已然闪到了庙墙旁边。胡子玉伸手在庙墙上一按，真力疾吐，倏地扬起手臂，提开了手掌，只见一蓬砖灰，随手飘扬，墙上已然出现了一个巴掌大小的洞眼。

两人一齐向洞中望去，只见墙内，乃是一个老大的天井，大雄宝殿之中，灯烛辉煌映得三宝佛像，庄严生辉，但是却静悄悄地一个人也没有。

胡子玉心中不禁大是诧异，心中想着封径挂灯，寺中钟声连鸣。

这一切，都表示有人来犯，而来犯者除了那“幽灵”以外，似又再无他人。但为什么大雄宝殿之中，却又显得如此清静？

他为人极是仔细，未有绝对把握之前，绝不妄动，依着许狂夫的心意，只怕要越过大雄宝殿，冲到后殿看个究竟。

但胡子玉却只是耐心等待，返身折下了一丛枝叶茂密的灌木，放在墙旁，遮住了两人的身子。

庙墙之旁，这一类矮树甚多，也根本不容易惹人起疑。

等了好一会，只听得钟声又由慢而快，突然一声馨响，大雄宝殿的大门，无风自开，两行僧人，雁翎也似，缓缓地走了出来。

那两行僧人，年纪均已中年，面上满是忧虑之色，约有二十余个。

众僧人来到大殿，一齐盘腿坐在蒲团之上，然后才见一个满面皱纹，苦口苦面，双眉倒垂，面色如败木，双肩垂削的老僧，缓缓走出，来到三宝佛前，双掌合什，一字一顿，道：“闻得知客来报，寺有贵客临门，如何尚不见现身相见？”

胡子玉和许狂夫两人，本来已是当“幽灵”和木肩大师，已然在七宝寺中，展开了惊天动地的大战，而今听得木肩大师如此说法，才知道“幽灵”虽然已上了明镜崖，但是却尚未和木肩大师相见。

两人心中，皆不免一惊。因为“幽灵”尚未现身，说不定匿于何处，将

自己两人的行动，也看在眼里！两人对望一眼，一齐忍住了不出声。只见木肩大师垂眉略轩，又道：“贵客既来敝寺，而匿不现身，莫非是鼠窃狗摸之辈？”

一言甫毕，只听得一阵狂笑之声，突然从大殿之中，传了出来！

这一阵笑声，可以说突如其来，到了极点，因为大殿之中，本无一人！木肩大师心中一凛，循笑声看去，更是吃惊！

原来在大殿四角，粗可两人合抱的柱子中，东西的那根，离地丈许，一个人正箝在柱子之中！

那柱子色作灰黑色，那人的衣服，也是灰黑色，而他全身，却陷在木柱之中，所以若不是他出声，根本不知敌人已在大殿中！

在围墙之外偷窥的胡子玉与许狂夫两人，也是吃了一惊，因为他们也没有发现，大柱之上，早已有人！那大柱虽是木制，但这样的巨木，木质紧密，何等坚实，那人竟能以内力硬生生地将身子箝入，功力之高，当真是匪夷所思。

定睛一看，那人面蒙黑纱，正是在褚家大宅中见到过，“崆峒双剑”，清心大师，尽皆命丧在他手的那个“幽灵”！只见他笑声未毕，人已飘然而下，柱上便留下了一个玲珑毕肖的凹躯，正好是一个人！木肩大师眼中精芒四射，道：“闻得知客来报，阁下自称是‘幽灵谷’中‘幽灵’，一上崖来，便毁了迎客石亭，确是幸会！”“幽灵”冷冷地道：“木肩大师，在下此来，原是为了贵寺所藏，‘天香三宝’之二，‘驻颜丹’与‘夺命黄蜂’，不知大师可知？”胡子玉心中一喜，暗忖自己所料，果然不差，“幽灵”确是为这两件异宝而来。

木肩大师道：“可惜阁下来迟了数年，那两件异宝，早已失盗！”“幽灵”“嘿”地一笑，道：“七宝寺失宝之说，早已传遍武林，但是骗得别人，却难以骗得过我！尚望七宝寺勿因此二宝而毁！”词锋咄咄逼人，讲得凶狠之极。

木肩大师面上仍是木然，只是双肩向上扬起，道：“阁下此言大谬，若非真正失盗，七宝寺焉有自损威名之理？”

“幽灵”道：“然则，贵寺藏宝阁上，可能容我看上一看？”木肩大师双掌合什，道：“阁下此言，未免过甚，七宝寺中，纵无能人，但寺中藏宝阁，却也不能让人随便观看！”

“幽灵”哈哈大笑，声震屋宇，道：“木肩大师，我既然来此，只怕不容得你不给！”

木肩大师倏地踏前一步，道：“阁下威名，久震武林，贫僧明知难敌，也要请阁下赐教一二！”

“幽灵”怪啸一声，道：“木肩大师，七宝寺百余年基业，难道真要因此毁于一旦么？”

木肩大师双目微闭，像是若无其事一样，道：“悉听尊意！”胡子玉和许狂夫，看到此处，已然知道木肩大师和“幽灵”，已经非要动手不可！更是屏气静息，只当可以像在芜湖“褚家大宅”外一样，袖手旁观，怎知大雄宝殿之内，剑拔弩张，情势紧张之极的时候，两人忽然觉得身后一轻。

他们身后，本有胡子玉拔来的两丛灌木，将身子完全遮住。

陡地一轻，两人尽皆一惊，但不等他们回过身来，耳际已然响起了个极细极细，听来像是不知在多少里外，随风飘到，但是却又极为清楚，一字不

漏的声音，道，“两位施主，既来敝寺，为何只在墙外偷窥，不入寺去一游？”

胡子玉和许狂夫两人，也不是无名之辈，虽然心中吃惊，但也不至于临阵慌乱，两人各自反手一掌，向身后拍出。

那两掌，两人皆用了七成力道，分明已然击中了一件物事，但是却一点声音也没有，触手软柔，像是一掌击在棉花上一样！

急忙回头看时，只见星月微光之下，一个身材高大，面色红润，身披灰色袈裟的老僧，正站在自己身后，宛若闲云野鹤，超脱已极！

胡子玉的见识，在许狂夫之上，立即知道，刚才自己一掌，击在那老僧身上，能开山裂石的大力，于倏忽之间，便消逝无踪，纯是因为那老僧佛门气功，已臻登峰造极之故！

心中禁不住微微吃惊，可是一抬头，和那老僧打了一个照面，只见那老僧面色，慈和之极，像是笼罩着一层极是圣洁的银辉，令人一望，俗念顿消，更无一点怒色，知道对方是不世高僧，早已没有了嗔怒之念，这才放下心来。

只见那老僧双手略伸，已然轻轻握住了两人的手腕，道：“大殿之中，尚有贵客，两位何妨进殿去，共作一聚？”

一面说，一面便向寺中定去。

许狂夫和胡子玉两人，只觉得身不由主地便跟着他走了进去，一身武功，竟然无从施展，晃眼之间，便已进了大殿！

这时候，大殿之中，木肩大师和“幽灵”两人已然相距丈许，各以一双精光湛然的眸子，注定了对方，已是箭在弦上，一触即发。

但老僧带着两人一进来，情势便立即有了改观，木肩大师木然的面上，突然现出了无比惊讶之色，道：“师叔，你老人家何必出关？”

那老僧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听得钟声惶急，寺僧奔告，道是‘天龙’姬子洛来到。昔年我与姬檀樾有一面之缘，因而静极思动，可知佛门不闻不问那一关，实是难以勘破的哩！”

娓娓道来，竟然丝毫不以为大敌当前！

胡子玉和许狂夫两人，本来被那老僧带进了大殿，心中实是异常惊恐。

但这时候听了老僧和木肩大师的对答，心中却大为高兴！

因为他们已然弄清了那个老僧的身份，正是武林中传说了数十年，木肩大师的师叔。

而且，那老僧武功之高，也已然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。

若然眼前这个“幽灵”，当真是昔年“天龙”姬子洛的话，只怕“太阳神抓”，如此威力，那老僧地未必是敌手。

但是两人已然可以肯定，那“幽灵”绝非“天龙”姬子洛，则老僧可能胜过他，便在这七宝寺中，揭穿他的面目，非但为“飞鹰”裘逸，报了深仇，而且还可以为武林之中，除一大害！

只见那僧讲完，手一松，已然将胡子玉和许狂夫两人放开，两人立即后退丈许，并肩倚柱而立。老僧则缓缓转过身来，向“幽灵”望了片刻，道：“姬檀樾，我们五十年前一会，到如今大家全是隔世之人，不知贫僧法名，姬檀樾还记得否？”

“幽灵”“哼”地一声，并不回答。

胡子玉看在眼里，心内暗暗好笑，心想这假“幽灵”只怕连七宝寺中，有这样一位世外高人事，都未必知道，否则怕也不会上明镜崖来出丑露乖了，叫他怎叫得出那老僧的法名来？

老僧又道：“贫僧虽在此处闭关，但武林中事，却也不致隔膜，闻得姬檀樾自爱妻死后，已然痛不欲生，为何又在武林走动？”语意虽是柔和，但是词锋却咄咄逼人。

“幽灵”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来此只为拙荆所留，‘驻颜丹’及‘夺命黄蜂’二宝。你们出家人，要来无用，若然不给，多说何益？”

老僧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贫僧已数十年未与人交手，更不愿与姬檀樾动手！”

“幽灵”目中精芒流转，道：“既是不愿动手，速将二宝交出！”

老僧道：“适才木肩已言明，那二宝早已被人盗去，不在敝寺！”

“幽灵”怪笑连声，突然反手一掌，向木肩大师，疾袭而出！

这一掌，不但突如其来，而且掌势飘忽，不可捉摸，掌力如山，半个大殿之中，均可感到有一股无形的大力，骤然而出！

木肩大师身形一拧，退出丈许，才敢还了一掌，但是掌力相交，不免被“幽灵”震退几步！

老僧银眉略轩，奇道：“姬檀樾，你一向不习外门功夫，莫非数十年不见，已然易了当年的宗旨了么？”

老僧这两句话使得胡子玉心中一动，连忙道：“他虽然自称是‘天香娘子’之夫，实则并不是昔年‘天龙’姬子洛，在武林之中，作恶多端，大师切不可轻易将他放过！”

此言一出，木肩大师，那老僧，尽皆为之一怔。老僧双眼，一直半闭，这时候也突然睁开来，眼中射出一股难以形容的光辉，望住了那个假“幽灵”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姬檀樾；当真如是？”

“幽灵”全身也是为之一震。胡子玉料事如神，根据种种的情形来揣测，已然可以肯定他绝不是真的“天龙”姬子洛。

这种揣测，当然是事实，但是对假“幽灵”来说，他却绝想不到自己布置得如此周详的一切，竟然会被人揭穿秘密！

只听得他“哈哈”一笑，道：“老和尚，你信还是不信？”

老僧并不言语，假“幽灵”目光如电，向胡子玉许狂夫两人，扫了一扫。

胡子玉心头一震，知道若不是那假“幽灵”在此败北，只怕以后，随便自己，躲向何处，皆不免遭到他的毒手！

老僧幽幽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贫僧信也罢不信也罢，已然绝不会与任何人动手，檀樾且下山去吧！”

他在“檀樾”之上，已不再加上一个“姬”字，可见他心中已信胡子玉之言！

假“幽灵”一声冷笑，道：“要我下山，那除非合寺僧人，连这两人，一齐尸横大雄宝殿之上，才有可能！”

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，早已目射怒火，望住了假“幽灵”，恨不得食其肉，寝其皮，一听得他如些说法，知道若是局面不大乱，只怕老僧仍是不肯出手，因此不等假“幽灵”说完，暴喝一声：“大胆狗贼！”手扬处，三枚“无风燕尾针”已然墨光一闪，电射而出！

他在那独门暗器，“无风燕尾针”上，已下了三十余年苦功，三十丈之中，百发百中，一闪即至，了无声息，厉害之极。

那三枚“无风燕尾针”，更是暗蓄全力以发，大雄宝殿再大，也绝不会有三十丈见方，照理说，应该一发即至，但针才发出，只见那老僧衣袖略扬，

三枚“无风燕尾针”，便立如泥牛入海，无影无踪。

而就在此际，假“幽灵”也已然发动，黑影如电，直向那老僧扑到。只见他手中，倏地飞起了一团玉光，只见他像是手臂突翻之际，长出了一截。原来眨眼之间，他已然掣了“拈花玉手”在手中，向老僧当胸抓到！

老僧身形，仍然兀立不动，但是红润的面色，却倏地一变。

胡子玉和许狂夫、木肩大师三人，一见那假“幽灵”一出手便是武林至宝，“拈花玉手”，都知道那“拈花玉手”避水退火，厉害至极，专破内家气功，看老僧的情形，闭关数十年，已然绝对不肯和人动手，只怕被他一招袭中，也难免吃亏！

三人俱是一样心思，胡子玉肩头一晃，铁扇探在手中，一招“清风徐来”，窜向前去，并自右侧疾点假“幽灵”的“缺盆”“气户”两穴。

而许狂夫则铁钩横扫，“狂风拂柳”，向假“幽灵”的下三路攻到。

木肩大师更奇，身形微晃，双肘齐出，和身向假“幽灵”撞了上去！

这三人，也全是武林中一等高的高手，三人齐攻，势子何等急骤！

可是假“幽灵”既然敢冒充“天龙”姬子洛，自然有超凡入圣的功夫，只倏忽之间，身子一缩，三人的一招，已然一齐落空。

同时假“幽灵”，退出丈许之后，突然之间，又向前扑到，舞起团团玉光，木肩大师首先惊呼一声，踉跄后退，肩头血迹殷然，已被“拈花玉手”抓伤。

本来，木肩大师之名，是由他真气聚于双肩，再厉害的掌力，若是击在他的双肩之上，也如中木一样而已。

但此时，他肩头被专破内家气功的“拈花玉手”一抓，真气尽散，即使不死，也成废人！

在木肩大师重创退出的同时，许狂夫也怪叫一声，倒纵出去。

他退避略慢，胸口已被假“幽灵”的掌风，扫及一下，胸内立即热血翻腾，已受内伤！

只有胡子玉最是见机，一见两人相继受伤，团团玉影，向自己罩下，哪敢恋战？硬生生地向旁一移，移出丈许！

而假“幽灵”之“拈花玉手”，向胡子玉一击不中，立即改招，向那老僧击到。

那“拈花玉手”，双指微翘，看来真像一只美人的纤手一样，可是实则上却无异是催命无常的鬼手，三招之间，已对三个高手，一齐逼退！

只听得那老僧高宣佛号，身形微侧，已然向后退去，衣袖拂出，将假“幽灵”的来势，阻了一阻，但是假“幽灵”突然足尖一点，凌空拔起，任何人都当他一起之后，一定重向老僧发招。

怎知事情却大大地出乎意料之外。他一跃起之后，在半空中身形一拧，突然落在丈许间外，身形如电，在那二十来个打座的僧人面前疾掠，眨眼之间，那二十余个僧人，纷纷倒地，全死在他“拈花玉手”之下！

那些僧人，本来也是七宝寺中，武功颇高的一辈，但是在假“幽灵”的面前，却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，便自死于非命！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见那老僧，仍然是兀立不动，大声叫道：“长老，再不出手，满寺生灵，尽皆涂炭！”

老僧面现苦痛之色，胡子玉知道他心中，实是不愿意和人动手，心中一动，又道：“长老，你数十年苦修，再不出手，只怕便毁于一旦！”

这一句话，确然将老僧的心打动，长叹一声，道：“阁下且退后！”

胡子玉知道老僧已然决定出手，心中不禁惊喜参半！

因为他起先不知道那“拈花玉手”，只当那老僧稳可胜过那假“幽灵”。

但如今“拈花玉手”，在他手中，则老僧能否取胜，实未可料！而老僧如果再败在他手中的话，自己的命运，不堪设想！武林中的噩运，更是不堪设想！

因此，一听得老僧叫自己让开，心知这两人动起手来，一定是惊天动地，自己站得近了，只怕也不免禁受不住。

因此连忙闪开，将木肩大师，许狂夫两人，一齐扶起，退到大殿一角。

只听得假“幽灵”“哼哼”冷笑不已，“拈花玉手”，闪出团团玉光，道：“老和尚，世传你已在百岁开外，修佛一世，也该归天了！”

老僧道：“善哉，施主行事若此，只怕老僧虽然归天，施主亦必不久于世！”

假“幽灵”哈哈大笑，突然“拈花玉手”扬起，凌空一抓，向老僧劈头抓到。

此时，他和老僧相隔，尚有丈许，以老僧的功力而言，他凌空发招，应该是一点用处也没有。

可是在一旁的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，一见他凌空发招，猛地想起一件事来，不由得全身皆震，大吃一惊，面如死灰！

第七章 忍辱偷生却为何

原来胡子玉一见假“幽灵”凌空一击，所想起来的，正是当年自己在‘丹桂山庄’上，见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试验“拈花玉手”功效时的情形。

当时，他曾亲见“拈花玉手”分水避火的奇效，既然连那么的烈的火苗，尚能避开，可知“拈花玉手”，一定能够侵入内家真力所组成的力网，而使得内功绝顶之人，变得一无防范！

而假“幽灵”凌空一击，也必是此意！

若真如此，则老僧功力再好，亦非其敌，老僧一败，自己也死无葬身之地！

吃惊之余，凝神细看，只见那老僧突然向后一退，而假“幽灵”则已直欺而上！

那老僧佛号高宣，随即又长叹一声，身形飘忽如烟，假“幽灵”的身法，已然可以算是快到了极点，但是那老僧的身法，却比他还要快疾，简直不像是一个人，而只像是一缕轻烟所凝成的一个人形，一转眼间，已然在三丈开外，长叹声兀自未毕，道：“檀樾手中所持，莫非是‘天香三宝’之一的‘拈花玉手’么？”

假“幽灵”见一扑不中，也自骇然，阴恻恻一笑道：“老和尚，你是何人？”

那老僧身形凝立，双掌合什，道：“年代久远，老僧已自忘法名了！”

假“幽灵”“喋”地一声冷笑，道：“敢情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？”

老和尚双目之中，射出一种祥和已极的柔光来，目光罩定了假“幽灵”，缓缓地道：“檀樾这一身装扮，和讲话的口音像是昔年姬子洛檀樾，但是，却只有一点不像，老僧一望便知！”

假“幽灵”心中暗暗吃惊，透过蒙面黑纱，目光如电，在木肩大师、许狂夫和胡子玉三人身上，逗留了极短的时间，三人只觉得目光与他接触，便有一股寒意，自顶至踵透过！

胡子玉心思最是灵敏，已然知道这假“幽灵”因为本来面目，被那老和尚一语道破，所以为了不让秘密泄露，他非要杀尽在场的人不可！

胡子玉心想，凭自己、许狂夫和木肩大师三人之力，只怕万不是假“幽灵”的敌手，而且绳梯也被烧断，后退无路，是生是死，俱要看这个从未见过的老和尚，是否能胜得过假“幽灵”了！

心情不免十分紧张，向许狂夫靠近了几步，低声道：“贤弟，你伤势怎样？”

许狂夫目注假“幽灵”，似要冒出火来，也低声道：“我倒不碍事！”

一侧头，向木肩大师望了一眼，道：“倒是木肩大师，伤得甚重！”

胡子玉心中暗叹一声，心忖木肩大师，佛门高人，在武林中享有何等威名，怎知一交手，便为“拈花玉手”击成重伤！正想再向木肩大师问上几句时，那假“幽灵”已然“嘿嘿”冷笑道：“老和尚，你眼力果然不错！”

胡子玉一见假“幽灵”直截了当，竟然承认自己不是真的姬子洛，心中便“啊”地一声，知道不妙！

因为，若是他抵赖的话，则可见他还是不想让自己的真正身份，被人知道，也就是说，他对于将明镜崖上的人，全部消灭这一点，尚无把握。

而今，他竟然并不否认，而他既然挖空心思，去假冒姬子洛（胡子玉并

不知道假“幽灵”是用什么方法，得以假冒姬子洛的名头，而连姬子洛的唯一传人，韦明远都不曾觉察，但是总可以想到，那是一个极不简单的过程！）当然不希望武林中人知晓他的真面目，可知在他的心目之中，自己这几个人，全是瓮中之鳖，迟早得由他来收拾！

胡子玉一想到此处，心中已暗暗地打定了及早退身的主意。

但是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，是个性格直爽，豪气干云之人，不像胡子玉那样，工于心计，因此一听得假“幽灵”如此说法，立即叱道：“贼子，那你是谁？还不快快说出来！”

假“幽灵”目光停在那老僧身上，像是根本没有将其他三个武林一流人物，放在眼中，说道：“我是什么人，你们知也无用！”

许狂夫怒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假“幽灵”道：“你们眼看全是明镜崖上，无主孤魂，就算给你们知道了我是谁，又待怎地？哈哈，还能传与武林中知晓不成？”

他语意铿锵尖锐，震得人耳鼓发响。但是他话刚讲完，那老僧也开口，道：“檀樾，你不但语音和姬子洛一样，连话可傲天的语意，也与他一样，就是有一样你学不到他的！”

假“幽灵”怒喝道：“哪一样？”

老僧白髯微指，神态安详，道：“姬檀樾虽然行事任性，有时不免逞上三分邪气，但却光明磊落，绝不会在自己面上，蒙上黑纱！”

讲至此处，突然手臂向下一沉，衣袖袖尖倏地疾拂而起！

随着他衣袖拂起，一股极是强劲的力道，突然破空而生，带起“嗤”地一声，直向假“幽灵”的蒙面黑纱拂去！

这一下出手，突如其来，而且又是一拂即至，待到假“幽灵”觉出，那股力道，已然将蒙面黑纱，向上揭了起来。但是假“幽灵”究竟也是一个具有通天澈地本领的人，一声断喝，“拈花玉手”一扬，在自己面前，疾划而过，立时将老僧所发的那股力道隔断！

老僧的那股力道一断，蒙面黑纱，自然也垂了下来，仍然将他的面部罩住。

在蒙面黑纱一起一落，电光石火之间，胡子玉也未曾放过。

可是胡子玉的目光，虽然锐利，但时间实在太短，他也未曾看清那个假“幽灵”的面目，只是看出他面色极是苍白，而且，还是一张马脸，更令胡子玉心惊的，是他感到虽然只是一瞥之间，但是那脸形，对他来说，却是极熟！

胡子玉立即迅速地想了一遍，自己的熟人之中，可有这样的一个人。

可是他殚智竭力，却是想不起来！

只听得假“幽灵”怪笑之声不绝，道：“人家出家人不惹是非，你这老贼秃，竟然如此多事，你既在此出现，定是此寺中前辈，只要你答应我一事，我还可以网开一面，饶你不死！”

老僧“呵呵”一笑，道：“老僧死活，本无所谓，但你求何事，不妨直言。”

那老和尚，本是七宝寺中，辈份极高的一位佛门高人，本来早已闭关不出，因为假“幽灵”闹上七宝寺，才重又现身的。

假“幽灵”道：“我此来七宝寺，一则，是为了要取‘天香三宝’中的‘夺命黄蜂’和‘驻颜丹’两件物事，二则，是要毁灭七宝寺！”

老僧双目下垂，低声道：“劫数！劫数！”

那四个字声音虽低，但是却听得胡子玉、许狂夫和木肩大师等三人，心中怦然而惊！

假“幽灵”又道：“若是你们能献出二宝，阖寺僧人，只须聋、哑、瞎，却还可以保命！”

老僧道：“檀樾难道未曾听说，‘天香三宝’中的‘夺命黄蜂’和‘驻颜丹’，虽然曾落在七宝寺中，但是已为‘东川三恶’，所偷去了么？”

假“幽灵”“哼”地一声，说道：“你们当我是三岁孩儿不成？‘东川三恶’，是何等脚色，焉能从七宝寺，来去自若，盗去二宝？”

老僧长叹道：“檀樾不信，老僧多讲也是无用，若是那二宝尚在时，‘天香三宝’，各具生生相克的妙用，老僧尚不取出应用么？”

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在一旁听了那老僧的这番话，虽然身在险地，后退无路，可是心中的喜欢程度，实在是难以形容！当年，他虽从“东川三恶”手中，取得了“驻颜丹”和“夺命黄蜂”，但是，他即始终不明白，那两件异宝，究竟是如何使用法的。

那“驻颜丹”，顾名思义，当然是服之可以驻颜，事实上也是三枚朱红的丹药。

那“夺命黄蜂”，则是一枚黄铜的圆管，极是沉重，可是内中所放的是些什么东西，胡子玉一直不知，因为这“夺命黄蜂”的威名太甚，他也不敢轻易拆开来，看个究竟。

这次，他上明镜崖来，也是为了想要打听“夺命黄蜂”的具体用途。

如今，那老僧虽然未曾道出“夺命黄蜂”的具体用途，却指出了“天香三宝”，生生相克，连那“驻颜丹”，也另有用途！所谓生生相克，自然是指那“拈花玉手”固然连内家真力，都不能阻止，但是其他两宝，可以制住它的威力而言！

胡子玉为人深沉，虽然在无意之中，得到这样的大秘密，心中狂喜，但是面上，却不露声色，可是许狂夫却有点沉不住气，立即问道：“老和尚，什么叫做生生相克，可能见告？”

胡子玉一听许狂夫如此问那老僧，心中便知要糟，立即向许狂夫使了一个眼色，不令他再说下去，但是如果诈作不知，情形反倒会好一些，这一使眼色，百密一疏，倒给假“幽灵”看出了破绽！

只听得他“哈哈”一笑，道：“一个急于要问二宝用途，另一个却鬼头鬼脑使眼色止住，莫非二宝竟然是在你们的手中么？”

许狂夫这才知道自己失言，胡子玉也知自己忙中有错，连忙冷笑道：“若是二宝在我们手中，还能由得你在此逞凶么？‘飞鹰山庄’上的旧帐，早就要和你在此处清结一番了！”

假“幽灵”阴恻恻一笑，道：“原来‘飞鹰山庄’上的事，你们也料到是我所为了，你们可还记得，人头排出的四个是什么字？”许狂夫悲愤无比，一字一顿地道：“欺——人——者——死！欺字头上的，便是裘二哥！”

假“幽灵”道：“不错，欺人者死！你们若是得了其余二宝，敢说未曾得到，也难免一死！”

胡子玉心中骇然，但面上却是泰然，道：“笑话，你上七宝寺来寻宝，却追到我们两人头上来了，岂非可笑之极？”假“幽灵”“哼”地一声，道：“等一会你们便知，并不可笑了！”

一个转身，向老和尚喝道：“老贼秃，既无宝物，你一条老命，却需赔上！”

老僧双掌合什当胸，道：“老衲早已准备，檀樾请进招吧！”假“幽灵”“拈花玉手”，向外轻摆，身子倏地向前滑出了丈许。

在他滑出丈许之际，手中的“拈花玉手”，已然旋起一片玉光，将他全身，尽皆护住，简直成了玉光交织而成的一个人影，直向老僧撞去。

老僧本是合什当胸的双掌，一见假“幽灵”挡了过来，立即手掌一翻，双掌一齐向前推出。

刹那之间，大殿之上，狂飘大作，大柱隐隐晃动，三宝佛像，轰然倒下，泥飞砖跃。许狂夫等三人，俱都感到站立不稳，不由自主，向后退出。掌力之雄厚，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！

可是那么雄厚的掌力，却并未能将假“幽灵”拦住，不出胡子玉所料“拈花玉手”，不仅可以辟火分水，而且能以突破任何深厚的内力！

假“幽灵”一闪即至，来到了老僧的面前，老僧一见双掌推挡无功，立时变招，左右双手，上下一分，又突然向里一合！

此际，假“幽灵”已然冲到老僧身前，五六尺处，“拈花玉手”平空划出，指向老僧胸前的“华盖穴”。

可是老僧那一招“天地合一”，也恰恰在这个时候使出！

在老僧双掌一合之际，左掌凌空击下，击向假“幽灵”的顶门。而右掌则向上一托，托向假“幽灵”的腰际。假“幽灵”虽然已经一招“仙人指路”，疾点而出，但老僧却根本不顾自身安危！

假“幽灵”心中猛地一惊，他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够冲进那老僧前所未见、雄浑如此的掌力，全是凭了“拈花玉手”之功。

而此际，如果自己求胜心切的话，是不免要被击中两掌，这两掌，自己是否承受得了，尚是疑问，极可能是和他同归于尽！

一想及此，假“幽灵”连忙改招，若以他和那老僧的武功而论，内力深厚，固然当推老僧，但是招式灵巧，却推假“幽灵”。

更何况假“幽灵”有“拈花玉手”在手，要占上风自然不难，身子一缩，左掌下沉，反手一掌，向老僧的右手迎去，“叭”地一声，双掌相交。

而就在老僧左掌，将要压到他的头顶之际，他的“拈花玉手”，突然向上一翘，反点那老僧掌心中的“劳宫穴”！

这下，变招如电，而且他左掌和老僧的手掌相交，两人各自内力疾吐，假“幽灵”稍逊一筹，已然被老僧的内力震退！

但是因为一个手掌上翻，一个手掌下压，所以名为“震退”，实是假“幽灵”被老僧的内力，震得向上，突然提高了半尺！

他用“拈花玉手”去点老僧掌心的“劳宫穴”，本是一个上扬之势，再加上身子突然升高了半尺，去势更疾！眼看老僧避无可避，却突然之间，左掌向下一沉，避开了“拈花玉手”的来势，反向“拈花玉手”抓到！

而同时，他右掌掌力，将假“幽灵”震退之后，也已然就势一掌，拍向假“幽灵”的腰际！

那一掌去势如风，一拍即中，“叭”地一声，将假“幽灵”本已悬空的身子，击得打横横在半空。假“幽灵”大叫一声：“好老贼！”

手中“拈花玉手”，斜划而下，只见两人倏地由合而分，假“幽灵”身形摇晃，像是站不甚稳，显然是因为腰际中了一掌之故。

但是那者僧却已然血流披面，站在当地，半晌不语，突然道：“劫数！劫数！”

四个字说完，便向下倒了下去！

假“幽灵”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劫数也罢，不是劫也罢，老贼秃总是见阎王去了！”

突然一个转身，转了过来，对住了木肩大师、许狂夫和胡子玉三人！

胡子玉本来已然心中打定，要趁假“幽灵”和那老僧激战之际，先避开此地再说。

在他想来，那老僧功力如此深厚，即使假“幽灵”有“拈花玉手”，两人至少也可以过上三五十招，才分得出胜负来。

但事实竟然大大地出于他的意料之外，两人动手，前后不过三招，胜负已分，而且，那功力如此惊世骇俗的老僧，究竟是怎样死的，也未曾看出来！再想走时，假“幽灵”隐含杀机的目光，已然将他们三人，一齐罩住，哪里还走得脱？

胡子玉心中暗暗吃惊，但是他究竟是在武林之中，经过无数狂风大浪的人物，虽然此时的处境，险到了极点，他面上也是不露出任何惊惶的神色来，冷冷地道：“老和尚已死，阁下还是得不到那两件宝物，可谓虚此一行了！”

假“幽灵”“喋”地一笑，道：“并不虚行，那二宝怕只在你身上！”

胡子玉仰天一笑，道：“阁下如何还不动手夺宝？”

假“幽灵”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我不将其中经过情形说出来，谅来你死了也不会心甘情愿！”

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见他语锋如此犀利，心中更是暗惊，道：“有什么经过情形，你倒不妨详细说来听听！”

他是想多拖延一刻时间，固然希望缈小，但总比立时就死，要好一些！

假“幽灵”道：“我和你实说，当初我确是不信，‘东川三恶’会有这等手段，能在七宝寺中盗去那两件稀世异宝！”

胡子玉道：“你自认料事如神，却不过尔尔，七宝寺失宝，焉会是假？”

假“幽灵”厉声道：“如今我已确信，那两件异宝是为‘东川三恶’取去！”

胡子玉道：“那你就该去找‘东川三恶’啊，关我们何事？”

假“幽灵”一声狂笑，道：“胡者四，你曾在‘幽灵谷’外，隐居多年，可是真的？”

胡子玉一怔，暗忖自己在“幽灵谷”外，隐居一事，武林中绝无人知晓，连许狂夫也是寻找多年，方始找到，他却如何知道？

但继而一想，便已恍然，那毫无疑问，一定是韦明远和他说的！

假“幽灵”续道：“‘东川三恶’，得了那两件异宝，一定要到‘幽灵谷’去讨好！”

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冷冷地道：“可是向你去讨好？”

假“幽灵”哼地一声，说道：“胡老四，你别油嘴滑舌，那‘东川三恶’，到了‘幽灵谷’，一定难免死在谷口，当然那‘夺命黄蜂’与‘驻颜丹’，也就被你拣了便宜去！”

胡子玉见事实情形，几乎被他全部估中，心中也不由得好生佩服，可是此时，如果承认了那两件异宝，是在自己身上，则“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”，只有死得更快些，因此语带讥讽，道：“好见识！我却说他们带了那件异宝，

赶到‘幽灵谷’，未见到真正谷主，却撞到你这个西贝‘幽灵’，给你拣了便宜去哩！”

假“幽灵”冷笑道：“胡老四，你别口硬，我叫你死得心服！”

右臂突然向外一挥，一道玉虹过处，木肩大师首当其冲，大叫一声，已然被“拈花玉手”，在胸前划过，立时惨死！

胡子玉和许狂夫两人，一见情形不好，各大吼一声，待要出手时，假“幽灵”身法如电，那一招将木肩大师，毙于“拈花玉手”之下，但是却余势未尽，极其迅速地颤了两颤，已然将胡子玉和许狂夫两人的“带脉穴”封住！两人大吼之后，已然准备向旁跃开，就在这刹那之间，穴道被封，身子倾斜，样子怪到了极点，可知这假“幽灵”出手之快！

假“幽灵”将两人身形定住之后，才冷冷地一笑，说道：“胡老四，若是我在你们两人身上，搜不出‘夺命黄蜂’和‘驻颜丹’来，我饶你们不死如何？”

两人穴道虽然被封，但是假“幽灵”用的力道，并不太大，因此仍能讲话，胡子玉心知道自己虽然将两件物事，藏在靴子底中，但是这假“幽灵”料事如神，不在自己之下，只怕难以逃脱，但是他却仍然存一线之希望，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我们两人，定然可以活着离开明镜崖了！”

假“幽灵”道：“若然给我搜了出来，我却要将你们两人的头颅，也像袭老二的一样，放在‘欺’字头上，决不宽容！”

许狂夫实在按捺不止，大吼道：“要杀便杀，何必多口？”

假“幽灵”笑道：“只听姓许的口气，便知‘天香三宝’，今日当尽归我了！”

一面讲，一面仰天大笑起来，笑声真可以说得上惊天动地！

不但整个七宝寺中，尽可听到，僧众自知无辜，连明镜崖下，也可以听到他的笑声。

这时候，明镜崖下，正有一个衣服破烂的穷道士，负手立在一堆绳梯之前。

那一堆绳梯，已有不少为火烧去，但因为正好落在一条山溪上，所以还有一大半留了下来，浸在隐泛银光的溪水中。

而原来系在绳梯上的红灯，也已烧得残破不堪，但总还可以认得出，那是一盏一盏，彩扎红灯。有九盏红灯，已然被溪水冲出老远，却又为鹅卵石所阻，像是落花逐水一般。

那衣衫破烂的人，不消说，便是“穷家帮”中第一高手，“酒丐”施楠了！

只见他呆呆地站在溪边，直到七宝寺中，传来的狂笑声，送入他的耳中，他才摘下背后所挂的大葫芦，“嘟嘟嘟”连饮了三口酒，以衣袖抹了抹嘴唇，长吟道：“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莫使金樽空对月！”

过了半晌，又吟道：“江湖夜雨十年灯，唉！红灯！红灯！”

吟毕，又仰头望着明镜崖之上，手提朱红葫芦，飘然而去！

数千里之外，皖南名胜，黄山之中，在这晚却是平静到了极点。

黄山素以松、云两景驰名，黄山十八松，天下无人不知，而云海奇景，也不知醉倒了多少骚人墨客。

这一晚，黄山正是浮云不多不少，就在松树之旁，如洁白的绸带也似，绕缭而过，正是欣赏黄山松、云二景最佳的日子，最难得的是月华如水，映

得一草一木，一石一花，皆泛起了一层闪亮的银光。

在始信峰顶，一块大青石上，坐一男一女两个人。

男的抱膝望月，女的低头观云，静坐不动，简直像是神仙中人！

过了半晌，那男的方道：“湄妹，再有大半个月，师傅便该到了，但是我们却仍未曾找到他要我们找的东西，只怕又要受责哩！”

女的仰起脸来，月光照在她的脸上，更显得她清丽出众，敢与嫦娥比艳，道：“远哥，还有大半个月呢，你心急什么？”

那一男一女，正是韦明远和萧湄两人！

韦明远又长叹一声，突然站了起来，手在腰际一探，已然掣了那柄昔年武林大侠，“飞环铁剑震中州”的那柄“古铁剑”！

他伸指一扣，“铮”地一声，清越无比，传出老远，突然长啸一声，身形如飞，剑尖向下，在那块大青石上，来回飞驰起来。

只听得剑尖划石，“铮铮”之声不绝，连串火星，飞爆而出，不一会，他停了下来，以目注石，朗声道：“不报深仇，誓不为人！”

原来他刚才在石上一阵飞驰，正是以“古铁剑”在大青石上，刻下了深深的八个字！

接着，又长吟道：“铁剑未染仇人血，忍辱偷生却为何？”

韦明远在“幽灵谷”习艺两载，功力深厚，声音传出老远，四面山峰，全都传来回音，一时之间，只听得“却为何”，“却为何”之声，此起彼伏，好半晌，才渐渐地停止了下来。

萧湄也跟着站了起来，幽幽地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远哥，你心中不要只是挂着报仇，以致终日郁郁不欢，天下异人甚多，你深夜狂啸，若是将人家惊动，虽然不怕，总是麻烦！”

韦明远双眉紧蹙，道：“湄妹，我此时还有几分相信胡子玉所言，我进‘幽灵谷’拜师，便是为了报却杀父深仇之故，师傅绝对不会阻止我为父报仇，但……他……他却不让杀‘雪海双凶’！”

他因为心中越是怀疑，因此讲到后半截，已然不称“师傅”，而只是称“他”！

萧湄本来，也是一身武功的江湖儿女，但是她自从和韦明远相恋以来，却是不免儿女情长，在她的心目之中，不论如今的“幽灵”，是真是假，最好不要去惹他，更最好不要违他之意，因为这样，她才能平平安安地与韦明远厮守一辈子！

听了韦明远的话后，她正想劝韦明远几句，但就在此际，忽然一个曼妙已极的声音，传到了两人的耳中，那声音道：“铁剑未染仇人血，忍辱偷生却为何”。正是刚才韦明远的长吟之句！

韦明远和萧湄两人，不禁一怔，萧湄道：“远哥，莫非仍是回声？”

韦明远道：“绝无此理！”

扬声道：“何方朋友，朗吟在下刚才的诗句？”又是一阵回声过处，却是寂然无声，但过不片刻，却传来一阵呜呜咽咽的洞箫之声。

那箫声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，悲切之极，感人之极，令得韦明远觉得恨不得长啸竟日，以泄胸中愤闷之气。听了一会，将剑入鞘，道：“湄妹，那人深夜吹箫，有如此清兴，必非俗人，我们何不循声前往，与他论交，以度此漫漫长夜？”

萧湄听了，心中大是不乐，因为那吹箫之人，和刚才曼声吟哦，分明是

一个人。也就是说，一定是个女子，韦明远未和她见面，已然心神向往，若是见了面，何难移情别恋？

有了这一层顾忌，因此摇了摇头，道：“远哥，我不去。”

韦明远一笑，把住了她的玉臂道：“湄妹，你不是曾经说过，与我永不分离，难道我一个人去，你竟然不肯跟来不成？”

萧湄嫣然一笑，道：“我就不信我不去，你一个人就会离开我！”

韦明远道：“湄妹，武林中奇人异士，我们多识一个好一个，你为什么不肯去？”

萧湄转过身去，“呸”地一声，道：“说什么武林异人，你分明是听得人家声音曼妙，想去趁机结识，却又说出这样好听的话来！”

女儿家娇憨之态，实是难以形容。韦明远扳转了她的肩头，笑道：“湄妹，我若是这样的轻薄之人，又怎样值得你如此深切相爱？”

萧湄俏脸一红，道：“不理你！”向外跑了开去。

韦明远一个起伏，便已追到，道：“你不理我？那我却找谁理去？”

萧湄一笑，道：“我！”

两人仍然是把臂缓行，那时候，洞箫之声一直未曾停过，而且，箫声仍然是那样地呜咽动人。韦明远实在忍不住，道：“湄妹，我们先看一看如何？”

萧湄拗不过他，只得道：“好是好，可是你见人家美貌姑娘，却是不准动心！”

韦明远哈哈一笑，以不说话来作答。两人细细辨别了一会。听得那箫声，像是从对面一座山峰顶上传来。因此立时下了始信峰，但到了始信峰下，却又听得那箫声，只在前面不远处。

韦明远朗声道：“何方高人，月夜弄箫，不知在下等可有缘识荆？”

在韦明远讲话的时候，那箫声略为低沉了些，但韦明远话一讲完，箫声重又高亢。两人均听出，音律之中，颇有延客之意，对望一眼，仍向前驰去，转过了一座山头，只见前面峰下，一个石坪之上，竹篱参差。篱内有着三间茅屋，正中一间，还透出昏黄的灯光，一条颀长纤细的人影，正缓缓向屋中走去。韦明远道：“想不到黄山深处，还有人隐居，咱们就作个不速之客！”

萧湄见那女子的身形，如此婀娜苗条，心中又有几分不自在。但是她究竟不比世俗儿女，虽然心中略有酸味，却还不至于就此不让韦明远去。两人轻展轻功，来到了茅屋前面，韦明远道：“在下韦明远、萧湄两人，深夜来访，主人莫怪！”

只听得屋中人道：“两位光临，蓬荜生辉，请恕我疏懒，不会待客，两位请进！”那声音正是刚才高吟诗句，那个曼妙已极之声！韦明远再不犹豫，推开竹篱便向茅屋走去，来到茅屋面前，偶一旁顾，不由得“啊”地一声，惊叫起来，后退了一步，满面诧异！

萧湄见韦明远突然之间，如此吃惊，也不禁一怔，忙道：“远哥，你怎么啦？”

韦明远尚未回答，已听得屋中人道：“必是门外两尊石像，惊了来客！”

萧湄定了定神，循着韦明远的目光，向旁看去，只见在茅屋之旁，竖立着两尊和真人一样大小的石像。那两尊石像，不但面部雕造得栩栩如生，而且，身上还真的穿着衣服，衣袂临风飘动，看来更是和真人一模一样！

那两尊石像，一个是中年男子，一个是中年女子，两人正在对望，眼神之中，充满了恩爱之光。萧湄看了一会，不知道何以韦明远这等本领的人，

见了这两尊石像，尚会吃惊。

正待发问，韦明远已然向她作了一个手势，不令她出声，附耳低声道：“湄妹，那两尊石像之中，那个中年男子，正是恩师，屋中女子，既然制了恩师的石像在屋外，其中必有缘故，我们要小心应付才好！”

萧湄心中，这才恍然。

原来她自从洞庭湖水路英雄争盟大会之后，虽然和假“幽灵”见了多次面，但是那假“幽灵”却因为自知身材、声音，都和姬子洛相似，却只有面容不像，所以总是以黑纱蒙面，以致萧湄也不知道真的姬子洛是什么样子的。但韦明远自然一看便明白，是以才心中吃惊，低声吩咐，要萧湄小心应付。

两人在门外呆了一会，只听得茅屋之中，那曼妙已极的声音又道：“两位不需惊伯，那两尊石像，是我手制，虽是像人，但总是石像，两位既然来访，为何在门外踌躇不入？”

韦明远忙道：“阁下工艺，实在令人叹服之至，既然延客，我们也就不客气了！”

一探手，把住了萧湄的手臂，“呀”地一声，推开了竹篱。

才走进那小小的院落，便见茅屋之中，灯光一闪，纸窗之上，出现了一个长发披肩，身形颀长婀娜，只看身形，也可以知道是一个美貌少女的影子，娉娉婷婷，来到了门前，并将门打开，现身出来，道：“寒夜客来茶当酒，舍下只有一壶好茶，若两位不嫌寒酸时，不妨进来，作个竟夜长谈！”

韦明远和萧湄两人，一齐抬头向屋主人打量，一看之下，两人皆是一呆。

只见站在茅屋门口的那少女，约莫十七八岁年纪，月光照映之下，她雪也似的肌肤上隐泛银光，身上穿着一件素白色的长袍，腰间结着银白色的穗。除却一头青丝，两弯蛾眉，和一双黑如点漆，澄若秋水的眼睛以外，全身皆是白色。

韦明远的发呆，是因为那少女的那种清丽脱俗，世所罕见的美丽。

“五湖龙女”萧湄，本来便已是绝色少女，若是硬要和那少女作较的话，本来也难分轩轻。但是萧湄的美丽，却是人间的，世俗的。而那个少女的美丽，却几乎是不属于人间所有！

萧湄一见那少女如此美丽，自己也不禁自惭形秽，本来，她在听到那曼妙的声音之际，便已对韦明远硬要寻到此人，心中表示不快，一见对方美丽无匹，心中更是一怔，回头一看韦明远，却见他双眼定在那少女身上，一眨也不眨眼。

韦明远绝不是好色之徒，但是爱美之性，人皆有之，见到一个美丽的少女，谁都会为她所吸引。韦明远当时的情形，便是如此。

但是看在萧湄的眼中，观感便大是不同，顿时之间觉得大不自在，心中冷笑一声，此时一碰韦明远道：“远哥，你怎么啦？连主人的姓名都不请教，就呆鹅似地望着人家作甚？”

韦明远听出萧湄话中有骨，俊脸一红，也不答辩，一揖到地，道：“在下韦明远，这位乃是‘五湖龙女’萧湄，不知姑娘如何称呼？”

那少女乃是绝顶聪明的人，焉有看不出萧湄心中，已然大是不乐之理？只是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姓杜，叫素琼。”

一面说，一面将韦明远和萧湄两人，让进了茅屋，只见一进门，便是一个小小的厅堂，桌椅皆是竹制，清雅之极。墙上，挂一技长箫，其色乌黑，看不出是什么材料所制。

韦明远坐了下来，萧湄好象是怕他被什么人抢了去似地，紧紧地挨着他坐。杜素琼却仪态大方，坐在对面，道：“两位夜游黄山，清兴不浅，但不知两位师承何人，不知可能见告？”

话虽然讲得极是客气，可是一开口便问人家师傅是谁，未免有一点瞧不起人的意味在内，于江湖礼数，大是不合。但是看杜素琼的情形，绝不像是有意如此，而像是根本不知武林规矩一样。

“五湖龙女”萧湄听了，心中已然颇为不乐，“哼”地一声，正要答话，却被韦明远使眼色制止住。

萧湄心中，更是不乐，但她却也无法发作。

需知萧湄在洞庭湖的时候，湖中人物，见了她莫不恭恭敬敬，称她为“二小姐”，连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，见了她也是退让三分。

因为萧湄乃是娇纵惯了的人，此时虽然尚未发作，但是却已经不快到了极点！

韦明远向萧湄使了一个眼色之后，反问道：“不知姑娘何以在屋外，制了两尊石像，敢问石像生人，和姑娘有什么关系？”杜素琼秀眉微扬，面上略有惊讶之色，道：“难道韦小侠竟认出那两尊石像是谁么？”

韦明远心想，要探她来历，如果有关自己的事一点不和她说，她也一定不肯回答，看她一个人敢在这样的深山之中居住，定然不是等闲人物！

略想了一想，便道：“我只识得那个男的，乃是‘幽灵’姬子洛。”

杜素琼面上惊讶之色更甚，道：“不知韦小侠今年贵庚几何？”韦明远一怔，暗忖她问我年纪作甚？忙道：“我今年二十岁了！”一旁“五湖龙女”萧湄心中的不快，又增加了几分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杜姑娘先问人家师承，又问人家年纪，问得这等仔细，却是为何？”

萧湄这几句话，说得甚是露骨，人人皆可以听出她的含意，冰雪聪明的杜素琼，自然便是一听便知，俏脸略红，转向萧湄，道：“萧姑娘莫会错了意，我是说‘幽灵’姬子洛，隐居‘幽灵谷’多年，韦小侠不知是在何时见到他的，若是在他隐居‘幽灵谷’之前见过，必然也识得身旁女子是谁，而今韦小侠只识姬前辈，莫非是在他隐居‘幽灵谷’之后，见到他的么？”

韦明远听杜素琼讲得头头是道，心中不禁大为叹服，更是感到在她的前面，绝无若何秘密可言，便道：“不瞒杜姑娘说，因身负血海深仇，是以曾进入‘幽灵谷’，拜在恩师门下！”

杜素琼脸上，突然飘过了一丝悲戚之色，喟然而叹，道：“韦小侠既然已经艺成出山，如此说来，姬老前辈他已要追随他的爱妻‘天香娘子’，于九泉之下了？”

“幽灵”姬子洛是否死去，这一个问题，连韦明远自己都不明白。

因为他虽然听了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一番话，但心中终于只是疑信参半，不能肯定目前所认的师傅是真是假。

因此，对于杜素琼的问题，他也感到极难答复，想了半晌，道：“恩师并未自杀，他说要做十年人，然后再说！”

杜素琼意似不信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

萧湄刚才出言讥讽了杜素琼几句，但是却被杜素琼态度和蔼，解说了开去，她心中一直不乐，此时，又插言道：“远哥岂是随便说话之人，再过大半个月，他便要与我们在始信峰顶相会了！”

杜素琼一笑，道：“我并不是说不信韦小侠之言，而是姬前辈为人，言

出必行，绝不反悔，绝不会在十年之后，又得传人，而仍然偷生之理！”

韦明远听了，心中不禁一动，忙道：“杜姑娘对于恩师为人，如此了解，不知姑娘和恩师有何关系？”

杜素琼幽幽地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韦小侠在茅屋之外，所见到的两尊石像，其一便是家师，‘天香娘子’！”

韦明远和“五湖龙女”萧湄两人，一齐吃了一惊，韦明远失声道：“原来杜姑娘是‘天香娘子’传人！”

萧湄道：“杜姑娘，我们闲荡江湖，年数也不短，但是却从来未曾听说，‘天香娘子’尚有传人，姬前辈也从来未曾提起过！”

杜素琼淡然一笑，道：“萧姑娘既然如此说法，那就算我是假冒的好了！”语气固然平和，但可以听出，她心中也已然感到了不快！

韦明远看出两人针锋相对，只怕再说下去，难免吵了起来，正想劝解几句，以其他的话，岔了开去时，萧湄心中，已然感到忍无可忍，“拍”地一掌，拍在一张竹制的茶几上，将那张茶几，击成片片，人也“霍”地站了起来，柳眉倒竖，道：“我说你是假冒的了吗？你何必如此心虚？”

韦明远见萧湄动了真怒，心中大急，道：“湄妹，你这是算什么，我们……”

萧湄怒道：“远哥，你别管，她对我无理，你难道未曾看出来？”

杜素琼仍然坐在椅上，但面上笑容，却也不那么自然，道：“萧姑娘，我何处对你无理，我自己也不明白，尚祈指出，以便谢过！”

这杜素琼看来淡雅宜人，实则上却也极是厉害，就是这两句话，便叫萧湄答不上来！

因为，若真要按事实来说的话，无理的正是萧湄，而不是杜素琼！

萧湄怔了一怔，冷笑道：“你别卖弄口舌，既是‘天香娘子’之徒，武功想必不差，我不自量力，倒要向你领教一下高招！”

韦明远忙道：“湄妹，我们总是客人，如果话不投机，仅可告辞，何必动手！”

杜素琼也站了起来，道：“韦小侠说得是，两位请出吧！”

衣袖微拂，转过身去，向前走了两步。萧湄见韦明远一再劝阻，本来也想就此罢手，怎知杜素琼眼看将要走到内室，却突然回过头来，向着韦明远，嫣然一笑，这一笑，更显得她明眸皓齿，美丽之极。

萧湄心中的不快，又被勾起，冷冷地道：“好不要脸的东西，既叫人走了，还有什么好看，有什么好笑的？”

杜素琼一听，便站定了脚步，转过身来，语言冷峻道：“萧姑娘，你快快出了此屋！不然，动起手来，你却不是敌手！”

萧湄仰天一笑，道：“我偏不出去，你待怎地？要动手便动手，谁还怕你不成？”

韦明远见她忽然又节外生枝，急道：“湄妹，咱们快走吧，杜姑娘，再见——”

但是韦明远下面一个“了”字，尚未出口，萧湄已然身形一闪，打横跑出一步，来到墙边上，反手一掌，使了她家传“龙形掌法”，一掌“神龙摆尾”直向墙上击去，手掌尚未和墙接触，一股绝大的掌力涌出，“轰”地一声，已然将那堵墙击塌，冷然一笑，道：“远哥，我们从这里走！”

韦明远见萧湄无端出手，毁了人家的住屋，心中不禁大不为然，沉声道：“湄妹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以萧涓的性格而言，不要说毫无理由地毁了住屋，便是毫无理由地伤了人家，在她来讲，也算不得什么，因此冷笑道：“我高兴！”

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远哥，你不乐意我这样做么？”

韦明远叹了一口气，转身向杜素琼，正要向她赔个不是，杜素琼已然强笑一下，道：“韦小侠不必替她道歉，看在你的份上，我也不会出手！”

韦明远见识，究竟高人一等，看出杜素琼虽然谦和淡雅，但实则上，神仪莹朗，双眼精光内蕴，武功一定极高，因此忙道：“打搅杜姑娘了！”

一拉萧涓，就想退出，可是萧涓却用力一挣，挣了开去，嘿嘿冷笑，道：“杜姑娘，我与明远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你何必看他份上，对我谦让，既有本领，和我一较高下，岂不是好？”

杜素琼转过身去，道：“我岂能和你一样见识，你别再生事了！”

萧涓怒火勃发，哪里理会得韦明远一再使眼色止住她动手，向前一步跨出，“神龙见首”“呼”地一招，已然对准了杜素琼的后心拍出。

那一招“神龙见首”在“龙形掌”中极为神妙的招数，萧涓功力又高，掌出如风，眼看击到杜素琼的背后，杜素琼才突然转过身来。

这一转身，比实际上背对萧涓更是险上三分，因为萧涓的一掌，已然印到，本来是击向她的后心，如今她一转身，却变成击向她的胸口！

萧涓见她不还手，内力一吐，更不留情，手掌向前一送。

韦明远急叫道：“涓妹住手！”

呼声方毕，只听得“拍”地一声，一掌已然击个正着，掌心正按在杜素琼的“璇玑穴”上！

那“璇玑穴”乃是人身要穴之一，萧涓一掌击中，只觉得对方体内似有一股大力，在自己掌心上冲了一下，竟然将手掌荡开。

除此以外，别无异状。看杜素琼时，却一连晃动了几下，才得站稳，俏脸顿形苍白，冷然而立。

萧涓见她丝毫未曾抵抗，但自己足用了八成功力的一掌，竟然未曾将她击倒，心中也不免吃了一惊，手臂一沉，第二掌正要发出时，韦明远已然赶到。

韦明远一到，便拦在萧涓和杜素琼的中间，萧涓第二招“二龙抢珠”刚才发出，一见心上人拦在自己前面，便连忙收回掌来。

韦明远武功见识，皆在萧涓之上，他当初万万料不到，杜素琼对于萧涓的发掌，竟然会绝不还手。杜素琼中掌之后，他已然看出杜素琼身受内伤！

因此一到便向她问道：“杜姑娘，你伤得重不重？”

杜素琼苦笑一下，道：“还好，韦小侠，我不能伤你带来的人，你们快走吧！”

那两句话，竟是讲得大具情意，萧涓听了，更觉不是味，娇叱道：“远哥，你让开，她显然是不够本领，却讲这种风凉话！”

韦明远回过头来，正色道：“涓妹，不可胡来，杜姑娘既是‘天香娘子’之徒，与我便是师兄妹，你已然打伤了她，师尊回来，必然责怪，还不向杜姑娘赔个不是，就此成为至交？”

萧涓一面听，心中怒气便一面上升，等到韦明远讲完，直气得俏面煞白，“哼”地一声，道：“你们既然是师兄妹，何不亲热一番，想是嫌我碍事是不是？要我赔不是，只管叫她等着，等到日头西出，我自然会道歉的！”一说完，便转身向外，足尖一点，疾从破墙之中，向外穿了出去！

韦明远此际，虽然觉得萧湄行事，太以过份，不类正流中所为，心中大是不以为然，反倒对杜素琼的行止，大表钦佩，但是他和萧湄的情意，总还未绝，因此一见萧湄逸出，连忙回头，匆匆说道：“杜姑娘切莫见笑，我等一会儿再令她来向你致歉。”

杜素琼只是苦笑一声，道：“韦少侠去吧！”

韦明远连忙跟着穿了出去，老远地望见萧湄的背影，已然在里许开外，急提真气，追了上去。

如果在平地上，韦明远不消片刻，便可以追上，但是这时却是在深山之中。

而萧湄又像是知道有人随后追来一样，不但驰得极快，而且不断地转过头去。韦明远追在后面，只见萧湄一连拐了几个弯，便已然不见了踪迹，追向前去，全是岔道，也不知向哪一方面去了。

韦明远怔了怔，四面一看，只见左侧有一座峭壁，峭壁之上，打横生着一技巨松。

韦明远再不犹豫，真气连提，“刷刷刷”地便穿上了那道峭壁，来到松树上，视野登时广了许多，可是目力所及之处，静悄悄地，一无人影！

韦明远看了一会，不见萧湄踪影，心知黄山之中，能人异士必多，若然撞上，以萧湄的脾气，又在怒气头上，必然和人结怨，因此心中大急，朗声叫道：“湄妹！湄妹，你在哪里？”

一连叫了七八遍，空自激得满山谷皆起回音。韦明远想再叫的时候，忽听得身后一个冷冷的声音道：“小娃子，鬼杀嘈叫，敢是活得不耐烦了？”

语音冰冷，而且又是突如其来，连韦明远功力如此深厚的人听了，也不禁起了一阵寒栗，急忙回头看时，却又不见人影。

韦明远心中大奇，不敢怠慢，朝着峭壁，道：“在下因寻同伴，无意之中，有搅前辈清修，望乞恕罪！”

那声音“哼”地一声，道：“说得倒简单，既然口出狂言，想有几分本领？”

韦明远一怔，暗忖自己何时“口出狂言”来着？这人大概是个脾气古怪的人物，自己寻人要紧，还是不要多生是非的好。因此忍住了气，不出一声，正待翻身自四五丈高处，一跃而下，再去寻找萧湄时，忽然听得那声音叫道：“‘华盖穴’，着！”韦明远一惊，赶紧伸手向胸前便拨，可是一拨，却拨了个空。同时，听得“叭”地一声，又听得那声音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韦丹！你号称‘飞环铁剑震中州’，为何不还手？哈哈！”韦明远本来已然不想惹事，但是忽然之际，听得那人道出了自己父亲的名称，而且还像是在与他动手似的，心中不禁大奇，一时也顾不得再去寻找萧湄。

天下之事，大都无巧不巧，韦明远这一耽误，萧湄却又闯下了大祸！

原来萧湄走时，早已打定了主意，她心中也知道自己行事，如此骄纵，日子太久了，必然会惹起韦明远大大的反感。

可是她却又时时明知故犯，不思从根本处来改变自己的行为，而自恃绝顶美丽，不怕韦明远变心，却不知道这一个女子，最美的绝不是外表，而是温婉柔顺。

她一见到杜素琼，见杜素琼之美，只在自己之上，而不在自己之下，心中已然大为着急，而且韦明远和杜素琼一提关系，两人还是师兄妹，这层关系，又比她和韦明远亲了许多。

所以她心中，早已打定了将杜素琼置之死地的主意！

杜素琼因为对韦明远的印象极好，所以不想伤了萧湄，所谓“打狗尚要看主人面”，何况她冰雪聪明，早已看出两人感情不凡。

所以，当萧湄向她动手时，她拼着受伤，也不还手。但是萧湄却未曾看出这一点，只当杜素琼是武功不如她，所以才只有挨打的份儿！

萧湄本来想当时便将杜素琼结果，但是她知道韦明远决不容许她这样做，所以便向外逃了出去，等到韦明远追来时，她已然匿身在一个山坳之中，韦明远就在她身旁掠过，却没有发现她！

她也听得韦明远高声叫唤，但是她心中另有打算，非但不答，而且还轻悄悄地，向杜素琼的居处，疾驰而去！

不消片刻，已然来到了茅屋面前，只见灯火犹明，萧湄身形略停，向侧一转，转到破墙处，向内望去，只见杜素琼坐在石椅上，低头抚弄那管黑箫，秀眉频蹙，像是有着无限的心事！

萧湄看了一会，才突然现身，“哈哈”一笑，道：“姓杜的，我又来了！”

杜素琼像是对萧湄的出现，是在意料之中一样，一点也没有吃惊，甚至于不曾抬起头来，缓缓地问道：“你是一个人来的么？”

萧湄“哼”地一声，道：“当然是我一个人，你还想有人护着你么？”

杜素琼这才抬起头来，将那枝黑箫，放在桌上，以手支颐，体态极是悠闲，道：“你去而复返，分明是想致我于死地，为何还不动手？”

萧湄被她猜破心事，心中也不禁略略一怔，但是她却一心以为杜素琼武功不如她，何况刚才一掌，已然令得她身受内伤，因此绝不在意，道：“这就来了，你心急什么！”

话才讲完，双掌齐出，狂飙陡生，卷起那被击倒的破墙，泥屑乱转，连人带掌，向前疾扑而出，正是“龙形掌”中，威力至猛的杀着“双龙闹天”！

那两掌的力道，纯是阳刚之力，确是可以开山裂石，等到萧湄人一扑，整座茅屋也已然为她的掌风所震撼！

只见杜素琼秀发披拂，衣袂震动，但是她人却仍然端坐不动，反倒微阖双眼。

萧湄只当她一定是自知不敌，瞑目待死，内力疾吐，掌势更是如排山倒海！

眼看两掌，皆要压到杜素琼的头上，杜素琼突然像是伸了一个懒腰也似，抬起一双手，食指略升，如同青葱也似的手指，略一摇摆。

“五湖龙女”萧湄，虽然轻敌，但是她究竟不是泛泛之辈，武功之高，尚在乃兄萧之羽之上，一见杜素琼伸出食指来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

原来她看出，杜素琼食指微伸，乍看像是一个极不经意的动作，实则上乃是一招极厉害的点穴法，方圆六尺以内，已然全被她这一指封住！

而且看情形，自己双掌，若是压了下去的话，无论如何，左右双掌，掌心“劳宫穴”，必然要为杜素琼点中！

而如果“劳宫穴”一被点中，两条手臂，非立时废去不可！

萧湄这才知道对方的厉害，可是刚才话扯得太满，此时想要收势，已然不及，百忙之中，硬将双臂向旁一移，人也向旁，平空移出三四尺，才始避开了杜素琼的那一招！

杜素琼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萧姑娘身手不俗，使的又是洞庭萧家独门所传‘龙形掌’功夫，不知和萧伯南老前辈有何干连？”

萧涓好不容易避开了杜素琼那一招奇妙到不可思议的妙着，心中又急又怒，一听得杜素琼突然提出她父亲的名头来，更是一怔道：“我父亲会和你这样的人相识么？你问他作甚？”

杜素琼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想不到萧伯南前辈，一世英名，却会有这样的一个女儿！”

萧涓给她骂得啼笑皆非，道：“你别卖嘴乖，再接我一掌！”

身形不动，突然反手一掌，疾拍而出。

其时，她和杜素琼相隔丈许，但是这一掌之力，却也可以达杜素琼的身上，杜素琼道：“我一再让你，你要是真不知进退，可就难说了！”

抬起手掌来，向前略推了推，一股阴柔已极的大力，无声无息而发。

两股大力在半空相遇，萧涓一个站不稳，向旁边跌出了两步！

萧涓向旁跌出两步，也可以说，她是准备在和杜素琼对掌之后，向旁跌出的地形尚未站稳，左手向外一伸，五指一收一放，只见五枚绣花针儿，每一枚针孔之上，皆拖着三寸来长的一截粉红色丝线，已然无声无息，向杜素琼背后射出。

而她在发出那枚绣针的同时，却又是一掌，正面推出。

那一掌使的乃是“神龙见首”，力道也极强。杜素琼此时，仍然坐在椅上，萧涓发针之际，正好是向外跌出的时候，动作掩饰得极是巧妙，而且那五枚绣花针，因为针尾带有那一截粉红色的丝线之故，去势虽疾，却是无声无息，一无知觉。

在杜素琼看来，只不过是萧涓向旁跃出了两步。左臂一伸，稳住了身形，然后才又一掌击到而已，绝不知在那一瞬间，萧涓已然使出了暗器！

因此一见萧涓掌到，右臂一沉，右掌疾翻，一掌扫出，可是她这儿一发掌，萧涓早已向后跃退开去，就在此际杜素琼只觉得背部，有三处地方，略略一麻，同时听得“拍拍”两声，回头一看，竹椅背上，已然钉了两枚绣花针。不问可知，对方共发五枚，三枚已然射中了自己的背部！

杜素琼本来是一个极好脾气的人，观乎她对萧涓一再容让，便可知道。

但此时萧涓竟然悄没声地，使出了这样的暗器，行动和黑道中穷凶极恶之徒，几乎没有不同，心中也不禁火起，连忙运气，将背后所中的三枚绣花针，硬以本身功力迫住，不令它们顺血脉而运行，回过头来，凛然道：“萧姑娘，你如此行径，却不合为武林中人！”

萧涓见自己所发的五枚绣花针，有三枚已然射中她的背心，而她竟仍然行若无事，心中也不免吃惊，但是她知道那绣花针如此之细，而且又是射中了对方背部的要害，只要再和她动手，令她身子震动，绣花针只要在她体内，略一移动，无论刺中心肺，杜素琼均是难免丧生，因此仰天一笑，道：“杜姑娘，你倒配作为枉死城中的冤鬼！”

一跃向前，双掌交错，掌势奇幻，已于霎那之间，击出了四掌。

杜素琼面色青白，顺手在桌上，取起那管黑箫，手腕一抖，黑箫幻起一片黑影，无声无息。萧涓一见情形不妙，自己之胜，纯属侥幸，赶紧想退时，左腕已然被黑箫敲中，只听得“格”地一声，一阵剧痛，退出丈许开外时手腕红肿，敢情已然断去！

腕骨折断，虽然仍可以接续复原，但是不免大费手脚！

萧涓心中不由得大恨，她退出之后，不见杜素琼追来，已然看出杜素琼在身中三枚绣花之后，也知道危险不敢乱动，这是杀她的最好时候，但是却

又不敢近她之身，撕下了一幅衣襟，将右腕扎起，只听得杜素琼冷冷地道：“萧姑娘，我与你无怨仇，你却对我下这样毒手，而今两败俱伤，你如肯就此息手，我也不为己甚，否则，刚才我可以点中你的胸前要穴，令你立时丧生，也是为了与你向无嫌隙之故，所以才手下留情，略示惩戒，你快快去吧！”

萧湄刚才见她黑箫的那一招，简直是一片黑影，根本分不清招式，心中也信杜素琼所言不虚，但是她却不肯就此甘休，想了一想计上心头，道：“好，就答应你这一遭！”

身形一晃，便向外逸。她当然不是真的就此离去，在附近拾了一大捆枯枝，以山藤缚了起来，提到茅屋附近，重又现身，喝道：“杜素琼，我已断了一腕，你敢出来，和我见个高下么？”杜素琼见萧湄再次回转，心中已知其人难以救药，她的武功，本在萧湄之上，但是她却中了萧湄的三枚绣花针，而且中针的位置，正是在心肺之外，她自然知道这时候，自己不宜动弹。因为虽然她一中针，便立即运真气将针迫住，但是那针，尖细异常，不比其他暗器，若是一跳动，极可能再深入寸许，一刺中心肺要害，便难逃劫数！她也知道萧湄此来，必然另有歹毒意图，所以只是不答话，萧湄将一捆枯枝，放了下来，取出了火折子，一晃便道：“你不能动弹，我放火了，看你如何？”杜素琼见她竟然想起这样恶毒的主意来，心中怒极，顺手一抓，抓了一把竹片在手，五指连弹，飕飕连声，一起弹了出去，萧湄连忙后退，总算避了开去，冷笑道：“你别高兴！”握了一把枯枝，以火点着，待枯枝烧得旺了，用力一跃，跃到了茅屋顶上！

杜素琼所居茅屋，为求清雅，除了墙上，略涂泥土以外，椽、柱、墙、门，以及室内摆饰莫不是竹子所制，那竹子乃是最引火的物事，一把火把，落到了屋顶上，立即熊熊起火！

而且，其时正是天气干燥之际，火势一起，便不可收拾，转眼之际，整座茅屋，便已然成了一团烈火！萧湄一见茅屋起火，还唯恐杜素琼自火中穿出，犯险来与自己为敌，而自己手腕已断，绝不是她的敌手。

因此，火势稍炽，又接连向火窟之中，掷出了两个火把。

其实，她不掷那两个火把，火势也早已不可收拾，那两个火把，只不过表示她心中对杜素琼恨之切骨，唯恐她不死而已！

掷出了两个火把之后，萧湄立即身形展动，向外逸出，来到了附近的一个高坡之上，望着火光冲天，正在熊熊燃烧的那三间茅屋，心中感到了一阵说不出的快慰，同时，也感到自此之后，韦明远便可以永远属于自己，再也不被他人所夺了！

实际上，韦明远并不是个儂薄子弟，既然与萧湄钟情在先，他也绝不会再将情爱之心，移到第二个年轻女子的身上。

萧湄的顾虑，本来是多此一举，而且她竟然将杜素琼当了自己的敌人，以这样毒辣的手段去对付她，以致后来，不但结下了一个极强的仇敌，而且使韦明远对之大生反感，终于生出无数事来。这是后话，暂且按下不表。却说萧湄在那山坡之上，一动也不动地站着，望着烈火熊熊的三间茅屋，足足有小半个时辰，才见到火势已然渐渐地弱了下去。

在那小半个时辰当中，只见火光掩映，并没有看到有人从火光上冲出来。

萧湄心中，虽然不免有点奇怪，何以杜素琼竟会拼着被火烧死，也不向外冲来，即使身中暗器，不能移动，却也不至于便死！

但是，火势一起，她便驻足远观，自始至终，未见有人逃出，可知杜素

琼一定已然死了！

她心中得意，当然此时此地，她绝不会扪心自问，自己的行径，实是有类于黑道中的下三滥。笑了一下，便向外走了开去。

刚才韦明远找她，她避了开去，那是因为她要趁韦明远不在之际，去害杜素琼，如今目的已达，她又想再找韦明远了。

走开了里许，未见韦明远的踪迹，只觉右腕疼痛难忍，便停了下来，费了一点手脚将断腕凑起，扯破了一件外衣，裹了伤药，将手腕紧紧地扎好，估量不消半月，定可痊愈，便又继续去寻找韦明远。

这时候，韦明远绝对想不到，在自己未能追到萧湄之际，萧湄和杜素琼之间，竟然会生出了那么大的变故。他只是感到奇怪，究竟是谁在呼唤自己父亲的名字，那人又是在什么地方？

因为他其时，处身之处，正是一座峭壁，峰石峥嵘，并无隙缝。

可是听那声音，却像是从附近处传来的一样，实是令人不可思议。

韦明远在附近找了一找，并没有发现有人的踪迹，但是那人的声音，却又不断地传了出来，而且，句句话，皆是带他父亲的名字。

只听得那苍老的声音骂道：“韦丹，这一招过来，你还不死么？”

接着，便是“叭”地一声，又听得那声音，又“哈哈”大笑道：“姓韦的贼子，够你受的吧！”

所骂的话，一句难听一句，韦明远虽然脾气甚好，但有人这样辱及已死的父亲，他也是禁受不住，陡地大喝道：“什么人在此处辱及先父，可敢现身，与在下一见么？”

他话一出口，那声音便像是吃了一惊，静了半晌，才又响了起来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韦明远道：“在下是‘飞环铁剑震中州’，韦丹大侠之子，韦明远！”

这几句话，讲得豪气凌云，因为“飞环铁剑震中州”韦丹，在生之日，于江湖上，行侠仗义，专诛奸恶，极得武林中人的敬仰，而韦明远也是一直以有这样的一个父亲而感到自傲！

“嘻嘻”，“哇哈”，笑声不绝，韦明远心头火起，厉声道：“有什么好笑？”

那声音仍然笑了半晌才止，道：“我早已听说，韦丹虽死，但尚有一个孽子，竟然还活在人间，我也曾费尽心机，在江湖上寻找，却未有结果。以为像韦丹这样的畜牲，焉能有后，当真是苍天有眼，小畜牲，你竟会自己送上门来！”

韦明远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是自己送上门来了，你为何尚不现身？”

一语甫毕，只听得“轰”地一声，一块重约万斤的大石，突然凌空飞起！

那块大石，本来是和峭壁之上的无数大石一样，绝看不出可以移动的痕迹来，此时突然飞起，韦明远心中，也不禁愕然。

因为，那人既能将这样的一块大石，击得凌空飞起，其人的臂力，便可想而知。

只见那块大石，带着呼呼风声，直跌下山脚去，而峭壁之上，出现一个大洞，又听得那声音道：“小畜牲可敢进来？”

那声音初起之际，显然就在洞口，但是讲到后来，却已然传出老远，可见得那个山洞，实是异常深邃，韦明远心中不禁踌躇。

因为从那人的口气上听来，他一定是父亲生前的敌人，当然如今父亲已

死，他便再不能寻自己父亲去报仇，而当年不论是因为什么结下怨仇的，这一口恶气，也必然会出在自己的身上。

如今向山洞望进去，黑洞洞的不知有多么深，自己若是冲了进去，敌暗我明，若是对方猝然来犯，首先占着极是不利的形势。

韦明远心中踌躇，但是也没有考虑了多少时间，可是那声音又道：“小杂种，你为什么还不进来，敢情是心中害怕么？”

这一次，因韦明远已站在洞口，那人的声音，已然可以清清楚楚，全部入耳，再也没有石壁阻隔，所以韦明远立即听出，那声音极是熟悉，可是一时间却又想不起他是谁来。

心想自己在“幽灵谷”中，习艺两载，已然将震古烁今的“太阳神抓”功夫学会，武林之中，实已罕遇敌手，虽然敌暗我明，形势不利，但是却也不曾怕他，可是那人不知究竟是何等样人物，若是劣迹不彰的人，似乎也应该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而“太阳神抓”一发，威力便锐不可当，挡者万无生理！

韦明远心地仁厚，所以才有这一层考虑，当下便仰天一笑，道：“在下焉有不入山洞之理？”一面说，一面便大踏步地走进洞去。

才一进洞，便闻到了一股极是浓烈的香味，扑鼻而来！

韦明远心中，猛地一怔，暗忖这人，住在这样隐蔽的地方，已然大为邪门，而那股香味，也来得出奇，像是有百十种散发奇香的花卉，一齐所发的一样，山洞之中，焉能有花？

那人既和自己父亲成仇，当然极可能是邪流中人，说不定那香味，便是一种极厉害的毒雾！

因此韦明远立即真气潜运，将七窍尽皆闭住，他内力深厚，七窍虽闭，仍可行动自若，单掌向外，以防偷袭。可是他越望洞里走去，虽然已将七窍闭住，可是那股浓香之味，仍是不断地向鼻端钻来，由此亦可知那香味之浓。走出了三二十丈，却又并未遇到有人阻拦，韦明远并不懂对方是在玩些什么花样，停住了脚步，喝道：“尊驾叫我前来，为何尚不现身？”

他一开口，浓香之味，更是扑鼻而来，韦明远连忙再将七窍闭住。

只听那声音“嘿嘿”冷笑道：“你再向前走，自然会看到我的居住所在，难道我对你，还会暗中偷袭么？你怕什么？”

韦明远一怔，暗忖：“听他这两句话，其人倒也不像是邪流中人！”

一提真气，身形起伏，晃眼之间，又向前走出了十来丈，已然出了山洞，眼前却是一个小小的山谷！

到了那山谷之中，韦明远已然明白，那股浓香之味，是从何而来的了。

原来那山谷中，有一条小溪，溪水清澈，映月光，隐泛银波。

在小溪的两旁，以至于山谷之中，全都开满了各式各样的花朵！大者如碗，小者如豆，嫣红姹紫，娇黄嫩绿，各争奇辉，花团锦簇，简直是一个花的世界，举步想要不踏损花朵，也是极难之事！

韦明远一提真气，身轻如纸，轻轻地落在一朵大如手掌的白花之上，向前看去，只见山谷尽头，有几间茅屋，屋上也全是攀藤的花朵。

而此时，一个一袭青衣，身材瘦瘪的老者，正站在茅屋之间，对着一个石人，在左右开弓，“拍拍”地打着耳光。

隔老远，韦明远便已然看到，那石人身上，以朱红写着“韦丹”两个大字。

韦明远心中不禁有气，朗声喝道：“韦丹之子在此，尊驾与之动手，却不是胜过打石人多多？”

那老者身形晃动，便赶了过来，也是在花朵上疾驰，可是所过之处，花朵却略无损伤，可知这个老者的轻功造诣，境界也已极高。

那老者一晃眼间，便来到了韦明远的面前，两人各自向对方一看，也同时一怔！

异口同声，“啊”地一声，然后道：“原来是你！”一声叫出，那老者便不由自主，身形疾展，后退出丈许开外去！

原来那老者不是别人，正是在洞庭水路英雄会上，自称“花溪隐侠”的檀清风。

而檀清风也已然看清，对方正是曾在洞庭见过的青衫少年！

檀清风当时，被冒称“天雨上人”实则上便是“雪海双凶”“玄冰怪叟”司徒永乐，以绝顶内力，震下水上擂台。

他本就只是住在溪边，那条小溪附近，全是各种奇花异卉，是以名为花溪，而他也自号“花溪隐侠”，他到洞庭，原来想一显威风，可是尚未及他动手，便已然遇上了邪流之中，一等高的高手司徒永乐！

跌入湖中之后，他虽然不谙水性，但内功造诣，却是不差，立即闭气浮了上来，刚好看到韦明远和司徒永乐动手的那一幕。

檀清风自然看出韦明远的功力惊人，因此知道这个大会，异人众多，实在由不得自己逞雄，他为人最是知机，立时溜回黄山来。

所以，当他看到自称是韦丹之子的人，就是曾在洞庭湖中，见过一面，那武功绝顶的青衫少年时，不由心中大惊，疾退开去！

韦明远一见檀清风，便冷笑道：“你自号‘花溪隐侠’，想必定有侠迹，不知如何，会与家父结下了这样的深仇大恨？”

檀清风面色铁青，道：“韦丹当年杀我满门大小六十余口，仅我一个身在塞外才免身死，这血海深仇，却要在你的身上了结！”

韦明远看出他说话虽然极凶，但是实际上却大是气馁，话才讲完，又退后了五六尺！

同时，韦明远对于他所说的话，也是大感疑惑，因为父亲固嫉恶如仇，除恶务尽，但是不会因一人作恶，而将那人满门，尽皆诛杀！

因此道：“檀朋友，你莫非是认错了，家父岂会做出这种事来？”

檀清风仰天一阵狂笑，想是想起了这一段仇恨，心中怒到极点，道：“韦丹行凶之后，还以被害者的鲜血，留下字迹，难道我会冤枉了他？”

韦明远不听檀清风这句话，还可能相信檀清风所言，自己父亲或是在激奋之下，以至于出手伤了多人，可是一听檀清风如此说法，心中反倒不信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檀朋友，你弄错了，家父在生之日，每逢行事之前，便已然通知对方，绝不偷偷摸摸，亦不事后留字，莫非是有人嫁祸？”

檀清风手在怀中一探，道：“你自己拿去看，难道我是说谎？”

手向外一挥，一条白色的丝绢，团成一团，已向韦明远飞了过来。

那丝绢乃是极轻的物事，但是经檀清风一挥，相隔两三丈远，便已然稳稳地飞到，韦明远接在手中，抖开一看，便是一呆。

他这一呆，绝不是看出了事情正是他父亲所写，而是恰恰相反！

原来那白丝绢上，以人血写出四个大字，道：“罪不可恕！”

而在白丝绢的一角，则划着一个铁环，一柄古剑，想是因为年代久远，

已然成了褐色。韦明远之所以吃惊，是因为一看到那“罪不可恕”四个字，便已然认出了是谁的笔迹！

不是别人，正是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曾力言乃是假扮，蒙面行事，他如今的师傅！

韦明远在离开“幽灵谷”后，曾接到过他师傅不少的书信，指示他行事。

所以韦明远对师傅的字迹，也是认得极为清楚，一眼便可以看出来，那“罪不可恕”的四个字，正是他的字迹！本来，韦明远对于胡子玉的话，因为兹事体大，所以只是将信将疑。

但这时候，他却又信三分！忙问道：“檀朋友，那是什么时候的事，不知可能详告么？”

第八章 初运神抓惩凶魔

檀清风满面怒容，一字一顿地道：“九年前的中秋佳节！”

韦明远的记性极好，侧头一想，已然想起九年前的中秋佳节，父亲正和自己，同在太湖之上玩月，一步也未曾离开过。而且，那时候，“幽灵”姬子洛也早已应该隐居住在“幽灵谷”之中，绝不外出。

若说如今的师傅，便是“幽灵”姬子洛的话，则何以会在九年前的中秋节，跑出“幽灵谷”去杀了檀清风的一家，而且还画了铁环，古剑，嫁祸于自己的父亲？这样一想，对于胡子玉的话，他已然有了九成相信！只听得檀清风道：“你可相信，事情是你父亲所为了么？”

韦明远既然知道其中有误会，气也已平下，道：“檀朋友，事情绝非家父所为！”

檀清风怒道：“然则这白绢之上的铁环古剑，又是何人的标志？”

韦明远道：“家父外号人称，‘飞环铁剑震中州’，武林中可谓无人不知，若是要有人嫁祸，还不是极容易的事？檀朋友不妨细想一想，家父行事，可是这等卑劣的么？”

九年前的中秋节，檀清风自外面赶回家中，欲与家人团聚，但是一入家门，便是血腥满地，一家老小尽皆被人杀死，当他发现那块白绢之后，心中实是怒到了极点，但是又自知不是人家的敌手，是以才在花溪附近，隐匿了起来，苦心练功。

可是当他自己认为武功有成时，再出花溪，向武林中人一打

听，才知道“飞环铁剑震中州”韦丹，已然死在“雪海双凶”，和“欧阳老怪”的手下！

他不能亲自报仇，心中恨极，所以才在花溪之旁，立了一个石像，大书“韦丹”两字，日日殴击出气，那么多年来，他确是未曾平心静气，好好想一想，以韦丹的为人，焉能做出这等事来？

此时韦明远一提，他心中才不禁一怔，细想了想，自己和韦丹，以前也曾见过几次面，深为他为人所感动，而且和他并无冤仇，他也绝无理由，将自己一家老少，尽皆诛杀！

呆了半晌，方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莫非是有人意图嫁祸不成？”

韦明远道：“檀朋友终于想明白了！”

檀清风接又自言自语道：“然则又是谁和我有这样的深仇大恨，下此毒手？”

韦明远接口道：“檀朋友，我知道那人是谁，一看这四字，我已然认出是他的笔迹！”

檀清风怒吼一声，身形闪动，来到了韦明远的面前，语言激动，道：“韦少侠，是谁？你快告诉我，也好让我了此一笔血海深仇！”

韦明远见他如此问自己，心中不由呆了一呆。因为他所知道的，写那四个字的，乃是自己的“师傅”，固然，这个“师傅”，极可能是假冒的“幽灵”，但是在他的身份未真正地辨清之前，他总是自己的师傅，总不能对檀清风说，杀人的凶手，就是自己的“师傅”！因此想了片刻，道：“檀朋友，你且勿难过，我已然知道那人是谁，但目前却因为种种原因，尚不能够说出来！”

檀清风满面愠色，道：“为了什么？”

韦明远婉言道：“为了什么缘故，我暂时也不能说与你知，但如果檀朋友你信得过我的话——”

檀清风实因心中怒极，不等韦明远说完，便抢着道：“若信得过你便又怎样？”

韦明远知道他的心情，自己杀父之仇，未能得报，已然是朝夕难忘，一想起来，便自热血沸腾，何况他满门被诛之恨？

因此便道：“若是你信得过我，你要报血海深仇，我一定助你一臂之力，但你已然忍了九年之久，岂不能再忍上些时？”

檀清风半晌不语，好久才一声怒叫，道：“也好，韦少侠你可得言出必践！”

韦明远道：“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我们不防击掌为誓！”

檀清风伸手出来，两人手掌相击，这一击掌之后，韦明远知道，即使不为自己，为了檀清风也要将目前这个“师傅”的真相，弄个明白。

想起大半个月后，便要在黄山始信峰上，和“师傅”相见，心中不免有点紧张。因为那人，若真的是自己师傅，不消说，自己万万不是敌手，但就算是假的话，既敢冒充“幽灵”姬子洛，武功之高，也就不在话下，一定也是极难对付的人物！

因为他想起了两年多前，在“幽灵谷”中，当师傅吩咐离开之后，再又回到原地，师傅便已经蒙面而立，如果真是有人假冒，也非要先能进入“幽灵谷”中，对付了真的“幽灵”姬子洛，方能得逞。

而如果那人武功之高，连真的“幽灵”姬子洛都不是敌手的话，韦明远焉敢自信，能够对付得了？

韦明远在踌躇不语，檀清风却因已然蒙他答允了助自己一臂之力，而心中高兴，道：“韦少侠，令尊遇难之际，你还年轻，几年不见，你这一身惊人本领，是从何学来？”

韦明远心中暗叹了一口气，心想我就是为了这事，而心中烦恼！答道：“两年多前，我进入‘幽灵谷’，蒙恩师收为弟子。”

檀清风大喜过望，道：“原来韦少侠竟是‘幽灵谷’的传人！则我的血海深仇，定可以报却了，不知韦少侠来黄山何事？”

韦明远道：“家师要我在黄山之中，采撷一种黄色异花，又与我约了在始信峰顶相见！”

檀清风吃了一惊，道：“‘幽灵’姬子洛老先生，难道竟未如他昔年誓言那样，一得传人之后，便追随爱妻，于九泉之下？”

韦明远摇了摇头道：“不曾。”只说了两字，也已觉得无话可说。

檀清风此时，哪里知道韦明远心事重重，道：“不知令师要韦少侠找何等样的黄花？我久居黄山，一草一木，莫不熟悉，而已即使是世上罕见的花朵，花溪之旁，亦有生长。”

韦明远心想他所说可能不虚，便将自己要找的异花形状，详细说了一遍。

才说到一半，檀清风面色已然惊异莫名，等韦明远说完，檀清风道：“韦少侠，你莫非听错了？令师是要你找这样的异花？”

韦明远不由得失笑道：“我又不是小孩，焉有听错之理？”

檀清风道：“这倒奇了，照你所说，那种异花，唤着‘千人黄’，一花之毒，可毙千人，令师要来却又有何用？”

韦明远也是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原来那竟是剧毒之物？”

檀清风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花溪之旁，本也长有一株，但是我唯恐它落入邪恶之徒手中，遗害无穷，是以将它毁了，此物极少发现，只怕不要说黄山之中，便是踏遍天涯，也难寻找了！”

韦明远听了，不由得呆了半晌，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也只有上复家师。在下尚有一个同伴，在山中走散，尚要前去寻找，暂时告辞，半月之后，当再来拜谒。”

檀清风道：“韦少侠既要别去，我也不便硬留！”一揖手，韦明远转身待出，但正在此际，却忽然听得山谷之外，传来一个铿锵刺耳的声音，道：“老檀可在家中么？何以洞口巨石，已然被推落了？”

韦明远一听便听出，那发话之人，功力极高。又听得檀清风道：“我在家中！”

说了一句，忽然又向韦明远望了一眼，面上流露出一种极尴尬的神色来。

韦明远心中，不禁陡地起疑，沉声问道：“檀朋友，来者是谁？”

檀清风欲语又止，道：“韦少侠，你还是不要与他见面的好，我带你另从他途出去吧！”

檀清风越是这样说，韦明远心中，越是起疑，道：“檀朋友，就算我不宜与之见面。但那人是誰，难道竟连听他的姓名，都不能么？”

檀清风的面上，更是大现尴尬之色，却又并不答话，韦明远正待再追问，忽然又听得那铿锵刺耳的声音，已然在不远处响起，抬头一看。一人已然向自己和檀清风，走了过来。

那人长发披肩，一身黄衫，身躯却宛若风中之竹，枯瘦无比，只衬得那件黄麻长衫，更见肥大，装束打扮，虽极古怪，但仔细一看，面容却极清秀，顾盼之间，目光宛若利剪！

檀清风一见那人已然走了进来，不禁怔了一怔，而韦明远更是大受震动！

因为进来的那人，那一身装束打扮，正是自己时时记在心头，父亲临终之际，曾对自己详细描述他外形的欧阳独霸！

韦明远立即想起刚才檀清风的尴尬情形，心中已几乎可以肯定，立即跨前一步，迎了上去，厉声道：“你，你是谁？”来人正是邪派之中，数一数二人物，“欧阳老怪”，欧阳独霸！

他和檀清风，本来也不相识，但因为檀清风始终只以为杀害他满门老小的大仇人，是“飞环铁剑震中州”，而韦丹是死在“雪海双凶”，和“欧阳老怪”三人之手，所以檀清风认为“欧阳老怪”代他报了深仇，是以才开始与他往来，而“欧阳老怪”，也因看出檀清风武功颇高，而且花溪之旁，奇花异草颇多，也时来走动。

当下听得韦明远厉声一问，他却不识得韦明远是谁，只觉得那青衫少年，精光内蕴，功力极高，却并不回答，转向檀清风，道：“原来老檀有客人在，他既欲知我是谁，老檀何不介绍？”

檀清风本来知道“欧阳老怪”一进来，局面便难以收拾，他帮任何一方，皆是不好，所以才想将韦明远引开，但是两人，却终于见了一面！

当下强笑道：“你不会自己说与他知么？”

“欧阳老怪”看出檀清风的态度有异，心中也不免奇怪，向韦明远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在下复姓欧阳，双名独霸！”

韦明远一听，果然是自己的杀父仇人，眼已经要冒出火来，精光四射，罩定了欧阳独霸。欧阳独霸却仍是若无其事，道：“尊驾是谁？”

韦明远手向外一挥，“刷”地一声，已然将“古铁剑”拔出鞘来。

同时，左手中指，在右手中指上一扣，正扣在那枚尖环之上，道：“‘欧阳老怪’，这一剑一环，你可还认得出来么？”

那一剑一环“欧阳老怪”焉有认不出来之理？心中也已然立即明白了对方的身份，仰天“哈哈”一声长笑，道：“原来你是要为父报仇来了！尚祈你不要重蹈你父亲的覆辙才好！”

“欧阳老怪”因为始终不知道韦明远此时，已然是“幽灵谷”的唯一传人，功力之高，实已不可想像，还以为对方年纪轻轻，还不是一出手便为自己所败！因此言语之间，极是轻敌！

韦明远在洞庭湖上，和“雪海双凶”相遇，正欲报仇，却为师傅所阻，心中已然难过之极，如今碰到了“欧阳老怪”，岂肯轻易放过。

他目光罩定了“欧阳老怪”，沉声喝道：“‘欧阳老怪’，亮兵刃吧！”

欧阳独霸一笑，道：“不才还要再以一双肉掌，来会会这柄古铁剑！”

韦明远见他如此轻视自己，心中更是怒极，大喝一声，道：“好！”

语音尚在在山谷之中，轰鸣不已，“古铁剑”一沉一起之间，“嗡嗡”有声，抖起三朵剑花，一招“三星伴月”，已然向“欧阳老怪”，当胸刺出！

“欧阳老怪”本来万料不到，对方武功，竟会如此之高，一见古剑刺来，剑势之雄，竟可以和当年韦丹比美，心中一凛，打横一掌，挥了出去，身形向外，疾闪而出，他究竟也是成名多年的人物，韦明远如此神妙的一招“三星伴月”，竟而就在他一掌一闪之间，被他安然避了开去！

韦明远一剑不中，又是一声断喝，道：“看你往哪里走！”

如影附形，跟了上去，但“欧阳老怪”身形如飞，倏地一转，已然转到了韦明远的背后，掌缘如刃，已然一掌当背砍下！

韦明远赶向前去，第二招“山势巍巍”，已然使出，但眼前一花，“欧阳老怪”已然不见，同时背后风生，知道对方已然闪到了自己的背后，再挥剑相迎，已然不及，立即左手向后一挥，反手一掌，迎了上去！

两股极强的掌力，猝然相交，一声巨响，两人各自退出了一步。

“欧阳老怪”不由得叫道：“好掌力！”

他一言未毕，韦明远已然转过身来，剑交左手，右掌缓缓扬起！

只见他掌心通红，隐射耀目之光华，令人为之目眩，同时，他掌势虽慢，但是却已然带起了一股“轰轰”之声，灼热逼人的掌风，已然使出了“幽灵”娘子洛所传的“太阳神抓”功夫！

“欧阳老怪”一见韦明远掌势如此惊人，心中已然一奇，但倏忽之间，他已然想起，这种所见的掌法，可能便是武林相传，闻名丧胆，威力无匹，不可抵御的“太阳神抓”功夫！

“欧阳老怪”横行江湖数十年，所向无敌，但此时，他却也不禁怵然而惊，脱口叫道：“‘太阳神抓’！”

韦明远手掌，已扬到与额相齐，厉声道：“不错，正是‘太阳神抓’！”

一言甫毕，手掌猛地向前一推，同时五指箕张，向“欧阳老怪”劈头抓下！

“欧阳老怪”一想起是“太阳神抓”，早已心惊胆寒，一见韦明远五指箕张，带起一阵轰轰发发，不可思议的大力，劈头抓下，哪敢硬拼？

连忙真气一提，足尖一点，仗着在轻功上，有着过人的造诣，立即向旁，逸了开去！

他一向旁逸出，身法之快，直难想像，但是韦明远那一招“太阳神抓”威力本未使足，“欧阳老怪”一向外逸出，韦明远身子略转，招式不变，五指箕张，向前送了一送，“轰”地一声，那股无匹的威力，立时向前，伸展了丈许！

“欧阳老怪”脚跟尚未站稳，那股强力，已然袭到，只觉得肩头之上，如同落下一个火球，一股灼热已极的痛楚过处，“格”地一声，一条右臂，已然齐肩胛骨被那股大力压折！

这一来，不仅是“欧阳老怪”心战胆寒，连在一旁观看的檀清风，也是目瞪口呆！

因为，武林之中，以前人人只是传说“太阳神抓”的厉害，谁也未曾真正地见过。而如今，韦明远只不过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，而欧阳独霸，却是享名武林，垂数十年，邪派之中，数一数二的奇人，但是一个照面之间，却已然受了重伤！

但是在韦明远来说，一式“太阳神抓”使出，未能使得“欧阳老怪”立时毙命，心中还对自己大是不满，大喝一声，道：“血债血还，‘欧阳老怪’，你还向哪里跑？再接我一招！”

身影疾跃向前，真气运转，内力疾吐，仍是五指箕张，向“欧阳老怪”抓去。

但是这一抓的声势，和刚才那一抓，却又有不同。原来刚才那一抓，一出手，便自轰轰发发，威力惊人。可是这一下却是一股暗劲，热如烙铁，向前面丈许方圆处，排荡而出！

“欧阳老怪”在今日的形势之下，已知自己万万不是这个年轻人的敌手，不等韦明第二招发出，便自向外逸出！

可是，他却又知道，若只是向外逸出，一定要给韦明远抓到！

心中毒念顿生，逸出之际，竟笔直地向“花溪隐侠”檀清风，冲了过去！

檀清风一见欧阳独霸向自己冲来，立时想起武林之中，有关他心狠手辣，不顾道义的种种传说，心中猛地吃了一惊，已然知道他来意不善。

但是“欧阳老怪”虽然断了一条手臂，奇痛难忍，但是武功，仍然在檀清风之上。等到檀清风觉出不妙，“欧阳老怪”已然欺到身旁，左手中指，疾弹而出，已然弹中了檀清风的“气户穴”。

檀清风穴道被封，动弹不得，欧阳独霸心也真狠，连头都不回，伸手一弹，便将檀清风向自己身后，疾挥了出去！

其时，韦明远正使了第二招“太阳神抓”，向欧阳独霸背心抓到，欧阳独霸一将檀清风向自己身后挥出，等于是韦明远的“太阳神抓”，向檀清风抓到！檀清风只觉得犹如身处烘炉之中，几乎连气都闭了过去，刹那之间，心中后悔已极，后悔自己交友不慎，以致落得如此下场！

那一面，韦明远一见自己“太阳神抓”发出，突然一条人影，向自己掌力范围之内，飞了过来，百忙中定睛看时，正是“花溪隐侠”檀清风！

韦明远知道，自己这第二招“太阳神抓”，用足了八成功力，一抓抓下，檀清风万无生理，心中对欧阳独霸的行径，恨到了极点，大声叫道：“擅朋友别怕！”一言甫毕，刹那之间，已然将“太阳神抓”的威力全都收起，檀清风也恰到此际飞到，韦明远手掌一翻，“拍”地一掌，击在檀清风的腰际。这一掌，不但将檀清风的“气户穴”拍开，而且韦明远所使，乃是“隔山打牛”上乘内家功夫。那一掌用的力道极大，但是檀清风受了下来，却一点也

未曾受伤，只觉身在半空，突然被一股大力托起，凌空翻了一个筋斗，反向欧阳独霸扑去。去势之快，绝非檀清风本身功力，所能达到！

檀清风本也不是无能之辈，立时知道，韦明远在自己腰际的一拍，已然蕴了绝强的内力在自己的体内，因此扑到一半，便已扬起了手掌！

“欧阳老怪”将檀清风弹出之后，也猛地觉出身后大力顿减，心中还在窃喜自己狡计得逞，但是随即又觉出掌风呼呼，自后压到。

“欧阳老怪”回头一看，只见韦明远站在四丈开外，“花溪隐侠”檀清风，却如怪鸟也似，向自己扑了过来，心中不禁大怒，骂道：“檀老贼，你也想来拣便宜？”身形一矮，一掌便迎了上去！

他与檀清风交往多年，深知檀清风的底细，也知道他的武功，不如自己。

所以，他才敢在断臂之后，一掌迎上，以为有足够的把握，令得檀清风受伤跌出，自己更可以趁机逃逸，但是他却不知道，檀清风那一掌上，不但有他自己的掌力，而且还有韦明远以“隔山打牛”功夫，渡入他体内的绝大掌力在内！

等他觉出，檀清风那一掌之势，非同小可之际，哪里还来得及退开？

只听得“嘭”地一声闷响，檀清风飘然落地，而欧阳独霸则连退出七八步去，口喷鲜血，跌倒在地，已然受了极重的内伤！

欧阳独霸才一跌倒，韦明远也已然赶到，道：“‘欧阳老怪’我为报杀父之仇，忍冤含辱，数年之久，今日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”

欧阳独霸双目微闭，只是不言不语。

檀清风在一旁叫道：“韦少侠，此人心狠手辣，诡计多端，提防他作困兽之斗！”一言甫毕，只见欧阳独霸怪眼圆睁，大吼一声，左手扬处，星芒流转，数十点金星，分成两蓬，向韦明远和檀清风两人，当头罩下，虽在重创之后，但是声势仍然极其威猛！但是韦明远也早知“欧阳老怪”，绝不会俯首待毙，早有准备，一见两蓬电芒飞起，已然“呼呼”连发两掌，两股绝强的大力，竟然将“欧阳老怪”的数十枚“丧门钉”，一齐击了回去！

只听“欧阳老怪”一声大叫，身子迸起老高，但随即又“叭”地一声，跌倒在地！檀清风和韦明远两人，定睛看时，只见他浑身上下，钉满了他自己所发的喂毒“丧门钉”！有几枚还正在咽喉，七窍等要害之处，已然死于非命！“欧阳老怪”一生横行武林，作恶多端，但结果却死在他自己喂有剧毒的“丧门钉”下，可算是应有此报，天理昭彰！

当下韦明远杀了一个杀父大仇，心中连月来的郁闷之气，为之一消，长叹一声，仰天道“爹，你在天之灵，可知我已然替你报了一部分深仇？”语音悠悠，听了令人心胸激昂！

檀清风见了他这等神威，心中也是钦佩不已，道：“韦少侠，令尊的深仇，你定可一一报清的！”

韦明远立即想起了“雪海双凶”，想起了“师傅”不令自己报仇的事来，喟然长叹：“檀朋友，希望如你所言，我有一言奉告，不知可能说否？”

檀清风忙道：“韦少侠但言无妨！”

韦明远道：“檀朋友，立身处世，朋友固不可少，但是交友，却要小心！”

檀清风在刚才被欧阳独霸挥出之际，心中已有此感，听了之后，更是直入心坎，忙道：“我与‘欧阳老怪’来往，原是以为我一家大小，全是令尊所伤之故，实是惶恐，韦少侠说得不错！”

韦明远向欧阳独霸的尸体看了一眼，道：“在下就此告辞了！”

檀清风恭恭敬敬，送他出了洞口，仍然来到那峭壁之上，韦明远沿着峭壁，向前走出了半里多路，猛地想起一件事来。

他想起了在三年前，自己怀着血海深冤，想到“幽灵谷”去拜师习艺，以报父仇。

但是，在“幽灵谷”口，住了几天，却每晚只见人进，不见人出，而第二天早上，谷口亦必躺着尸体，幸蒙胡子玉的指导，才得以突然进入谷中。

但胡子玉当时指导自己，也有条件，曾授给自己三封密柬，吩咐自己艺成之后，每杀一个敌人，便拆开一封，照柬行事！

自己身受他如此大德，焉可忘了报答？因此便停下脚步，自怀中摸出那三封密柬来。

那三封密柬，近三年来，他一直紧紧地藏着，也绝不先打开看一看，究竟是什么内容，此时仔细一看，只见信上写着“一”、“二”、“三”等字样，韦明远将其余两封，放入怀中，将那写有“一”字的那封，拆了开来。

才一拆开，便闻得鼻端传来了一股淡淡的，异样的香味！

韦明远这时，才离开花溪，因此心中，绝不以为奇怪，还只当是自己身上，尚带有花溪上的各种异花的香味所致。

抽出信笺来，只见上面写着几个字，道：“大仇已报，可喜可贺，多行一义，便足报我。”除此以外，并无其他要求。

韦明远哪知人心险恶，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，就要在这三封密柬上，加害于他，以报昔年大侠韦丹对他的断腿之仇？一看只有寥寥十六个字，还对胡子玉为人，大是钦佩！

顺手将密柬抛入草丛中，又向前走去，走了不久，无意之中，却又来到了杜素琼所居住的地方，抬头看去，只见刚才还是齐齐整整的三间茅屋，这时候，却已然成了劫灰！

韦明远心中不禁大是愕然，呆了半晌，心想杜素琼既是“天香娘子”的徒弟，谁又有那么大的胆子，将她的居所，烧成飞灰？四面一看，并不见杜素琼的身形，便扬声叫道：“杜姑娘！杜姑娘！”

叫了几声，只听得身后，“咕”地一声笑，急忙回过头去，只见月色之下，自己身后不远处，站着一个人影。

但是那少女却不是杜素琼，而是“五湖龙女”萧湄！他本来就是为了寻找萧湄，才会遇到“花溪隐侠”檀清风的，见了萧湄，心中也极是高兴，忙道：“湄妹，你上哪里去了？我正在找你哩！”

一面说，一面走了过去，但萧湄却一个转身，道：“呸！你分明是在高叫杜姑娘，见了我，却又说在找我，真当我是三岁小孩么？”

韦明远知道她心中误会，仍未消释，忙道：“湄妹，我只不过看到杜姑娘的居所，忽成劫灰，所以才叫她几声罢了！”

萧湄道：“你既然对她那么关心，为什么不满山去找她？”

韦明远笑道：“湄妹，别小孩子脾气了，我满山要找的是你！”

萧湄这才“格”地一声娇笑，转过身来，扑入韦明远的怀中，仰起头来，道：“远哥，你说我做得好不好？”

韦明远这时已发现她左腕裹着布条，像是受了伤一样，还来不及问，听她问得出奇，便道：“什么事做得好不好？”

萧湄手一伸，道：“放火烧了那三间茅屋！”

韦明远吃一惊，道：“湄妹，这三间茅屋，是你放火烧的？”

萧湄道：“对了，除了我还有谁？”

韦明远不由得顿足道：“湄妹，你惹下大祸了！”

萧湄一翻眼，道：“什么大祸？可别吓我！”

韦明远见她还兀自若无其事，心中更是焦急，道：“杜姑娘是‘天香娘子’的徒弟，本领必高，如果你烧了她的居所，她岂肯与你甘休？平白树一强敌，岂不是惹下了大祸是什么？”

萧湄“格格格”一阵娇笑，道：“远哥，杜素琼当然不肯放过我，但是她对我还有什么办法？这时候，她也和那三间茅屋一样，成了灰了！”

韦明远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忙道：“你说什么？杜姑娘已被你烧死了？”

萧湄得意道：“你又猜对了，她断了我的手腕，我发针刺伤了她的要穴，令她不能动弹，再是一把火，将她烧死，远哥，你说我做得痛快不痛快？”她一直讲下去，以为韦明远一定会称赞她几句，怎知韦明远乃是顶天立地的好汉，一听说萧湄作了这样的事，心中立时大起反感！

退后一步，正色说：“湄妹，你不是在开玩笑？”

萧湄道：“谁和你开玩笑啊？”

韦明远大声道：“这就是你的不是了，杜姑娘和你无怨无仇，你已然击了她一掌，她未曾回手，已然是仁至义尽，你再烧了她的茅屋，反将她烧死在内，这种事……这……如何说得过去？”

他越说越是激动，句句义正词严，萧湄这才知道，原来韦明远竟是绝不同情自己所为，不禁柳眉倒竖，娇叱道：“我已然做了，你又待怎么样？要代她找我报仇么？”

韦明远想不到萧湄竟然会这样不讲道理，一时之间，气得出不了声。

好一会，才顿足道：“唉！难道你一向行事，全是这样的么？”

萧湄冷笑道：“我知道你的心！你见了杜素琼后，便魂飞魄散，我杀了她，你自然难过不已了，我没有说错吧！”

韦明远不禁大怒道：“我当时若有此心，天诛地灭！”

萧湄牙尖舌利，绝不饶人，道：“你当时无此心，如今有此心了，是也不是？嘿嘿，只是可惜她已然死了！”

韦明远脑海之中，不由得浮起杜素琼的倩影来，这样幽淑的一个少女，片刻之间，便成焦炭，在他看来，那简直是无法想像的事！

而更令他觉得无法想像的，是这件事，竟会出诸和自己互生爱意的萧湄之手！

韦明远想了一想，便直向废墟中走去，萧湄怒喝道：“明远，你作什么？”

韦明远回过头来，道：“你无缘无故，将人烧死，我去拣出她的骨殖来，好好葬起！”

萧湄“哼”地一声道：“好一个重情义的郎君啊！”

韦明远究竟也是年轻人，到这时候，他已经实在按捺不住，大声答道：“难道还由得她曝尸荒野么？”

萧湄怔了一怔，后退一步，道：“好，姓韦的，我与你从今日起，便一刀两断！”

韦明远只觉得萧湄横蛮不讲理，已经到了极点，自己绝难和她久处，大声道：“若是你再有这等行径，就算我能容你，只怕天下武林人物，也容你不得，尚祈你好自为之！”

萧涓连声“嘿嘿”冷笑，一掉头，便向外跑了开去。萧涓心中，始终是极爱韦明远的，要不然，她也不会因为忌杜素琼，而下这个毒手。此际，她也绝未曾感到自己的行径，有什么不对，她只是恨，恨韦明远那样不明白她的心意！

她一口气跑出了三四里，才息了下来，咬牙切齿，心中暗忖道：若是韦明远不找上自己，来道歉认错，自己也只得狠心些，绝不能让第二个女子得到他！

看官！这时候，如果萧涓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不是，韦明远也一定不致于绝情至此。但是萧涓却钻了牛角尖，反倒越走越偏，才使得以后情形的发展，益发弄得不可收拾！

这是后话，暂且按下不表。却说萧涓走开之后，韦明远本来还想去追她，但是他细细地将刚才萧涓的言行，想了一番，只觉得她的行径，绝不是正派中人所应为！他不知道萧涓自小，在洞庭湖中，予取予求，养成了一种极是骄纵，有己无人的性格，所以才会如此蛮不讲理，如此只顾自己！

韦明远叹了一口气，便没有再去追萧涓，低头在火灾场上，找了一会，却是不见杜素琼的骨殖，心中暗叹，仰首对月。

其时，天色将明，月已下坠，色作昏黄，益增了三分凄凉之感。

韦明远不由得对月浩叹，道：“杜姑娘，杜姑娘，你冰清玉洁，在此好端端地隐居，直如天上神仙一般，却是我害了你！”

言毕，不禁又是一声长叹。他和杜素琼见面的时间并不多，但是杜素琼那温婉儒雅的情影，却深深地留在他的脑海之中，所以那几句话，竟像是他在追悼一个相识多时的老友，充满了情感！

叹了一口气，正欲离去，忽然听得身后不远处，也传来了一声轻微的叹息。

那叹息声，分明是一个女子所发，韦明远起先一怔，但是立即认为那下叹息是萧涓所发，便头也不回，便道：“你又来干什么？”但是，他却听到了一个绝不是萧涓所发，那种带有颐指气使的意味的声音，道：“韦少侠，是我不好，使得你们好好的一双情侣，为了我而闹得天翻地覆，不可收拾！”

韦明远大吃一惊，转过身来，只见身后不远处的一个草丛中，一个少女，正盈盈起立，满头秀发，一身白衣，宛若仙女下凡，又仿佛是幽灵出现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杜素琼。

韦明远几疑自己看错，连忙揉了揉眼睛，一点也不错，站在他面前的，正是杜素琼！韦明远心想，难道因为她集天下灵秀之气而生，所以死后还会成形？因为杜素琼的美丽，实在太脱俗了，因此也难怪韦明远会有这样的想法。

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杜姑娘，你有什么吩咐，尽管对我言讲！”

杜素琼姗姗地走了过来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韦少侠，你将我当作什么了？”

韦明远一怔，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不是……”下面一个“鬼”字，却再也讲不出来，也在此际，他猛地醒悟：“杜姑娘，你未曾被烧死？”

杜素琼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当然未曾被火烧死，火一起，我便已平安跃出，那时，萧姑娘正以背向我，向外跑了开去，等她转过身来时，我已然在草丛之中匿起，她既未想到，我离开火窟，如此之快，又未见有人从火窟走出，当然以为我已被烧死了！”

韦明远松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！”立即想起刚才对月浩叹，“追悼”杜素琼时，所讲的几句话来，不由得俊脸一红，杜素琼是何等聪明之人，

早就猜想到了什么，芳心也有点怦怦乱跳，两人四目交投，相对默然！

好半晌，韦明远才打破了沉默，道：“杜姑娘，听说你……背部中了针，如今不碍事么？”

杜素琼秀眉微蹙，道：“韦少侠，你不必理我了，快去追着了萧姑娘，向她赔个不是吧！”

韦明远愕然道：“要我向她赔不是？”

杜素琼道：“当然，难道还要她向你道歉么？刚才你对她恶声恶气，这时候，她心中不知道有多么的难过哩！”

韦明远道：“原来刚才的情形，你也全看在眼里了？”

杜素琼道：“不错，但是我却并不是有意窥人隐私，而是我中针之后，再经飞跃，一时之间，实是不宜移动，所以才全部看到的。”

韦明远道：“那有什么，只要心中坦荡，事无不可对人言，但我还有一事不明，得要向杜姑娘请教！”

杜素琼道：“韦少侠请说。”

韦明远双眼神光炯然，道：“杜姑娘既然已然刚才的情形，全部看在眼里，难道还要我去向她赔不是认是自己错了？”

杜素琼怔了怔，长叹一声，并不言语。她叫韦明远去向萧湄认错，倒确是一片好心，因为她自己也是女孩儿家，当然也明白女孩儿家的心事，但是却又无法详细说得出口。

更何况杜素琼的心底深处，对韦明远的印像也深刻到了极点！她倒不止是为了韦明远的英姿爽飒，而是为了韦明远的行事，韦明远刚才对月浩叹之际的那一番话！但是，韦明远却又和萧湄钟情在先，所以她心中只有感叹相逢恨晚。

她心底深处，有着一股强烈的感情，希望韦明远和萧湄决裂。

但是她的理智也告诉她，这样是应该的，所以对着韦明远的问话，她也只能长叹一声，无法作答！韦明远对她长叹的意思，实则上只能明白一半，也是半晌不语，道：“杜姑娘，我行事只求问心无愧，绝不向人低头认错的，你要穴中针，若无人代为取出，只怕越陷越深，终为所害！”

杜素琼秀眉略蹙，道：“如今那几枚针，已被我运内力迫住，若是韦少……”讲到此处，双颊飞泛红云，道：“还是由它去吧！”

韦明远知道他欲语又止的原因，因为自己若是要运内力将她背上要穴上所中的针取出话，掌心难免与她背上肌肤相触，所以她才会害羞，因此正色道：“杜姑娘，那几枚针不取出，你一身武功，皆被牵制，且随时会发生危险，我们只是疗伤，又何必效世俗儿女？况且我们也可算是师兄妹，你何必如此！”

杜素琼倩脸愈红，但终于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好吧。”

韦明远走了过去，杜素琼手在背后一划，将衣衫自内而外，尽皆刺破，韦明远真气运转，内力聚于掌心，轻轻按了上去，正按在杜素琼的“灵台穴”上，掌心已感到三枚针尾，只有极少一点露在外面，猛地掌心肌肉一收，内力倒吸，向上一提！

只听得杜素琼“嚯”地一声呻吟，突然向旁逸了开去，韦明远摊开手掌来，掌心中已然多了三枚寸许长短的绣花针儿！

杜素琼眼角含羞，向韦明远望了一眼，道：“多谢韦少侠相救之德。”

韦明远想了一想，突然道：“杜姑娘，我们之间，也不必客气了，我长

你几岁，就叫你一声师妹，你就叫我一声师哥吧，何必姑娘少侠那么的生分？”

杜素琼道：“我也就不客气了，师……哥，你刚才说，师傅出了‘幽灵谷’？”

韦明远道：“我也正因为这件事，而在奇怪，师妹，你且详细听我说！”当下便将自己如何投师学艺，如何两年艺成，师傅在苦雨凄风之夜，嘱自己离开，又怎样回到那块大石之旁，师傅已然蒙上了黑巾，以及种种行事怪诞，难以想像之处，和胡子玉的一番话，以至于他刚才在花溪，听见到的那幅白绢，种种经过，以及可疑之处，全都对杜素琼说了个详详细细。

杜素琼一面听，一面运气为自己疗伤，听完之后，天色已然微白，只见她满面疑惑，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事情实是非同小可哩！”

韦明远道：“是啊，再过半个月，已到了他与我约定，在黄山始信峰相见之期了。师妹，你我总是同门，到时一齐弄个明白如何？”

杜素琼道：“若是有人敢假冒‘幽灵’姬子洛的名头，为非作歹，我们自然不能放过，但——是我虽然自称是‘天香娘子’之徒，实则上却未见过‘天香娘子’一面，只是在一本书册上，见过他们夫妇两人的画像，所以制了石像，放在门前，以作纪念！”

韦明远不解道：“师妹，那你一身本领，是……如何而来的？”

杜素琼望着碧蓝的青天，道：“我七年之前，在此山中，得到了‘天香娘子’所藏的一册巨画，画上写明，若是得此者，据此练习，便可习成绝顶武功，只要行事不乖悖违义，就可以作为她的徒弟！”

韦明远忙道：“师妹，那你作为她的徒弟，实是再恰当也没有了！”

杜素琼知道韦明远这话，是在大大地称赞她，因此嫣然一笑，映着朝阳，更显得她天仙化人，美丽无匹，而且，脸上一片祥和之色，令人对她，一望便起心诚悦服之感！

从那天起，韦明远便和杜素琼在一起，时间过得特别的快，两人游遍了黄山，互论武学文学，又发现“天香娘子”的武功，和“幽灵”姬子洛的武功，有许多可以互通之处，若是交相运用，更是奇妙无穷，不知不觉间，便已然到了约定在始信峰顶，相见之期。

在他们两人，把臂同游之际，并没有撞到萧湄，但是一座黄山，能有多大，萧湄却撞到了他们两三次，每次都是一见人影，便避了开去，却又匿在隐蔽处，当她看到韦明远和杜素琼两人，态度亲密，言笑殷殷之际，心中妒火中燃，实在怒极！

但是她却又知道，那时候，即使自己冲了出去，韦明远只是袖手旁观的话，前几天在那样的情形之下，尚且未能将杜素琼烧死，这时候，也一定不是她的对手，所以强将这一口气忍了下来，心中已然暗暗地有了一个极是狠毒的主意。

那一早上，韦明远翻身坐起，他和杜素琼两人，夜来便睡在一株大松树的横枝上，相隔丈许，娓娓清谈，直到午夜。

韦明远因为记得今天便是和“师傅”约定，在始信峰顶，相见的日子，所以心情特别紧张，因此起身也特别地早。可是才坐起，忽然之间，竟起了一阵昏眩！韦明远不觉“咦”地一声，那面横枝上的杜素琼，也已然被他惊醒。

一见韦明远面色有异，便奇道：“师哥，你怎么啦？”

韦明远笑道：“没有什么？”一面说，一面便手在横枝上一按，向下跃来。

千百年来，黄山风景，便以松驰名，他们栖身的那株松树，已不知历了多少年代，高耸入云，那横枝离地，足有五六丈高。昨晚，他们各展轻功，才得上来，韦明远自思以自己功力而论，五六丈高下，向下跃来，一定不是什么难事。

怎知才跃到一半，一口真气，突然再也提不住，蓦地里一散，身子突然重了起来，竟尔从离地一丈五六之处，直挺挺地摔了下来，右腿先着地，“格”的一声响，小腿骨已然折断！这一下，不但韦明远本身，大感意外，连杜素琼也是大惊失色，连忙飘然而下，俯身看视韦明远的伤势，道：“师哥，昨天晚上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何以你像是功力突然退了许多一样？”韦明远自己，也是莫名其妙，道：“昨晚没有什么事发生啊！”试一运真气，功力果似减了三成！

韦明远不由得失色道：“奇了，我功力果然减了，这却是什么道理？”

杜素琼道：“你半月前，曾连发两招‘太阳神抓’功夫，难道这‘太阳神抓’功夫，会令人功力骤尔减低？”

韦明远道：“绝无此理。”

杜素琼又道：“这许多天来，你可曾服食过什么东西？莫不是误服了毒果！”

韦明远苦笑道：“这半个月来，我都是和你在一起，哪曾误服什么毒果？”

两人猜了半晌实在猜不出什么理由来，他们又哪里知道，韦明远功力骤减，全然是胡子玉给韦明远的那封密柬在作怪！原来，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，为了要报韦丹昔年，伤他左腿之恨，早已在那三封密柬封口处，暗藏了三种极毒的毒药！有一种毒药，唤“半月瘫”，乃是以尸蛆研粉，杂以苗疆毒蛊而成，原是一种极细的白色粉末，虽具剧毒，却有异香。韦明远当拆开那封密柬之际，鼻端闻到了一股异香，便是毒已入窍！

但是那毒，毒性发作得极慢，要经过半个月之外，才能发足，一发足之后，便麻痹了经脉，使得人功力，顿时减了三成！至于第二第三种毒药，因故事尚未发展到这一地步，所以暂不宣布。

当下两人既想不出是何缘故，也就只有先将断腿接上再说。这一来，便耽误了不少时间，那一天清早，“五湖龙女”萧湄，便已然等在始信峰顶上，等候假“幽灵”的到来！

这半个月下来，萧湄胸中的怒火，一日甚似一日，好几次，她想不顾一切地出手，以泄胸中之愤。但是她虽然娇纵无比，却也不是傻子，当然知道，自己一人，难与两人为敌。

所以，萧湄只是等着，要等到韦明远的师傅来到始信峰上，当着韦明远的师傅，告上一状，说韦明远如何怀疑他是假冒的“幽灵”！

本来，这件事关系极是重大，如果假“幽灵”而知道韦明远已然对他的身份起了怀疑，两人之间，非起极大的冲突不可！

但是萧湄此际，已然走了一个极端，她知道自己得不到韦明远的心，就想韦明远不给任何人得到，所以才想到了这样狠毒的告密之计，不论那“幽灵”是真是假，都叫韦明远吃不了兜着走！

那天，一清早，萧湄便已然到了始信峰绝顶。

一直等到太阳升起，兀自不见人影，不但“幽灵”未来，连韦明远也未

到。

萧湄不知韦明远因为中了胡子玉的阴谋，在拆那第一封密柬时，中了奇毒，所以心中，深以为异，但继而一想，韦明远不来，便可以由得自己加油添酱，而以“幽灵”的本事而论，哪怕韦明远逃走？

想到韦明远和杜素琼亲切的情形，她不由得咬牙切齿，但是一想到韦明远即将有横祸临头，杜素琼将只不过是一场空欢喜局面，她脸上又浮起极是可怕的笑容，那种笑容，使得她美丽的脸庞，完全走了样。

又等了一会，萧湄正自感到有点不耐烦，突然听得身后丈许远近处，一人冷冷地道：“怎么只有你一人在这里？明远呢？”萧湄心中一喜，连忙回过头来，只见“幽灵”已然站在身后！萧湄本就是全神贯注地在等人，当然更是处处留心，但是那“幽灵”到了她的背后，若是不出声，她竟然未能觉察，由此可知那假“幽灵”武功之高实在已然到了第一流的境界！

萧湄当时满面笑容，迎了上去，道：“前辈，别再提明远了！”

假“幽灵”沉声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萧湄道：“我劝他，他也不肯听，他说，你不是他的师傅！”

萧湄一面说，一面也在暗中打量对方的动态，只见自己话才出口，对方便自猛地一震！萧湄心中“啊”地一声，心忖，原来眼前的“幽灵”，果然是假的！不论他是什么人，既然能够假冒“幽灵”姬子洛的名头，当然先要将“幽灵”姬子洛制服才行。可知他的武功，只会在真的“幽灵”之上，不会在真“幽灵”之下！

也就是说，如果他对韦明远不利的话，韦明远绝对不是敌手，萧湄此时，也难怪她会有这样的想法，因为她不知道假“幽灵”在冒充真“幽灵”之际，有一个极巧妙的机会，并不是他的武功，真能盖过“幽灵”姬子洛……至于当时的情形如何，作书人在后文自会叙明，此处不赘！

那假“幽灵”震了一震之后，立即恢复平静，道：“那你呢？”萧湄听了，心中便是一凛，因为这句话，若是答得不好，只怕自己便有莫大危险，因此想了一想，道：“前辈，我就因此事，和他闹翻，他在山中，结识了一个自称是‘天香娘子’徒弟的女子——”

假“幽灵”“喔”地一声，道：“竟有这等事？那女子叫什么名字？”

萧湄道：“姓杜，叫杜素琼。”

假“幽灵”道：“名不见经传，但是他如今在什么地方？”萧湄道：“我已有半个多月，未与之见面了，但是他仍在黄山之中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此时不见他前来！”

假“幽灵”道：“你说他还会不会来？”

萧湄见他双眼之中，已然隐现杀机，心中也不禁有点害怕，道：“我想他大约会来的！”

假“幽灵”道：“哦，那我们在此处等他！”

当假“幽灵”和萧湄对答之际，杜素琼已然代韦明远裹好了腿伤，扶着他慢慢向始信峰而来！韦明远与假“幽灵”见面，当然有一番波折，但作书人却不得不暂且搁下，表一表已然冷落多时的胡子玉和许狂夫两人，对于假“幽灵”在五台山明镜崖七宝寺中，如何处置那两人的经过，详叙一番。

当日，胡子玉和许狂夫两人，已然清清楚楚地知道眼前这个自称“幽灵”的人，实则乃是假冒的，但是假“幽灵”技胜一着，却将两人穴道封住，将两人定在七宝寺的大殿之上！

这时候，胡子玉纵有“铁扇赛诸葛”之名，但是他和许狂夫两人，身形已被人制住，饶你有孔明之智，又有什么办法可想？

只听假“幽灵”“喋喋”怪笑，手中“拈花玉手”，略略一扬，“嗤”地一声，已经将许狂夫的上衣，齐胸划了开来。

上衣一被划开，怀中的物事，便跌落了一地，假“幽灵”以足略一拨动，道：“原来不在你的身上！”

他将两人定住之际，便已然扬言，要在两人身上搜出“天香三宝”之中的另外两件宝物，“夺命黄蜂”和“驻颜丹”来，是以才特地划破了许狂夫的外衣，搜寻他怀中的物事。

许狂夫脸涨得通红，对假“幽灵”怒目以视。

假“幽灵”阴恻恻一笑，道：“你有什么话要讲，尽管开声便了！”手在许狂夫肩上一拍，许狂夫身子仍不能动弹，但是已可以出声讲话，立时怒吼一声，道：“好贼子，你要杀便杀，何必弄这些玄虚？”

假“幽灵”冷笑道：“我料定了‘天香三宝’中的‘夺命黄蜂’和‘驻颜丹’，必定是在你们两人身上，若是未曾搜出，便骤尔取了你们的性命，岂非显出我的无能？鬼门关无时不开，你何必心急？”

许狂夫被他激得胸中怒火连升，只可惜身子为他所制，无法相抗。

只见假“幽灵”突然将许狂夫“嗖”地一声，推倒在地，手一探，已然将许狂夫的靴子，一齐摘了下来！

胡子玉在一旁，见假“幽灵”先搜许狂夫，心中自然着急，但是却感到尚有喘气的机会，正想那两件异宝，藏在自己的靴底之中，假“幽灵”未必便能发现，但是等他见到假“幽灵”一搜许狂夫怀中之后，便除下了许狂夫的靴子，心中不禁怦怦乱跳！

因为他知道，若是假“幽灵”搜不出那件异宝来，自己和许狂夫，或许还可以有一线生机。

但如果给他搜了出来的话，自己非死在这七宝寺中不可！

他心中一面着急，一面又不禁暗暗奇怪，因为将物事藏在靴底，绝不是普通人一下子便能想到的事情，何以这样幽灵竟然毫不犹豫，便除去了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的靴子？

难道他自己以前也曾放过什么秘密东西在靴子中，是以才能一猜便中？

一想到此处，胡子玉忽然感到心中有如电光也似地一亮，想起一件事来，可是这件事却又如此模糊，只有一个印象，急切之间，又无法将那件事的经过情形，全部想了起来。

胡子玉知道自己突然所想的那件事，和眼前这个假“幽灵”的身份秘密，有着绝大的关系，只要一将那件事想起，这个假“幽灵”，究竟是什么人，也就可以知道了！虽然，此时七宝寺中，已然再无人可以救得自己的性命，但是如果想到了那假“幽灵”的身份，总比死在谁的手下也不知道，来得好些！

因此胡子玉心念电转，捕捉了那一霎时的印象，苦苦思索。

而假“幽灵”则双手连搓，已然将许狂夫的一双臭靴，搓得粉碎。

许狂夫“哈哈”一笑，道：“贼子，想不到你这一身武功，已然如此之高，但是却始终是这样不成才！不但要做冒姬先生之名，而且还要为我除靴，何不连我袜也除去，闻一闻我的脚臭？”

假“幽灵”凶光闪闪的一双眼睛，望着许狂夫，倏地一伸手，已然将许

狂夫抓了起来，手在他肩头一拍，已然将许狂夫的穴道解开！

许狂夫只觉得身上一轻，穴道已解，一时之间，不禁难明对方的用意。

只是呆了一呆，已听得假“幽灵”发出了一阵残酷已极笑声，道：“‘神钩铁掌’，穴道既解，你为什么还不逃走？逃阿！逃啊！”

许狂夫须发猬张，大吼一声，道：“是灰孙子才逃！”双掌一错，“呼呼”两掌，劲风排荡，力如排山倒海，已然向假“幽灵”直击而出！

胡子玉虽然在一旁苦苦思索假“幽灵”的来历，但是见假“幽灵”突然解开了许狂夫的穴道，心中又不禁一怔，他心思灵巧，霎时之间，已经知道了假“幽灵”的用意，原来假“幽灵”是要立意取许狂夫的生命，但是却又不想在许狂夫穴道被封之际，一掌将他击毙，是以才将他穴道解开，就像猫捉老鼠，要将老鼠玩弄半晌，才肯杀死一样，用心可谓残酷已极！

因此他一见许狂夫向假“幽灵”双掌击出，便料到许狂夫一定难占上风，只有死得更惨，他与许狂夫多年交情，想起两人将要双双死在此处，不由得一阵难过，转眼看去，只见许狂夫双掌堪堪击到，假“幽灵”突然手臂一弯，“拈花玉手”已然当空划下！

那“拈花玉手”乃是“天香三宝”之主，避火分水，而且所过之处，一任对方的内力真气，多么强烈，都能将之生生切断！

许狂夫在受伤之后，本是全力以赴，志在必得，可是“拈花玉手”过处，他两掌的掌力，也已然被割成两截，下盘顿时不稳，只见假“幽灵”身后退出一小步，许狂夫则身子向前一倾，“叭”地一声跌倒在地！

许狂夫一跌倒在地上，手在地上一按，人便像风车也似，贴地转了一转，双脚直向假“幽灵”的腿部踹去，假“幽灵”兀立不动，许狂夫两脚踢到，假“幽灵”只是身形微晃，只听得“格格”两声，许狂夫一声惨叫，脚骨反而折断！

这一下，是大大地出乎在一旁观看的胡子玉的意料之外！

许狂夫的功夫如何，胡子玉了然于胸，知道他这两脚踢出，力道之大，实也是世所罕见，绝不可能反而将自己脚骨折断！

一刹那间，胡子玉的心中，重又闪起了一道亮光，想起了这假“幽灵”的双腿，有许多古怪！

他武功如此之高，当然轻功也应该绝伦，但是自己有好几次，却听得他自高而下，落地之际，会传出“叮”地一声！

而且，有一次，许狂夫的铁钩，分明已然钩中了他的腿，但是却也不能令他受伤，当时胡子玉便曾怀疑，难道他竟然练成了金刚不坏身法？

如今，奇事一再发生，许狂夫两脚踢了上去，竟反将自己脚骨折断！

如果许狂夫只是个无名之辈，还可以说是他武功不济，但许狂夫却也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！

唯一的解释，便是他的那两条腿，并不是人的血肉之躯！

胡子玉一想此处，心中已然大放光明，也弄懂了何以假“幽灵”竟会一出手，便除了许狂夫的靴子，来查看有没有“夺命黄蜂”和“驻颜丹”的道理！

在靴底藏物，乃是自己的习惯，而知道这个习惯的，只有自己、许狂夫以及“飞鹰”裘逸三人。因为三人早年，携手同闯江湖，交情素称莫逆。

但后来有一个时期，三人却分了手，“飞鹰”裘逸却与另一人联手，那人便是长白高手，“白鹰”白冲天，武林中人将他们两人，合称“双鹰”。

这“白鹰”白冲天，后来被人挑断了脚筋，从此便音讯不闻。

只有在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的口中，曾听得过白冲天的一次信息，知道白冲天还在长白山隐居，而且“飞鹰”裘逸，还曾和他合谋，想将“拈花玉手”，取到手中，为他去讨什么“再造灵祭”来治愈他的脚伤。

“飞鹰”裘逸既然和“白鹰”白冲天交情如此深厚，当然无话不谈，将自己爱在鞋底藏物的习惯，讲给他知，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。

而白冲天和裘逸两人，在长白山上合谋的经过情形，结果却全被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窥破，而真的“拈花玉手”，也落到了公冶拙的手中。

可能白冲天便以为这是“飞鹰”裘逸在暗中捣鬼，因此当他不知以什么方法，竟然又能行走之际，便下毒手害了“飞鹰”裘逸，并且还将人头，排成了“欺人者死”四个字！

“白鹰”白冲天，本来就是纵横一时的高手，在脚筋被挑断之后，多年隐居在石屋中，可能别有际遇，以致武功反倒日高一丈，也不是绝对没有可能的事。

胡子玉将各种线索，一条一条地连结起来，便得到了一个结论：眼前的假“幽灵”，一定便是“白鹰”白冲天！

正当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假“幽灵”已然向他缓缓地走了过来。

胡子玉眼射精芒，像是要穿透假“幽灵”的面幕，看清他的真面目一样，假“幽灵”却伸指在胡子玉肩上，轻轻一弹，阴恻恻道：“胡老四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”

胡子玉一能开口讲话，立即冷冷道：“白冲天，想不到你在长白山多年不出，武功反倒大有进境，可喜可贺！”

胡子玉虽然根据种种情形，心中已然肯定了眼前的这个假“幽灵”，便是阴鸷已极的长白高手“白鹰”白冲天，但他所猜想的，究竟还要事实来作证明，因此他开口便叫出“白冲天”三字

来。

只见那假“幽灵”猛地怔了一怔，竟然向后退了一步！

假“幽灵”向后一退，胡子玉心中，更是肯定自己所料，完全正确！

只听得假“幽灵”突然迸出一阵怪笑，手在面上一抹，已然将蒙面黑纱除去！

只见他鹰鼻鹞目，满面阴沉之气，双眼凶光四射，正是“白鹰”白冲天！

此时，许狂夫跌倒在地，双脚其痛彻骨，但是却并未死去，一见假“幽灵”除下面幕，吃了一惊，怒吼道：“原来是你这畜牲，可恨‘崆峒三剑’，当年未曾将你毙于剑下！”

“白鹰”白冲天“哈哈”狂笑，道：“‘崆峒三剑’，已然先后到了阴曹地府，还有你们的裘二弟，也正在那里，等着你们哩！”

“白鹰”白冲天在江边杀了“崆峒双剑”一事，乃是许狂夫和胡子玉两人，在竹林之中，所亲眼看见的事，也是因为看到了“崆峒双剑”的死状，他们才悟到“飞鹰山庄”上，干下凶案的，也是这个假“幽灵”，如今白冲天又直认不讳，胡子玉心中，已然恨极，但是他却也不露声色，只是冷冷道：“好友聚首，不论何处，都是一样值得高兴，即使是阴曹地府，也是一样，但是在下却有一事不明，尚要请教。”

“白鹰”白冲天双肩耸动，又是好一阵怪笑，道：“胡老四，你‘赛诸葛’三字，可谓名不虚传，居然不但知我是假充‘幽灵’，而且还能够叫破

我的真姓名，实在难得，念在你‘赛诸葛’这三字的外号份上，也绝不能叫你死后作个糊涂之鬼，你有什么事要问我，一件一件，只管说出来便了！”

胡子玉刚要开口，许狂夫已然怒吼道：“胡四哥，咱们不能与裘二哥报此血海深仇，还有什么面目在世上做人？死便死了，还与他罗嗦作甚？”

胡子玉冷冷地道：“贤弟，放光棍些，白朋友既肯释我胸中之疑，我焉能不问个明白？”一面说，一面向许狂夫使了一个眼色。

许狂夫知道胡子玉足智多谋，非人能及，他已然要和白冲天交谈，其中必有缘故，说不定还可以奇兵突出，反败为胜。

但是许狂夫接着一想此时的处境，不禁又感到胡子玉多此一举！

因为胡子玉本身，穴道仍被封住，而自己则内伤外伤，俱都极重，白冲天的武功又高，又有“拈花玉手”在手，明镜崖上的绳梯，又已烧断，就算有帮手，也根本出不得七宝寺！

一切都可以说已然绝望，只不过多拖些时间而已！而拖延些时间，却又是毫无意义之事！因而连声怒吼，大骂不已。胡子玉却显得出奇的冷静，道：“白朋友，裘老二自与我们疏远了之后，和你允称莫逆，武林中人合称‘双鹰’，不知你何以下此毒手，将他满门尽皆杀死，连到贺他小女儿生日的宾客也不放过？”

白冲天“嘿”地一声冷笑，道：“我早知你有此一问，但是你可知道裘老二在我最需要他帮助的时候，竟然将我出卖了么？”胡子玉道：“裘老二不是这等人，若真此事，我也不会帮他讲话！”

白冲天“哈哈”大笑道：“数日之前，数派联手，要寻‘长白派’的晦气一事，你可知道？”

这件事的始末，胡子玉在“丹桂山庄”上，听得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详细讲述过，便道：“这事经过，我全知道。”

白冲天道：“我自足筋被挑断之后，一直在‘长白派’别院居住，虽然行动需以拐杖扶持，但是却被我无意之中，在一块大石下面，发现了一本武林秘笈，名唤做‘日月宝录’！”

胡子玉吃一惊，道：“便是昔年‘长白上人’师傅，失踪已有一百八十余年的‘日月宝录’？”

白冲天洋洋得意，道：“不错，姬子洛的‘太阳神抓’功夫，本来便是那‘日月宝录’中的一篇，但不知怎么，那一篇竟然会流落在外，以致被姓姬的称雄江湖，三数十年之久！”

胡子玉心中一动，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虽然得了‘日月宝录’，但竟未能练成‘太阳神抓’功夫了？”

白冲天面色微变，但随即恢复平静，道：“那‘日月宝录’之中，尽多神妙武功，何争在‘太阳神抓’一种！”

胡子玉心知他所语不差，因为这部“日月宝录”乃是“长白派”开派祖师“长白上人”所传。但不知怎地，“长白上人”竟未将这部宝录传了下来，以致近二百年来，武林中人传说纷坛，却不知那“日月宝录”，仍在长白山上，被白冲天在无意中发现。当年，长白上领袖武林，武功之高，允称第一，那部宝录之中，所载的武功，当然也全是神妙不可思议的功夫。但是，胡子玉虽然如此想法，白冲天一听得他讲起未能学成“太阳神抓”功夫时的那一刹间，脸上略露惊惶之色的那一种表情，却仍然未能逃得过胡子玉敏锐的眼光，他心中犹疑了一阵，又道：“然则和裘二弟又有什么关系？”

白冲天道：“我得了‘日月宝录’之后，便日夕苦练，多年之后，已然自信普天之下，已无人是我的敌手！”才讲到此处，胡子玉忽然插口道：“不对，尚有一人，可制你于死地！”

白中天“嘿嘿”冷笑道：“胡老四，你当真是聪明绝顶，只可惜略嫌短命了些！”

胡子玉冷冷地道：“三岁孩童，也可猜知，哪里提得上什么聪明不聪明？你若是不怕姬子洛，为何要冒他之名？”

白冲天面现怒容，“拈花玉手”扬了起来，已然要向胡子玉当胸划下。

胡子玉道：“且慢，话尚未讲完哩，难道是裘二弟偷了你的‘日月宝录’？”

白冲天道：“就算他有这个胆子，也没有这个能耐！”胡子玉道：“然则你为何说出他出卖了你？”

白冲天狠狠地道：“我练‘日月宝录’，虽然有成，但是足筋被人挑断，真气难以继，但是我却知道，在西昆仑绝顶，有一处地方，名曰‘须弥境’，其中‘琅琊洞’内，隐居着一名老人，其人擅制各种灵药，有一种名唤做‘再造灵祭’，我只要得到那物事，便可以重结断筋！”

胡子玉道：“裘二弟肯为你万里迢迢，去昆仑求药，也可算仁至义尽！”

白冲天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仁至义尽？仁至义尽？放屁！”胡子玉见他怒形于色，未免代裘逸不值道：“白朋友，裘二弟挖空心思，代你欺瞒公冶拙，你难道还说他对不起你么？”白冲天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原来个中情形，你也知道这么多？”胡子玉冷然道：“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世事有什么可以瞒得过人的？”

白冲天道：“不错，当时我们是商议好将假‘拈花玉手’给了公冶拙，裘老二立即以真‘拈花玉手’，去替我换那‘再造灵祭’，但是结果，裘老二却突然变卦，反助公冶拙得了‘拈花玉手’！”

胡子玉听到此处，已然完全明白！

只怕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，当日在长白山上，将那三只盒子的缎带，转换之际，也绝想不到会间接造成了“飞鹰山庄”上的那一段惨案！

其间经过，已然可以不言自明，必定是白冲天事后，发现公冶拙取走的，乃是真正的“拈花玉手”，便疑心是“飞鹰”裘逸和公冶拙两人勾通了在戏弄于他，所以才会将裘逸杀死！

胡子玉当下便长叹一声，道：“裘二弟！裘二弟！在你交友不慎，误会奸佞为朋，竟然落得如此下场！”又厉声喝道：“白冲天，裘二弟可谓没有丝毫对不起你，当时乃是‘三绝先生’公冶拙，窥破了你们的秘密，是以才转换丝带，取走了真的‘拈花玉手’！”

便将在“丹桂山庄”上，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所讲他在长白山上，得到“拈花玉手”的经过，详细地讲一遍又道：“白冲天，你可知错了？”

白冲天却是一阵狂笑，道：“知道？白某人一生不知错为何物，裘老二虽然未曾与公冶拙勾结，但他未能完成我所托，亦是该死！”

胡子玉心中一阵难过，他已然知道白冲天是一个阴险已极的人，但是却未曾想到，他的心境，竟然如此狠毒，简直毫无人性！顿了一顿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也无话可说，但你如今已能行动，不知何故，仍欲知其详。”

白冲天道：“我既然得不到‘再造灵祭’，唯有忍痛，将双腿断去，装上一副铁腿，以我的武功而论，却也没有什么不便之处！”

胡子玉道：“以后的事，你不必说，我也知了，好，话已说完，你下手

吧！”

白冲天阴笑一声，道：“还有哩，那‘天香三宝’中的‘夺命黄蜂’和‘驻颜丹’呢？”

胡子玉道：“白朋友，你这却不必妄想了，不错，‘幽灵谷’口，我们曾在‘东川三恶’身上，得了那两件宝物，这却已被我们，妥善藏在一处！”

白冲天道：“胡老四，你当我是三岁娃儿，这样重要的东西，你竟肯不带在身边？”

胡子玉大笑道：“白冲天，你何不再搜一搜，靴子就在我脚上，你可以再脱了下来搓碎它啊！哈哈，昔者高力士为李太白除靴，传为美谈，想不到今日白冲天竟也为胡某人除靴，可谓武林美谈了，白冲天，为何你还不动手啊？”

白冲天本来料定那“夺命黄蜂”和“驻颜丹”，一定是在胡子玉和许狂夫两人的身上，而且他也知道胡子玉爱将物事，秘密藏于靴底的习惯，所以先搜许狂夫，怀中没有，便除了许狂夫的靴子。

但此时胡子玉自己叫他脱靴子来检查，白冲天心中反倒犹豫起来。他也知道胡子玉“铁扇赛诸葛”的外号，非泛泛可比，而的确是足智多谋，心想如果那两件异宝真是在他靴子中，他怎么还肯给自己搜查？

却不知道胡子玉此时，身子虽为他所制，但是智力却在他之上，早已料定自己叫他检查，他反而不会动手！当下白冲天冷笑道：“胡老四，你已是将死的人了，我不妨信你一遭！”

胡子玉心中暗暗高兴，知道这一来，就算自己死在他的手下，“夺命黄蜂”和“驻颜丹”两件异宝，也永远没有人能够发现了，当下便冷冷地道：“难道你肯相信，胡某人感激不尽！”

白冲天道：“胡老四，事情还没有完哩，你将那两件异宝放在什么地方了，快快说出来，免得死前，多受苦痛！”

许狂夫这时，已然知道了胡子玉的用意，故意大叫道：“胡四哥，不可说！”

第九章 幽灵谷群豪陈尸

且说胡子玉听许狂夫叫自己不要说出“夺命黄蜂”和“驻颜丹”的真正藏处，不如将计就计，一笑说道：“贤弟差矣，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白朋友既然已得‘日月宝录’，你我此生皆非其敌，何必枉赔了性命？”

许狂夫闻言一怔，暗忖这话却不像胡子玉平时的为人啊！他是一个直心肠的汉子，也不将胡子玉的用意细想一想，便喝道：“胡四哥，即使你说出来，便能望他饶了你我的性命么？”

胡子玉冷冷地道：“这要看白朋友如何决定了，如果他想要‘天香三宝’，尽归一手，便应该放了我们两人，如果他不想要‘夺命黄蜂’和‘驻颜丹’，嘿嘿，我们两人，将命赔上，又算得什么？”一面说，一面以眼斜睨白冲天。

白冲天笑道：“胡老四，你的条件，倒提得实惠啊！”

胡子玉道：“当然，我们两人岂是怕死之人？你如以死相胁，却是打错了算盘！”

白冲天满面阴笑，道：“然则我以生相诱呢？”

胡子玉哈哈大笑，道：“白朋友，那就要请你先解开我的穴道再说！”

“白鹰”白冲天知道，自己虽然苦练了“日月宝录”八年之久，但因为得到“日月宝录”之际，足筋已被挑断，真气难以为继，是以始终美中不足，未竟全功，侥幸仗着姬子洛的名头，在“丹桂山庄”上，将参加“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”的群豪慑住，夺得了“拈花玉手”，但是那“夺命黄蜂”和“驻颜丹”，却另有妙用，能够得到手中，更是奇妙无比，无人能敌。

所以虽然此时，是他占尽了上风，但是胡子玉要他将穴道解去，他竟是不能不从！当下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好，也不怕你再弄花样。”中指疾弹而出，“拍”地一声，弹中了胡子玉的肩头，已然将胡子玉的穴道解开。

胡子玉足一伸，真气运转，舒通了筋脉，道：“贤弟，我们两人，已在武林中称雄多年，也该封刀退隐了，那‘夺命黄蜂’和‘驻颜丹’，要来无用，不如将埋藏的地点，讲给他听了吧！”

许狂夫悻悻然道：“自然由胡四哥决定！”

胡子玉道：“那两件宝物，就藏在‘幽灵谷’口，一块心形的大石之下！”

白冲天道：“胡老四，不是我不信你所言，你却要和我一齐前去，若是想凭一句话，便将我遣出千余里外去，岂非做梦？”胡子玉哈哈笑道：“当然我们要与你一齐去走一遭，但得宝之后，你若是再敢对我们下手，我们还另有办法！勿谓言之不预！”其实，胡子玉此时心中，对于如何可以胜得过白冲天，根本是毫无把握，他所说的话，也只不过是虚张声势，想将白冲天稳住而已！

白冲天道：“我若要取你们两人的性命，易如反掌，但你们若肯将‘夺命黄蜂’和‘驻颜丹’献出，我也不会太为已甚，你们放心好了！”

胡子玉扬声大笑，态度镇静已极。这次，他和许狂夫两人，能够免于死在七宝寺，可以说全是他出奇的镇静，令得白冲天摸不清他的底细所致，当下他来到许狂夫的身边，道：“贤弟，你还能行走么？”一面说，一面向许狂夫作了一个手势。

许狂夫知道他的意思，是叫自己说不能行走，则好由他一人陪着白冲天到“幽灵谷”去。但是许狂夫也知道此去“幽灵谷”，仍是凶多吉少，怎能由他一个人去犯此奇险？因此咬牙道：“当然能走！”

胡子玉见自己的手势，做得再明显也没有，许狂夫再笨，也应该可以领会，但是他却仍说“能走”，刹那间，也明白了他不欲自己一人犯险的道理，对于许狂夫的这份友情不禁大是感慨。

当下长叹一声，道：“贤弟既然能行，我俩便慢慢地上路吧。”

许狂夫苦笑道：“胡四哥，你不怪小弟执拗，定要和你一齐前去吧？”

胡子玉道：“贤弟，你这一份盛情，愚兄心中，实是极为感动，焉有怪责你之理！”

他们两人，生死与共，侠义相交，肝胆相照，这一份交情，在“白鹰”白冲天这种只顾自己，心狠手辣的人想来，是最不可理解的事，因此听得两人交谈，绝想不到两人是要同生共死，心中反倒陡地起疑，以为两人是在设计密谋什么，捣他的鬼！因此冷冷地道：“胡老四，许朋友脚上负伤怎能赶路，不如将他留在七宝寺中，慢慢养伤吧！”

胡子玉本来就不欲许狂夫一起前去，因为他对白冲天所说，那两件异宝，埋在“幽灵谷”的那番话，原是鬼话，他打的算盘，乃是此去“幽灵谷”，千余里路程中，或者有可以逃脱的机会。

真要是路上，一点逃走的机会都没有，则到了“幽灵谷”口，他还可以有一个极佳的逃走之机，但是，如果许狂夫在身边的话，对于他那些计划的实现，却是大有妨碍，因为许狂夫的内外伤，皆甚是沉重，必需照顾他的行动。而刚才他因为看出了许狂夫对自己的那一份同生共死的交情，所以才毅然答应！

此时，听得白冲天如此说法，却是正中下怀，然而又怕白冲天变卦，反激道：“白老大，你不怕许狂夫事后伤愈，来寻你报仇么？”

白冲天被胡子玉一激，哈哈笑道：“凭他这两下三脚猫功夫，若一生寻我报仇之念，便是进鬼门关的日子到了！”

许狂夫的“神钩铁掌”，再加上“无风燕尾针”，三样绝技，在武林中也可称雄一时，白冲天的话，可以说得是狂妄已极！

但是白冲天八年来，于长白山中，精研“日月宝录”，此际武功之高，也确是罕有其匹，也难怪他讲出这样的狂话来！

当下胡子玉打蛇随棍上，也“哈哈”笑道：“许贤弟，你听到了没有？你要是什么时候活得不耐烦了，不妨一兴报仇之念，如今还是好好地在这里养伤，不要胡思乱想了！”

许狂夫满腹悲愤，道：“胡四哥，然则你一个人去了！”

胡子玉心中也自黯然，道：“愚兄一个人去了，许贤弟，你好生养伤，多多保重！”

两人虽是生离，却宛如死别！

白冲天在一旁等得不耐烦，叫道：“还不快走么！”

胡子玉身形一闪，便跃出了丈许，道：“谁说不走？”

白冲天如影附形，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，两人一先一后，出了庙门，各自施展轻功，一转瞬间，便来到那绳梯处，向下一看，那绳梯只不过向下布展三五十丈，便已全部断去。

白冲天道：“胡老四，你左足已跛，这样陡峭的山，你怎能下得去？要不要我负你下去？”

胡子玉笑道：“白朋友也未免太小觑胡某人了，我们不妨就在此处下山如何？”胡子玉所指之处，乃是明镜崖最陡峻的地方，那地方岩石直上直下，

兼且平滑如镜，实是无法下落。

白冲天冷笑道：“胡老四，你想不要自己性命，我‘夺命黄蜂’和‘驻颜丹’两件异宝，却还在你的身上，还不想你就死哩！”

胡子玉冷冷地道：“多谢盛情！”

两人转过了前山，来到了后崖，那后崖虽然仍是一样险峻，但是总比前面，好了许多。胡子玉自从一离庙门之后，无时无刻，不想逃离白冲天的掌握，但是却一点机会也没有。在陡峭无比的山峰上，攀援了两个来时辰，才到了山脚下，却又是同时到达，胡子玉一到山脚下，并不停息，便向前窜去，可是无论他身法如何快疾，白冲天总是紧紧地跟在身后！

这一天，他们共行出了近二百里，夜来宿在旷野之中，胡子玉知白冲天一定刻刻提防，因此放胆甜睡，第二天，却又走得甚慢。

但不论是快是慢，一样没有逃走的机会。

在路上六天，胡子玉等于是被白冲天押着一样，来到了“幽灵谷”。

“幽灵谷”口，胡子玉隐居时的那座小酒店，仍然还在，来到了近前，白冲天冷笑道：“胡老四，已到地头了！”

胡子玉听出他这“已到地头”四字，语含双关，一则是说已然到了“幽灵谷”口；二则是说，如果自己取不出那两件异宝的话，自己的性命，也已然到了地头！

当下惨然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已到了地头了，我在此谷口，隐居十年，以小酒铺维生，铺中谅必还有些陈酒，白朋友如有兴致，何不去喝上三杯？”说着，不等白冲天答应，便身形如飞，一溜灰烟也似，直向酒楼内射了过去！

白冲天嘿嘿冷笑，这时他已然看出，胡子玉心中，另有花样，但是他仗着一身本领，并不怕胡子玉弄玄虚道：“喝上三杯，也是好的！”真气一提，猛地向前一跃，胡子玉的身形本已快到了极点，但白冲天发先至，反倒赶在胡子玉的前面！

两人正待跨进铺子里去，忽然见那几张已然破败不堪的桌子上，竟有一人，伏案而睡。

两人见了，不觉全是一呆，只听得那人喃喃道：“壶中日月长，醉里乾坤大，胡老四，你存的好酒啊！”一面说，一面懒懒地伸了一个懒腰，抬起头来，“咦”地一声，道：“好哇，化子在这偷酒喝，主人倒回来了，这位是谁啊？”

胡子玉定眼一看，那人背上，负着一只朱红葫芦，衣衫褴褛，不是别人，正是“穷家帮”中的高手，“酒丐”施楠！胡子玉一见施楠在此，立时计上心头，道：“施化子，要喝酒，尽管放量喝，何言偷与不偷？来来来，我给你引见一位朋友！”

施楠翻起眼睛，向白冲天望了一眼，冷冷地道：“是好朋友我才要结识，若是什么扁毛畜牲，却不管他是红是黄，是黑是白，化子一不高兴，就给他来个不理不睬！”

敢情“酒丐”施楠，未等胡子玉介绍，也已然认出了随在胡子玉身后的，是“长白”高手白冲天，是以才根据白冲天“白鹰”的外号，恣意取笑了一番。不过“酒丐”施楠，虽然知道那人是“白鹰”白冲天，却不知道假扮“幽灵”姬子洛的就是他！

胡子玉“嘿嘿”干笑两声，道：“敢情你已然认出来了，可是你却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这位白朋友，如今已然改名——”

他本来想要当着施楠的面，把白冲天的秘密道破，但是只说到此处，便觉得背后突然一股大力，压了上来，背后的“灵台穴”，已然被“白鹰”白冲天倏地伸出手掌，按了个结实！

胡子玉知道自己再向下说去，白冲天只要内力一吐，自己便性命难保！

难得“酒丐”施楠在此出现，对自己脱离白冲天的掌握，又多了三分可乘之机，若是就此死去，岂不冤枉？因此连忙改口道：“施化子，你是一人在此独酌，还是在等什么好朋友？”

“酒丐”施楠见胡子玉话说了一半，便突然改口，心中便大是起疑。

但因为白冲天一进来，便满面阴沉，站在胡子玉的背后，此时倏地伸手，把胡子玉制住，他也没有看出来，虽是心中疑惑，但是却也想不到事情如此重大，道：“胡老四，猜得不错，我确是约了几个朋友，但是不是什么好朋友，说不定见面之后，一言不合，还有得架打哩！”

胡子玉听了，心中又是一喜，因为到的人越是多，自己便越有可乘之机，便道：“是哪几位朋友，可以见告否？”

施楠道：“当然可以！”端起酒杯，“吱”地喝了一大口酒，道：“他们一到，‘幽灵谷’外，也可以算是冠盖云集了，一个是‘三绝先生’公冶拙，一个‘五湖龙王’萧之羽，尚有一双夫妇，乃是‘玉龙’龙倚天和‘滇南一凤’冷翠！”

“酒丐”施楠口中所说的那些人名，可以说全是方今武林中，一时俊彦，胡子玉心中更是暗喜，道：“确是盛会，但不知有何事情？”

施楠道：“也没有什么大事，只不过要到‘幽灵谷’探一探！”

胡子玉道：“谷中‘此谷已封，妄入者死’八字，你们难道视若无睹？”

一言甫毕，忽然听得身后“铮”地一声金铁交鸣之声，一人喝道：“怕死的，并无人强他入谷！”

胡子玉和白冲天一起回头来看时，只见一个劲装中年男子，面如敷粉，神态飘逸，横剑当胸，刚才那“铮”地一响，想是他拔剑而发。

在他身旁，站立一个三十左右的少妇，柳眉含威，檀口带俏，生得极是美丽，可是眉宇之间，却带有三分肃杀之气，令人望而生威！

这一男一女两人，不问可知，正是“玉龙”龙倚天和“滇南一凤”冷翠了。

胡子玉趁两人现身之际，低声道：“白朋友，我们是现在去取那两件异宝，还是等一会？”

白冲天“哼”地一声，道：“等那些人到齐了，我将他们一一打发了也还不迟！”

胡子玉就是要白冲天讲这句话，若是他提议等一会去取宝物，则白冲天可能立时逼他去取！这便是胡子玉的聪明之处。

当下又低声道：“如此，则请白朋友松手，我们坐了下来，免得他们起疑。”

白冲天心想胡子玉所言，也极是有理，手一松，两人在身旁的一张桌子上，坐了下来。

“酒丐”施楠已然和龙倚天，冷翠两人寒暄毕，道：“两位在路上，可曾见到公冶拙与萧之羽两人？”

“玉龙”龙倚天将长剑向桌上一放，道：“未曾见到，但想必他们，也要到了，施朋友，武林中对那‘幽灵’，可又有什么新闻？”

施楠道：“我偶游五台，曾在明镜崖下，见了不少彩扎红灯，大约他曾到过七宝寺一行！”

一言甫毕，门外已有一人接口道：“施化子讲得不错，‘木肩大师’，已然遇害了！”一人飘然而入，轻袍鹅冠，面容清癯，身躯颀长，长髯飘飘，正是黑道第一奇人，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！

施楠像是吃了一惊，道：“‘三绝先生’，你何以知道‘木肩大师’，已然遇害？”

公冶拙目光如电，向胡子玉望了一眼，一看到“白鹰”白冲天也在，心中不觉大是奇怪，“嘿嘿”强笑数声，道：“有人上七宝寺去有事，但前崖绳梯已断，千辛万苦，从后崖翻上山去，曾发现‘木肩大师’已然遇害，满寺僧人，也尽皆走散！此事武林中已无人不知，你终日在醉乡之中，是以不知。”

胡子玉心中记挂着许狂夫的下落，忙问道：“‘三绝先生’，除‘木肩大师’而外，另有他人遇害么？”

公冶拙道：“尚有一个老僧，不知何人，除此以外，别无他人！”

胡子玉松了一口气，知道许狂夫必然已经离开了明镜崖，只见“三绝先生”走了过来，在白冲天的对面坐下，双眼精芒四射，道：“白朋友脚伤已愈了么？”

白冲天冷冷地道：“多谢记得。”

公冶拙也不知道，如今白冲天的武功，已然在他之上，只觉得他突然在此出现，事属可疑，道：“朋友久隐复出，必有所图？”

白冲天仍是冷冷地道：“岂敢，焉能有列位这般雅兴，结伴同探‘幽灵谷’！”

“三绝先生”道：“白朋友不想与我们同行？”

白冲天道：“我不知各位进谷何事，跟去作甚？”

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道：“‘幽灵’姬子洛，言而无信，我们深觉此事可疑，故此怀疑有人假冒他的名头，是以才想同入‘幽灵谷’，探个明白，白朋友既然久隐复出，何不趁此扬名？”

“白鹰”白冲天“嘿嘿”冷笑，道：“名头可以假冒，难道武功也可以假冒得么？你们入谷，何异送死，‘幽灵谷’的冤魂，还不够多么？”讲罢，哈哈大笑，分明未将众人，放在眼中！

众人之中，“酒丐”施楠，游戏人间，突梯滑稽，公冶拙城府极深，不露声色，胡子玉当然更不会出声，只有龙倚天和冷翠两人，忍不住“哼”地一声，道：“公冶先生，你与这等被人挑断足筋，若不是跪求饶命，早已一命归西之人，多讲什么？”

白冲天的足筋，被“崆峒三剑”挑断，这件事，乃是他一生之中的奇耻大辱，最不愿提起，龙倚天此言一出，白冲天立时面色一沉，冷笑道：“姓龙的，‘滇南一凤’年纪轻轻，你难道要她守一生空帏不成？”

这几句话，刻毒轻薄，兼而有之，“玉龙”龙倚天如何忍受得住？

手一探，已然将桌上长剑，抓在手中，手腕一震，那柄长剑，便震得“嗡”地一声，剑花朵朵，喝道：“‘三绝先生’让开！”

“酒丐”施楠拍手笑道：“胡老四，我说如何？戏文又开场了也！”

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一见龙、白两人，动手之势已定，他乐得在一旁闲看，立即退过一边，白冲天左手一伸，按了胡子玉一下，低声道：“胡老四，

别走！”回过头来道：“姓龙的仗剑在手，如何还不进招？”

龙倚天道：“总不能欺你残废之人，你快亮兵刃，龙大爷还可以让你三招！”

白冲天仰天大笑，道：“姓龙的，白大爷坐在此处，三招之内，不叫你变成泥鳅，便不姓白！”

一旁只有胡子玉知道白冲天并非在吹大气，施楠和公冶拙，虽然觉得事情有异，但是却还料不到真实的情形，施楠更是笑道：“玉龙变泥鳅，秃头鹰好大的口气哇！”

“玉龙”龙倚天再也按捺不住，一声长啸，手腕一圈，长剑劈空，剑尖颤出七八个小圆圈，一招“群龙戏水”已然向白冲天当胸刺出！

白冲天果然仍是端坐不动，一等剑到，右手中指，突然向外一弹。

“玉龙”龙倚天的那一招“群龙戏水”，招式之精奥，实是叹为观止之着，而白冲天的那一弹，看来却平淡无奇，乍一看，剑锋过处，白冲天的右腕，非被长剑削落不可！

但是，虽然剑光缭绕，白冲天的手指，却在一弹之后，穿进了严密无比的剑光，“铮”地一声，正弹在龙倚天长剑的剑背之上！

龙倚天那么精奥的一招“群龙戏水”，尚未使全，便觉得一股大力，自剑上传过，直冲肩头，半边身子，为之酥麻，手一软，长剑几乎脱手，那一招的下半式，便再也没有法子展开，心知不妙，待要后退时，手中一紧，只见白冲天略一欠身，双指一挟，已然将龙倚天的长剑牢牢夹住！

只一招之间，两人便已然分出了高下，众人不禁大大地出乎意料之外，“滇南一凤”冷翠一声娇叱，两柄柳叶刀，舞起团团银花，疾冲过来，可是白冲天只是一缩手，将龙倚天拉得向前踉跄跌出一步，再向外一挥，竟将龙倚天挥出，向冷翠的两柄柳叶刀迎去，冷翠急忙收住刀势时，刀尖已然在龙倚天的肩头上，划出了两道又深又长的口子！

白冲天哈哈长笑，道：“‘滇南一凤’和‘玉龙’素来极是恩爱，为何亲手杀夫？”“拍”地一声，将他夺在手中的一柄长剑，捏成两截，手向外一扬，两截断剑，一齐电射而出！

其时，冷翠正在看视夫婿的伤势，心中极是难过，而龙倚天又以重伤之余，白冲天出手又快，他们全然不备，两柄断剑，一起透胸而过“咕冬”，“咕冬”，倒于就地，已死于非命！

他们两人，千里迢迢，由滇南赶来此地，竟然在两招之间便已遭了白冲天的毒手！

“酒丐”施楠，和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，一见白冲天出手，功夫竟然如此了得，心中都不禁骇然，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心中一动，猛地抬起头来，道：“原来是你！”

刹时之间，他也已明白了假冒“幽灵”姬子洛之名的，乃是白冲天！

白冲天冷冷地道：“不错，是我！”

正在此际，又见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大踏步地走了进来，一到便见冷翠与龙倚天尸横就地，不由得一楞，一抬头，看到了白冲天，正目中隐射凶光，望着公冶拙，那种目光，他觉得熟悉已极，猛地里想起在“丹桂山庄”中，自己出外闲步，所遇到的那个蒙面人来，当时那蒙面人的目光，正是如此，令人一见而终生难忘，不由得也脱口说道：“原来是你！”

白冲天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你们都认出来了，如今可以不必到‘幽灵谷’

内去了吧？”

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后退一步，道：“白朋友，想不到你武功大进了啊，姬朋友呢？”

白冲天道：“他若不是尸横‘幽灵谷’中，怎能容我借他之名？”

公冶拙道：“他是死在你手中的？”一面说，一面又向后退开了些。

白冲天对公冶拙的这个问题，避而不答，突然倏地站了起来道：“别走，今日在此的，一个也不要想走开去！”

“酒丐”施楠和公冶拙刚才亲见他杀死龙倚天、冷翠两人的手段，知道他这话虽然意含恫吓，但是却也不全是虚话，与萧之羽三人对望一眼，已然并肩而立，准备应付这个强敌。

白冲天此时虽然武功已然全在这三人之上，但是一下子要同时应付三个一等高的高手，也是一样不敢大意，才一站起，双手一掀，“呼”地一声，将那张桌子掀翻，带起一股排山倒海的大力，直向三人飞去，人也跟着向前扑出！

胡子玉一见白冲天已然发动，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再要不走，更待何时，身形一晃，烟也似地向后退了出去，一闪再闪，人已在十余丈开外！

白冲天因为面对强敌，一时不察，竟然被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从容溜走！

却说白冲天那一扑，已然将他八年来，在“灵长观”侧面的石屋之中，所习的“日月宝录”中上乘功夫，使出了八成，力道大，无以复加，尚未扑到，那股大力过处，“轰”地一声巨响，铺子已被摧塌，只听得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一声大吼，刚要越众而出，白冲天身形暴涨，手起处，五指如钩，已然向萧之羽一爪抓下，萧之羽背一缩，反射出丈许去，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已然悄没声息，伸指直点白冲天背后的“气户穴”，而施楠则朱红葫芦向上一招，“嘭”地一声，将那张桌子砸成粉碎，四人一齐身形展动，来到了空地上！

白冲天这时候，已然发现了胡子玉趁机溜走，心中大是忿恨，但是此时的情形，却又不容得他去追，气纳丹田，朗声喝道：“胡老四，饶你跑上天涯海角，只怕也脱不了我的手掌心！”

一面叫唤，一面手下，绝不怠慢，紧随着萧之羽，手在怀中一探，已然将“拈花玉手”，抓在手中，但是却隐藏在衣袖之内，一掌向萧之羽拍出，萧之羽身形一挫，稳住了下盘，硬一抬掌，“呼呼”掌心，迎了上去，他满拟至多和白冲天对上一掌，怎知白冲天“拈花玉手”，在此际突然出手。

这一来，等于是他的手臂，突然长出了半尺，萧之羽躲避不及，右腕已然被“拈花玉手”抓中，大叫一声，白冲天踏步进身，“拈花玉手”当头砸下，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叱声未毕，便已头壳破裂而亡。

其时，公冶拙和施楠两人，绝未停手，公冶拙剑光闪闪，一柄长剑，已然递到了离白冲天腰眼，不过半尺处，而施楠则朱红葫芦晃动，当臂砸了下来。这两人的攻势，何等凌厉，但白冲天却视若无睹，反倒好整以暇，“嘭”地一脚，将萧之羽的尸体，踢出老远，才突然反手一抓，向公冶拙的长剑抓到！

白冲天的这反手一抓，来得极是怪异，换上第二个，长剑便非被他抓中不可，但是公冶拙是何等样人物，早已料到他此一着，而且料到，他将长剑抓在手中之后，必然是向旁一拖，将自己去迎施楠的那一朱红葫芦，因此早

已抖起长剑，看是向上，实际上却是向下一沉，疾向白冲天的左腿刺出！

白冲天一抓抓空，心中也自一凛，暗忖自己忍痛断腿，再次出道以来，无论遇到什么人，总是一招之间，便自得手，像这样一抓不中的情形，却还很少见，可知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的名头如此响亮，实非幸致！

一时也顾不得风声呼呼自背后砸到的朱红葫芦，顺着公冶拙的剑势，向下一看。望见公冶拙一剑，正向自己右腿刺来，心中不禁一笑，反手便是一掌，“叭”地一声，刚好将朱红葫芦托住，掌心内力疾吐，将“酒丐”施楠，震退几步！

白冲天的双腿，乃是铁铸的假腿，是以看到公冶拙一剑刺到，便绝不担心，专门去应付施楠，他打的算盘，本来不错，但是公冶拙的剑术，何等超群，“铮”地一声，剑尖刺在他的腿上，剑身反倒向旁一滑，就在刹那间，公冶拙已然知道了其间的奥妙，立即一抖手，在电光石火之间，改刺白冲天的腰眼！

那一剑的来势，飘忽轻盈，已到极点，白冲天刚将施楠震出，已然觉出腰际风生，急忙硬生生地一扭腰时，剑尖过处，已然在他腰际，划出了一道口子！

白冲天心中既惊且怒，猛地后退一步，嘿嘿笑道：“‘三绝先生’，好身手啊！”

公冶拙一剑，虽然在白冲天腰际，划出了一道口子，但是他心中的惊骇程度，实是无以复加！因为他那一招，由“灵蛇出洞”，改为“老蚌含珠”，乃是他毕生绝学之中，最是精奥之着！可是那么厉害的一剑，却也未能见对方重创，而只不过在他的腰际，划出了一道口子而已！可知对方功力，在自己之上，不知多少！

“三绝先生”心中惊骇，手上已然不敢大意，急挽剑花，将全身护住，但是白冲天“腾腾腾”向前连跨三步，“拈花玉手”，幻成一片玉光，已然凌空划下！

公冶拙护身剑光，可谓天衣无缝，严密已极，但是“拈花玉手”，直压而下，“铮铮铮”三声，竟然硬将剑光，荡了开来，已向公冶拙头顶抓到！

公冶拙大叫一声，身子一侧，奋不顾身，道：“施化子，自后面攻！”手中长剑一挺，竟然不顾当头抓下的“拈花玉手”，一剑疾刺向白冲天的心窝！

这种舍生忘死的打法，已然绝不是像“三绝先生”那样的武林高手所应有的。

可是公冶拙也知道，今日之局，自己总是败多胜少，若不是趁可以伤敌之际，刺伤敌人，只怕再下去，自己直到战死，也不能伤敌分毫！因此才豁了出去，不顾死活，拼着被“拈花玉手”击得脑浆迸溅，也要在白冲天胸口，刺上一个透明窟窿。

这一下变化极速，连白冲天也想不到“三绝先生”在突然之际，会施出这样的杀着，百忙之中，猛地吸一口气，胸口陷下二寸，但公冶拙的一剑，仍然刺了进来，入肉少许，不过同时，白冲天的“拈花玉手”，也已然当头击到，公冶拙大叫一声，手向外一挥，他那一剑，本是刺在白冲天心口的，就着他长剑向外一横，竟在白冲天胸口，平平地拉出了一道口子，直至肋下！

公冶拙本是拼着同归于尽的，因此只当自己这一拉，对方必已伤重而亡，哈哈一笑，笑声未毕，已然人倒剑撒，一代奇人，两年多前，还以“拈花玉

手”为傲，召开过“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”，而今竟然死在“拈花玉手”之下！

而且，他如果知道白冲天已在事先吸了一口气，胸口凹陷了两寸，自己那一剑，虽是令他伤得极重，但并未令他丧命时，他当真要死不瞑目！

白冲天一见公冶拙已死，背后施楠的朱红葫芦，也已然挟着“呼呼”风声压到，自己胸前，鲜血进流，只要对方长剑，再深入半寸，要能和他同归于尽，一时无心恋战，足尖一点，便向前越出了丈许，转过身来，望着“酒丐”施楠，冷然道：“施化子，你真要是不知好歹，以为我略受微伤，便好应付，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！”

施楠哈哈笑道：“人既死了，一副臭皮囊要什么葬身之地？”

白冲天在自己胸前点了点，封穴止血，嘿嘿冷笑，道：“那你就上吧！”

施楠捧起葫芦，道：“我酒瘾上了，喝一口酒再说！”端起葫芦，对住口便喝，白冲天看出有机可趁，正待扑了上去，施楠突然倒转葫芦，道：“你也喝一口！”“嗤”地一声，一股酒箭，自葫芦口中，激射而出，幻成一股酒泉，向白冲天当头罩下，一面还叫道：“我酒中有毒，你小心点！”

白冲天怒不可遏，“呼”地一口气，吹了出去，将一股酒箭，尽皆吹散，但是他一运真气，心口伤口，却又大是疼痛，已止住了的鲜血，也隐隐沁出，白冲天心中不禁暗叫一声苍天之幸，幸而胡子玉已然早已逸出，不然再加上像他那样的一个高手，自己是胜是败，还着实难以预料哩！

白冲天所想的，确是实在的情形，但是胡子玉也是为了未曾料到事情的发展，竟然如此，所以才急急地溜了开去的！如果早知道会有这样的情形，胡子玉怎肯离开？

当下白冲天知道自己若不是三下五去二，干净俐落，便将施楠除去的话，时间一久，自己伤势，便可能加剧，因此一将酒箭吹散，踏步进身，左掌一扬，掌力铺天盖地而至，同时，右手向外一挥，划了一个圈儿，玉光闪耀，令人眼花缭乱双手同施不同的招式，一起猛攻而到！

施楠见白冲天胸口全为鲜血所濡，攻势尚自如此威猛，才知他胸口所受的伤，不如自己想像之重，心中不免骇然，急向后退了一步，怎知一个不巧，正好踏在公冶拙所弃的长剑之上！一脚踏了上去，便不免滑了一滑，虽立即稳住了身形，朱红葫芦横挥而出，但已然被白冲天制了先机，左掌挥处“叭”地一声，将朱红葫芦硬向下压了尺许，“拈花玉手”则已当胸送到！

施楠一见这情形，已然知道想要全身而退，已然万万不能，大叫道：“酒你不喝，我这葫芦送了你吧！”右手一送，双掌猛地向葫芦击去，一声巨响，那只铁铸的葫芦已然碎成八块，边缘锐利无比的碎铁片，四下迸溅，他自己首当其冲，胸口已然中了两片，不等“拈花玉手”抓到，已然死去。

但是白冲天固然立时退避，也有巴掌大小的一块碎铁片，嵌入了他的肩头！

白冲天虽然身负多处伤痕，但是一场激战，在武林之中，享有如此盛誉的五名高手，一齐死在他的手下，他也就足以自豪了！

虽然只有他一人在场，他也是仰天长笑，扯脱了公冶拙的外衣，用来裹扎了伤口，一路大笑，扬长而去！他离开了“幽灵谷”口，便迳向黄山而来。

他尚未曾到始信峰顶上，武林中已然传出了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，“酒丐”施楠，“玉龙”龙倚天，“滇南一凤”冷翠，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尸横“幽灵谷”中的消息，当真是个个心惊，人人自危！

白冲天一路上行得甚慢，走了十余天，才到黄山，这十多天中，除了胸

前那道又深又大的口子，尚未复合之外，其余伤口，都已痊愈，他一到黄山，休息了一会，便直上始信峰去，到了始信峰顶，未见韦明远，却见到了萧湄。

待到听完了萧湄的叙述，白冲天心中已然怒极，但是他却不动声色。

他一到黄山附近，便已罩了面纱，所以他知道，尽管韦明远对他起了疑心，但是在真面目未被韦明远认出之前，仍然可以有先发制人的机会，便拣一块大石，坐了下来。

萧湄则想韦明远和杜素琼而人，即将大祸临头，心中也升起了一阵极不正常的快意！两人各怀心事，在始信峰顶等着，约莫过了一个时辰，已然看到杜素琼和韦明远两人，互相扶持着走上前来。

白冲天一看韦明远走路的情形，心中便自一呆，道：“明远你的腿怎么了？”

韦明远苦笑道：“一不小心，竟然跌断了！”

白冲天不由得大喜过望！

因为“白鹰”白冲天，虽然曾习“日月宝录”，可是“日月宝录”，却并不齐全，而少了“太阳神抓”那一篇，偏偏这一篇，乃是最主要的总纲，即使其他下余“日月宝录”中所载武功习齐，总难敌得过“太阳神抓”之威，所以在七宝寺中，当胡子玉说穿他不会“太阳神抓”功夫时，便面色一变！

而他之所以假扮“幽灵”姬子洛也是为了这个缘故，当时他来到“幽灵谷”，本是为了想趁姬子洛不觉，将那载有“太阳神抓”的一篇“日月宝录”偷走，他仗着绝顶轻功，偷进“幽灵谷”来，居然未被“幽灵”发觉。

那是一多半，却也是因为“幽灵”姬子洛已到了自尽之日，心情苦闷之故！

那一天，正是韦明远习艺，已达两年的那个七月十五日！

“幽灵”姬子洛想起爱妻死后，十年偷生，到今日方能与爱妻在地下相会，心中说不出的高兴，待韦明远走开之后，一个人坐在石上，对月浩叹，又低呼“天香娘子”之名，低叹不已。

也就在此际，白冲天偷偷地来到了离他七八丈远年处，隐身在草丛之中。

“幽灵”姬子洛在这种心情之下，自然不会注意到一旁有人。

一等到明月中央，他便“哈哈”一笑，笑声由高而低，尚在空中袅袅不绝之际，便已然“咕冬”一声，跌倒石上，自断经脉而亡！

“白鹰”白冲天，在混进“幽灵谷”的时候，并没有想到，自己时来运到，竟会碰到了这么一个那么好的机会，本来，他是想前来偷偷地将姬子洛害死的，因此身边还带了好几样歹毒的暗器在。

当下一见姬子洛死去，立即身形如烟，向前疾窜而去，未到大石之上，还怕姬子洛不死，手扬处，三枚“玄冰毒芒”，已然直钉入姬子洛的心口之中。

但此时姬子洛已死去，自然一无抵抗，任凭他去肆虐。

“白鹰”白冲天，早年在武林中行走之际，和“雪海双凶”，甚是投契，所以才得到了“日月宝录”也一直不敢发作。

直到在芜湖，他才严命韦明远，以“太阳神抓”功夫却敌，等到他真正地看到“太阳神抓”的威力之后，心中不禁大是骇然！

他自习“日月宝录”以来，武功精进，见识也已然高人一等，一眼便看出，韦明远功力固然不够炉火纯青，但是那“太阳神抓”之威，的确不是自己的力量，所能够抵敌他们的独门暗器，也正因为如此，所以，后来在洞庭

大会上，当韦明远和“雪海双凶”，相遇之际，白冲天便不许韦明远报仇！

当下白冲天三枚“玄冰毒芒”一发，姬子洛仍是一动不动，白冲天已可以肯定，姬子洛已然死去，心中大喜，正待引头高啸之际，忽然像是看到远处，有一条人影，向自己存身处走来。

白冲天当时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暗忖“幽灵谷”中，何来第三者？

但接着便已恍然，原来武林中传说“幽灵”姬子洛已得传人一事，确实不假。

一时之间，白冲天也着实呆了一呆，可是他为人极是机灵，立即想到假扮姬子洛的办法！

因为姬子洛既已自尽，可想而知，他的徒弟，已然得他真传，而白冲天自己知道，一身武功，足可横行一世，但唯一的克星，却是会使“太阳神抓”功夫的人，姬子洛已死，会使“太阳神抓”的，世上便只有一个人，就是姬子洛的徒弟。

而如果自己与他硬动手的话，虽然已在“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”上，假充姬子洛，巧夺“拈花玉手”，并还伤了多人，但“拈花玉手”，能不能和“太阳神抓”为敌，却是没有把握。

而如果再假扮姬子洛的话，不但可以不必和姬子洛的徒弟动手，而且还可以使对方听命于己，不敢违抗，一举两得！

因此他立即取出了面幕，换过了姬子洛身上的衣衫，而将姬子洛的尸身，顺手抛了出去，在抛出的同时，从姬子洛的怀中，跌出了两枚“无风燕尾针”来，白冲天连忙拾起。

那两枚“无风燕尾针”，便成了他吩咐韦明远，将许狂夫杀死的来由。

当时，白冲天并不知道“幽灵”姬子洛的传人是谁，是以只歇在大石上等着。

那时候，韦明远也刚好来到了近前，看到“师傅”蒙住了面，站在石上。

韦明远的心思，本也极是缜密，而白冲天仓惶之间，扮着姬子洛，本来也有不少破绽，可以怀疑，但是韦明远却万万想不到，就在“幽灵”姬子洛自杀之际，白冲天会刚好撞来，拣了这个现成的便宜！

以后的事情，前文已有详叙，自不当再作赘言，值得一提的是，白冲天实际上，始终不知道韦明远的“太阳神抓”功夫，究竟到了如何的程度，自己能不能应付！

所以，他才想将其余两件，“天香娘子”所遗的宝物得到，或者可以克制，要不然，留韦明远这样一个人在世上，终究是心腹大患！

因此，他才有五台山明镜崖之行，但是只差一点，他仍未能在胡子玉手中，得到“夺命黄蜂”和“驻颜丹”两件宝物！

也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当他在黄山始信峰顶，听得萧湄说起，韦明远已然对他起了怀疑，他心中又惊又怒，而一见韦明远跌断了一腿，心中便高兴莫名！

当下假作不动声色，向杜素琼一指，道：“明远，这位姑娘是谁？”

杜素琼一时之间，也难以确定，眼前这个蒙面人，是不是真的“幽灵”姬子洛，倒也不敢怠慢，连忙自己报了姓名，白冲天一笑置之，又向韦明远道：“明远，我命你在黄山中找寻的物事，你可曾找到？”

韦明远正色道：“那东西，我已然向人问过，乃是一种极毒的毒药，不知……我们要来何用？”

白冲天一听韦明远的口气，心中已知韦明远对自己的怀疑，实已达到了顶点，不难一触即发，因此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既然命你采集，自然大有用处，你莫非竟敢抗命么？”

在这时候，韦明远的心中，实在是为难道了极点！

因为，他虽然怀疑眼前此人，是假冒师傅之名，但是他心中，却究竟没有法子肯定，自己所怀疑的，已然是绝对的事实。所以，这时候，若是公然反抗，万一自己所疑失实，岂不是对师傅大为不敬？

但如果这时候，仍然听命于他，则万一真是假冒的呢，岂不是糟糕。

所以韦明远迟疑半晌，竟然难以作答。

而“白鹰”白冲天却绝不饶人，词意咄咄，“嘿嘿”冷笑道：“明远，我听得涓儿说，你误听了‘铁扇赛诸葛’胡子玉之言，竟然对我的身份，大起怀疑，可是真有这样的事？”

韦明远见他开门见山，立即提出了这件事来，心知再要隐讳，也势所不能，便道：“不错，我只觉得胡子玉的话，不失有理。”

白冲天仰天哈哈大笑，笑声惊心动魄，道：“常言说得好，‘畜牲好渡人难渡’，当年你身入‘幽灵谷’，我授你绝艺，你如今如此对我，需知你今日功力未深，我一伸手间，你便可立成粉碎？”

韦明远昂然道：“当初我进入‘幽灵谷’习艺便是为了艺成之后，替父报仇，如有余力，行侠仗义，如今父仇既不能报，行侠又在所不能，反倒以一身所学，在武林之中作恶，如此做人，也实是没有什么多大的意思！”

韦明远心中激动，这一番话，更是讲得慷慨激昂，正气凛然！

“白鹰”白冲天“哈哈”大笑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便送你到九泉之下，与你老父相会便了！”白冲天“霍”地站了起来，目中凶光毕射，已然一步向韦明远跨出，韦明远一腿跌断，腿骨虽然接上，但如果没有三五天的时间，却难以痊愈。

所以，他行动全仗杜素琼扶持，而上了始信峰之后，便倚一柱石笋而立，白冲天向他走来，他连躲避，都在所不能！白冲天连跨三步，已然离开韦明远，不过五六步，道：“你自以为羽毛已丰，可以与我作对，何不试一试试你数年来所习的本领？”韦明远一动不动，石像也似地站着，也不出声，只是双眼中射出锐利已极的光辉，像是要看透对方，究竟是何等样人。

正在此时，只听得杜素琼一声娇叱，道：“你们且慢动手！”

萧涓在一旁，眼看韦明远即将倒霉，心内正在欢喜，听得杜素琼如此说法，不禁冷笑道：“杜姑娘，他们师徒之间的事，何用你管？”

杜素琼一声冷笑，道：“若是人家师徒之间的事，我自然不便管，但如今明远和他，根本不是师徒，我怎能不管？”

这大半个月来，韦明远和杜素琼相处，已然知道杜素琼为人，实是聪明到了极点，当下一听得她如此说法，心中便是一喜。忙道：“师妹，你已经看出他是假的了么？”

杜素琼打横跨出一步，和韦明远并肩而立，冷冷地道：“不错，若我料错，宁愿自尽，想‘幽灵’姬老前辈，光风齐月，是何等气概的人物，岂能似他这般猥琐不堪！”

“白鹰”白冲天心中大怒，但是对于杜素琼的观察力，却也不得不服，冷冷地道：“小娃娃，你如此说法，敢是活得不耐烦了？”杜素琼纤指一点，道：“你如果真是老前辈，何不将蒙面黑纱除去？”

“白鹰”白冲天一阵冷笑，手在怀中一探，已然取了“拈花玉手”在手！韦明远知道那“拈花玉手”，极是厉害，忙道：“师妹小心！”

杜素琼身形一晃，拦到了明远的前面，手臂向外一挥，五指伸出不一，和“拈花玉手”上五只手指的形状一样，道：“你虽然有我师傅的异宝，但是我师傅的‘拈花拂穴’手法，你可懂得？”一个“懂”字才出口，已然电也似疾，欺向前去，中指突然向外一拂，拂向白冲天的面前！

白冲天想不到自己取出了“拈花玉手”，杜素琼尚敢和自己动手，心中一怔，连忙手腕一沉，“拈花玉手”疾抖了起来，向杜素琼当胸搯出。

就在他抖起“拈花玉手”之际，鼻尖突然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花香。

同时，一股柔和已极，宛若五月薰风的力道拂过，面上的蒙面黑纱，已被杜素琼那一拂之力，揭了开来，白冲天怒哼一声，也不顾自己真面目，是否暴露，手向前一送，“拈花玉手”仍然按着原来的招式，向杜素琼胸前，疾送而出。

但是杜素琼的身法，灵巧已极，右手才凌空一拂，身形已然向侧让去，两下里几乎是同时动作，因此白冲天“拈花玉手”势子如此凌厉的一招，竟然走空，而杜素琼一让开，韦明远已然看清了白冲天的真面目，一呆之后，大叫道：“贼子果然假冒我师傅之名！”

白冲天哈哈大笑道：“不错，你今日既已明白，何不速为你师傅报仇？”

韦明远大怒之下，全身骨骼，“格格”乱响，真气运转，已然扬起手来，掌心红得耀眼，已然使上了“太阳神抓”功夫！

但是，他真气才一运转之际，心中便是一阵浩叹，知道今日，非但难以伤得了仇人，只怕弄得不好，还要命丧始信峰上！

因为他运气逼功之间，发现自己功力骤退之后，“太阳神抓”功夫，竟然不能如意施展！

可是“白鹰”白冲天，此时却还不知道事情对自己绝对有利。

一见韦明远扬起手掌，掌心有如一轮红日，知道正是“太阳神抓”功夫，不由自主，后退了一步，而韦明远硬将真气，逼运七遍，手掌向外一扬一挥，“轰”地一声，一股灼热已极的大力，直向白冲天袭去！

白冲天知道这“太阳神抓”的劲力一发，越是想逃避，越是容易吃亏。

而且，就在这刹那之间，他已然看出了韦明远额上，汗如雨下，再加上那一“太阳神抓”的威力，远不如在芜湖时见到的为甚！

“白鹰”白冲天是何等老奸巨猾之人，他立刻想到，芜湖时韦明远在自己严命之下，方始使出了“太阳神抓”功夫。

在那种情形之下，当然不会全力以赴。而如今自己的真面目既已暴露，他发招应敌，绝对没有不全力以赴之理，但是两下威力相较，反倒今不如昔，可知他功力不知怎地，已然退步！

他一想到这一点，对“太阳神抓”的恐惧，立时减了好些，真气连转，身形下挫，足运了七成功力，由掌心直达“拈花玉手”，向外猛地一挥！

当他“拈花玉手”，蓄足了内家劲力，向外挥出之际，刚好是韦明远“太阳神抓”神功，袭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两股稀世罕见的大力，凌空相撞，只听得一下霹雳之声，宛若天崩地塌，白冲天只觉得刹时之间，自己所发的那股大力，宛若投进了烈火之中，而成了引火之物，将烈火完全引了过来，半边身子，犹如为火所炙，灼痛无比，一身真气，几乎散去，这才知道，“太阳神抓”的威力，实是出于想像之外，连忙手腕一圈，将“拈花玉手”圈出一

团银辉，将“太阳神抓”的那股威猛无匹的大力，挡了一挡。

同时，足不离地，身形一拧，突然向后，退出了丈许开外！

在他双足向外移动，所过之处，石屑纷飞，竟然出现了两道深约三分的石痕！

而在两股大力相交之际，韦明远则觉得自己所发的神力，为一股极是坚韧的力道所阻，身子不由自主，后退了半步。

那半步，不仅令得断腿一阵剧痛，而且他本是倚在石笋之旁，为了发“太阳神抓”，才勉强向前踏了半步，一退之下，背部便重重地撞在石笋上，一声巨响，竟将那支石笋，生生撞折，跌出了老远，碎成无数石块！

白冲天才一退出之后，心中犹有余悸，但是一时之间，他却大喜若狂！

原来“太阳神抓”功夫，威力无匹，向称绝无虚发，发则必能伤敌！

但是他如今，虽然被“太阳神抓”之力逼退，却并未受伤，可知他功力，已然与韦明远所发的太阳神抓相抗，多日来的顾虑，一旦为事实证明，乃是虚惊，如何不令他高兴？

当下哈哈狂笑，道：“姓韦的，你‘太阳神抓’也已用过，可能伤我分毫？”

韦明远发那一招“太阳神抓”，本来已是勉力以赴，所以威力不足。如果他不是因为拆阅了胡子玉所赠的第一封密柬，因而丧失了三成多功力的话，白冲天功力再高，即使不死，也要被“太阳神抓”之力，震成重伤，而韦明远也可以一发再发，连发三下，不用喘息，白冲天非命丧峰顶不可！

可是韦明远的功力，已然退减，不但一招“太阳神抓”，未能伤了白冲天，而且再发第二掌的话，再调匀真气，聚神力于掌心，至少也得小半个时辰，而且，他背心在石笋上一撞，又已受伤，实在已然处于不利之极，只有挨打的地位！

但是韦明远憎恨敌人之心，却丝毫不减。气势仍然极是慑人，也是一声长笑，道：“你虽然侥幸逃脱了第一抓，难道还能逃出我第二抓么？”

白冲天一时之间，也的确有点摸不透韦明远的底细，但是他心中，也已然隐约可以肯定，如今是自己占了上风，咬牙切齿，道：“你既然口出狂言，何以尚不发第二抓？”

韦明远正竭力在运转真气，一时之间，也不屑和他斗口，同时，也是盼在自己未能将第二招“太阳神抓”的功力蓄定之前，白冲天何以不要进招。

在这种情形，聪明绝顶的杜素琼看在眼里，全然了解，轻启樱唇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师哥，你腿伤未愈，何必和他多耗精神！他既已尝过‘幽灵’‘太阳神抓’的厉害，再叫他知道一下‘天香娘子’‘夺命黄蜂’，何以天下闻名，岂不更好？”

韦明远一听杜素琼如此说法，心中大喜，顿时精神一振！刚才他求胜心切，不免心气浮躁，真力凝聚，最忌的便是心气浮躁，欲速不达，如今心中一喜，经脉畅通，刹时之间，已将第二招真力蓄定，道：“师妹，你以‘夺命黄蜂’对付他也好。”

杜素琼缓缓转过身来，似笑非笑，似嗔非嗔，秀颊上所泛的那种美丽的光辉，令人目为之眩，慢慢地道：“‘拈花玉手’，既然在你手中，想必你也知道，‘天香三宝’之中，有一件‘夺命黄蜂’？”

白冲天刚才一听得杜素琼要以“夺命黄蜂”来对付他，心中已然大吃一惊。

白冲天在武林中走动，非自今日始，他自然知道，“夺命黄蜂”的厉害。

他也已曾听萧涓说过，杜素琼自称是“天香娘子”的徒弟，他乍听到时，心着中实还不十分相信，但是刚才杜素琼一出手，五指的形状，便和“拈花玉手”一样，分明是“天香娘子”的“拈花拂穴”手法，是绝假不来的，所以听得杜素琼要以“夺命黄蜂”来对付自己，也就不以为是不可能的事。

而“天香三宝”，固然天下知名，但其中最神秘的一件，便是“夺命黄蜂”。

那“夺命黄蜂”能为武林中人所知，是“天香娘子”昔年，曾在六盘山上，用过一次之故。

那一次，六盘山上，邪派中数一数二的人物，聚集了二十余人之多，尤以“苗疆七凶”为甚，全是和“天香娘子”约定在六盘山上一较上下的。

那一场比试，经过情形如何，竟然无人得知，只知道结果，是“天香娘子”大获全胜，而那二十余个邪派中的绝顶高手，死亡殆尽。

只有“苗疆七恶”之首，“蛊神”独山北，在两天之后，为人在六盘山下发现。

当时发现“蛊神”独山北的，乃是一群在镖局中颇是知名的镖师，见到独山北在路正中，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。

当时，那群镖师之中，有见多识广的，认出了来人的装束，如此奇特，而且项间，还挂着五件晒干了的毒物：蜘蛛、壁虎、蝎子、蜈蚣、毒蛇，发乱如蓬，正是“苗疆七恶”之首，“蛊神”独山北，心中还着实吃了一惊，只当他是来生事劫镖。

因此众人立即排开，以待应敌。

但怎么独山北跌跌撞撞，走得近了，众人才发现他脸上现出了一股惊恐已极的神色，面色铁青，见了众人，呆了一呆，大叫道：“‘夺命黄蜂’！‘夺命黄蜂’！”声音之凄厉，实在不像是人的声音，而像是厉鬼在呼号一样，叫了两声之后，口喷鲜血，突然跌倒！

有胆子大的，走向前去一看，独山北已然死去。这件事，迅即在武林中传了开来，人们以独山北等，与“天香娘子”约在六盘山争斗的事联想起来，才知道“天香娘子”之所以在六盘山上，大获全胜，只因为使用了一件名叫“夺命黄蜂”的异宝。

于是“夺命黄蜂”的威名，便不胫而走，但究竟内中情形如何，却是无人知晓。

但是“苗疆七恶”，以及其他死在六盘山上的人，莫不是邪派之中的高手，当然可想而知，那“夺命黄蜂”，一定是厉害之极的物事。

后来，有几个和“天香娘子”交好的武林中人，向“天香娘子”提起这件事来，问她“夺命黄蜂”究是何物，“天香娘子”只是取出一个金光闪闪的黄铜管子来，问的人知她不愿深说，也就没有追问下去。

而武林之中，对于“夺命黄蜂”这件异宝，也有各种各样的传说，大凡事情，越是真相难明的，越经渲染，便越是厉害。

所以，白冲天乍听到杜素琼要以“夺命黄蜂”来对付他，心中也不禁一惊！

杜素琼词锋犀利地一问，更是令得他一时之间，无话可答！

但是白冲天继而一想，所谓“夺命黄蜂”，可能是一种暗器，自己既有“拈花玉手”在，任何暗器，均难伤害自己，怕得何来？

因此冷笑一声，一扬手中“拈花玉手”，道：“小娃娃想以暗器伤人，难道不知道我有‘拈花玉手’在，任何暗器，皆不能伤我么？”

杜素琼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既敢冒姬老前辈之名，竟然连‘夺命黄蜂’究竟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，未免可笑！”说着，手在怀中一探，已然取了一件长约四五寸，金光闪闪的黄铜管子在手。

一取到手中，便向萧湄望了一眼，道：“萧姑娘，‘夺命黄蜂’之威力，绝非常人所能想像，你为免误伤，何不先下山峰去？”

“五湖龙女”萧湄听得她如此说法，心中也不能确定是真是假。

呆了一呆，身形晃动，先自逸出了丈许。

杜素琼笑道：“萧姑娘，你若是不肯下山，只怕要陪他死在始信峰顶上了，你是我师哥的好友，虽然曾经害我，我却不能令你死在‘夺命黄蜂’之下，身受如此之惨，还不快走？”萧湄心中七上八下，知道自己一走，势必得罪了假“幽灵”，可是杜素琼又说得如此活龙活现，却不由得自己不信，一等杜素琼说完，立时身形展动，竟向山下逸了下去。

白冲天一见萧湄被杜素琼几句话吓走，心中也不免有点气馁。

只听得杜素琼又道：“阁下高姓大名？‘夺命黄蜂’不伤无名小卒！”

白冲天望着杜素琼手中，金光闪闪的那只圆筒，心中暗生疑惑，心忖胡子玉承认“夺命黄蜂”和“驻颜丹”在他手中，如何却会又在此处出现？细审当时的情形，胡子玉又不像是说谎！

此时，白冲天心中，也实在有点委决不下。一则，他不知道杜素琼手中的“夺命黄蜂”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；二则，他不知道那“夺命黄蜂”，究竟是什么东西，自己的力道，能否抵敌？

可是，若是叫白冲天就此离去，和萧湄一样，那他却是万万不肯！

因此向后退出了丈许，冷笑道：“小娃娃，只怕我未受伤，你们两人，已然难免身死，告诉你我的名头，又有何妨，你家太爷，乃是‘长白派’‘白鹰’白冲天！”

杜素琼手持黄铜圆管，态度镇静之极，道：“久仰久仰，‘夺命黄蜂’与‘拈花玉手’，生生相克，你可要好好小心了！”

白冲天一听到这句话，又猛地想了七宝寺中，那位老僧，也曾经讲过“天香三宝”生生相克的话，心中又是一怔！

而就在他一怔之际，杜素琼一声娇叱，手扬处，手中那双黄铜圆管，幻成一溜金虹，已然直向白冲天飞了过去，白冲天一见名扬四海的“夺命黄蜂”，已然向自己飞到，哪敢怠慢，连忙身形一挫，将“拈花玉手”舞了个风雨不透，将全身尽皆护住，只听得“铮”地一声，那黄铜圆管，似乎已然附到了“拈花玉手”之上，白冲天呆了一呆，连忙收住了招式，向前看去时，就在这刹那之间，韦明远和杜素琼已然一齐不见！

这一来，白冲天才知道自己已上了杜素琼的大当！忙从“拈花玉手”上，取下那黄铜圆管来，用力一捏，“拍”地一声，已将圆管捏成了两截，里面却是什么东西也没有，竟是空的！

白冲天起先，暴跳如雷，继而知道，杜素琼既然要以这样的办法，来蒙骗自己，以求得到极短的时间，可以逃命。

由此亦可知，她和韦明远两人，绝对不是自己的敌手，而那么短的时间中，还怕他们飞上天去不成？只要将他们两人除去，便可以横行无忌！

心中重又一阵得意，哈哈大笑，声震山岳！立时冲向前去，绕着那棵已经断去的石笋，转了一转，抬头一看，山峰之顶，已无人影。

心知韦明远和杜素琼两人，能够在刹那之间不见，必然是向后退出，因此毫不犹豫，便一缕烟轻也似，向外射了开去！

一路掌发不已，碗口粗细的树，挨着他的掌风，便自断折，一路追下山峰去！

“白鹰”白冲天固然是老奸巨滑，已然到了极点的人，可是和冰雪聪明的杜素琼一比，他却大是不如，一时之间，连中了杜素琼两个圈套！

第一个圈套，便是那“夺命黄蜂”！

杜素琼既然是得了“天香娘子”，一部遗著，才学会一身本领的，自然也在“天香娘子”的遗著之中，得知了“天香三宝”的一切。

但是，她却未能得到“天香三宝”中的任何一件。她既然知道了“天香三宝”的一切底细，自然也知道那“夺命黄蜂”的外形，只是一个黄铜圆管，因此闲来无事，便仿制了一个，放在身边。

她本来的用意，是想到自己日后，难免在武林中走动，则极可能遇到强敌，则或者可以凭此脱身，却想不到今日在黄山始信峰顶，凭这样一个极是寻常的黄铜圆管，竟然救了自己和韦明远两人的性命！

当她将那黄铜圆管，向白冲天抛射而出之际，事实上只不过和一枚普通暗器一样，立时被“拈花玉手”吸住。但是白冲天却为“夺命黄蜂”的威名所慑，全力以赴。

当他将“拈花玉手”，舞得风雨不透之际，只见一片玉光，人家看不见他，他也望不到别人，而杜素琼就在此际，背起了韦明远，以绝顶轻功，就在他身边掠过，窜下山去！

这一点，也是白冲天所万万料想不到的，而杜素琼也早已料定，白冲天万想不到自己会那么大胆，在他身边掠过！

当他发现自己失踪之际，一定是向相反的方法追去，事情的发展，果然全不出杜素琼所料！

其实，当白冲天弄清，“夺命黄蜂”是假，立即去察看韦明远和杜素琼的下落之际，如果他不是向那枚石笋走去，而且向背后看的话，那时，还可以看到杜素琼的身形一闪下山。

但是，因为白冲天未曾想到这一点，所以才被杜素琼从容溜走！

杜素琼背着韦明远，一下了山峰之后，并不再向山下窜去，而且踏着凸出的石角，在一失足，便可能直跌下千百丈高的山峰去的情形之下，又向横逸出了三四丈，来到了一道石缝口子边，低声道：“师哥，我们侥幸走脱，白贼一定到处搜寻我们的踪迹，此处乃我旧游之地，虽然地方极是狭窄，但却极为隐蔽，躲在里面，万无一失！”一面说，一面便拉开了遮住了石缝的蔓藤和野草。

韦明远见杜素琼能在这样的情形之中脱险，心中对于她的机智，实是佩服已极。自然唯命是从，忙道：“好！”

可是向那个石缝一看，他又不禁大为踌躇！

原来那石缝又狭，又浅，若是藏一个人，想要转身，也是不易。

但是眼前的情形，却非要两个人一齐藏身其中不可，也一定要身子紧紧相靠才行！杜素琼是何等聪明之人，一见韦明远犹豫，也不禁俏脸一红！

韦明远道：“师妹，除了此处以外，难道再也没有别的地方，可以躲避

了么？”

杜素琼想了一想，才笑道：“师哥，你先躲了进去，我就在外守望如何？”

韦明远道：“那怎么可以？师妹，我实是恐怕唐突了你！”

杜素琼的俏脸，更是红如晚霞，低下头去，道：“如今是暂时避了过去要紧，若说唐突……”讲到此处，她不禁心头如小鹿乱撞，声音也越讲越低，道：“实在亦绝无唐突之处！”

韦明远呆了呆，道：“师妹！”

但是却只是叫了一声，便再也没有了下文。杜素琼抬起头来，两人四目交投，目光融汇，一时之间，全都发起怔来！

好一会，才听得白冲天大笑之声，渐渐地自下而上，传了过来。

杜素琼才倏然而惊，道：“师哥，白贼一定是找我们不到，想到我们总是在始信峰上，所以重又上峰来了，快躲起来再说！”

两人一起挤进了那石缝，杜素琼又一伸手，将缝外的蔓藤，拉了过来，将缝遮住。

那地方，本就是隐蔽之极，不易发现，再经蔓藤一遮，简直是天衣无缝，就算有人在一旁轻过，只怕也不容易发现。

杜素琼站定之后，忽然觉得颊上痒酥酥地，一回头，才发觉自己和韦明远，几乎是紧紧地贴在一起，气息可闻！

她在这大半个月来，固然和韦明远认了师兄妹，朝夕共处，无所不谈，极是投机，但是却从来也未曾和韦明远这样的接近过！

可是这时候，身在石缝之中，又根本没转动的余地，心中忐忑乱跳，低下了头去，忽然听得韦明远低声叫道：“师妹！”

杜素琼“嚶”地一声，算是答应，韦明远又道：“师妹，我们能在黄山中相逢莫不是天意？”

杜素琼半晌不语，道：“师哥，你和萧姑娘在洞庭湖中相见，才是天意哩！”

韦明远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师妹，你该信我，绝不是儂薄子弟！”

杜素琼笑而不语，韦明远又道：“师妹，我今日方知，若是与一位少女，情投意合，忽然之间，竟会连说话都难！”

韦明远如此明显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情，杜素琼更觉面红耳热，可是她芳心之中，却也感到了无比的甜蜜，只是不语。

韦明远也感到，再也无话可说，实则上，男女之间，既然两情相悦，又何必絮絮不休？

在沉静中，只听得白冲天的笑声，渐渐地传了上来。

同时，杜素琼忽然听到，又有人向自己存身之处，慢慢走来的声音！

杜素琼心中，不禁猛地一怔，拨开了一些蔓藤，向外看去，只见一人，背对自己，正站在石缝之旁，一看那人背影，便已然认出，那人正是“五湖龙女”萧湄！一时之间，杜素琼的心情，不禁大是矛盾！

“五湖龙女”萧湄曾经以那样狠毒的手法害过她，如果此时，她要报仇的话，当真是容易之极，只要一伸手，向萧湄背心推去。

刚才萧湄立足之处，本来就只有尺许方圆，突出在外的一块石头，一推之下，一定跌下峰去，粉身碎骨，死于非命！

就算杜素琼不出手的话，此际，白冲天的声音，已然渐渐传了近来，看来非从此地附近经过，越上山峰去不可。

而从白冲天的狂笑声中，可以听出，他正因为找不到韦明远和杜素琼两人，而心中狂怒，若是见到了萧湄，想起她刚才被杜素琼吓走一事，一定如火加油，而要出手对萧湄不利。

也就是说，只要杜素琼一声不出的话，萧湄也必然是性命难保！

这样做法，任何人均不能责怪杜素琼的不是！

但是杜素琼心地善良，却绝不是这样的人，她耳听得白冲天的笑声，越来越远，竟低声叫道：“萧姑娘！萧姑娘！”

萧湄下山，并没有多久，白冲天便也狂啸下山，她心中也知道若是遇上白冲天，便是不妙，因此才仓惶躲避，来到此处，听得白冲天已然越来越远，心中正在焦急万状，忽然听得有人叫她，不禁一怔，忙问道：“谁？”

杜素琼一伸手，握住了她的手臂，道：“萧姑娘，快进来躲一躲再说！”

萧湄此际，也已然认出了是杜素琼的声音！

照理说，杜素琼以德报怨，在她这样危急的时候，解她之危，任何人都应该心存感激才对，但萧湄回头一看，看到了杜素琼和韦明远两人，一齐挤在石缝中的情形，嫉火中烧，不克自制，反手一掌，“拍”地一声，打在杜素琼的手背之上，骂道：“不要脸的东西，你自和男人在山洞中亲热便了，拖上我则甚？”

那两句话，讲得已然是粗俗不堪，到了极点。本来“五湖龙女”萧湄虽然娇纵任性，自幼已然，但是究竟出身大家，绝不会讲出了这样话来的。

但是她这时看到杜素琼和韦明远之间的情形，想起自己已爱韦明远之心，何等深切，可是自从识他以来，也没有机会和他这样亲热过，看到之后，心中的难过，实是难以形容。

而任何人，在这样的情形下，便会丧失理智，而希望用最刻毒，最难听的话，去伤害对方的自尊心，萧湄便是在这种的情形下，才不顾一切地讲出那几句不堪入耳的话来的。

杜素琼一听，俏脸气得煞白，全身发抖，韦明远看不过眼，道：“湄妹，你——”

他才讲了三个字，萧湄使劲“呸”地一声，道：“你这种人，还有脸来和我讲话么？”

其实，他们三人之间的是是非非，可以说其全在萧湄一人身上。

但萧湄却还以为，完全是杜素琼不对，而韦明远次之，她自己反倒无辜的受害者哩！

韦明远心中，也不免有气，冷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还有何话可说？”

萧湄狠狠地瞪了一眼，正待转过身去，突然肩头一阵疼痛，回头看时，不由得“啊”地一声惊呼！

原来她一回头，便和一个鹰鼻鹞目，满面阴笑的人，打了一个照面！

那人正是“白鹰”白冲天！

白冲天左手，五指如钩，已然抓住了萧湄的肩头，冷冷地道：“刚才你为什么逃走？”

此时，白冲天虽然就在那石缝之旁，将萧湄抓住。但是萧湄在杜素琼手背上一击之后，杜素琼便已缩回手去，石缝口的蔓藤，重又将石缝遮住。所以白冲天也不知道附近有人，而且正是自己所要找的那两个人！

萧湄一见白冲天满面杀气，心中一寒，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才讲了两个字“我”字，白冲天找不到韦明远和杜素琼两人，一口恶气，无处发泄，

见到了萧湄，全都发泄在她身上，不等她讲完，手臂一振，已然将她提了起来，喝道：“你什么？”萧湄喘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虽然逃走，但如今却于你有用！”躲在石缝之中的韦明远和杜素琼两人，一听得白冲天的声音，心中已自惊骇莫名，知道白冲天虽然暂时未曾发现自己。

但是只要萧湄一出声，自己两人，便死无葬身之地！

一听到萧湄如此说法，更是心向下沉，韦明远本来，蓄有一招“太阳神抓”之力在手，只要连萧湄的命也不顾，一招发出，也可以将白冲天击得跌到山峰下面去。

但是刚才，在躲入石缝中的时候，他们却未曾料到，萧湄会突然赶到。

因此，是韦明远在内，杜素琼在外，若是韦明远要发“太阳神抓”的话，一定要将杜素琼，也推下始信峰去！

而若是由杜素琼发掌，一则威力不够，未必能够伤得了白冲天。

二则，杜素琼心中虽然气极，可是她仍然不愿令萧湄赔上性命！

两人在石缝中，不由自主地，更加紧紧地靠在一起，等待着命运的决定。

只听得白冲天一声冷笑，道：“什么有利，临阵脱逃，原是你们姓萧的拿手好戏，你哥哥和你，全是一样！”

萧湄不由得奇诧道：“你什么时候，见过我哥哥来？”

白冲天冷笑一声，道：“‘幽灵谷’口我连毙五人，便有你兄长，‘五湖龙王’萧之羽在内！”

萧湄一听，宛若晴天中响起了一个霹雳！

她自幼父母双亡，和萧之羽年纪又相差甚大，萧之羽对她，百般呵护，予取予求，她对这个哥哥的感情，也是好到了极点。如今一听哥哥，竟然命丧白冲天之手，心中的悲愤，实是难以形容，大叫一声，“砰砰”两脚，已然踢中了白冲天的丹田！她人被白冲天提了起来，悬在半空，是以一连两脚，尽皆踢中了白冲天的丹田。

而丹田正是人身真气，聚会之源，萧湄的武功，本就不弱，一听兄长惨死的消息，心中怒极，这两脚用足了十成功力，白冲天又万料不到萧湄竟敢对自己下手，丹田之上，宛若被千百斤重的铁槌，打了两下，虽然他功力深湛，一时之际，真气也几乎散了开来，身子一晃，差点没跌了下去！

这一来，白冲天怒不可遏，“哈哈”怪笑声中，五指一用劲，萧湄一声惨叫，肩骨已然被他捏断，昏死过去，白冲天接着手臂向外一挥，将萧湄挥出了丈许，向下直跌了下去！

白冲天一将萧湄抛出，心中又大是后悔，后悔未曾将萧湄尽情折磨，向下一看，云雾缭绕，早已望不见萧湄的踪影，总算出了气，就在原地，调匀真气。

在外面所发生的事，躲在石缝中的韦明远和杜素琼两人，全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
萧湄临跌下去之前，先自痛昏过去，是以未及将两人就躲在这石缝中的一事道出，但是两人的心情，一样极是沉重，他们并不因为自己增多了几分脱险的机会而高兴，反倒为萧湄遭到了这样的下场而难过，的是侠义心胸，人所难及！

杜素琼轻轻地将头，向外探了寸许，从蔓藤缝中看出去时，只见白冲天面对自己，正在运气。

杜素琼心中，不禁大是紧张。

如果这时候，白冲天是背对她而立的话，她一定毫不犹豫，一掌击出。因为白冲天的武功再高，也难以在绝不防备之际，抵御来自背后的一击。

但是这时候，白冲天却是面对她！如果一掌击出，而未能击中的话，则自己和韦明远两人，也势必被他发现，反倒弄巧成拙！

杜素琼极慢极慢地抬起了手掌，又极慢极慢地放了下去。

因为没有把握，所以她不敢猝然出击。

她想了半晌，唯一可以有把握的，则是自己冲了出去，和白冲天同归于尽，一起跌下山去。

她轻轻地转过头去，望了韦明远一眼，韦明远似乎也看出了她的心意，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臂，杜素琼心中长叹一声，再回过头去时，已然不见了白冲天的踪影，原来白冲天终究未能发现附近有人，真气调匀之后，便自离去。

杜素琼松了一口气，韦明远也同样地松了一口气，两人同时觉得死里逃生，韦明远呆了一会，低声道：“师妹，刚才我已然看出，如果不是我功力突然无缘无故地失去，必然能够伤他于‘太阳神抓’之下。可知他虽然冒我师傅之名，但实际上却禁不起我师傅的一击，却不知为何我师傅反倒会死在他的手下？”

杜素琼笑道：“说他害了姬老前辈，倒是冤枉的，姬老前辈必是在你离开之后，便已自尽，白冲天只不过恰好走来撞上而已！”

韦明远本来已然将在“幽灵谷”中，所发生的事，全和杜素琼讲起过，所以杜素琼能根据韦明远所说，推测当时的情形。

本来，白冲天怎能取姬子洛的地位而之代之一事，是韦明远心中，最猜想不透的一个大谜，经杜素琼一说，心中方始恍然，不由得大为叹服，道：“师妹，武林中已有一人，人称‘铁扇赛诸葛’，你可以当得起女诸葛的称谓而无愧！”

杜素琼笑道：“诸葛武侯是何等样人，岂是寻常人所能及的，枉号诸葛，岂非太狂？”

两人低声谈论了一会，只听得白冲天的声音，时远时近，不断传来，可见他正在到处搜索，不过两人心中，却极是放心。

第十章 波诡云谲辩亦难

白冲天声音愈去愈远，终至完全消逝。

静静的黄山，静静的始信峰上，只有几只苍鹰在云空中翱翔，也惟那几声鹰唳，偶而冲破了峰顶的寂寞。

韦明远与杜素琼仍是屏息躲在石壁缝中，因为站久了，他的腿伤开始在隐隐作痛。

起初因为处身于生死毫发之际，使他暂时忘记了痛楚，现在危险一过，腿上的伤痛开始侵袭他了。

他很想挪动一下身子，使自己舒服一点，然而杜素琼靠得他那么近，她洁白秀脸上洋溢着神圣的光辉，使他感到即使是无意碰她一下，也是件冒渎的事。

所以他只有咬紧了牙根，强忍住那阵椎心挫骨的痛楚，而疼痛却愈来愈厉害。

虽是稍具寒意的深秋，虽然他身上的衣衫是那样地单薄，可是他的额上，却滚着豆大的汗珠，身体也因强忍着痛楚而起一阵轻微的颤抖。

杜素琼是背对着他的，却由于接触太近，仍可以感受到他的颤动，猛一回头，发现他满头的汗珠，禁不住芳容失色，急声问道：“师兄，你怎么了，莫不是哪儿不舒服？”

韦明远倔强地摇摇头，一任汗水似雨珠般地滚落，然而他受创的腿却禁不住地挪动了一下。

韦明远的人本轩昂，虽是轻轻的一抬腿，膝盖已触上杜素琼的臀部，慌得他立刻又把腿放下。

杜素琼被他碰得心中一动，不过她知韦明远甚深，明白绝非故意轻薄，而且她冰雪聪明，由韦明远移脚的动作上，立刻想到他的腿伤，呀然惊道：“该死，我忘记你的腿了，旧伤未愈，再加上刚才一番拼命，又添新创，难为你怎么受得了！那老魔头大概走远了，我们出去吧！”

韦明远感激地点了一下头，表示同意。

杜素琼掠开草蔓，先钻了出去，四下看了一遍，然后回头向着壁缝点手招呼道：“老魔头的却去远了，师兄，你出来吧！”

韦明远答应了一声，也跟着出来，才走了两三步，禁不住一阵奇痛彻心，啊呀一声，跌倒下来，晕厥过去。

杜素琼连忙过去将他扶起，一试脉息尚在跳动，晓得他不过是急痛攻心，并无大碍。

当下也顾不得嫌疑，盘腿坐下，将他的头枕在自己的腿上，慢慢地为他推拿着。

良久，韦明远悠悠醒转，发现自己枕在杜素琼的腿上，她美丽的脸上有着忧戚，她清亮的眸子中，有着焦虑，连忙挺腰想要坐起，口中呐呐地道：“师妹！这如何使得，这太唐突你了！”杜素琼的玉颜上飞过一阵羞红，但立刻就黯淡了，换以一种湛然的神光，庄容地道：“师兄，别动！你腿伤未愈！体力消耗过多，应该好好休息一阵。武林儿女，但教此心朗月明，何必为一些俗套所拘呢！”

韦明远将要坐起的身子，也为她的纤手轻按下去，感彻心脾，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只是呐呐地：“师妹，我，我……”杜素琼却以她的罗袖，

为他揩拭头上的汗迹，脸上满是怜惜的意味，轻轻地说道：“傻哥哥，疼成这个样子，为什么不早点说呢……”

她这一阵与韦明远耳鬓厮磨，芳心早驻，以前只是因为有一个萧湄的关系，勉强地抑制住，这一次揭穿了假“幽灵”的真面目后，生死历劫，自然而然地使他们溶合成一体，不知不觉间，将感情流露出来了。

韦明远听见她的话后，心神起了一阵强烈的震颤，抬眼望她，发现那大眼睛中饱含着两泡泪水。

一刹那间，他们都忘记了身在何处，只是希望天永不老，树恒长青，此生再不分离。

月到中天。

那一脉银光普照大地，仿佛是一盏明灯，映着相互偎依的一双倩影，若非在始信峰头，这将是银红小楼，红烛增辉，金兽添香的一幅绝妙人间旖旎风光图。

韦明远在一所山居的小室中，也在杜素琼的细心照料下休养了十几天，直到他的腿伤完全康复，他们才联袂下了黄山，江湖上已如鼎沸地传播着许多大事。

邪派中有数高手之一，“欧阳老怪”陈尸黄山花溪之畔，而且是死在自己独门暗器丧门钉下，这当然是韦明远自己的杰作，他付之一笑，内心还颇为欣慰。

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，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，“酒丐”施楠，“玉龙”龙倚天，“滇南一凤”冷翠，虽然死在“幽灵谷”中，却非“幽灵”所为，杀人者乃是“长白派”“白鹰”白冲天。

这的确令人不可思议。白冲天不过是个二流角色，如何会有这么大的功力，可是白冲天自己作了解释：“幽灵”姬子洛早已死了，他冒了“幽灵”之名做了不少大事，现在自认已可天下无敌，不必再借死人装幌子，并有天下至宝“拈花玉手”为凭，众人虽是怀疑此事，然好手伤屠殆尽，也无人不敢不相信。

然而最喧腾的一件事则是，“长白派”掌门谢一奇宣布逊位，掌门一席由白冲天继位，下帖武林各宗派，令他们臣服长白，尊白冲天为武林盟主，否则将以兵械相见。

白冲天还宣布了一件事。

“天香三宝”中的其他两样东西：“夺命黄蜂”与“驻颜丹”的下落，举世唯有一人得知，那人即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，眇一

目，瘸一腿，若有人知其下落而擒得此人，送往“长白”总坛，可任“长白”副帮主之位，权倾天下。

韦明远与杜素琼二人打听得这些事情之后，内心骇异的程度，简直无法想象。白冲天所以敢明目张胆地这样做，显然是知道自

己功力减退，“太阳神抓”无法发挥全力，奈何不了他！

想到今后武林，劫难无限，不禁废然长叹！

杜素琼却手托香腮，思索了半天才道：“师兄，我倒是想到了一件事，不知道该不该说！”

韦明远奇怪道：“琼妹，你对我恩重如山，情高于天，即使你骂我都可以，还有什么事情不该说的？”

杜素琼的脸红了一下，白他一眼，才慢慢地道：“方今武林高手，在你

心目中还称得起份量的有几人？”

韦明远略加思索后道：“‘峨眉’清心师太及七宝寺中的那位老禅师俱已身故，剩下的尚有‘武当’耆宿无为道长，‘终南’掌门吕无愁，‘崆峒’‘追风剑’孔依萍……”

顿了一下又道：“邪派中‘雪海双凶’‘玄冰怪叟’司徒永乐，‘雪花龙婆’谢青琼也可以算一份！”

杜素琼笑道：“师哥！你怎么妄自菲薄，‘幽灵’姬子洛前辈的唯一传人，‘飞环铁剑震中州’韦大侠的独子，您‘太阳神’韦小侠难道比他们差劲不成！”

韦明远对她开玩笑替自己取了个“太阳神”的绰号，不由得苦笑一下，然后才长叹道：“我若功力不减了三成，凭‘太阳神抓’之威，或许还可以跻身高手之列，现在是不谈了，倒是你，‘天香玉女’杜素琼足可以当高手之誉而无愧！”

杜素琼浅笑着欠身道：“愚钝之具，蒲柳之姿，那里敢当玉女清誉，少侠虽为褒我，恐将遭知人不明之议……”

她尚未说完已笑得花枝乱颤。

韦明远也陪着笑了一会，才正色道：“琼妹你到底要对我说些什么？我相信绝不是仅为我取一个‘太阳神’的外号吧！”

杜素琼止住了笑道：“好！现在说正经的！你所指的那些人物中，有谁堪当白冲天‘拈花玉手’全力一击！”

韦明远沉思有顷，始微摇头叹道：“没有！这些人不会高过‘清心师太’及‘木肩大师’之师叔，他们都遭了毒手，其他人都毋庸置疑！但我确信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！白冲天绝非今世第一高手……我只要恢复了功力，我可以对付他！”

杜素琼蛾眉微蹙道：“此言诚然不假，然行百里者半九十，阁下所失三成功力，若依仗时间修复，势非十年廿载不可，而此一段时间之内，阁下所谓天外之天，人上之人又蹈光隐晦，不愿出头，任凭白冲天为非作恶，半年之后，正派武林中已无瞧类矣，那时即使杀白冲天一人能济天下否，况水涨船也高，安知悠悠十载，白冲天能一无进境，斯时‘太阳神抓’，必能克制白冲天乎？小女子才疏学陋，见未能及此，乞夫子道其详，小女子虚心正容，洗耳恭聆雅训……”

杜素琼还待说下去，却为韦明远举手拦住，急道：“琼妹，别开玩笑，你到底有什么事情？快说吧，别再呕得人难受了……照你这么说来，白冲天是根本没有办法对付他了！天心渺渺，实在令人莫测……”

杜素琼连忙道：“且慢怨天尤人！我再问你，你现在的功力，打一个普通人有困难吗？”

韦明远不知她葫芦里卖什么药，只好照内心所想，老实地回答道：“这当然没有问题，然则无怨无仇，我打他作甚？”

杜素琼继续道：“这且不管，你再说，打十人行吗？”

韦明远不明她意向何在，只是点头以示答复。

杜素琼却不放松，紧接着道：“千万人则又如何？”

韦明远笑着摇头道：“人非木石，血肉之躯，总有个精疲力竭之时，力敌百人之后，就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也能要了我的命！”

杜素琼两手一拍道：“这就是了！即使具霸王拔山之勇，也架不住人多，

则区区一个白冲天，又何足惧哉！”

韦明远了然地道：“原来你的意思是要我会同天下高手，共取白冲天。不行……这太不像个英雄所为了！”

杜素琼冷笑一声道：“真正的英雄但知有人，不知有我，这才是豪杰胸襟。白冲天已经在江湖上留下无数血雨腥风，你一定要尽个人的力量去杀死他，才像是除害了！”

韦明远理屈辞穷，沉吟半天道：“那么我该联合哪些人呢？”

杜素琼道：“你刚才不是将方今的高手都数过了吗？这些人若是联起手来，白冲天纵是项羽再世，也难逃垓下之围！”

韦明远作色地道：“连‘雪海双凶’也在内？”

杜素琼亦是凛然地道：“当然！除害与家仇孰轻孰重？你是个明白人，相信用不着我这个女流之辈来多作饶舌了！”

韦明远见她脸上已浮起一层不预之色，心中觉得很是对她不起，连忙作揖道：“琼妹！你不要这么说，始信峰头，若不是仗着你的慧心巧智，我早已遭了毒手！对你的心机，我只有佩服，以后一切都听你的好不好？”

杜素琼一掠秀发笑道：“我也不是要你什么都听我，只是有的时候，你为人过于方正忠厚，这固然是一种美德，但是处身在遍地荆棘的江湖，就不免要吃亏了！”

计议已定，两人就开始商量行程。正派中人，请他们联手荡魔，正是帮助他们免受长白派的吞并，当然不成问题，比较困难的是“雪海双凶”，撇开宿怨不谈，就以他们平日行事，能否与正派中人联手尚不在可知之数！所以他们决定先去找“雪海双凶”。然此二人行踪无定，茫茫人海，寻找起来，是真谈何容易。

二人只好一面走，一面打听。此事只能在暗中进行，若是明目张胆，又怕白冲天闻讯赶来加害，如此辗转月余，全无半点讯息。

然而武林中又传出噩耗，离长白最近的关东“参帮”领袖莫长春，举家人口，连同门下十二个弟子，在一夜之间，为人屠杀殆尽，血地上大书：“不服者死！”四个大字，方法笔迹，与“飞鹰”裘逸及“花溪隐侠”檀清风满门遇害，如出一辙。

这一来大家算是真正地相信了白冲天的厉害。武当掌门松目亲传武林帖，广邀各派齐集武昌黄鹤楼一商。

杜素琼对韦明远道：“师哥，我们漫无目的找‘雪海双凶’，无异大海捞针，不如到黄鹤楼一行，看看他们商量些什么对策！”

韦明远自是赞成，两人遂取道直向湖楚而来。

越大别山、过麻城，在十一月中旬，他们到达黄陂，预计再有两日光景，就可到达武昌，赶上黄鹤楼上大会。

两人在黄陂城中找了一家店房，略事休息，随即叫了饭菜，正在用膳之际，忽然店伙计引了一个年轻武士进来！

韦明远见来人器宇轩昂，眉目间正气昂然，断定他是正派门下，连忙抱拳起立。

不想来人冷冷地一拱手问道：“台端可是‘幽灵’姬老前辈传人韦明远？这位是‘天香’弟子杜素琼？”

韦明远见人家不但道出他的来历，而且语气颇为不悻，心中十分奇怪！口里仍是很和气地道：“正是，不知兄台何以认得敝师兄妹贱名？”

那人见他们承认了，脸上更浮起一层鄙夷之色，冷然地道：“宰会！幸会！在下‘点苍’弟子吴云龙，今日为敝门中一点事，特来向二位要一份公道！”

韦明远一听这年轻人竟是‘点苍’第二代高手，与他兄长吴云麟，妹子吴云凤合称为‘三灵’，颇负侠誉，忙道：“原来是吴二侠，久仰！久仰！令兄及令妹好！”

他原是一片真心的问候，不想吴云龙将脸一沉，怒形于色，以悲愤的声音大声道：“你是明知故问，还是故意装糊涂？”

韦明远满头雾水，莫名其妙地道：“在下与贤昆仲素未谋面，却是仰慕得紧，吴二侠此话，但不知是由何说起……”

吴云龙哈哈长笑，悲声道：“‘天龙大侠’与‘天香娘子’在武林中是何等尊崇，却收了你们这两个不长进的弟子，泉下若有知，死当不瞑目！”

韦明远被他一再相激，不由也薄有怒意道：“吴兄，在下因你乃名门弟子，一再相敬，阁下若再是如此出言不逊，休怪我要不客气了！”

吴云龙冷然道：“台端不必假仁假义，吴氏兄妹武功纵然不济，‘点苍三灵’却非贪生怕死之辈，家兄武功不如你，杀了他也没有关系，却不应该残了他四肢，又割了他的舌头……”

韦明远一听，知道又是误会了，惊奇地道：“兄弟与杜姑娘养痾于黄山始信峰中，最近才闻讯前来参与黄鹤楼大会，与贤昆仲素无宿怨，吴大侠遭遇了什么，我们丝毫都不知情……”

吴云龙冷笑地道：“我奇怪你们有本领做那种人神共愤的惨事，却没有勇气承认！”

韦明远连受诬陷，亦不禁怒道：“你血口喷人，我韦明远自问磊落，事无不可对人言，你有什么凭据可以如此地侮辱我……”

吴云龙精目一睁，愤然道：“你要证据？”

韦明远道：“当然！无凭无据，你怎么可以信口黑白……”

吴云龙走前一步，在桌上拈起一根筷子，送给韦明远，沉声地道：“以箸刻木，相信你韦大侠绝无问题吧，我念你写，若是你问心无愧，总不至于怕写几个字！”

韦明远愤然接过筷子，望着他。

吴云龙双目圆睁，一字一字地念道：“寄语‘点苍三灵’，尔后当知收敛，今日残麟示警，日后屠龙剝凤。‘天龙’传人韦明远，‘天香’弟子杜素琼。”

韦明远皱着眉头，跟着将这些字都写在桌面上，写完之后，心中大为惊异，问道：“吴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吴云龙不答话，却伸手在怀中掏出一方绸帛，上面血迹斑斑地写了许多字，他拿着与桌上的字一比较，突然双目尽赤，眸子中几乎喷出火来，嘶声大叫道：“韦明远、杜素琼，你们是一对最无耻，最怯懦的鼠辈，这布上是我大哥之血，这字迹你自己认得！今夜三更，城楼外空地上，‘点苍’门人恭候大驾，你们要是不来，天涯海角我也会追踪而至，然后将你们的罪状，昭告天下武林，让大家也知道你们的凶残阴狠！”

说完后，掷下血帛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韦明远目瞪口呆地捡起那块血帛！

一直没有开口的杜素琼突然地道：“不用看了，那上面的字句都在桌上，

而且字迹也必定丝毫无错，否则他不会那么恨毒而去的！”

韦明远抖开血帛一看，果如所言，不禁失声道：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，这……”

杜素琼平静地道：“这还用多说！我们又被人阴谋陷害了！”

谁要那样害我们呢？定又是白冲天！

杜素琼摇头道：“不对！白冲天艺业此刻在你我之上，他要杀我们易如反掌，何必多此一举，而且他假冒‘幽灵’之后，很少与你在一起，如何能学会你的笔迹，这绝不可能是他！”

“那究竟是谁呢？”

杜素琼思索了一下道：“不知道！我要是知道，不早就说出来了！”

韦明远沮丧不语，杜素琼亦再度陷入沉默。停了片刻，她才蹙着眉头，低声问道：“师哥，自从你离开‘幽灵谷’后，跟谁接触过？”

韦明远思索道：“很少，水上洞庭较技之后，我与‘五湖龙女’萧姑娘同行过一阵，不过她已在始信峰下死了，嗣后所有的时间，一直没有离开过你！”

杜素琼苦笑着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此事若非你自作，竟是我的嫌疑最重了！”

韦明远亦是苦笑着道：“琼妹！别开玩笑，且不论是谁冒名陷害，我们只要自问无愧，何虞其他，倒是今夜之约去也不去？”

杜素琼面色一整道：“自然是去，不去我们成了什么人了，别说我们的师门声举满江湖，就是我们自己亦不能做畏头缩尾之事！”

韦明远长叹一声道：“去能将误会解释一下也好，就怕不易取信！”

二人相顾默然，良久无语。

更鼓三声！

黄陂城楼在黑暗中如一只巨兽蹲伏，守城的老卒似乎不耐午夜奇寒，缩着头倚墙瞌睡。

城外有一道护城壕，冬来水枯，泥地龟裂，寂寂长夜中，惟有寒蛩夜泣，似悲年华若水，春途多舛！

寒星黯淡，风动枝梢。

韦明远与杜素琼如两双矫捷的夜鸟，闪电似地掠下城楼，停留在一片树林之外。

林后转出一批人来，缓缓地包围在他们四周，僧道俗都有，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俩！

吴云龙偕一个神情悲愤的玄衣女子越众而出，不问可知，她是“三灵”中的小妹妹吴云凤。

吴云龙厉声高叫道：“韦明远贼子，杜素琼贱婢，血债血还，你们还等什么！今日不叫你们溅血此地，就是我吴某人毕命当场！”

杜素琼被他贼子、贱婢骂得心头火起，然也不去理他，只是环眼一顾四周，冷然道：“不知诸位中可有‘点苍’掌门人玉驾？”

音调铿锵，声若金玉，吴云龙为之一怔，片刻之后，才再以鄙夷之神态，讪然道：“掌门人是何等尊贵身份，岂会轻易与你们卑劣贼子见面，你放心，任是刀山油锅，吴某照样可以奉陪接待！”

杜素琼夷然道：“掌门人不在，莫不是你们中的长辈死光了，要不然堂堂‘点苍’正派，怎会尽容你一个无知后辈在此狂吠！”

吴云龙被骂得脸上一红，此时由人群中走出一个老者，步履从容，先向

吴云龙沉声喝道：“云龙，你退下去！”

吴云龙应声退下，老者才朝杜素琼微一颌首道：“舍师侄心切兄仇，是以出言无状，望杜姑娘海涵！”

杜素琼回他一福道：“不敢！请示前辈高名！”

老者微一拂髯道：“老朽公孙楚，职掌‘点苍’刑堂，掌门人孙无害乃老朽大师兄，家师与‘天香娘子’曾有一面之交，因此请杜姑娘不必以前辈相称，老朽实在不敢当！”杜素琼见公孙楚态度很是和易，遂也客气地道：“家师与贵派素无渊源，江湖行走，以齿序尊，杜素琼何敢僭越！但不知老前辈聚集多人，意欲何为？”

四周之人，闻言后略有一丝骚动，公孙楚连忙加以解释道：“今日‘点苍’门中，仅有者朽及云龙、云凤兄妹二人，其余均为各大门派的朋友，乃为吾等作见证而来！”

这时韦明远忍不住上前插嘴道：“但不知敝师兄妹犯了何罪，值得贵派公开邀约，更惊动了许多朋友，韦某实在迷惑得紧！”他因见四周各人，虽为前来见证，却都是敌意颇深，是以才有此问，同时也有用话将他们扣住之意。

公孙楚见问，哈哈一笑道：“韦壮士是明知故问了，敝派门中弟子吴云麟之事，壮士所知，应该比老朽更为详尽！”韦明远平静地道：“在下确然不明！”

公孙楚冷笑道：“台端好利的嘴，难道那血帛不是阁下写的！”韦明远正色道：“笔迹虽然相像，但我从未曾写过！”公孙楚长笑道：“台端此言，不但不像‘幽灵’弟子，更不像‘飞环铁剑’后人，大丈夫作事，敢作敢当……”

韦明远拦住他道：“我确实没有做！从何承认起！”公孙楚亦道：“台端又非书法名家，难道还有人假冒笔迹不成？”

韦明远认真地道：“正是！”

公孙楚狂笑道：“台端把我们当小孩子了，此事诉之天下，恐亦无人能信，今日你若不交代个明白，休想全身而退！”韦明远略为作色道：“依前辈之意，我要如何才能交代明白？”公孙楚道：“你二人自残四肢，日后若查明你是冤枉的，‘点苍’门必倾全力缉获正凶，以代你等昭雪……”

韦明远怒道：“前辈此举岂非强人所难！”公孙楚亦不放松地道：“你们若问心无愧，便该接受这个条件，因为那血帛上有你们的名字，而且笔迹相符，不过我看此事决不会另有他人，你还是早些承认算了，何必多费口舌！”韦明远怒道：“若是我不接受呢？”

公孙楚大声道：“我们自有办法叫你们接受！”

此时四围的人亦向前进逼一步，韦明远怒声道：“诸位见证人莫非有意插一手！”

众人中越出一条中年汉子道：“此事证据宛然，阁下纵有苏秦张仪之舌，也无法自辩，对江湖凶残之徒，我等本除恶务尽之策！”韦明远眦目几裂，厉声道：“阁下何人？”

“‘终南’古白水！”

另一道人跨出道：“‘崆峒’知机子！”

只有几个僧人，似是“少林”门下，仍维持不闻不问。韦明远仰天长笑道：“我只道正派中人，应该是光明磊落，见解非常的侠义辈，谁知你们比邪魔外道更不如！琼妹！看来今日我们惟有出手一搏了！”

杜素琼默然无言，芳心中悲愤异常！

忽地浮云掩至，星月无光，大地悲鸣！疾风劲吹！

韦明远撤下背上铁剑，蓄势以待。

尚未发言的吴云凤突然挺剑上前道：“师叔，我先替大哥报仇……”

说完一剑刺来，诡异之至，剑尖直奔韦明远胸口，离身尚有半尺，已觉剑气砭人，“点苍三灵”例非浪得虚名！

韦明远抽身避开正锋，然后掠剑磕开，身子亦借此跨出三步，横剑当胸，凛然道：“你走开，我韦明远堂堂男子，岂屑与妇人争斗！”

吴云凤却毫不放松，舞剑追上来道：“姓韦的，你少假仁假义！今日我非要你在妇人手下，饮剑而亡，是英雄的，你接我几招试试看！”

一剑接一剑，招招不离要害，辛辣已极！

韦明远却实在不愿与她争斗，一面躲，一面挡，却始终未曾还出一招，弄得狼狈异常。

杜素琼看不过意了，冷然抽出剑来，挡在他身前道：“师兄，这一场交给我吧！”

韦明远刚空出身来，背后金刃劈风已至，连忙滑步让开，吴云凤收势不住，欺身而进，长剑又已砍到，喝道：“狗贼，留下命来为我哥哥泄愤……”

韦明远一再受逼，火从心起，一抖铁剑，舞成一片寒光，封住他的剑势，接上手厮杀开来！

“点苍派”本以剑术著称，“三灵”更为其中之秀，是以吴云龙的一柄剑，直如万点银花，罩向他身上的每一处大穴！

然而韦明远一柄铁剑先得乃父韦丹亲传，又得“天龙”姬子洛的指点，已臻神化之境，出招浑奇博厚，更占以至大至刚之内力，从容挥舞迎敌，竟似十分轻松。

另一边的杜素琼与云凤则又不同了，“天香娘子”为女子，她的剑法走的是刁钻险奇的路数，“天香甘四式”，尤为其中之最。杜素琼虽依遗笈练习，但他天资聪颖，已能发挥十之八九。二人酣战至三十回合，杜素琼纤手一变，一招“天雨缤纷”剑尖化为千百点锋芒，竟不知哪点是虚，哪一点是实。

吴云凤但觉一阵眼花缭乱，撒剑回保不及，身上四处大穴，均为剑芒所触，手中剑再也握不住，呛啷一声，落在地上。然而杜素琼用力却是恰到好处，剑尖只点住她的穴道，却丝毫不伤及她的皮肉。

杜素琼一笑收剑，正容道：“天香门下，究竟是否好勇逞杀之徒……令兄的事，希望你能好好地想清楚再说。”

吴云凤被点得站在那儿满脸羞愧，做声不得。公孙楚上来拍开她的穴道，沉着脸道：“退下来，你可真替师门争脸。”

吴云凤飞红着脸，在地上拾起剑来退至一旁。

公孙楚却向杜素琼道：“杜姑娘好剑术，老朽想领教几招！”

杜素琼躬身伏剑道：“老前辈何必客气，请拔剑赐教吧！”

公孙楚不再作客套，拔下肩头长剑，信手一抡，他深沉的内力将剑身震得汪汪不绝！

杜素琼瞧在眼里，立增戒意，出手就是“天香剑式”中的精招“沉香缥缈”，剑芒划成一道波浪形的弧线，缓缓地向他的胸前逼去，而且有一阵淡淡的香味随剑而散。

公孙楚浸淫剑道数十载，如何不识得其中的厉害，退后数步，等剑势走尽，才喝出一声“好剑法！”

然后手捏剑诀，使出“点苍”镇派剑法，“摩云三十六番”。原来点苍山上多鹰，这“摩云三十六番”，全是由苍鹰搏击的姿势衍化出来的。但见一条灰色人影，翔舞半空，或拧或刺，皆是诡异之至！

杜素琼却仍是沉着应战，“宝鼎烟浓”、“香雾氤氲”，使的尽是“天香剑”中之守招，剑光布成一道紧密的光幕。“天香娘子”绝代容华，她创的剑法适用于女子，发时皆能散出一阵淡蕴的香味，非兰非麝，高洁脱俗，惟“天香”二字始足以名其品而传其神！

公孙楚，望似略占上风，攻招特多，然而他的脸色却愈见凝重。因为他发现自己使尽了“摩云十八番”中的杀着，仍是无法突破杜素琼之剑幕，且两剑相交融之际，每被那种淡香引得心神旁鹜，无法专神壹志。那香中并无淫荡之意，反之高淡清雅，如雪地梅萼，波面莲蕊，令人进入一种自惭形秽的境界。对敌之间，如何能生这等感觉，是以他在第十八招“鹰扬九霄”无功之后，废然长叹一声，收剑而退，神情落漠地道：“‘天香剑法’，洁雅出尘，者朽不堪言敌！”

杜素琼亦收剑浅笑道：“哪里！前辈松风水月胸襟，晚辈幸仗成全而已！”

吴云凤却满脸愤急地扑过来道：“师叔，我哥哥的仇，难道就此罢手不成？”

公孙楚黯然道：“技不如人，夫复何言，只有以后遇上再说了

……”

说完回眼去看场中的吴云龙与韦明远一眼，眉头皱得更深了，沉着声音怒喝道：“云龙！下来吧！你的脸丢得还不够！”

原来吴云龙心切兄仇，恨不能一剑将韦明远刺个对穿，所以招招狠毒，处处拼命。韦明远却无伤他之意，出剑但求自保，当初游刃有余，如此则一边形同疯虎，一边峙如泰岳，胜负早分，只是吴云龙不知进退而已！

公孙楚一声断喝，吴云龙才心怀不甘地悻悻而退！

公孙楚却满脸秋霜地对韦明远道：“韦朋友真好威风，舍师侄技不如你，你杀他不为过，如此一味戏弄，置我‘点苍’门于何地！”

韦明远为了不想出手伤人，已是处处容忍，满腔气怒，再一听公孙楚的话，更是火上加油，大声道：“我没有伤你们中人，你们却一口咬定我，必欲报仇，我现在不伤你们门中人，却又放错了，难道你们自以为名门正派，就处处站得住理字，韦某就一无是处了！”

公孙楚被他一阵抢白，驳得张口结舌，半晌才道：“有不可杀之时，亦有不可不杀之时，今日事好在并非仅有点苍一派在场，是非定有公理，韦朋友何妨向他们问问！”

韦明远气得大声向四周道：“你们说，今天是否我错了？”

四周传来一片嗤嗤冷笑声，都没有人答话，似是对韦明远根本不屑一顾似的。

韦明远处身一片冷笑中，觉得极为难堪窘迫，腹中满腔怨气，无处可泄，忍不住向四周大喝道：“你们都是混蛋！”

一声骂毕，四周冷笑声骤歇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泛起怒色，连几个始终不言不笑的“少林”僧人也都朝前移了一步。

一老僧髯眉如霜，朗声道：“阿弥陀佛！韦施主此言不嫌有损名家风度

么？”

韦明远怨气仍未消尽，依然大声道：“谁是名家？你们才是名家！然而你们空负名门侠誉，也不过是一群是非不明，有目无珠的混蛋而已！”

他连骂两声“混蛋”，群情更是鼓噪，有几人已是举手欲击，韦明远晒然一笑，毫不在意。

那老僧用手势阻止了那些人，缓声道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老衲‘少林’涤尘，本来颇敬施主，现在却不得不为施主惋惜，天龙高弟，韦大侠后人，竟是如此一个轻狂浮躁之辈！”

韦明远屡受冤屈，气怒攻心，不由将他的谨厚之性尽泯，语调也一变为尖酸刻薄，鄙夷道：“你们既然以名门自许，我父亲‘飞环铁剑震中州’，受‘一怪’‘双凶’围攻而身故，你们为侠义辈主持公道没有？”

涤尘合掌道：“‘少林’一向不介入武林是非恩怨！”

韦明远尖刻地道：“那么大师今夜为‘点苍门’出头作证，却是为何？”

涤尘一时为之语结，无言可答。

一旁的“崆峒”知机子却道：“你父亲的仇，自有你做儿子的出头，我们却未便多事，只是对于手段残狠之徒，却是不容多留！”

韦明远回身戟指着他道：“你最混帐！你们派中金振宇，金振南双双死于白冲天之手，你不敢去找他报复，却尽拣软的欺负！”

知机子被他说得恼羞成怒，劈手一掌击来骂道：“小辈，你欺人太甚！”

韦明远手腕一翻，挥掌迎上，反而把知机子击退一步。

其余各人见知机子出手不利，纷纷便待围攻，韦明远却激愤已极，手提处，掌心一片血红，大叫道：“上啊！你们名门大家，就会倚多为胜，来啊！我这‘太阳神抓’，就为的是杀尽你们这些假冒伪善之徒！”

众人见他的掌心，在夜色中仍是冒着红光，灼灼耀目，想起“太阳神抓”之威，不由得一个个心存怯意却步不前，然而仍是虎视眈眈地围在四周，不肯放松！

杜素琼却急忙奔至他身边，摇着他的膀子道：“师兄，不可以，姬老前辈传你‘太阳神抓’，是为了叫你报父仇及行侠仗义用的，这些人虽然对不起你，然而他们尚负侠誉，如何可以对他们使用！”

韦明远废然一叹，将掌力对准身后丈许的一株大树击去。他虽然只剩下七成功力，“太阳神抓”仍是威力无俦，轰然一响，那株直径尺许的枣树，齐腰而折，断处犹冒出袅袅清烟！看得周围诸人，一齐大惊失色！

韦明远一挽杜素琼的胳膊，漠然道：“琼妹，我们走吧！”

杜素琼无言地随着他去，四周的人屏息闪开，居然没有一个人敢出手拦截的！

走了十几步，背后传来涤尘的声音！

“韦施主请留步！”

韦明远冷然回身道：“大师还有什么见教？”

涤尘合什道：“施主‘太阳神抓’威力无双，但望少造杀孽，如前次对‘点苍’门人之事，切不可再为！”

韦明远一听气又上来了，大声叫道：“我已经说过我没做，你为什么一定套在我身上！”

涤尘脸色一转为鄙夷道：“施主神功在身，何必不敢承认！”

韦明远怒声道：“你比他们都混帐！”

他实在是被冤苦了，否则对这样一位高僧，他是不会如此出言无状的，果然涤尘的脸上现出了怒色道：“阿弥陀佛！老衲自问无能接‘太阳神抓’一击，今日除甘心受辱外，别无良策。然则普天之下，总尚有能接‘太阳神抓’之人，三日之后，黄鹤楼头‘少林’谨邀施主一会！”

后面有人紧接着道：“‘点苍’义不容辞！”讲话的是公孙楚。

“‘终南’算一份！”古白水出头了。

“知机子誓报一掌之仇！”“崆峒”也参加了！

“‘蛾嵎’为雪清心师祖之仇！”讲话的是一俗家弟子。

“‘昆仑’有幸附骥一会！”

韦明远仰天长笑，内心悲愤已极：“哈哈……韦某人何幸，能同时得武林六大宗派宠邀，三日后韦明远即使溅血楼头，亦当不惜一赴！”

说完拉着杜素琼，冲开夜色走了！

涤尘望着他的背影，忽然有些惆怅，低喟道：“也许我们错了，今天是他逼急了一点……”

知机子不以为然地道：“笔迹无差，他自己都承认了，哪里还有舛错！老师父忒是多虑了，而且‘天龙’姬子洛行事历来正邪不分，晚年尤甚，韦丹虽属侠义道，刚愎自用，行事不留余地，在他们二人之影响下，他还能好得了哪里去！”

涤尘低叹一声道：“逝者已矣！不去谈他们吧！我希望我们今天没把事情做错，但我更希望我们是错了！”

话中满是悲天悯人之意，众人受他感染，俱是无言。

东方渐白，鸡声远唱。

一行人在涤尘带领下，默然离去。

就在他们走开后，枣林中转出一个蒙面人，身形劲捷，走到被韦明远击断的大树旁，察看了一番，然后在黑面罩内，流出一声阴险的冷笑！假若有人能掀开他的面罩来看的话，就会发现那面罩下是一脸狞厉无比的笑容。

客店中，韦明远与杜素琼相对愁坐。良久，韦明远长叹了一声，抑郁地说道：“我越来越不明白，这些自命为侠义的人，究竟是何居心，吴云麟的事，还可以原谅，因为笔迹与我相同，百口莫辩，我不杀吴云龙，难道又错了不成！”

杜素琼黯然道：“你大概是错了，武林中人，惜名更甚于生命，你功夫高他很多，一味游斗，迹近戏弄，尤其是当着各派高手之前，更是一种严重的侮辱，不怪他们要恨你入骨！”

“难道我该杀死他不成？”

“你杀死他还比较好一点！”

“我与‘点苍’门本来毫无仇隙，这一来误会岂非越来越深，永远也无法解得开了！”

杜素琼叹息道：“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！”

韦明远茫然道：“我对这个世界越来越不了解了！”

杜素琼默然半晌，最后才感叹地道：“世事本如白云苍狗，瞬息万变，老子以为剖斗折衡，绝圣毁智，世乃无争，其实茹毛饮血之纪，与兽争，与天争，又何曾息争，大概到了万物皆毁之时，才可以真正地无争了！”

韦明远亦是长叹一声，相对唏嘘！（请续看下册）

